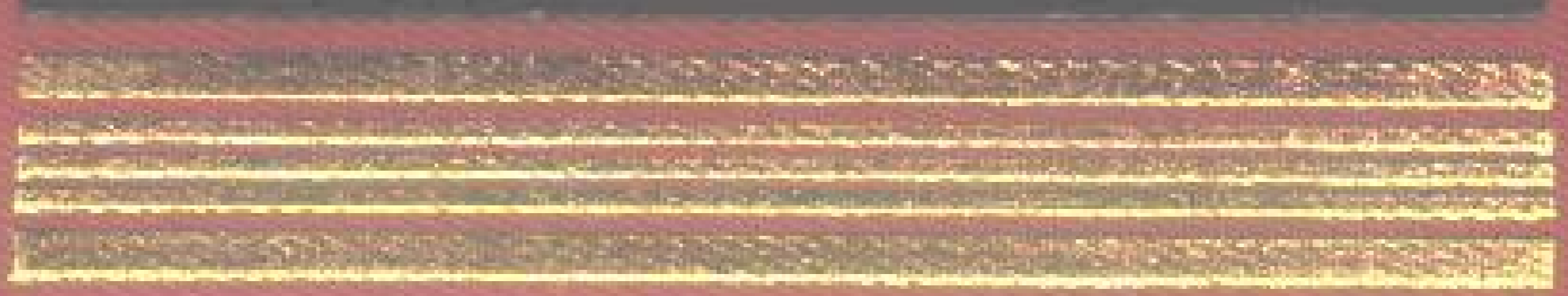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八・史部・正史類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一至卷四十二) (清)李 清撰

229/08

# 南北史合注

一〔清〕李清撰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四庫  
全書撤出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一二毫米寬二一七八毫米

卷六、卷七原缺，據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本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提要

臣等謹案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清字心水號映碧揚州興化人禮部尚書思誠之孫大學士春芳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事跡附見明史李春芳傳清以南北朝諸史並存冗雜特甚李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一

壽雖併為一書而衆說兼行仍多矛盾嘗與張溥議欲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合宋齊梁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而溥歿後清簡閱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文帝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帝梁武帝遺事因思卒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異同考訂極為精審又于原書之失當者畧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二

改定其文如高歡宇文泰未篡而前史書之為帝者皆改稱名後梁之附北史者改附南史宋武帝害零陵王直書為弑魏馮胡二后以弑君故編為逆后與逆臣同書又二史多譏緯佛門事以非史體悉改入注其持論亦為不苟然裴松之注三國志雖多所糾彈皆仍其本文不加點竄即世說新語不過小說家言劉孝標所注一一攻其謬妄亦不更易其文蓋古來注書之體如是也推周改史記為古史考荀悅改漢書為漢紀范蔚宗合編年四族紀傳五家為後漢書並採摭舊文別為新製未嘗因其成帙塗乙丹黃蓋古來著書之體如是也清既不能如郝經之三國志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顏師古之注漢書循文綴辭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清作又不可謂之李延壽作進退無據未睹其安至于八

史之中四史無志南北二史亦無志故清劉  
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取其事實  
散入紀傳之中不知隋志本名五代史志故  
其事上括前朝當時未有南北史無所附麗  
故奉詔編入隋書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  
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擬編入而以劉  
昭之例詳考諸書以注之于制度典章豈不  
明備乃屑屑刪改紀傳置此不言亦為避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提要

三

而趨易今特以八代之事牴牾冗雜清能會  
通參考以歸一是故特錄而存之其瑕瑜並  
見則終不可相掩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北史合注原序

予與同籍張天如皆喜讀史每欲仿陳承祚志三國  
與裴世期注三國故事以例南北史合宋齊梁陳四  
史于南合魏齊周隋于北搜遺除複粲然成觀天如  
沒而予亦倦矣且陳志有種而裴注難廣每卷初言  
輒慨然嘆乃今偶簡佛藏而又竊有喜也一得西魏  
遺事奇魏書正東魏故西魏諸君皆熙彼北史所補  
文帝紀寥寥耳乃予讀三寶記則詳一載大統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原序

甘露降秋穀不熟一載大統十年正獄訟究刑罰廣  
學校敦禮教斷草書去文就質一載大統十五年詔  
儒臣定禮男女異路探書無取發塚獲編不籍破匣  
其應採一也一得北齊遺事奇齊文宣帝凶殘醜君  
焚弟屠元氏種幾盡每閱史至帝崩恨恨耳乃予讀  
感通錄則快錄言帝於晉陽不豫命劉桃枝負行  
鼻血淋漓其夜崩嗜殺有報瀝血其徵暴卒之首  
未懸逆師之日已出其應採二也一得隋遺事奇當

隋文帝謀篡周時尉遲迥起兵討罪史但言帝殺迥諸子猶原其幼者惻然耳乃予讀威通錄則恠言是役也俘酋將百萬總集相州遊豫園明且新決園墻有孔出者縱之至晚猶斷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忍哉帝盡滅宇文氏族已甚而乃偏及宇文家頑民長平之新坑復填參合之故陂又積其應採三也若此者可補北史闕至可補南史闕則僧導之初見宋孝武也以孝建討逆三綱更始感事懷音悲不自勝孝武亦哽咽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原序

三

久其有元嘉之思乎可以教忠又梁武之立七年於景陽臺也設皇考妣二生輕暖時易芬旨必薦雖朔望親奉饋奠猶以無所瞻依為悲其有蓼莪之感乎可以教孝是二事者俱見高僧傳故予於佛藏中猶作勤搜世期以補次承祚所未備則推之他儒書其矻矻可知也若天如至今存當商緝同之謂息壤在彼而獨予一人者神短篇繁遂望洋欲報詎止班志未就猶思孟堅賈則蔡書靡成深懷伯喈雖然九仞一篲予尚有志焉若

天如玉樓記就未知猶念是史久懸而以起予為自踐否新唐一書歐宋共編追憶斯事以為太息興化李清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原序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

明 李清 撰

南史一

高祖 裕字德興小字寄奴

沈約宋書符瑞志曰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為奇

奴皇妣殂養於舅氏改為寄奴

彭城縣綏興里人姓劉氏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彭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

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高祖

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

室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

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燕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

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有五色龍章象僧見之驚

白高祖高祖獨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

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

恭善占墓高祖嘗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

常地也高祖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

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高祖素貧時人莫能知唯

琅邪王謚獨深敬焉

沈約宋書符瑞志曰帝嗜酒嘗息逆旅旅驅命入室

飲酒醉卧盃側謚有門生亦至此逆旅旅驅命入室

共飲門生入室驚出謂媼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問之

則云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門生白謚戒勿言與帝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厚

高祖嘗負刀遠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遠執謚密以

已錢代償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

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

持藥棒中間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

高祖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

高祖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客下邳逆旅一沙門謂

高祖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君子高祖先患手創積年不

愈沙門有一黃藥留與高祖既而忽亡高祖以黃散傳之其創一傳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瘡傳之

並驗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晉隆安三年十一年妖賊

孫恩作亂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牢之東討

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

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高祖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

子敬宣疑高祖為賊所困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遂

平山陰恩遁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

三

月牢之復東征使高祖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高祖每戰陷陣

宋書曰嘗被堅執銳為士卒先

賊乃退遂決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民皆苦之惟高

祖獨無所犯五年春恩頻攻句章高祖屢破之恩復入

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

城內兵少高祖乃選敢死士擊走之

宋書曰高祖選敢死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鼓

謀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奔之並走斬其大將姚

威

時雖連勝高祖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

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宋書曰高祖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將辰使羸疾

數人登城賊遂問劉諱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率

衆大上高祖乘懈奮擊乃大破之

思知城不可下進向港漬帝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

四

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帝以吳人不習戰若前驅

失利必敗我軍命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帝多設奇兵

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

宋書曰諸伏舉旗鳴鼓賊疑四面有軍乃退

嗣之追奔陷沒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乃盡乃至向伏

兵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謂當走反停疑

尚有伏高祖因呼更戰氣色甚猛乃引去六月恩浮海

至丹徒樓船十餘萬京邑震動帝倍道兼行與俱字奔

擊大破之

宋書曰時衆力既寡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思率衆數萬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厥赴水死者甚衆思以鼓排自載僅得還舟然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

思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天子以高祖為下邳太守高祖又追思至鬱洲及海鹽頻破之三戰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大獲俘誠萬數思至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宰之拒之高祖又參其軍事玄至高祖請擊之宰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宰之為會稽內史奪其兵宰之懼招帝于廣陵舉兵高祖曰人情去矣

宋書載高祖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附彼新得志威鎮天下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至宰之竟繼于新洲何無忌謂高祖曰我將何之高祖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脩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高祖為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于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思妹夫盧循為主玄復遣高祖東征二年循奔永嘉高祖追破之循浮海南走六月加彭城內史十二月桓玄篡位

宋書曰玄為楚王將謀篡盜其從兄謙屏人謂高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曰楚王勳德隆重咸謂宜有禪代卿以為何如高祖志欲圖玄乃遜辭荅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微弱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便真可耳

遣天子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建鄴玄見之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女聰明有智鑒嘗見高祖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忍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

後議之脩尋還京口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舟共還建興復計

宋書曰初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舉義

會稽高祖以玄未篡且會稽遠事濟為難俟其篡逆

事著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至是乃共建興復計

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惠檀憑

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

之並同議謀時恒情弟弘為貴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七

弘中兵參軍昶為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長民

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

謀于建鄴攻玄克期齊發三年二月乙卯高祖託游獵

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蕭憑之從子韶祇隆道濟昶

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

候城門閉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眾馳入

齊叫吏士驚散即斬脩以徇高祖哭之甚痛厚加餼卹

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

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眾濟

江義軍初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

登城謂曰郭將軍已奉柔與反正尋陽我等並被昏詔

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臬於大航諸君非大晉臣

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高祖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

建鄴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

邁外雖酬許內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為竟

陵太守邁便下丹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八

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

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

興侯之等

宋書曰玄遣桓謙等謀拒高祖謙與卞範之曰亟遣

兵攻之玄曰不然彼兵連銳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

不足相抗不若屯大衆于覆丹山待之彼空行二百

里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堅陣弗戰自然走

散此上計也謙等固請

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高祖造游擊將軍竹濬之左右見高祖光耀滿室以告濬之濬之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高祖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揔後軍檀憑之為司馬民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馬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九

虐或遇聖明自戒大晉屢構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間遂頌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罷沉辱七廟毀陸雖夏后之罹泥塗有漢之遭莽卓方茲未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亢旱民不聊生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于板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頃筐之怨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存孰有可亡

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違啟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于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積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瑒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

已據歷陽征鹵參軍庾頤之等潛相連接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蠶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儲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揔軍要庾上憑祖宗之靈下登義夫之節翦滅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寵爵而並倪首捐監無由自効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顏之運契接于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憤激望霄漢以

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三月戊午遇  
吳甫之於江東甫之玄象將兵甚銳高祖躬長刀大呼  
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逆戰檀憑之戰敗死  
之衆退高祖進戰彌厲又斬敷首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敷圍裕敷重裕倚大樹挺戰敷  
曰汝作何死拔戰將刺之裕瞑目叱敷敷辟易裕衆  
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拔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  
孫為托裕斬之原撫其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二

初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與無忌等近當大責惟云  
憑之無相至是戰死高祖知事必提玄關敷等沒使桓  
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舟  
東張旗幟為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谷高祖以身  
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因風  
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動天地謙等大敗玄始雖  
遣軍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  
舟南逸庚辰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惣百官焚桓溫注

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  
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謚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  
固辭乃以謚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高祖為鎮軍將  
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車  
吏善相術桓備令相高祖當得州否吏曰當得邈州刺  
史退而私於高祖曰君相責不可言高祖笑曰若中當  
相用為司馬至是吏詣高祖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  
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三

于是用馬時諸葛長民失期為刀遠執送未至而玄敗  
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為具乘輿法物初荊州刺  
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甥素陵高祖至是及其父  
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並及誅四月戊子奉武陵王  
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桓氏一祖後不赦桓玄之篡  
王謚佐命手解安帝璽綬及義旗建衆謂謚宜誅唯高  
祖素德謚保持之劉毅常因朝會問謚璽綬所在謚益  
懼及王愉父子誅謚從弟謚謂謚曰王駒無罪而誅此

是翦除勝已兄既桓氏黨附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繼  
懼奔曲阿高祖茂白大將軍迎還復其位玄扶天子走  
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淨  
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后還建鄴玄復扶  
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荊州別駕王康產  
奉天子入南郡府初益州刺史毛璩從孫祐之與參軍  
費恬送弟喪下州璩弟子備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  
入蜀至枚回洲活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

宋書曰初玄敗于淨嶼洲義軍以大事已定追躡不  
速玄死幾旬衆軍猶不至

玄從子振逃于華容之涌中招集逆黨襲江陵城騰之  
康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沮川亦聚衆應振為玄舉哀立  
喪庭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天子劉毅何無忌進兵及桓  
振戰敗于靈谿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

甲子天子至自江陵庚子詔進高祖侍中車騎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高祖固讓

宋書曰高祖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寮敦勸又親  
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

旋鎮丹徒九月乙巳加高祖領兗州刺史盧循浮海破  
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  
覆為始興相二年三月進高祖督交廣二州十月論匡  
復勲封豫章郡公邑萬戶賜絹三萬疋餘封賞各有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

宋書曰十一月天子重申前命加侍中進號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固讓詔遣百官敦勸三年二月  
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得受詣闕  
陳謝乃見聽旋於丹徒

三年十二月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王謚卒四月正  
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  
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先是公遣  
官軍劉劭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還九月公以劭宣推

退遜位不許十月乃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五年二月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推北三月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海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詔不從是役也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公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宋書載公曰鮮卑進利克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驅必死之眾向懷二之酋何憂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為諸君保之

及入峴公舉手指天喜形于色曰吾事濟矣眾問其故公曰師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極敵軍無匱乏之憂酋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其廣寧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

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

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張愜御者執稍以騎為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酋騎交至公命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晨戰猶酣公用參軍胡藩策襲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等送于都丙子克廣固大城超固守小城乃設長圍守之館穀于青土停江淮轉輸七月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姚興自長安及太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太守中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公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及至升諸樓車示之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酋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匹不聽時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江左

宋書載興使曰慕容見與隣好今當遣鐵騎十萬進據洛陽晉若不退當長驅而進

公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酋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



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何以待之公笑曰此兵機非卿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強也

宋書載公曰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耶此是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張之辭耳

資治通鑑曰晉師不出為日已久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十月張綱修攻城具成設飛樓懸梯木慢板屋冠以牛

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以千餘人來援

公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眾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

斬於建康市殺其王公以下二千餘人納生口萬餘馬二千匹初公之北伐徐道覆勸盧循棄虛而入循不從

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

郡郡守皆奔走時公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

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沒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柔與北走公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逆江上

資治通鑑曰朝廷急徵裕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舟移而風止

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公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公以賊新提鋒銳須嚴軍偕進

宋書載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奸利鋒不可當須嚴裝畢與弟同舉使劉藩止之毅不從

宋書曰徐道覆聞毅上駭使報循請并力推之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別有八艘艘九枚起四層高四十丈

五月壬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審公凱入相視夫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柔勝遂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一 十七 十八

爭之旬日乃從時北師始還傷虜未復戰士繞數千賊  
衆十餘萬舳舻亘千里孟昶諸葛長民懼欲擁天子過  
江公曰

宋書載公言曰今重鎮未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若  
一旦遷動便自土崩江北豈可得至不過延日月耳  
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  
宋書曰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  
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九

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公征慕容超惟孟昶勸  
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死議者欲分兵屯守諸  
津公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便  
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帝移鎮石  
城乙丑賊大至公曰賊若新亭直上其鋒不可當且將  
避之若回泊蔡州此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步  
戰猶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州以待軍潰公登石  
頭望見之悅

宋書曰時公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  
左右失色既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又曰使  
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  
練五色賊並聚觀咸畏憚之 此必平南燕所降鮮  
卑也

庚辰賊設伏南岸疑兵向白石公率劉毅諸葛長民北  
拒留參軍徐赤特成查浦戒令勿戰公既北賊焚查浦  
而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大陽郡公馳還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二十

頭新赤特解甲久之

宋書曰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  
乃出陣南塘

宋書曰公陣南塘命參軍諸葛叔度朱齡石率勁勇  
千餘人過淮摩賊數千皆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  
卑善步稍並結陣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人  
乃退走內史魏順之之弟以怯懦被斬功臣震肅加  
公黃鉞

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還將還尋陽公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戎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十月公帥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涪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叔奔始興處撫其民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三十二

宋書曰公屯雷池賊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公知其欲戰且慮賊戰敗或於京江入海道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下斷之循道覆率眾數萬方艦而下前後莫見舳艦公悉出輕利戰艦

公躬提幡鼓命眾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自於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

宋書曰初分遣步軍莫不驚怪及燒賊艦眾乃悅服遂走豫章悉立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公麾之

麾竿折幡沉於水眾咸懼公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眾皆降師旋天子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歸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並如故固辭凡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屍傷未反者遣主帥迎接致還本土二月盧循至番禺為孫處所破收餘眾南走到藩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魚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三十三

行公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彊肅然遠近禁止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天子又申前詔公固辭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黃鉞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先是諸州郡所遺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乃表明舊例策試之初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有雄才大志與公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公

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都僧施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公知毅終為異端密圖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兖州刺史藩為副貳公偽許馬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攻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大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劉恩前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見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愚按裕以私嫌殺大臣無君自此始本史言伏誅今正之宋書載公下書曰江荆彫殘刑政多闕今年事故綏撫未週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近因戎役未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以見戶為証諸郡縣屯田池塞利入守宰者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臺癸卯

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

十一月公至江陵分荊州十郡為湘州公仍進督馬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使伐蜀天子進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公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有異謀公克期至都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頽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驪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民至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皆及之長民甚悅已密命左右丁時自慢後出拉死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時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時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彊所奪民間新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上表定制

宋書載表曰臣聞漢建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經略之圖日不暇給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往大司馬桓

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財阜  
國封實由于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弛  
雜居流寓閭伍弗脩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父  
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托耳今  
所居累世墳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  
庚戌斷土之科

於是依界土斷惟徐充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請  
流寓郡縣多所并省以公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二十六

讓太傅揚州牧及班劬奉還黃錢七月朱齡石平蜀斬  
譙縱傳首建鄴九月天子以公平齊定虛循功封公次  
子義真為桂陽縣公并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  
羽葆鼓吹班劬二十人將吏百寮敦勸乃受羽葆鼓吹  
班劬餘固辭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府城起府舍公以荆  
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民心疑其有異  
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公執送休之令  
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公書陳謝十一年正月

公休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率眾西攻復加黃  
鉞領荊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  
自陳并罪狀公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公  
未至江陵密書招之

宋書載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遠康之送還  
司馬平西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  
文思經年不反此是天地不容吾命西討止其父丁  
彼土僑舊為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却僧施謝邵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二十六

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為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  
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  
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  
艾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

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偏閭境士庶莫不惶  
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  
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  
詢仰譙王往以做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

嘿耶

宋書載延之書曰重使諮白道未及反已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與干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諱足下海內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期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未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代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于閭闔之門諸葛亮于左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歎懷之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閩外無自信諸侯以為得算良所耻也吾雖鄙劣常聞道於君子以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云公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為公容常諷曰魚登曰日輔帝室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執會于江陵

宋書曰江夏太守劉虔之彭城內史徐達之參軍王

允之前後為執所敗並沒

公濟江陵之衆潰與執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違日不許下書開寬大之恩

宋書載書曰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蕪行袖空匱加以事役頻苦童髦奪養老穉服或永懷民瘼宵分忘寢荆雖二州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違之竟獨不能存者給其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賑并除今年租稅

四月進軍襄陽休之等奔秦姚興天子復申前令投大傳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中事郎四人封第三子義隆為北彭城縣公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還黃錢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

宋書曰朝議以公道尊勲重既加殊禮奏事不復稱名

十二年正月天子詔公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大府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初公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復逼故寢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秦主姚興卒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乙丑公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為徐兗二州刺史

宋書載公下書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二十九

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功也今奉辭西旆有事關河

弱嗣復忝今授情事纏綿可謂深矣頃軍國殷繁刑

辟未息眷言增嘆其犯罪五歲以還可並原遣

公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德文北伐五月盧江霍山崩

獲六鍾獻之天子癸巳加領北雁州刺史前後部羽葆

鼓吹增班劍為四十人八月乙巳率大衆進發以世子

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

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九月

公至彭城加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衆軍至洛

徐爰宋書曰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于軍上

圍金墉降之備復晉五陵置守衛十二月壬申天子加

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傳九錫之禮

加璽綬遠游冠綠綬綬位在諸侯上策曰朕朕以寡昧

仰績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鄣遷于九江宗

祀絕饗民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烈

奄陸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巨海罔知攸濟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三十一

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地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絕俾昏

作明元勳至德朕實攸賴今將授公典策敬聽朕命乃

者桓玄肆僭滔天拔本塞源顛蹶六位庶僚俛首四方

莫恤公精忠貫日氣陵虹霓奪其靈武大殲羣慝克復

皇邑奉敬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

順流長駕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懸折首羣逆舉夷三

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躬

阜財利用繁殖恭元編戶歲滋疆宇日啟尊德明刑四

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借盜三齊介恃遐阻  
仍為邊害公蒐乘秣馬復入遼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  
竊號之酋顯戮司寇拓土三千中威龍漢此又公之功  
也盧循妖凶向陳五嶺使覆江豫矢及王城國議遠都  
之規家獻徙卜之計公乘轅南濟義形于色

宋書有云竊然內謀視險若夷

運奇捷略英謀不世拔冠窮劫喪旗宵遁俾我義旬拯  
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旂江濱偏旅浮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三十三

指日適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鳥散魚潰元  
凶遠竄傳首萬里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判漢負蒙西夏  
陵上因主志肆姦暴公禦執以刑消之不日

宋書有云倉兇電沛神兵風掃

罪人斯得荆衡寧宴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  
隅王化阻閼三巴淪溺指命偏帥授以良圖陵波浮瀾  
湍致屆并絡借暨伏鎖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  
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

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回旆沔川實繁震憐二叛奔  
逆荆雍未蕪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

傾蕩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遠叱有匪風之思公  
遠齊阿衡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耻鞠旅陳師赫  
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兇許鄭風靡羣洛載清百年  
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  
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謀冠古電擊強妖則鋒無前對  
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三十三

靖亂道固於包桑獨削頰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  
區宇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贖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  
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  
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  
所以協輔皇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邱  
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  
賜惟公道冠前列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惜焉今  
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



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錫茲玄土宜以  
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召  
保傳出總二南內外之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  
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  
綬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  
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  
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  
摠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做節侍中貂蟬中外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三十三

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為收領征  
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  
是式乘介蹈方固有遠志是用錫公大路戎路各一玄  
牡二駟公抑未敷本務農重積承繁實殷稼穡惟阜是  
用錫公衮冕之服赤烏副馬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  
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  
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  
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臯辭野髦士盈朝是用

錫公納陞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讐滌除  
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  
允放命于紀固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  
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  
夫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禮祀忠肅之志  
儀刑四方是用錫公鉅覽一白圭璜副馬宋國置丞相  
以下一遵舊制欽哉其祇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  
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三十四

尚書左丞郎西秦乞伏熾盤遣使謁公求効力討秦姚  
泓拜為平西將軍河南公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  
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以  
時脩飾棟宇致薦焉  
宋書載今日夫武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歎撫事  
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蔚為帝師大拯橫流夷項定  
漢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然難究塗  
次舊沛竹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味撫逆懷人慨

然永數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可改構榱桷修飾丹青頽繁行潦以時致薦天子追贈公祖為太常父為特進左光祿大夫讓不受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公率大軍入河五月公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秦軍於藍田王鎮惡克長安擒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惡惑太白聚東井至是關中平九月公至長安長安豐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公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公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固讓進爵時漢中城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鞏縣人宗暉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莖公以獻天子詔歸于我公冲讓乃止六月丁亥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詔宗豫章太夫人為公太妃世子為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命敵國內五歲刑以下九月解揚州十二月天子命五  
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  
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備八佾設鍾簫宮縣進王  
太妃為太后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孫爵命  
之號一如舊儀二年正月王表讓殊禮竟陵郡江濱自  
開出古銅禮器十餘枚玉獻之天子讓不受歸諸瑞物  
藏于相府四月始遣數勸兼徵王入輔六月壬戌王至  
都甲寅天子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五十二

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也改重為劉公所延  
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咨爾  
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  
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  
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葉深鑒  
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未格舜禹  
不獲全其信所以緯經三才澄序彞化作範振古垂風  
萬葉莫尚於茲自是厥後歷代彌劬漢既嗣德于放勳

魏亦方軌于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為心者  
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崩  
商兆禍非唯一世曾見弗克矧伊在天下之所廢有自  
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  
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  
自負固不賓于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  
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  
伊恃施於人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感八荒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五十二

至於上天垂象四靈効微圖識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  
改百工歌于朝庶民頌乎野德兆并踴傾仰維新自非  
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于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  
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  
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  
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又遣使持節  
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滄兼太尉尚書劉宣範  
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故事王奉表

陳讓晉帝已遜于琅邪王第表不復通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

愚按度嗣曹氏三國魏之後

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秦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於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有立王有從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曰高龍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

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乃從之

永和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祭燎告天曰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晉以下世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為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做唐虞降登漢魏靡不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憑依惟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埋滅裕雖地非齊晉眾無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起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奸宄具職借偽亦滅誠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於大造晉室撥亂濟時因藉時未實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以暨咸服聲教乃至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于上晉朝欵誠于下天命不可久淹宸極不可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於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探永懷祇懼若賈

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通租宿責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賦污淫盜一皆蕩滌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夫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封晉帝為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因晉典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宮于故秣陵迎尊皇考為孝穆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帝妣為穆皇后尊王太后為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廢絕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為縣公廬陵公為柴桑縣公始安公為荔浦縣侯長沙公為醴陵縣侯康樂公即降為縣侯奉王導謝安溫峤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立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又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除復之科

宋書載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逶迤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實賴將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今有成念功簡勞無忘鑿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酬賞復除以時論舉戰亡之身厚加復贈

乙亥封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且都王義康為彭城王丁丑使使巡行四方在賢舉善問民疾苦獄訟虧溢政刑年愆傷化授俗未允民聽者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具以聞戊寅詔增百官俸己卯改晉泰始歷為永初歷社以子獵以辰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闕洛殞身不及者贈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外戊戌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仇池公楊武進號車騎大將軍甲辰征西將軍西涼公李歆進號征西大將軍西秦平西將軍西平王乞伏熾進號安西大將

軍征東將軍高句麗王高建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  
軍百濟王扶餘跋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宮冗從僕射  
旅賁中郎將官戎申遷神主于太廟車駕親奉壬子詔  
改權制率從寬簡是月西涼公李歆為北涼沮渠蒙遜  
所敗被殺其弟恂自立於璿煌八月辛酉詔舊郡縣以  
北為名者悉除之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為號戊辰詔曰  
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各復租布  
三十年辛未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陵曰永寧癸酉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四十三

光資治通鑑以宋齊梁陳為正統及隋滅陳方以統  
歸之宋庠紀年通譜絕南于晉亡進魏于明元帝泰  
常五年獨朱熹以自古亦有無統之世南北止當並  
書今從之仍為南北史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  
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  
令揚州刺史已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二月乙  
丑策試州郡秀孝于延賢堂三月乙丑初限荊州府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四十四

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乙亥赦見罪人閏月壬午置晉  
帝諸陵守衛其名賢先哲詳加灑掃丁酉九月壬子置  
東宮殿中將軍十人負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書  
述異記曰是年江表二十餘里野穀生又淮南諸山  
石穀生石上生穀也

是歲林邑遣使朝貢魏明元帝太常五年  
王氏曰歐陽脩正統論絕晉于建興復不與魏王通  
作元經絕南于齊初進魏于魏孝文太和五年司馬

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  
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是月北涼沮渠  
蒙遜攻破燉煌李恂自殺西涼亡夏四月己卯初禁淫  
祀除諸房廟其先賢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辰聽  
訟于華林園五月己酉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官五月甲戌六月壬寅車駕西聽訟於華林園秋七月  
己巳地震九月己丑弒零陵王車駕三朝率百僚臨于  
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

喪事葬以晉禮冬十月

宋書載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

考旁親遠彌廣未見其極遂命冠帶之倫淪陷非所

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

者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使

溢服親以相連染

己亥以北涼沮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涼州刺史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陵車駕率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一

官贍送是歲倭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罪無輕重悉原之癸丑以尚

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進

江州刺史王弘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

亮為尚書僕射

宋書載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為先適因多故戎馬在

郊旂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軍旅日陳俎豆藏器後

生大懼于牆面故老竊歎于子衿國風所以永思小

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

傳地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傳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

舊典以時施行

二月丙戌有星孛于虛危三月帝不豫太尉長沙王道

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

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帝不許惟使

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丁未以廬陵王羨真為侍中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帝疾瘳大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一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郡王五月帝疾甚

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

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

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又為手詔朝走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

千人若大臣任要宜有介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

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

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須臨朝伏既不許入

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劬亥帝崩于西殿時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羣臣上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絢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秦主姚興從女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

或寵頗以之廢事謝海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金塗釘

宋書金作銀

帝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民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生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耶即令毀之制諸王出適遠送不過二

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嘗著連葛木屐好出神武門內適逢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羨之往西州嘗思羨之往西州西掖門羽儀格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且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禮微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禱祀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愍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親遺物何以知稼穡艱難先帝至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

乎及孝武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

獨異志曰帝貧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繩拂子及登極皆收藏以示子孫

侍中袁顛或稱帝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故能克成大業誠矣哉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母張夫人嘗義熙二年生少帝於京口時武帝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少帝



生甚悅年十歲拜豫章公世子世子替力絕人善騎射  
 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進為宋太子武帝  
 受禪立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  
 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六  
 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  
 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薨  
 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冬十一月戊午宵星孛于營室十二月庚戌魏軍克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四十九

臺  
 宋書索綯傳曰綯攻滑臺城東北奔瓌戍主寧遠將  
 軍東郡太守王玄度出奔其司馬陽瓌堅守不動衆  
 潰抗節不降所綯所殺詔以瓌厲城固守投命無撓  
 追贈給事中卹其遺孤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辛  
 丑祀南郊魏軍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  
 孛于東壁二月乙丑太皇太后崩鎮軍大將軍北涼王

沮渠蒙遜河南鮮卑吐谷渾河射並遣使朝貢庚辰進  
 蒙遜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豺為安西將軍沙州  
 刺史封澆河公三月壬寅孝慈皇后祔葬興寧陵  
 宋書是月乙丑魏國寇高平初自河北敗請備和  
 親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騷然矣  
 夏閏四月己未魏軍克虎牢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張夫  
 人為皇太后丁丑赦五歲刑以下冬十月己未有孛孛  
 于氐是歲高麗遣使朝魏明元帝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五十一

本史書魏明元皇帝崩去皇改殂一準北史書南帝  
 例明敵也  
 二年春二月己卯朔日有蝕之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  
 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乙巳大風天有雲五色占者以  
 為有兵執政使使者誅皇帝義真于新安高麗國遣使  
 朝貢時帝居處所為多平夫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  
 帝過惡  
 宋書載太后詔曰義符以先帝長嗣屬當天位大行

在殯宇內哀惶幸矣肆于悖辭喜容表于在成至乃  
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膳  
有加平日採擇嬪御產于就宮及懿后崩背重加天  
譴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梓掌笑語加復興  
造費用千計萬端刑罰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  
好早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廝養之事親執鞭撲毆  
莞無辜以為笑樂穿池築館朝成夕毀遠近嗟嗟社  
稷將墜豈可嗣守洪業君臨萬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五十一

廢為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  
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  
檀道濟求赴國討弘等未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  
為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  
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為列  
肆於華林園親自酌賣又開漬漿土以象破岡壞與左  
右引船唱呼為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與  
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救重綬

羣臣拜辭送於東宮遂幽于吳郡是日殺死罪以下太  
后令奉還璽綬檀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  
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  
制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闔路之致殞時年十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  
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  
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  
端元顛成其蒙未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五十二

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挾旬夷凶翦  
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  
宋書曰至於鍾不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于延  
康之初功實靖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邁殆  
均釋負  
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  
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  
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

峻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唐張謂評宋武云近希曹馬速棄桓文禍徒及于兩朝福未盈乎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數語簡嚴附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

明 李清 撰

宋本紀中第二

南史二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仍遣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秦皇統行臺至江陵尚書令傅亮奉表進壘紱州府佐吏並稱臣諸題榜門一依官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紀綱有所統內見刑是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弑害及鑿駕西迎人懷疑懼唯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共期朝臣

未有異志王曰諸公受遺不容背二且勞臣舊將內外  
充滿今兵力又足制物夫復何疑甲戌發江陵命王華  
知州府留鎮陝西令到彥之監襄陽車駕在道有黑龍  
躍負王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王謂王曇首曰此乃夏  
禹所以受命我何德堪之及至都郡臣迎拜於新亭先  
謁初寧陵還次中堂百官奉璽綬冲讓未受勸請數四  
乃從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拜太廟詔  
追復廬陵王先封奉迎靈柩辛丑謁臨川烈武王陵癸  
卯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書  
令傅亮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甲辰追尊所生胡  
婕妤為章皇太后封皇弟義恭為江夏王義宣為竟陵  
王義季為衡陽王己酉減荆湘二州今年稅布之半九  
月丙子立妃袁氏為皇后是歲魏太武帝始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

帝始親覽萬幾辛未祀南郊大赦秋八月甲申以關中  
流民出漢川置京兆扶風馮翊等郡乙酉驃騎將軍南  
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改受司  
空王弘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庚午以  
武都世子楊玄為北秦州刺史襲封武都王是歲夏主  
赫連勃勃卒

按本史勃勃作屈丐屈丐乃魏明元帝所改名何得  
稱之南史今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誅  
宋書載誅羨之等詔曰徐羨之傅亮謝晦等荷恩在  
昔起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大明傾  
耀四海過密寔受顧托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  
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缺忠貞之効匡救  
靡聞順成失德雖未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  
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  
顛沛早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鄂行路飲涕

故廬陵王義真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  
屬情美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  
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  
命剪為仇讐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  
鬼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為殘况逆  
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  
宜討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  
之勲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雖欲討亂慮或難齒故忍威含哀懷耻累載每念人  
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痛心伏枕泣血今逆  
臣之繁章暴過過君子悲情義徒思憤家仇國耻可  
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悔據有上流或不改罪  
朕當親率六師為其過防可遣中軍到彥之即日雷  
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繹絡繼路以時收剪已命征北  
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懷永往  
心情崩絕

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  
帝親率六師西征大赦丁卯以江州刺史王弘為司徒  
錄尚書事閏月丙戌皇子邵生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祿  
大夫王敬弘為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為右僕  
射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丙子車駕自  
蕪湖反旆已卯擒晦于延頭送都伏誅夏五月乙未以  
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巳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沮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蒙遜改為車騎大將軍詔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  
宋書載詔曰朕以寡薄猥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  
昧旦願言傳巖發想宵寐而立園之秀藏器未臻物  
情民隱尚隔視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食大使巡行四  
方其宰守稱職之良圭革一介之秀許悉列奏若刑  
獄不恤政治乖謬者具以事聞其鰥寡幼孤六疾不  
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博採輿誦廣納佳謀  
務盡卹命之旨

丙午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秋旱蝗冬十二月  
前吳郡太守徐佩之謀反伏誅

宋書禮志曰是月甲寅西征謝晦告太廟太社晦平  
車駕旋軫又告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建鄴百里內辛巳祀南郊二  
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丙子宴丹徒宮帝鄉父  
老咸與享馬鬪丹徒今年租布原五歲刑以下

宋書載詔曰丹徒桑梓綢繆大業伊始踐境永懷觸  
欽定四庫全書

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義二三有蕪菓  
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邑今年租布五歲刑  
以下悉原遣之

丁亥車駕還宮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壬寅採富  
陽令諸葛闡議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夏五月都  
下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無家屬者賜以棺六月癸  
卯朔日有蝕之五年春正月乙亥詔以陰陽愆序求謹  
言甲申臨玄武館閱武戊子都下大火遣使巡慰賑恤

夏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  
下大水乙卯遣使檢行賑贍是歲魏神龜元年太武帝  
擒夏主赫連昌西秦王乞伏熾盤卒天竺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癸丑以荊州刺史彭城王義  
康為司徒錄尚書事三月丁巳立皇子邵為皇太子戊  
午大赦賜文武位一等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  
敬弘為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為尚書左僕射吏  
部尚書江夷為右僕射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冬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月己丑朔日有蝕之星畫見是歲百濟河南國西河王  
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慕瑱為征西將軍沙州刺  
史二月壬寅雪且雷三月戊子遣左將軍到彥之侵魏  
夏六月己卯封氏楊難當為武都王

宋書載秋七月戊子索鹵礪礪成棄城走戊戌滑臺  
成棄城走

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戊寅魏克金墉城十一

月癸未又克虎牢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拒魏石  
將軍到彥之自滑臺奔退十二月都下火延燒于太社  
北墻吳興晉陵義興大水遣使巡行賑卹是歲燕主馮  
跋卒倭百濟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並遣使朝  
貢

八年春

宋書載正月丁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鹵于東  
壽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二月辛酉魏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  
亡

宋書曰洛陽滑臺虎牢諸城為鹵所沒尹沖抗節不  
降投甄死沖天水真人追贈前將軍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書曰尹沖誠節志堅縱古烈為傷惋不能已  
又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鹵亂疆  
場邊將嬰寇仇堅城効貞節攻戰無暫休復藩不可  
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卑於馬見幽囚烈烈制邑

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楚莊收袂  
起終然報強讐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事諒未  
殄民患焉得瘳撫劍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凌扶  
搖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惟懼騁良籌華胥混殊  
風率土決王猶惆悵懼遷逝北顧淚交流

宋書索鹵傳論曰武帝宏圖威畧以包括宇宙為念  
速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血銳挫鋒閉重嶮自  
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出涕宮車甫晏戎心外  
駭覆我牢滑剪我伊瀍是以文帝忿之開定司充而  
兵無勝算棄師隕衆荆吳銳卒逸氣未舒偏城孤將  
御寇就鹵遂感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推勢弱邊  
隙稍廣壯騎凌突鳴鏑日至剪收年傷未麥歲犯小  
則因鹵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  
徐兗冀之間蕭然矣

三月大雩夏六月乙丑大赦旱故又大雩閏六月

宋書載庚子詔曰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一值水旱  
便有罄潰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  
宰宜思獎訓咸導以良規咸令肆力地無遺利耕鑿  
樹菑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列名上

乙巳遣使省刑獄訟簡息徭役

九年春二月辛卯詔曰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  
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衛將軍華容公弘  
征南大將軍永修公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愚按弘與道濟猶生已預定廟祀後道濟誅想又去  
之矣

故左將軍龍陽侯鎮惡或履道廣深執德冲邈或雅量  
高勁風鑒明或識準弘正才畧開邁咸文德以弘帝載  
武功以隆景業而太常未銘從祀闕享寤寐屬慮永言  
興懷便宜配祭廟庭勒功天府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  
弘為太保丁巳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為司空夏五月壬  
申新除太保王弘卒六月癸未置積射彊弩將軍官乙

未以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瓚為征西大將軍  
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壬寅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  
恭為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秋七月庚  
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冬十二月庚寅立  
皇子紹為廬陵王奉孝獻王祀江夏王義恭子朗為南  
豐王奉營陽王祀是歲河南國西河王遣使獻方物魏  
延和元年

十年春正月甲寅改封竟陵王義宣為南譙王己未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赦

魏收魏書島夸傳曰延和六年二月詔遣散騎常侍  
宋宣使于義隆且為皇太子結婚

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冬十一月氏楊難當據  
有梁州是月北涼王沮渠蒙遜卒林邑閻婆娑州訶羅  
單國並遣使朝貢

十一年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破氏梁州平五  
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劔閣以北戊寅以沮渠茂虔



北史茂度作牧捷

為征西大將軍梁州刺史封西河王

宋書禮志曰是年詔皇太子出會升三恪上江左注

在下故也

京師大水是歲林邑扶南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辛未祀南郊癸酉封馮弘為

燕王夏四月丙辰詔內外舉士

宋書載詔曰朕寤寐樂賢為日也久而則哲難諧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十三

揚莫効用令遵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實深慙

德便可宣敕內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

都下地震六月禁酒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都下

乘船已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

斛賜五郡遭水人八月乙亥原除遭水郡諸通員九月

蜀賊張尋為寇是歲師子國閻婆娑達扶南國並遣使

朝貢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有疾不朝會三月己未以嫌

殺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庚申大赦秋七月己未零陵

王太妃殂追崇為晉皇后葬以晉禮九月癸丑立皇子

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是歲北燕主馮弘奔高麗武

都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戊戌鳳凰二見于都

下眾鳥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

宋書符瑞志曰六月丙申有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顯

園李樹上大如孔雀首足小高羽毛鮮明有五色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十三

音諧和眾鳥如山雜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東南飛

去 魏書島吞傳曰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

貢且論納幣六月女卒不果為婚

夏四月蜀賊張尋趙廣降遠之建鄴冬十二月辛酉初

停賀雪河南河南西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

十五年春正月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延為鎮西將軍

秦河二州刺史封隴西王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東宮

是歲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武都河南高麗

倭扶南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閱武于北郊庚寅進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夏王義恭為司空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延為河南王秋八月庚子立皇子鐸為南平王閏月乙未鎮軍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薨九月魏滅北涼王沮渠茂虔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時帝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四

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是歲河南林邑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八月徐兗青冀四州大水遣使賑恤九月壬子葬袁皇后于長寧陵冬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大赦文武賜爵一級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大將軍如故甲戌以司空江夏

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十一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

冊府元龜載是月詔州郡估稅不得煩刻山澤之利不得禁斷役召之品無及稚弱咸依法令務盡優免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尚書僕射是歲武都河南百濟等國並遣使朝貢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書刑定郎官夏五月壬午衛將軍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五

徐州刺史南燕王義宣並開府儀同三司甲申河水汎溢害居民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賑贍冬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己亥以丹陽尹孟顛為尚書僕射武楊難當寇漢川十二月晉寧太守繫松子舉兵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是歲河南肅特高麗蘇靡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九年  
宋書載正月乙巳詔曰高祖受命憲章弘遠有詔典

司大興庠序而頻適屯奪未及修建永瞻前猶思敷  
鴻烈令方隅又寧廣訓胄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  
規闡揚景業

夏四月甲戌帝以久疾愈始奉初祠大赦五月庚寅梁  
秦二州刺史劉真道龍驤將軍裴方明破楊難當仇池  
平閏月都下水遣使巡行賑恤六月以沮渠無諱為征  
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封西河王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蝕  
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為禁入文昌貫五車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五

五

畢拂天節經天范季冬乃減冬十二月丙申詔奉聖之  
膺速議承襲及令修廟四明饗祀并命蠲近墓五家供  
酒掃栽松柏六百株

宋書載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述將  
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膺速議繼襲於先  
廟地特為營造依舊給祠令四時享祀闕里往經鬼  
亂黷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  
指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隴禁其芻牧况尼父德

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勿剪可蠲墓側  
數戶以掌洒埽孔景行等五戶居近墓側蠲其課役  
供給洒埽并種松柏六百株

是歲柔然

愚按柔然改稱蠕蠕此魏太武帝所改何得施之南  
史今正之

河南扶南婆皇國並遣使朝貢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二月甲申閱武於白下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五

五

克仇池夏四月甲午立皇子誕為廣陵王秋七月癸丑  
以楊文德為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冬十月  
雷十二月壬午置籍田

宋書載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頃在所貧罄  
家無宿積歲或不稔病乏比室誠由畊桑未廣地利  
多遺永言弘濟明發載懷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  
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核勤惰行其誅賞古者躬  
畊帝籍敬供梁或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

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

自去歲至是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饑遣使開倉賑恤是歲河西高麗百濟倭國並遣使朝貢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並禁酒戊午衛將軍臨川王義慶薨辛酉親耕籍田大赦二月己丑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宋書載秋七月詔曰比年谷稼傷損淫亢成災由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十八

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悉督種變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現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并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奉行公文而已

秋八月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

征西將軍涼州刺史封河西王冬十月己亥命刺史郡守修東耕丙子雷且雷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歷二月甲戌立皇子禕為東海王祀為義陽王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顛為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九月己未開酒禁癸酉晏于武帳堂帝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食不至有饑色帝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苦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十九

以節儉期物冬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絕屬籍是冬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大赦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文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克之

宋書載九月己卯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賜教授官帛各有差

是歲大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於樂游苑北興景陽山

于華林園役重人怨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賜文武位一等

宋書載是月蜀建康秣陵縣今年田租之半

夏四月河濟俱清六月都下疫癘使巡省給醫藥以貸

貴制大錢一當兩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

薨冬十一月甲寅立皇子渾為汝陽王是歲徐充青冀

四州大水

宋書曰是歲索鹵破略太原又寇充青冀三州遂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

青東殺略甚衆太祖思弘經畧詔羣臣曰吾少覽篇

籍遊玄說采未能息卷自纓紳世務區宇未一師健

代有永言斯瘼屬思之功與事而廢况殘虐遊魂齊

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郡謀掃清逋逆感

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

詩曰季父鑒禍先辛生識幾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

以自昔淪中畿修馬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

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

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

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駘駘安局步騏驎志千

里梁傳畜義心伊相抱深耻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

子無命齊晉朝取愧鄒魯士

二十五年春閏二月

宋書載二月庚寅詔曰安不忘虞經世所同治兵教

戰有國恒典故服訓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

修而號令未審合宣武塲始成便可剋日大習衆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

當因校獵隸武講事

己酉大蒐於宣武塲三月庚辰校獵夏四月乙巳新作

閭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五月

乙卯罷當兩大錢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丙寅

加荊州刺史南燕王義宣位司空八月甲子立皇子或

為淮陽王九月辛未以尚書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

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己亥幸丹徒謁京

陵三月丁巳宴於丹徒宮大赦

宋書載詔曰朕遠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邇瞻邇莫從今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堊展罔極之恩饗譙故老申追遠之懷因以義兼桑梓情加過沛永言慷慨感慰實深宜聿宣仁惠軍被率土可大赦

天下  
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過蠲田租之半

癸亥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宋書載三月乙丑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祿

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

風淳一邑總形勝實惟名都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

散屋廬宇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蕪藩重宜令殷

阜式崇刑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

蠲復五月丙寅詔曰吾生於此城及廬循肆亂害流

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復以蒙推猥同艱

難情義縫紼存險蕪備舊物遺縱猶存心目歲月不

居迹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

歎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量賜賚之

壬午至自丹徒冬十月庚子改封廣陵王誕為隨郡王  
癸卯彗星見于太微甲辰以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為征  
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充二州刺史是歲婆皇婆達  
國並遣使朝貢二十七年春二月魏軍攻懸瓠

宋書索綯傳曰素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文帝求黃甘帝餉甘十部甘蔗十挺并就求馬曰自

頃歲成民阜春未當東巡吳會臨滄海探禹穴陟姑

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于良駒想能惠以

逸足令及此行老壽未出境鹵兵深入乃錄選

以軍興減百官奉祿三分之一三月乙丑帝將苗侵魏

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奉祿同內百官於是諸州郡縣

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

軍王玄謨北侵 本史以北侵為拒魏誤今正之

宋書索鹵傳曰時南師屢無功為鹵主燕所輕侮乃與太祖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闕隴彼使人就誘之大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誦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教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二十五

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鬼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往復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自障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

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耶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礙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盡則遣騎圍遠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不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又曰燕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二十五

和好居民連接為日已久而彼無厭訪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兵即使驅還自天地啟闢以來爭天下者非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俗人謂接彼之年蓋已五十矣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如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

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  
服水土藥自可療

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

宋書載冬閏月癸亥玄謨攻滑臺不克為鹵所敗辛  
未雍州刺史隨王誕遣軍攻弘農城克之丙戌又克  
闕城十一月甲午誕所遣軍又攻陝城克之癸卯左  
將軍劉康祖與鹵戰敗見殺

冬十一月丁未大赦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宋書載戊午內外戒嚴乙丑兗從僕射胡崇之等於  
盱眙與鹵戰敗並見殺

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伐常結筏聲欲渡江都  
下震懼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舻  
相接

宋書索綯傳曰文帝大具水軍為防禦備領軍將軍  
劉遵考與左將軍尹弘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  
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

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

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詔議參軍沈

曇度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

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

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采石尋

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接於湖下

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采石至既陽六七百

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  
淵之並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  
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首者封八十戶開國縣公  
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偽相大軍  
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各賞五千匹自此以下  
各有差又募人齎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鹵竟不  
能傷

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



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  
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饋百牢於魏是歲百  
濟國遣使朝貢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以寇逼不朝會  
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

宋書索鹵傳曰燕會于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戶  
焚邑產而去鹵初緣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府如此必  
走果走

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兗六州殺畧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六

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

資治通鑑曰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過半

宋書索鹵傳曰佛狸魏太武帝  
燕小字慕偽以來英國武畧

事駕前古西吞河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衆力兼倍

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斤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

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郡心外御羣寇役竭

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攘之力猶未足也既而鹵縱

歸師殲累邦邑翦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踣高

天踏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為轉屍弱者為擊鹵自  
江淮至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馬村  
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  
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  
餘蔓殘構至於乳鷺赴時啣呢靡託一枝之間連窠  
十數春兩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滅亡匪異  
甚哉覆敗之至此也 宋書載於亥命振理六州彫  
傷之民封屍掩骼賑贖饑流東作方始務盡勸課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九

給從原流寓江淮者並聽其即屬

二月甲戌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為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壬午幸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車駕還

宮丙申拜初寧陵大旱已卯彗星見於昴是月却下疾

疫使巡省給醫藥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

據梁郟城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

詹事徐湛之為左僕射護軍將軍壬子彗星見太微中

對帝坐秋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倭濟為安東大

將軍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秋猛虎入郭內  
為災冬十月癸亥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一月壬寅曲赦  
二兗徐豫青冀六州徙彭城流入於瓜步淮西流入於  
姑熟合萬許家是歲婆達婆皇河南高麗並遣使朝貢  
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經寇六州仍逢災滂可量加  
救贖二月

北史載甲寅魏中常侍宗愛弒太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乙卯雷且雪戊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三月壬午大  
風拔木都下火

宋書載五月詔曰唐鹵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  
伏天誅子孫相殘親黨離二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  
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  
者隨勞酬獎六月己酉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眾北  
伐尋敗退

秋七月壬辰改封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湘

東王丁酉省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九月乙亥以平  
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為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河  
南王冬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十二月戊  
辰黃霧四塞辛未以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大將  
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如故是歲訶羅單國遣使朝貢  
魏文成帝興安元年

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會郡臣於太極前殿有青黑氣  
從東南來覆映宮上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嶺王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宣為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史始  
興王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戊子使江  
州刺史武陵王駿統眾軍伐西陽蠻二月甲子元凶劬  
入宮弒帝帝崩于合殿時年四十七諡景皇帝廟號中  
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孝武帝踐阼追改諡曰文皇帝  
廟號太祖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

冊府元龜曰帝博涉經史善隸書 裴子野家畧曰  
上蘊藉文義思弘儒府建庠序於國都開四學於家

卷移蹕以從東帛以勸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以義  
斐然向方行修言道者登朝受職若威儀輕佻則財  
齒鄉閭公宮非備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踰閭寇  
冕之流雍容如也

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靜為心政平  
訟理朝野悅睦

宋畧曰每上巡幸簫鼓聽聞百姓扶老携幼想望儀  
形愛之孜孜如日不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  
以輦竿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藉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  
皮帝以竹竿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元  
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請  
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二年立  
為武陵王

洽聞記云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精奇如

雕刻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帝始  
誕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位

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自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  
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畧關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舉  
至淮南時王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王遣長史張  
暢與語而王改服觀之孝伯目王不輒及出謂人曰張  
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二十八年為都督江州  
刺史時緣江蠻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伐之使王總統衆軍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陽之五洲會  
元凶弒逆  
宋書載劾以上為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  
王率衆入討

宋書載劾曰夫運不常隆代有殊災咸由昏虐兆亂  
理悖恩離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獍反噬  
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道洽無垠風之所被  
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助乘藉冢嫡風

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羣后凶慢之情發於齟齬猜  
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  
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  
隱不彰其蒙訓誘啟告莫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  
惡相濟肇亂誣盡終行弑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  
有蕪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  
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膈臆容身無所大將軍  
諸王幽閉窮者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五

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並橫  
分階聞懸首都市宗黨殄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  
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歷中圯虛年立節  
異姓未屬猶或忘軀况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  
以枕戈嘗胆志泉元光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  
馳華粵響會况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  
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  
注瑩顏山歷卯商周之勢嘗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

賢或勳烈肺腑拘逼凶勢俛眉冠手含憤如感不可  
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  
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及也如有守迷遂往  
黨一凶類刑茲無故殺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  
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

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  
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  
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五

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後風轉而西南  
景色開霽有紫雲二陰于牙上四月辛酉王次涇州丙  
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  
戊辰王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大赦改文帝號謚以大  
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大尉南徐州刺史庾午以荊州刺  
史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揚州刺史並錄尚書六  
條事可安東將軍隨王誕為衛將軍荊州刺史加雍州  
刺史臧質車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以江州刺史撫

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南將軍王僧  
達為右僕射改新亭為中興亭夏五月乙亥輔國將軍  
朱修之克東府丙申克建鄴二山及同逆並伏誅庚辰  
詔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幸東府城甲申  
尊所生路淑媛為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壬辰  
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太傅領大司馬甲午謁初寧陵  
曲故建鄴一百里內並蠲今年租稅戊戌以撫軍將軍  
南平王鐸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六月丙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二

車駕還宮初置殿門及上閣門屯兵庚午以丹陽尹褚  
湛之為尚書右僕射庚申詔有司論功班賞各有差辛  
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未改封南譙王義宣為南郡  
王隨王誕為竟陵王閏月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  
十五人巡行風俗庚申加大傅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  
以荊州刺史竟陵王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揚州刺史甲申蠲尋陽西陽郡租布三年是月置

衛尉官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辛酉詔崇儉約禁淫  
侈己巳醜司空南平王鐸以侍中南郡王世子恢為尚  
書右僕射

冊府元龜載八月詔武皇帝舊役軍身嘗在齋內人  
身猶存者並賜解戶

冬十月癸未聽訟於閱武堂十一月丙辰傳臺省衆官  
朔望問記十二月甲戌省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  
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二

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  
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祀南郊大赦改元  
宋書載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  
朝當道凡諸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勸盡地利四方  
秀孝非才弗舉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  
列曹局司在在頃事無鉅細悉歸令僕非所以集衆  
材成構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

壬戌更鑄四銖錢丙寅立皇子子業為皇太子賜天下  
 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月起正光殿二月庚子豫州刺史  
 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  
 義宣兖州刺史徐道寶舉兵反壬午曲赦豫州二月癸  
 亥內外戒嚴夏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左尉將軍王  
 玄謨大破之己未解嚴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尚  
 書右僕射六月戊辰臧質走至武昌為人所斬傳首建  
 鄴甲戌撫軍將軍柳元景進號撫軍大將軍及鎮北大  
 將軍沈慶之並開府儀同三司癸未罷南蠻校尉官戊  
 子省錄尚書官庚寅義宣於江陵賜文武爵一級冬十月丙申朔  
 日有蝕之既丙辰大赦賜文武爵一級冬十月戊寅詔  
 開建仲尼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宋書載詔曰仲尼經緯三極冠冕百王典司夫人用  
 缺宗祀先朝有詔繕立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  
 勵實憑聖義大教所敷無忘待旦可弘建廟制同諸  
 侯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九

十一月癸卯復置都水使者官始課南徐州僑人租是  
 歲魏興光元年  
 二年春二月丙寅以南兖州刺史沈慶之為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夏五月乙未焚感入南斗戊戌以湘  
 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  
 大赦杖七月月己立皇弟休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  
 王休業為鄱陽王八月庚申廢雍州刺史武昌王渾為  
 庶人賜死  
 南史本書自殺今改從其實  
 辛酉三吳饑詔所在賑貸諸苑禁假與貧民九月丁亥  
 閱武於宣武場冬十月壬午以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為  
 司空南徐州刺史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為尚書令  
 是歲婆皇河南樂樂斤陀利高麗國並遣使朝貢魏太  
 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乾為順陽郡王休若為巴  
 陵郡王戊戌立皇子為尚為西郡王辛丑祀南郊以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九

騎將軍建昌忠公到彥之衛將軍左光祿大夫新建文  
宣侯王華豫寧文侯王曇首配饗文帝廟庭壬子皇太  
子納妃甲寅大赦羣臣上禮二月丁丑朔朔望臨西堂  
接羣下受奏事閏三月癸酉鄱陽王休業薨夏四月甲  
子初禁民車及酒肆器用銅五月辛酉制荆徐兗豫青  
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帝聽訟於華林  
園秋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左僕射冬十  
月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大明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早

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庚午都下雨水辛未遣使檢  
行賜以推採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得入宮城  
門夏四月都下疾疫丙申遣使巡賜給醫藥死而無收  
斂者官為斂埋五月吳興義興大水民饑乙卯遣使開  
倉振恤癸酉聽訟于華林園自是非巡狩軍役則三歲  
臨訊丙寅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橋連理景陽樓上層西  
南梁拱間有紫氣清景殿西薨鷄尾中央生嘉禾一株  
五莖改景陽樓為慶雲樓景清殿為嘉禾殿芳香琴堂

為連理堂乙亥以輔國將軍梁瑾為河州刺史封宕昌  
王秋七月辛未土斷雍州諸僞郡縣九月建康林陵縣  
縣各置都官從事一人司水火劫盜冬十月

宋書載丙申詔曰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  
擁鬱衙閭失理負謗未聞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  
大以聞

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為鎮東大將軍十二月丁亥改封  
順陽王休範為陽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早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

宋書載壬子詔以去年東土水災給春務糧種

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祿奉壬戌拜初寧陵二月丙  
戌

宋書載詔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貧弱困  
窘存缺衣裳沒乏斂楮朕甚傷之具明敕守宰勤加  
存恤賻贈之科速為條品

衛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丹

陽尹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三月丁未尚書令建平王  
宏亮乙卯以田農要月命太官停殺牛夏四月甲申立  
皇子子綏為安陸王辛丑地震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  
書一人省五兵尚書官丁亥加左光祿大夫何尚之開  
府儀同三司秋八月丙戌中書令王僧達下獄死九月  
壬戌襄陽大水遣使巡行振恤庚午置武衛將軍武騎  
常侍官冬十二月己亥制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  
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四十一

宋書載閏月庚子詔曰夫山處巖居不以魚鱉為禮  
頃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王者遂為常典柁榭瑤琨  
任土作貢積羽萃輿終致深弊凡寰衛貢職山淵採  
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庶簡約之風有符品性  
冊府元龜載是年詔曰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  
歲歲浸遠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長隸思弘殊澤  
以伸永懷吏身各賜爵一級軍戶免為平民  
是歲河南高麗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己丑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二月  
乙卯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以東揚州為揚州甲子  
復置廷尉監官

宋書載荊州飢原田租布各有差

夏四月乙卯司空南充州刺史竟陵王誕以嫌

南史本作有罪令改從其實

誕爵誕不受命據廣陵舉兵以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討誕甲子帝親御六師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四十二

出頓宣武堂秋八月乙巳克廣陵城斬誕悉誅城內男  
丁以女口為軍賞是日解嚴辛未大赦丙子以丹陽尹  
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丙戌加南充州刺史沈慶之位  
司空九月

宋書載己巳詔曰夫訟情察訟魯師致捷市獄弗擾

漢史飛聲廷尉遐邇疑獄平決攸歸而一蹈幽國動

逾時歲民嬰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辭具並即以

聞當親詳斷庶無留獄



壬辰立上林苑於玄武湖北甲午移南郊壇於牛頭山以正陽位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蠶宮于西郊十二月辛酉置謁者僕射官是歲婆皇河西高麗肅慎等國各遣使朝貢西城獻備馬

四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乙亥親耕籍田大赦庚寅立皇子子勛為晉安王子房為尋陽王子頊為歷陽王子鸞為襄陽王三月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夏四月丙午詔四時供限詳減太半辛亥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表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封岱宗詔不從辛酉詔以都下疾疫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亡者隨宜賑恤

冊府元龜載四月詔曰昔戈衣御寓貶甘示節土簋臨人飭儉昭度朕綿帛之念無忘于懷四時供限可詳減大半庶哀綿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功無竟塵市

五月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秋七月甲戌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卒八月雍州大水甲寅遣加

賑恤九月丁亥改封襄陽王子鸞為新安王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慶之討緣江蠻十一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為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十二月辛丑幸廷尉寺宥繫囚魏遣使通和丁未幸建康縣原放獄囚

佛藏曰是年廣州獻三角牛河南獻舞馬肅慎獻柁天

是歲宕昌倭國遣使朝貢魏和平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華雪降散為六出帝悅以為瑞二月癸巳閱武軍幢以下普加班賜多所原宥三月甲戌行幸江乘遣祭故太保王弘光祿大夫王曇首墓夏四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尚為豫章王丙申加尚書令柳元景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宋書載戊戌詔二年徐兗二州傷水道租申至秋登宋書禮志載是月庚子詔曰太祖文皇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懾殊俗南腦勁越西隨剛戎裁

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  
之外旌延寶臣盡威德之範訓深勸農政高刑歷動  
協天度下泐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  
河濶海夸朕仰憑洪烈入于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  
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  
宗祀先靈式配上帝惟懷永遠感慕崩心

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參  
軍尹玄慶起義斬之傳首建鄴五月起明堂於國學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四十六

丙巳之地癸亥制帝室暮親官非祿官者月給錢十萬  
秋七月庚午曲赦雍州八月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  
王子真為始安王巳丑詔以來歲修葺庠序旌延國胄  
庾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祿三分之  
一不給送故衛將軍東海王禧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甲寅日有蝕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原道因繫庾午  
河濟清閏月丙申初立馳道自閭闔至于朱雀門又自  
承明門至於玄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十  
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甲戌制  
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是歲高麗遣使朝貢

通鑑載是年也策孝秀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  
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于上風體訓速  
于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  
以配上帝大赦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四十七

月乙卯復百官祿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為邵陵王壬  
寅以倭世子興為安東將軍倭國王夏四月庚申新作  
大航門五月丙戌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禮六月辛  
酉尚書左僕射劉延孫卒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如雷  
兗州尤甚於是魯郡山搖者二乙未立皇子子雲為晉  
陵王八月乙丑置清臺令官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乙  
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為左僕射以丹陽尹王僧朗  
為右僕射冬十月丁卯詔上林苑內士庶立墓欲還合

葬者勿禁十一月己卯陳留王曹虔秀薨辛巳以尚書令柳元景兼司空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尅日大閱水師於玄武湖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丁亥以右衛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左僕射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巳校獵烏江己未登烏江縣六合山壬戌大赦行幸所經無出今年租布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郡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霑賚又詔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

宋書載詔曰朕弱年操制出牧阿維承政宣風存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難分情義實繫于懷今練蒐訓旅涉茲境閭故邑耆舊存目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大半撫迹維事傾慨兼著孝文燕故晉陽洽恩光武流仁濟畿賜澤永言往猶思廣前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存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

銓貫前國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男已往放及子孫

癸亥行幸尉氏觀溫泉壬申車駕至都拜二廟乃還宮夏四月甲子詔自今非臨軍戰陣一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者皆依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五月丙子詔自今刺史守宰動入典軍皆須守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姦孽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秋七月乙亥進麗王高麗璉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

三司八月

宋書載八月丁巳詔曰昔匹婦含怨山焦北鄙孀妻哀慟憂傾東國良以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在厚必崩近道刑獄當親科省其王畿及神州所統可遣尚書與所在共訊畿外諸州委之刺史并訊省律令思存利民

乙丑立皇子子孟為淮南王子產為臨賀王車駕幸建康秣陵縣訊獄囚九月庚寅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

鸞為兼司徒乙未幸廷尉訊獄囚丙申立皇子嗣為  
東平王冬十月壬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戊申車駕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

宋書曰賜百年及鰥寡孤老疾粟帛又以夏早命開  
倉賑賜

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  
王子尚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  
禕為司空加中軍將軍義陽王昶開府儀同三司己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五

校獵于姑熟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  
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詔祭晉大司馬桓溫征西將  
軍毛璩墓帝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祀梁  
山大閱水師於中江有白雀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元神  
雀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浙江諸郡大旱十二月  
壬寅遣使開倉賑恤聽受雜物當租丙午行幸歷陽甲  
寅大赦賜歷陽女子百戶牛酒蠲郡租十年己未加太  
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立雙闕放博望梁山癸未至自

歷陽是年柔然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是日還宗祀文皇帝于明堂  
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未粟者  
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宋書載二月又命出倉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賑  
恤

夏閏五月壬寅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

宋書五行志曰大明末荊州武寧縣人楊姑歡妻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五

腹中生兒今猶存

庚申帝崩于玉燭殿時年三十五七月丙午葬丹陽秣  
陵縣巖山景寧陵帝末年為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  
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昏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  
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內外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元嘉二十六年  
正月甲申生孝武鎮尋陽帝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  
元凶劬帝於侍中下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及

孝武踐阼立為皇太子始末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東宮七年加元服八年閏五月庚午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令甲子置錄尚書官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庚戌崇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駝道改孝建以來所變制度還依元嘉丙辰追崇獻妃為獻皇后八月乙丑皇太后崩九月乙卯祔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

文穆皇后於景寧陵冬十二月乙酉以尚書石僕射顏師伯為尚書僕射壬辰以王畿諸郡為揚州以揚州為東揚州癸巳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徒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數百都下亦至百餘餓死者十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偽小商貨不行是歲婆皇國遣使朝貢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永光乙巳省諸州臺傳二月乙丑減州郡縣田祿之半庚寅鑄二錢錢夏

五月魏文武帝殂秋八月庚午以尚書僕射顏師伯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文景為右僕射癸酉帝自率宿衛兵害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左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乙亥帝擇素服御錦衣以始興公沈慶之為太尉庚辰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東府城為未央宮甲申以壯郎為建章宮南第為長楊宮己丑復立南北二駝道九月癸巳幸湖熟奏鼓吹戊戌還宮帝自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三

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不利于帝乃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為麟奴資治通鑑曰帝令太廟別畫祖考像指武帝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文帝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兇所去頭指孝武帝像曰渠大醜鼻如何不醜立召畫工醜之又遣發殷貴墳墓念其為孝武所寵初貴墳甃武帝為造新安寺乃遣壞之又欲誅諸遠近僧尼辛丑兇南徐

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為庶人賜死丁未加衛將軍湘東王或開府儀同三司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內外戒嚴祀奔魏

愚按宋之子若孫其幸延於齊篡後者僅一昶耳

戊午解嚴開百姓鑄錢冬十月癸亥田叔徐州丁卯東陽太守王藻下獄死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改姓謝氏以武賁釵戟鸞輅龍旗出警入蹕焉言公主堯空設喪事焉乙酉以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二

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一月壬辰新蔡公主駙馬何邁下獄死癸巳殺新除太尉沈慶之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曲赦揚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暉子也大赦賊汚淫盜悉皆原蕩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壬子以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猶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深賜死時帝凶悻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官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相厭之期旦誅除四叔

然後發引是夜相東王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兇密結左右毒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先是帝好游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游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帝恃逆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起求得似所夢者一人于宮內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巫覡言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群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二

聲毒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為副諸姬逆逸廢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見害于華光殿時年七十七太皇太后令奉相東王或篡承皇統宋書載太后令曰子業少稟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髻亂李武棄世屬當辰歷自稗官在殞喜容醜然天罰重罹歡恣滋甚逼以內外維持忍虐未露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珍害輔臣子鸞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扞橫相徵討新

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堯殞喪事輔爾喪  
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道朝賢藉勳棄若道士管  
絃不輟珍羞備膳晉辱祖考以為戲謔行游莫止淫  
縱無度肆晏園陵規圖發掘誅剪無辜籍畧婦女建  
樹偽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恒典宗室密戚遇  
若婢僕鞭撻凌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鍾其酷行  
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享幾絕吾  
老疾沈痾每規禍鴆憂煎渴刻氣命無幾聞聞以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李元

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湘東主體自太祖文  
皇鍾愛吾早識神唐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  
獨夫既殞社稷再興人鬼屬心大命允集宜遵漢晉  
纂承皇極主者詳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餘年不幸  
嬰此百艱永尋情事雖存若殞當復奈何當復奈何  
葬帝於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帝蜂目鳥喙長頸銳下  
幼而狗急在東宮每為孝武責孝武西巡帝啟參承起  
居書迹不謹孝武詰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

汝比素業却懈猶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初踐阼受璽  
綬傲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曰昔魯昭不威叔孫請  
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及載法興等  
既殺法興諸大臣莫不畏懾於是又誅群公元凱以下  
皆被毆撻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駭然太后疾篤違呼帝  
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  
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  
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李元

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  
命所歸應還文帝子故帝聚諸叔都下慮在外為患山  
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  
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  
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  
秩同卿王湯沐邑二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  
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粗  
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詠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

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  
山陽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論曰文帝幼  
年恃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  
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  
宋書史臣曰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  
厥後亦每言元嘉斯固或矣

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閭才謝先武運制兵略至于攻戰  
日時咸聽成旨雖履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處境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五九

此之由及至言泄衾枉難結凶暨雖禍生非慮蓋亦有  
以而然盡人命以自養蓋唯梁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

其得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  
言得復事矣廢帝之事行者于篇

主數殷紂之釁不能絙其萬一霍光書昌  
邑之通者足舉其毫也

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實況乎兼斯  
古其可得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五九

南北史合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

明 李清撰

南史三

景林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元  
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封

湘東王孝武踐阼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是歲入朝

時廢帝疑畏疑父以王付廷尉明日將加害王乃與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是夜也廢帝左右直閣將軍

宋越譚金童大一等並外宿佃夫道兒細結壽寂之等

害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

坐事出倉卒王夫履跌猶著烏紗帽休仁呼王衣以白

紗代之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已未司徒豫章王子

尚山陰公主宋越譚金同泰一等並伏誅十二月庚申

朔令書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大慰以晉安王子勛為

車騎將軍開府議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

尚書令揚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江夏王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

冊府元龜載是年八月詔自今鱗介羽毛有看核眾

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者一皆禁斷

冬十月丙寅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

宋書載詔曰高祖武王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

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以武寧武寧亂子

業凶罵自天忍悖成性入面獸心見於銘日反道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德著自比年實開闢未有書契未聞再罹過宥而無

一日之哀齊斬在躬方深百里之樂虎兇難押憑河

必彰遂誅滅上宰窮蒙逆之酷虐害國輔究孥戮之

刑子鸞同生以昔憾殄殫敬猷兄弟以睚眦殲奪微

逼義陽將加屠膾陵辱戚藩擯楚妃主奪立左右窮

子置儲肆宣淫行汙及飛走比遂圖犯元宮志窺題

湊又欲鳩毒崇憲虐加諸父鳴象一豎莫不寵暱朝

廷志誠必加挫戮收掩之旨虺虎結鞶掠奪之使白

刃相望百僚危氣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心妻子不復相保所以鬼器山鳴星鉤血降神器殆於馭索景祚危於縱旒朕假寐疑夏泣血待旦慮大宋之基於焉而泯武文之業墜於洲廟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巨猾斯殄鴻沴時褰皇綱絕而復紐天緯缺而更張猥以寡薄屢承乾統業兢兢若履冰谷思億兆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為大始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通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三

宿責勿復收犯卿論清議賊污淫盜並悉洗除長徒之身特賜原遺亡官失爵禁錮管勞一依舊典其昏制謬封並皆削

大赦改元辛未封臨賀王子產為南平王及晉熙王子與為廬陵王壬申以王景文為尚書僕射壬寅詔分遣太史廣求民瘼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王太后丙子詔減大官供膳方尚御府雕文篆刻一皆蠲省戊寅改太皇太后為崇獻太后立王后王氏罷二銖錢江州

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鎮軍長史袁顛赴之鄧琬為其謀主壬午謁太廟甲申郢川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項並舉兵應子勛

本史於子勛書反於子綏等書同反彼皆孝武子非曰無名今正之餘倣此

二年春正月乙未晉王子勛稱皇帝號於尋陽年號義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應子勛

本史於安都等皆書舉兵反今正之餘倣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一

甲午內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伐兩戍徐州刺史申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蚪務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文並州刺史蕭惠開梁川刺史柳文怡並舉兵應尋陽兩午車駕親御六軍頓中興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為豫州刺史統兵西伐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程標山陽太守程天祚並舉兵應鄆陽鎮東將軍巴陵王

休若統軍東伐壬子崇憲皇太后遇魴崩二月乙丑以  
 蔡興宗為尚書右僕射壬申吳興太守張永右將軍蕭  
 道成平晉陵丁亥建武將軍吳喜公卒諸軍破子勛兵  
 於吳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黨皆被之以輔國將軍蕭道  
 成前鋒北伐輔國將軍劉劬前鋒西伐劉胡眾四萬據  
 赭圻二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  
 將軍沈攸之代為南伐前鋒子勛眾稍減袁顛頓雀尾  
 連營至濃湖眾十餘萬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  
 歿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注 卷三 五  
 提統百代諸軍事戊戌貶桂陽王子房爵為松滋縣侯  
 癸卯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減此各有差壬子斷新  
 錢專用古錢夏五月甲寅葬崇獻皇太后於修寧陵  
 宋書載六月辛酉京師雨水丁卯遣殿中將軍檢郵  
 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為北秦州刺史封武  
 都王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卒眾軍大破子勛兵  
 斬其高書僕射袁顛進擊江鄂荆湘雍五州平之殺晉  
 安王子勛其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

賜死同黨皆被誅諸將帥封賞各有差九月癸巳六軍  
 解嚴戊戌以王玄謨為左光祿大夫開府議同三司領  
 護軍將軍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及始安王子真淮南  
 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松滋侯子房東平王  
 子嗣並賜死  
 嗟乎子勛稚年被脅情亦可原而况其餘  
 丁卯以沈攸之為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戊寅立王子  
 昱為皇太子十一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注 卷三 六  
 宋書載壬辰詔諸靈俗妨民違本趣末之事並加裁  
 斷左右尚方御府諸署供造咸存儉約又詔王公卿  
 尹庶僚羣官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其林澤貞栖止  
 園耿潔博洽孝讓之士可搜揚以聞  
 壬辰車駕親郊奉謁吳天上帝以高祖武皇帝配饗立  
 建平王帛素子延年為新安王十二月  
 宋書載乙丑詔曰近眾藩稱亂多染蠱科或誠禁木  
 朝事緣逼迫混同證錮良以愷然夫天道讓仁德刑

並用雷霆時至雲雨必解凡應禁削皆從原蕩文武  
堪能隨才銓用

辛巳薛安都要引魏軍張永沈攸之大敗遂失淮北四  
州及豫州淮西地

宋書索固但論曰秦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  
我四州武帝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旂旗卷舒僅而後

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棄司瓦再舉喪徐而華  
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六

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  
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投棹豫章  
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甌表之民可  
以決勝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燕  
冀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求而被騎  
也

是歲魏獻文帝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詔太官停宰牛癸卯曲

赦豫南豫二州閏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賑

貸各有差二月甲申為戰亡將士舉哀丙申曲赦青冀

二州夏四月丙戌詔以故丞相江夏文獻王義恭故太

巴東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興哀公公沈慶之故征

西將軍洸陽草侯宗慤陪祭孝武廟庭庚子立桂陽王

休範第三子德嗣為廬陵王立侍中劉劭第三子銳為

南豐王以奉廬江昭王南豐哀王祀五月兩辰詔宣太

后崇寧陵禁內墳瘞遷徙者給葬直蠲復其家壬戌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八

太子詹事袁粲為尚僕射秋八月

宋書載八月丁酉詔曰古者銜虞之制蠹蚋不收川

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

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籠非膳之異豈所以還

風尚未脩道布仁自今鱗羽肴核非時月可採器味

所須可一皆禁斷

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眾北侵

宋書載癸卯詔曰往諸淪逼雖經屢宥通竄之黨猶

為實繁宵言永懷良兼矜疾可大赦天下

九月甲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

侵將士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為始平王辛丑

以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為征西

大將軍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為江夏王

改封奔魏義陽王昶為晉熙王是歲柔然高麗百濟等

國並遣使朝貢魏皇興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宮己未祀南郊大赦乙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

零陵王司馬最薨

愚按勛於晉室遠近俱莫可考大約疎屬

二月乙丑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卒三月

交州人李長人據州叛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

將軍陳伯紹討平之夏四月乙卯復減田租之半兩申

改封東海王禕為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為晉平王秋九

月戊辰詔定縣尉之制有司奏自今九劫竊執官仗拒

戰還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民并監司將吏自為劫皆

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黜及兩頰劫字斷去

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黜

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黜面

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坐悉依舊結摘及帝崩其例乃寢

庚午帝備法駕幸東宮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發諸

州兵北侵

宋書曰以南康建安安城宣城四郡皆不同尋陽並

不在徵發之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是歲柔然河南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癸亥畊籍田乙丑魏克青州執刺史沈文

秀二月丙申以廬江王禕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豫州刺史夏六月辛未立晉平王祐祐子宣曜為南

平王

宋書載壬申以軍興以來百官斷俸並給生食

秋七月壬戌改輔國將軍為師將軍九月甲寅立長

沙王纂子延之為始平王

宋書載乙未詔曰朕屬橫流之會龕暴亂日不暇  
給今雖開隴猶靄而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  
思宗廉耻用靜馳薄其有貞栖隱約自事銜樊鑿坏  
遺榮負鈞辭聘志恬江海行齊塵俗在所搜括以聞  
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以時授爵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十一月丁未魏人有聘十二  
月庚申分荆益之五郡置三巴校尉是歲河南王遣使  
朝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十二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  
明堂二月壬寅以司徒建安王休仁為太尉領司徒甲  
寅以皇太子納妃大赦丁亥以冠軍將軍吐合渾拾虔  
為西平將軍夏四月癸亥立皇子熒為晉熙王六月己  
亥以王子智井繼東平王休倩癸卯以王景文為尚書  
左僕射揚州刺史以素祭為左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為  
臨慶郡秋七月丙戌臨慶王智井薨九月戊寅立詔明  
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

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士陰陽者遂無其人癸  
未以皇子智渙繼臨慶冲王休績冬十月辛卯立皇子  
贊為武陵王十二月癸巳以邊惠未息制父母隔在異  
域者悉使婚宦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騎奏舉郎二月癸丑征西將軍  
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及征南大將  
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並開府儀同三司甲寅殺南  
徐州刺史晉平王祐三月辛酉魏人來聘聘夏五月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十三

午賜司徒建安王休仁死

宋書于休仁名下注有罪其即以勸帝殺孝武諸子  
為罪乎他何罪

庚午以素祭為尚書令褚淵為右僕射丙戌追免建平  
王休祐為庶人秋七月丁巳罷散騎奏舉郎乙丑賜江  
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死八月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王  
文獻王義恭庚寅帝疾間大赦戊戌立皇子準為安成  
王魏獻文帝禪位於子孝文帝自稱太上王是歲柔然

百濟國遣使朝貢魏考文帝延興元年

秦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以疾未痊不朝會故改元

丁巳巨人跡見西池上

宋書載戊午皇太子會萬國於東宮並受貢計已未

賜中書監揚州刺史王景文死

夏四月己亥帝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司空

以劉琨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十三

宋書載詔曰朕自臨御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患

弗單遠軍國彫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歎

可緩徭優調去煩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畧務以愛

民為先宣朕遺

表祭褚淵劉琨蔡興宗沈攸之入閣被顧命是曰帝崩

於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墓府山高

陵帝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銜

璿所註論語二卷及即大位

同逆者並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衆為盡力平定後

逆黨多被全其身才能者並授用如舊臣

才學之士多蒙引進

冊府元龜曰於華林園講周易常自引聽

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

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弱馬為馬邊瓜以駟字似禍故

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盡期更請宣陽門

謂之白門帝以白門不詳諱之高書右丞江謚常誤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十四

帝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帝幸

宮見之怒免中庶子以之生死者數十人內外慮犯觸

人不自保移牀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為祝策如大祭

享阮佃夫揚運長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為詔判郡令令

長一缺十餘內外混然官以賄命王阮之家富於公室

中書舍人胡毋顯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木絹閉眼

諾胡毋大張索未絹謂上也及秦始秦豫之際左右失

旨往往有剗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夜夢豫章太

守劉惜反遣就郡殺之時經畧淮泗軍旅不息府藏空  
虛外外百官並斷俸在朝廷<sup>中</sup>官者皆井井備備販之子  
而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為私藏以竊清絕一食  
數升吸脂肉常至二年<sup>百</sup>鬻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正  
御三十副御三十副御史次副三十須一物<sup>九十</sup>輒造騷然  
民不堪命宋業自此衰矣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  
於衛尉府帝母陳氏本李道兒妾明帝幼之故人呼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十五

為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

宋書曰帝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統或李將軍

明帝諸子在字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為小字故  
帝小字慧震泰始二年立為皇太子

宋書曰三年始制太子改名昱安車乘象輅

六年出東宮又制太子元正朝賀服充冕九章衣恭豫  
元年四月明帝崩庚子太子即日即皇帝位尚書令袁  
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班劍依舊入殿六月乙巳

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秋七月戊辰拜帝所  
生陳貴妃為皇太后八月戊午中書監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卒冬十一月己亥新除郢州  
刺史劉秉為尚書左僕射是歲柔然高麗林邑國遣  
使朝貢

元微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自元年以前徒以  
者並聽還本土魏人來聘貢六月己卯壽陽大水

宋書載己未遣殿中將軍張恤慰勞秋七月丁丑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十六

騎常侍顧長康長水校尉何翌之表上所撰諫林自  
舜迄晉武凡十二卷

秋八月

宋書載辛亥詔曰分方匹俗著自虞冊川谷異制煥  
乎姬典故并遂有辨閭伍無雜雖綿代珠軌公革異  
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興徒漢陽列燕代蒙蒙開西  
熾齊楚之俗並通藉新邑即與成舊洎今行委御札  
樂南移中州士庶襁負吳越聖武造運道一閩區貽



長世之規申土斷之制而夷險相因盈晦逆襲連鄉  
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規以為永憲

都下早庚午陳留王曹鈇薨九月丁亥三衛陽王疑子  
伯玉為南平王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乙巳進桂

陽王休範位太尉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為始安  
縣王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舉兵江州庚寅內外戒  
嚴中領軍劉劭右衛將軍蕭道成以前鋒禦之出屯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亭征北將軍張永屯日下前南充州刺史沈懷明戍石

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士辰休範兵  
奄至攻新亭壘道成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苟新兒

休範其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劉劭勳拒賊敗  
績死之右將王道隆奔走遇害張永潰於白下時沈懷

明自石頭城散甲午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休範黨  
其黨入屯中堂羽林監陳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苟兒

又破休範黨進平東府城梟禽羣黨丁酉大赦解嚴荆

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

熙王燮湘州刺史張興世並舉兵赴難六月癸卯晉熙

王燮遣軍克尋陽江州平壬戌改輔師將軍還為輔國

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乙酉徐州刺史建平

王景素進號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丁酉以袁

粲為中書監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淵為尚書令冬十

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十二月癸亥立皇帝弟躋為江夏王

贊為武陵王是歲柔然遣使朝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三年春正月祠南郊明堂三月己巳都下大水夏六月

癸未魏人來聘是歲魏憑太后弒獻文帝秋七月壬戌

以素粲為尚書令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

渾拾寅進號車騎征西大將軍是歲河南王高麗遣使

朝貢

四年

宋書載正月耕藉田大赦賜力田爵一級貸貧民種

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秋七月戊子建平

王景素據京城起兵

本史書景素謀反豈既非劉氏種又凶逆乃爾且景素賢王何得言反今正之

乙丑内外纂嚴遣驍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王曰回禦之蕭道成總統眾軍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並賜死乙未克京城斬景素同黨皆被殺八月丁卯立皇弟翽為南陽王蕭為新興王禧為始建王九月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車丑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

十九

準進號驍騎大將軍開府議同三司冬十月辛酉以王僧虔為尚書右僕射五年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立皆被殺五月甲戌六月甲戌害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七月戊子府帝遇害於仁壽殿時年十五乙丑皇太后令貶帝為蒼梧郡王宋書載曰后令曰是以冢嫡嗣登皇統窮凶極悖日

月滋甚棄冠毀冕長襲戎衣犬馬是押鷹隼是愛早歷軒殿之中鞞深衣之側至乃單騎遠郊獨宿深野手揮矛鋌躬兵劍斷白刃為弄器新宮為恒務拾交戟之會委天畢之儀趨步聞聞酣歌醴肆宵游忘返宴寢營會奪人子女掠人財物沈勃儒士孫超功臣幼文兄弟並豫勳效四文無罪一朝同戮飛鉞鼓劍孩稚無遺屠裂肝腸以為戲謔投骸江流以為歡笑又淫費無度帑藏空竭橫賦閩河專充別蓄黠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

二十

嗷嗷屑生無所吾與其所生某厲以義方遂謀醜毒將騁凶忿沈憂暇日慮不終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廢昏立明前代令範况迺滅義反道天人所棄累生牧野理絕桐宮故密令蕭道成潛運明畧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驍騎大將軍安成王體自太宗天挺淹厥風神凝遠德映在田地隆親茂皇歷攸歸宜光奉祖先臨享萬國便依揚典以時奉行未亡人追往傷懷永言

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初帝之生夕明帝夢入乘馬馬無頭及後足有人曰太子也及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手加撲打徒跣踣踞

宋書曰主師以白太宗教昱所生嚴加捶訓而已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

宋書曰太后每乘青篋車隨相檢攝昱漸自放恣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后大復能禁

單將左右或十里或二十里或入市里過慢罵則悅而受之四年春十二月不出與左右解僧志張五兒恒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擾懼晝夜不敢開門道無行人嘗著小袴褶不服衣冠有白楮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錐鋸不離左右為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屍流血然後為樂嘗以鐵椎椎人陰破左右

人見有頓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胛洞之唯雲殿上

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左右異葦營女

子私通每從之游持數千錢供酒肉費出逢自烟葵送

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為歡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為

佃夫委信佃夫敗叛走復捕得自於承明門以車轆殺

之殺杜延載杜幼文躬運矛鋌手自割察孫超有蒜

氣剖腹視之則循馳馬自往刺幼文兄杜叔文於元武

湖北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

宋書載明帝詔曰孝武繼體陷憲無遺今以第九子

贊奉孝武為子是明帝原未留餘而蒼梧安從殺餘

宋書無此數語南史誤

吳興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左右未至勃時居

喪在廬帝見之使投鋌不中勃知不能免手搏帝耳唾

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帝自割制露

車一乘上施蓬乘以出入從自僅數十人羽儀追之曰

不相及又各憲禍亦不敢追但營部伍別在一處瞻望

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篳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憂惶夕不及但領軍將軍蕭道成與日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sup>月戊戌</sup>子帝微行出北湖單馬先走羽儀不及左右張五兒馬墜湖帝怒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胡伎為樂又於蠻岡賭跳因乘露車無復齒簿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楊玉夫常得意忽見僧遇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

五

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  
昇明元年秋七月壬寅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徽五年為昇明元年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城輔政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蕭道司空錄尚書事而以袁粲為中書監司徒以褚淵為衛將軍劉秉為尚書令加中書將軍辛丑以王僧虔為尚書僕射癸卯車駕謁太廟丙午雍州大水遣使賑恤八月癸亥司徒袁粲鎮石頭丁卯原除五年以前通調復郡縣祿田戊辰崇拜帝所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

五

陳昭華為皇太妃庚午以蕭道成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九月

宋書載九月詔曰昔聖王既沒龜書永淹龍圖長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墮人諛然猶正士比穀竒才接軫襲運金樞纂靈瑤極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存緇帙漢魏餘文布在之策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創獨行之品今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探採鄉邑隨名器上朕得親覽甄其茂

異

已酉廬陵王勗薨十二月丁巳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丁卯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蕭巖鎮東府戊辰中外纂巖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死之乙亥以王僧虔為左僕射王延之為右僕射吳郡太守劉遐據郡不從蕭道成今張瓌攻斬之斬之閏月辛亥屯騎校尉王宜興貳於蕭道成見官

南史原本或云沈攸之不從執政或云袁粲旋見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三

臧或云王宜興見誅今皆改書以明大義

癸巳沈攸之攻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乙亥中外戒嚴蕭道成黃鉞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是歲倭國遣使朝貢魏大和元年

二年春正月丁卯沈攸之兵敗已巳華容縣人斬攸之首送之辛未雍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荊州平丙子斛巖以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旋鎮東府二月庚辰以王僧虔為尚書令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蕭道成

加授太尉以褚淵為中書監司空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中軍將軍戊子薨雍州綠沔居民前被水災者租布三年三月己酉朔日有蝕之夏四月南充州刺史黃回貳於蕭道成賜死五月戊午倭國王遣使獻方物以王武為安東大將軍

宋書載蕭道成殺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任侯伯

六月丁酉以輔將軍楊文弘為北秦州刺史史封武都王秋九月乙巳朔日食有蝕之丙午加太尉道成黃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三

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賜殊禮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燮為司徒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謝氏十一月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頌為南豐縣王癸亥蕭道成殺臨澧侯劉昱甲子改封南陽王勰為隨郡王十二月丙戌皇后見於太廟

魏徵隨書曰是年颶風起建康縣吹帛一疋入雲風

山下於御道上俄宋禪齊君尺夫之象

是歲柔然高麗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亥領軍將軍蕭贍加尚書右僕射進號  
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邵  
陵王友亮丙申地震建陽門三月癸卯朔日有飢之甲  
辰加蕭道成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禮庚  
戌臨川王綽謀討蕭道成遇害夏四月壬申進道成爵  
為王壬午道成遇害西將軍武陵王贊辛卯帝禪位於  
齊壬辰遜於東邸是日王敬則陳兵殿庭帝猶居內閣  
之逃佛蓋丁<sub>下</sub>太后懼自帥閣豎索扶幸板輿黃門或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

三

之帝怒抽刀投之中項頌帝既出宮宮人行哭俱遷備  
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

資治通鑑曰帝既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無

應者

封帝為汝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至五月乙未帝聞  
外有馳馬者懼作亂監人奔入弒王而以疾赴齊主蕭  
道成德之賞以邑時年十三六月乙酉葬遂寧陵諡曰  
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者幽死矣

愚按齊弒順帝後劉宗盡赤已乃封疎宗彭城劉曄  
為巴陵王梁所封之端哲獻皆餼羊也是猶孔子所  
不忍去耶

論曰文負<sub>帝</sub>處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家之義雖弘而  
隆家之道不足彰城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  
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忌  
而猶<sub>北</sub>範思<sub>雜</sub>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滅親之禍開  
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挾猜忌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

三

洪支飲食待慮洗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磐石之  
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有藏<sub>皇</sub>懷<sub>緩</sub>魚服志反危冠<sub>矩</sub>  
制匹馬孤往

宋書曰前廢帝卑遊<sub>襲</sub>幸得龍駕帝歸傳警清路蒼  
梧王則藏<sub>璽</sub>懷<sub>緩</sub>魚服志返危冠短服匹馬孤征姬  
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乎

以至覆亡理<sub>國</sub>然矣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  
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

明 李清撰

齊本紀上第四

南史四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闕將姓蕭氏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惠帝分東海都為蘭陵故復為蘭陵郡人

蕭子顯南齊書曰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又云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史大夫蕭望之十七代孫 本史力辯其非見論內

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

人皇曾祖揭位即丘令皇祖樂子位輔國國參軍宋昇明

中贈太常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仕宋

南齊書曰皇考先為濟南太守右將軍到彥之北伐

大敗虜別帥安平公乙旃卷攻濟南其衆大集皇考

使偃兵開城門衆皆諫皇考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

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待之耳虜果疑  
有伏引去青州刺史蕭思話欲李鎮保險皇考力諫  
不從思話夫據瀆走

為漢中太守梁州之平以功

南齊書曰以帥楊難當寇漢川皇考屢破其兵進至

岷公山難當遣息和領步騎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攻

逼皇考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兵不能復皇

考命軍中斷梁長數尺以大斧植其後賊不能當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焚營退皇考追至南城眾軍自後而進連戰皆捷梁

州平

加龍驤將軍後為南山太守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

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梁土思之於岷公山立廟祭

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太祖以宋元

嘉四年丁卯歲生姿異英異龍額鍾聲長七尺五寸鱗

文遍體

南齊祥瑞志曰太祖身有龍鱗斑駁成文始謂是黑

歷治之甚至而文愈明

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  
似華蓋太祖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  
生也儒生雷次宗立學於鷄籠山太祖年十三就受禮  
及左氏春秋

南齊書祥瑞志曰太祖年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  
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懼占者云至貴之象

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拔黜徙豫章皇考領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防守太祖拾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宋文帝遣太祖  
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  
啟太祖自隨初為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九年領偏軍征  
仇池破其武興蘭皋二壘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  
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法助太祖攻拔譙提  
城魏救兵至太祖軍力疲乏又聞文帝崩乃焚城還南  
鄭後襲爵晉興縣五等男為遼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  
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



英今者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東伐晉陵一日破敵十二壘分軍定諸縣及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又徵太祖討破之索兒走鍾離

南齊書曰索兒將西歸引軍屯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侯騎還云賊至太祖分兩軍夾營外外待之俄賊兵攻賊西使馬軍合擊其後賊眾大敗追大敗追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石梁湖北索兒夜遣千人來所營營中驚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賊散太祖欲於石梁西高地築壘斷賊走路索兒來爭率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蹂踐死遂走鍾離

帝追至黟黟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太祖禦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禦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椽皮為馬具裝折

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南齊書曰初明帝遣張永等以兵往降薛安都謂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討卿謂何如對曰安都狡若長魯後御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將懼而為計恐非國利帝不從

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伐前鋒諸軍事鎮淮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持節齊書曰沈攸之等敗於睢口鹵進至淮北圍角城諸將勸渡岍救之太祖不許遣軍主高道慶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遙射城外鹵弩一發數百箭俱去鹵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即解

遷南充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伐如故明帝嫌太祖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太祖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斧自持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服出門迎懼鴛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太祖

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率明帝崩遺詔為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太祖曰昔上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六

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曰祖曰昔上流逆謀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

南齊書載帝言曰今應變之速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則大阻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可以見甲守門下中堂舊是置兵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

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去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所所被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築新亭城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眾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負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七

戰大破之

南齊書曰賊步上新林太祖遣使報劉劭急開大小柳發淮中舫船悉渡北岸休範乘舟與率眾至壘南太祖遣黃回周船龍兩將出壘對敵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戰自己至午眾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尋破耳楊雲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疆命中故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休範眾俱不知某別率

杜黑蟲急攻東壘

南齊書曰司空主簿蕭惠朗領數百人突入東門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門兵披退

太祖挺身上馬帥眾數百人出戰

南齊書曰賊皆擁盾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橫射太祖引滿將發左右將戴仲緒舉楯扞之前許應手飲羽傷百餘人賊死戰不能當乃却眾軍復得保城

與黑蟲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注 卷四

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太祖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休範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早夾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初劭高尚其意此造名宅名為東山頌忽時務太祖謂曰將軍身受顧命此是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劭不納竟敗及休範眾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之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

宋書曰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別取宮內金銀器物充用

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太祖太祖隨得輒火之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已即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觀之汝等名皆已焚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注 卷四

勿懼也臺分遣眾軍擊平休範黨太祖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太祖與袁粲褚淵劉暕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南南兖州刺史鎮軍將軍進爵為公與蔡淵東等更日入直決事號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公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公晝卧裸袒蒼梧立公於室內晝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公神色不變故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

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  
公臍蒼梧投弓於地乃大曰此手何如時建平王景素  
為朝野歸素心為自全計布誠於公公拒不納景素尋  
舉兵公出屯玄武湖事平乃還公威名既重蒼梧深相  
猜忌刻木為公形畫腹為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  
者加賞皆莫能中時公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焚之冀公  
出因作難公堅卧不動蒼梧益懷忿恚所見之物呼為  
公加以手自磨誕曰明日當以及蕭道成陳太妃罵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

蕭大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為汝盡力故止公謀與  
者褚廢立皆不從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閣將  
軍王敬則通謀弑蒼梧齋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  
依常行法稱救開陳明門出囊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  
領至軍府叩門大言報公門猶不開敬則自門室中以  
首示公公猶不信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公索水洗視敬  
則逾垣入公洗出敬則叫曰事平矣公乃戎服乘常所  
騎赤馬夜入殿中

齊書曰衛尉顏靈寶窺見太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  
啟門納領軍天下會是亂耳

殿中驚怖及知蒼梧死成稱萬歲及公踐阼號此馬為  
龍驤馬軍明旦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西鍾槐樹下計議  
公以事驟東東未答公鬚鬣盡張眼光如電次讓粲又  
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監矚塵眾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肅  
公敗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劍戟羽儀手取  
白紗帽加公首令公即位曰今日誰敢動視須及熱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

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故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  
公乃下議備法駕而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東  
等失色而去甲午公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  
仗五十人入殿中申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  
軍封竟陵郡公給油幢車班劍三十人公固辭上台  
南齊書上台作上命

即授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荊州刺史  
沈攸之起兵入討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公入居朝堂

命諸將西禦之平西將軍黃回為都督前驅先是太后  
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  
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世祖時以公長子為郢州長史  
蘊伺其出子因亂作據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蘊還至東  
府前又期見公公又不出子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  
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公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  
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起兵  
問初至公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期壬申夜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

卷四

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東從弟領軍韞及直  
閣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為內應公命王敬則於宮內害  
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漿城門已  
閉官軍又至乃散眾軍石頭害粲謀走額擔湖蘊逃關  
場並擒害之粲典蕤黃嗣祖同粲謀蘊娶人張伯承藏  
匿蘊公亦並救救而用之時黃回頓新亭聞石頭已下因  
稱救援公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  
南齊書曰閏月辛丑詔假黃鉞率大眾出屯新亭中

興堂治嚴築壘叫曰河南稱慈諒由掩箭廣漢流仁  
實存殯朽近柔制慈表當崇溝峻表古虛曩表隨時有湮  
移深松茂草或致刊難憑軒動懷表恒愴表宜並收  
葬并設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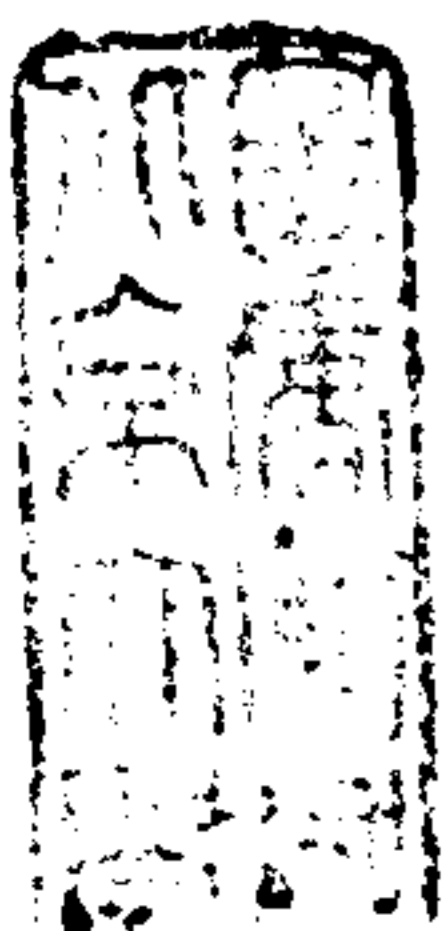
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天子進公太尉都督十六州  
諸軍事公表送黃鉞三月己酉增班劍四十人甲仗百  
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移百  
姓成俗及公輔政奏罷御省府表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

卷四

上表禁民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用  
雖依舊例亦請詳衷九月丙午加公假黃鉞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置左右長史馬表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固辭表招遣登  
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三年正月乙丑公  
表蠲百姓逋責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  
依舊辟召丁卯給公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  
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奏拜不名三月甲辰天子詔



進帝位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禮加遠游  
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綬受甲寅使以備物典禮  
進策曰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  
五行度劉九縣神靈靈繹海水郡飛緞旒之殆未足為  
警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  
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高勲至德振古絕倫雖保衡翼  
殷博陸匡漢方斯茂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  
乃者袁劉構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古

南齊書曰浮祲虧辰沉氛晦景將鼓振於王畿鋒鏑  
交乎天邑

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剪為讎仇當此之時人  
無固志公按袂殉難超然奮發登寅車而戒路執金板  
而先驅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  
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浦索兒憑恃  
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郵黠奄墜塗炭公受  
公命今訪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斧之提斬

誠蔽野石梁之戰擒其明帥保境全民江揚即序此又  
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  
軍間入竊覲不虞於時江服未夷皇廷荐沮公忠誠慨  
慨在險稱亮

齊書曰深識九變妙察五色

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未蘇之  
慶此又公之功也勾奴野心侵掠疆場醜羯研張勢振  
彭泗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兵車車始交氛祲時蕩予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五

扶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目  
茲厥後儉狄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  
出已者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祭發憤忘食躬  
擐甲胄視險若事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  
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烈火焚於王  
城飛矢集乎居室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  
奇謀冠世把旌指麾則懦夫成勇信宿之間宣陽底定  
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興起威藩建平失圖與兵內



侮公指授六師義形於色役未逾旬朱方寧吳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靡沸淫刑以逞誰則無辜黔首想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文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濟謚九區反攻此又公之功也袁劉攜貳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擬有石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袂涉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攸之苞禍歲月滋彰彘目射聲阻兵安忍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六

惟始九代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公把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曠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典至義所惑人百其心積年通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哲道庇生靈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險阻難難備之矣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佈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矩草駢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

無得而名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圭顯錫姪旦宣哲曲阜啟藩或改玉以弘風或昨土以宣化禮紀常班罷冠犀辟爰遠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勲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典歟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九十郡封公為齊公錫茲玄土且以白茅定再邦家用建宗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七

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罷同觀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雲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公璽跋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在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疏隨事業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送所假節持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

故又加公九錫其敬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形區宇  
 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公崇修南畝所實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  
 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銘鈞庶  
 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八佾之備公翼贊王  
 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公明鑑以淪澄辯淫渭官方與能英又克舉是用錫公  
 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屬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寅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六

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祭宄以刑禦姦以德君  
 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  
 騰八表威靈所振異類同人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  
 盧弓十盧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  
 靈祇是用錫公矩矱一白圭璫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  
 敬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  
 昭爾大德闡揚揚我高祖之休命公驟讓公卿教勸固請  
 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天子詔公十郡之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疋以太  
 尉左長史王儉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四月癸酉天子  
 子昭進徐公為王以徐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  
 州之州台州山陽秦廣陵海陵南沛增王封為二十郡使  
 司空褚淵奉策綬璽跋跋改立王杜餘如故丙戌命王冕  
 十有二號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  
 五時副車鹿頭雲罕樂備八佾設鐘虞公縣王世子為  
 太子皇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天子以歷數在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九

乃下詔禪位

南齊書載詔曰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  
 億兆所以歸心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  
 由之宋德湮微昏毀相襲景和聘悖於前元徽肆虐  
 於後三光載覆七廟將墜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相  
 國齊王天誕獻聖河嶽炳靈極傾提危澄氛靜亂旌  
 節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既而光啟憲  
 章弘宣禮教姦宄之類親龍威而隔情慕慕慕之儔仰



徽猷而增厲是以辨髮在袵之首款闕請吏木衣升  
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枯越裳存聲而已哉  
幸運斯炳代終彌亮負宸樞極允歸明哲固以獄訟  
去宋謳歌適齊昔今政既淪水德締構天之懸數故  
焉攸徵朕敢忘列代遺則人神願願乎便遊乎別宮  
敬禪於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

是日遜于東邸壬辰遣使奉策曰咨爾齊王伊太古初  
陳萬化紛綸開曜靈以鑒品物立元后以馭黎元若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手

容成大庭之世伏羲五龍之神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  
降墳素所紀畧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  
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  
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譏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彩遺  
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不敢失墜爰逮有晉亦遵  
前典昔我祖英叔旁格幽明未葉不造仍世多故惟王  
聖哲欽明榮鏡區宇仁育羣生義征不德聲化遠洎荒  
服無虞殊類同規華戎一族是以五色來儀於軒庭九

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徹布新之符已於圖讖彪煥受  
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庶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  
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議敬  
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  
其則厥中儀形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  
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并  
命圖書遺兼太保司空褚淵兼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  
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固讓宋朝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手

公以下陳留王曹繁等詣門前請王猶未許齊世子卿  
士以下固請兼太師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漢  
自建安二十五年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  
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  
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至昇明三年凡  
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  
敢以職利備陳管役伏願順天符應時瑞二朝百辟又  
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赴

日受禪王乃許焉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即位於南郊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敢告於皇皇后帝夫肇自生靈樹以司牧所以闡極立則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於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煥諸方策載在典謨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道成匡救之功以弘濟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字字誕惟天人罔弗知會延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於茲解德匪嗣至於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欽定四庫全書南北史合注御事爰及黎獻暨乎百蠻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統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祇順鴻歷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禮畢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爵二級文武位二等蠲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殺人五斛逋租宿責勿收犯鄉論清議職污淫盜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收繫特加元遣遺忘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付宋帝為汝陰王築宮於丹陽

故縣行宋正朔軍旗服色一如晉宋故事上書不為表表衣不稱詔宋諸王皆降為公郡公主皆縣君縣公主為鄉君昭降宋南康郡公為縣公華容為公侯萍鄉侯為伯減戶有差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祀南齊書載詔曰宋世通侯宜隨運替但欽德懷義尚表墳閭况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陵曰永安妃曰昭欽定四庫全書南北史合注皇后陵曰泰安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原原赦諸負累流徙者皆聽還本土戊戌以荊州刺史歲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斷四方上慶禮已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五屯即封畧山湖乃停太官池藥稅庚子詔宋帝后潘王諸陵量置守衛南齊書曰有司奏帝陵各置長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妃嬪三人五月丙午以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為驃騎大將軍詔

氏第秩量所廢置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  
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一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歷  
為建元歷祖以正月卯獵以十二月未丁未詔曰設募  
取將懸賞購士益出權宜長道遠自今可斷斷來募丙  
辰詔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四方已未弒汝陰王  
追諡宋順帝辛酉害陰安公劉斐等

高僧傳曰釋寶誌曾假齊武帝順力使見高帝於地  
下帝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 武問高帝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罪予曰當以此二事

六月乙亥詔宋末以來枯骸毀擱宣下埋藏庚辰備法  
駕奉七廟主於太廟甲申立齊太子暕為皇太子斷諸  
州郡禮慶降死罪以下形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蒨  
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尋為武陵王暕為  
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錄為桂陽王鑑為廣興王皇長孫  
懋為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秋七月丁未曲  
赦交州部內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

王業所基給復十年八月癸巳省陳留國  
愚按晉武帝受魏禪封其主奭為陳留王傳襲累業  
至是乃除

丁巳立皇子鈞為衡陽王九月辛丑詔以二義義興三  
郎遣水減今年田租乙巳復置南蠻校尉官加午加司  
空褚淵尚書令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劭為汝陰王奉  
宋後已卯享太廟辛巳汝陰王太妃王氏薨追贈恭恭  
皇后已丑荊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南齊書載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淵為司徒尚書令  
右僕射王劼為右僕射辛丑祀南郊癸卯以魏軍攻淮  
泗遣眾軍北禦內外戒嚴  
江淹集載詔曰朕統歷馭政誌包函夏而逝馮夜幽  
久為遠虞宋末不造授策乘律北州外淪成風內毀  
鑿彼隆替慨嘆盈陳若冕流濟河剪彼凶狄成秩中  
岳望祀汾陰則聲教地矣猶以經淪惟始恩大甫洽

勞民擾衆為政所重今淮泗告警羽書馳聞醜鹵妖  
燼送死北垂無勞遠兵剽撲為易因茲大號蕩其巢  
藪可遣某官組甲十萬鉄騎千羣斜趨穎落衝其要  
津某官某虎旅八萬舳艫數千沿淮長驅後威青汴  
某官某舟師五萬直出淮沔某官某控江右之銳絡  
繹繼進某官某率羽林勁勇為水陸形援某官某並  
率義勇之衆牙制奇角之機戎車戒途事宜總一使  
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長沙王晃出次江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五

節度諸軍驍勇競奮火烈風掃定中原肅清河洛便  
可內外纂嚴以時備辦

二月丁卯魏軍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辛卯  
詔西境獻捷解嚴癸巳遣大使巡尉淮沔徐豫邊人尤  
貧遺難者三月以百濟國王年都為鎮東大將軍己亥  
車駕幸樂遊苑宴會王公以下賦詩夏四月丙寅進高  
麗王樂浪公高建瓌驃騎大將軍五月立六門都牆  
齊書載七月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 又載庚寅索

鹵攻胸山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等破走之 齊書

魏鹵傳曰鹵十萬人圍胸山戎主玄元度嬰城固守  
紹之遣子與領兵助之城內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  
頭亭隔海運薪米供給城內鹵斷海道綠岸攻城會  
潮水大至鹵渰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遂遣軍主  
崔靈建等萬餘人從淮入海船艦至夜各舉兩火鹵  
衆望見謂南軍大至一時奔退初元度自云手上有  
封志宋世以示武帝時武帝在宮中中書與元度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五

努力成臂上之相也鹵退上議加封爵元度又歸功  
紹之紹之又讓故並見寢

秋九月甲午朔日有蝕之冬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  
為司徒乙巳車駕幸中堂聽訟壬子以驃騎豫章王綏  
為司空是歲百濟柔然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為讜言丙子立皇子  
鋒為江夏王三月癸丑罷南蠻校尉官夏四月辛亥始  
制東宮臣僚用下官禮敬聞喜公子良等六月壬子大

赦秋七月己未朔日有蝕之九月丁未柔然國王遣使約俱攻魏獻師子皮袴褶烏程令吳郡顧昌立生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立晏樂戲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丙戌置會稽山陰縣獄丞冬十月戊子以河南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十二月丁亥命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郡觀省風俗是歲高麗遣使朝貢

四年春

南齊書卷四

天

南齊書載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啟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膺歷受圖志闡經訓以戎車時警文教思宣樂泮宮永言多慨令闕燧無虞時和歲稔便可式遵前準修建教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

又癸亥載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爭先殞氣寇場命盡王事戰亡蠲復雖有恒典主者遵用每傷簡薄

建元以來戰志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

二月乙未帝不豫庚戌詔原都下囚繫有差免元年以前逋責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僉受顧托

南齊書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及此因藉時來

遂隆大業公等奉天子如事吾當令敦歲任賢崇儉

弘惠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壬戌帝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群臣上諡曰高皇帝廟

號太祖梓宮於東府前者升龍舟四月丙午葬於武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四

天

泰安於于龍舟率哭內外反吉帝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棟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雖經淪夸險不廢素業及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其長侈奢之源命擊碎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瓜用鐵回打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著與真閣將軍周覆給

事中褚思莊共恭累局不倦履乃抑帝手不許易行恭  
弘厚如此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撰次之又詔東觀學  
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始帝舊堂在武  
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文有  
龍出焉帝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  
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帝及還詭答曰不過出方  
伯耳密白帝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藉以  
左道厭之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震響山谷明帝寢疾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身後慮多翦功臣帝亦見疑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時  
鎮淮海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帝曰無所憂子孫當昌  
盛泰始三年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  
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與奉伯同室卧奉伯夢  
帝乘龍上天於下捉虎尾不得及覺奴夢因謂曰宛州  
當大丘生靈弟不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又參軍崔  
靈建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  
天子位矣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及

為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帝身有紫黃氣安寶謂王江  
範曰此人貴不可言所居武進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  
路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迹時訛言東城天子出  
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宋明帝懼殺休仁而常開門府  
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伐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  
代鎮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立其言驗矣有善術數者  
推之謂帝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之言其在此也

本史曰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  
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  
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  
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黃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  
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會稽剡縣有山名剡石父  
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  
人見龔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  
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

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  
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會稽南山李斯刻秦秦望  
之風也孝經鈎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將帝小字也  
河洛識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文曰  
蕭蕭草成道德盡備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  
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又識曰蕭為二士天下  
樂案二士主也郭文舉金雄記曰當復有作蕭入草  
易曰聖人作萬物觀當復有作言聖人作也王子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

三

歌曰欲知其姓草蕭蕭穀中最細依頭熟鱗身甲體  
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即道也熟猶成也又歌曰  
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猶剪也孔子河洛識  
曰竭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  
為災害故曰水災梁亦水也竭河梁則行路成矣路  
猶道也消除水災除宋水氏之災害也河圖識又曰  
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為紫庭神龍之岡梧  
相生鳳鳥戩翼朔旦鳴南斗吳分野草屋者居上蕭

字象也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昇明三  
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舍舍其  
日上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榮陽郡人尹千於嵩山  
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  
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蕭然入草庭天符掃平河  
洛清魏都文曰皇帝與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赤  
斧赤斧以獻 以上種種祥徵皆係牽合且云掃平  
河洛遷魏都高帝能否則其他無稽可知矣南齊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

三

云帝姓名體骨及期運歷數遠應圖識者數十百條  
羣下撰錄以聞皆抑不宣南史所紀贊已本宜刪去  
聊存之而改為注

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壁三十六枚神人云此宋卜  
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九六十  
年

宋書符瑞志曰初晉冀州沙門法也將亡語徒普嚴  
曰嵩高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將受命吾以三十二

壁與之三十二壁者將軍卜世之數也昔年同學法  
義法義後於嵩高廟石壇下果得玉壁三十二枚史  
臣云宋卜年之數也謂卜世者法稱諤其言宋受禪  
主禪齊計六十年云

然則帝之符應若是今之之云

世祖武皇帝諱瞿字宣遠高帝長子以宋元嘉二十七  
年六月己未生於建康縣青溪宮將彥之夕孝皇后昭  
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世祖為龍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五

南齊書祥瑞志曰世祖夜生無火婢吹灰而火自燃  
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空  
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所踐地曰用文王之  
田又於所往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  
文為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仕宋家為贛令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自立世祖不從命南康相沈肅  
之繫之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等等破郡迎出世祖  
南齊書曰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上與左右拒戰

生獲肅之斬首百餘

遂率部曲百餘人起兵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  
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為浮圖其側忽生一樹  
狀若花蓋青翠扶疎有殊詳郡木世祖將討戴凱之大饗  
士曰是日大熱世祖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有雲垂  
蔭正當常所會罷乃散

南齊書曰子勳遣凱之為南康相以軍主張宗之千  
餘人助之宗之困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五

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之走殺其令陶冲之上即  
拔郡城

及為廣興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世祖部五  
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元徽四年累遷晉熙  
王燮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王  
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世祖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  
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世祖以中流可待敵即據益口  
城為戰守備高帝之曰真我子也於益城掘塹得一



大錢文曰太平百歲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內遇伏泉湧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世祖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世祖節度昇明二年事平遷江州刺史封聞喜縣侯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諸軍三年

南齊書祥瑞志曰世祖遣人詣宮亭湖廂州泊渚有白魚雙躍入舟

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閣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三

給班劍二十人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為三十人以石頭為世子宮置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加東宮進為王太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行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詔曰

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一日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庚午以司豫章王嶷為太尉癸酉詔免通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蕩蕩百姓悅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三

冊府元龜載是年三月詔曰宋德將季風執凌遲烈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遠速公私彫弊自今蒞民之職一以小滿為限其有聲績克舉厚加甄義理務無庸隨時代黜

夏四月辛卯追尊穆妃為皇后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皇后配北郊

南齊書載是月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性恤二岸被水居民

六月甲申朔立河南王長懋為皇太子詔中壬申戌赦恩  
百日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進封聞喜朕子良為竟陵  
王臨汝王子卿為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為安陵王江陵  
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王皇子子真為建  
安王皇孫昭業為河南郡王戊戌以小水潦為患星緯垂  
序剋日訊都下囚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建康秣陵  
二縣貧民加賑賜必令周志吳興義興遭水縣免降租  
調以司徒褚淵為司空秋八月癸卯司空褚淵卒九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五

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為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乙未以中書令王  
延之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詔曰緣淮戍將久處  
邊勞三元行始宜露恩慶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後  
每歲如之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  
郡僚各進讜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又詔守宰祿俸益  
有恒準往以邊鹵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宇寧晏且加

優贖郡縣丞尉可還木秩壬戌立皇弟銳為南平王鑑  
為宜都王皇太子明為武昌王子罕為南海王望氣者  
云新林婁湖東府有有氣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  
苑以厭之二月庚寅以征南將軍楊昱為沙州刺史封  
陰平王三月丙辰詔以星緯失序陰陽愆度申辛亥赦  
恩五十日以期訖為始

南齊書曰京師囚繫悉原都邑謀寡及尤貧者詳加  
賑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五

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劫賊餘口長徒軟繫悉  
皆原赦

南齊書載夏四月壬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晉  
亮兩王榮卑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  
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殫心雖末  
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特優隆粲秉前年  
改葬瑩兆未修材擲可為經理今粗足周禮攸之及  
其諸子喪柩在西者可符荊州刺史返舊墓在所為

營葬事

夏五月丁酉殺車騎將軍張敬兒秋八月壬申魏人來聘冬十月丙寅使使驍騎將軍劉縉聘於魏十一月己卯雷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以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士寅以新除尚書右僕射柳世隆為左僕射以丹陽尹李安民為右僕射六月癸卯車駕幸中堂聽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四

五

南齊書載秋七月癸未詔曰禮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光遶回於南陽魏文殷勤於燕國清溪宮體天含暉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元集符命時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皇迹考星劍制揆日興功子來告畢規模昭備宜申豐落之禮以暢感慰之懷可赴日小會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陵為巴陵王八月丙午幸舊宮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申都下獄及三署見徒堂所降

宥戊申辛丑武湖講武甲子詔都下二縣墳墓毀廢隨宜掩埋遺骸未觀者並加故瘞疾困不能存者詳加露賚冬十二月庚申魏人來聘是歲扶南國遣使朝貢并獻頌車

三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三百里內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

齊書載詔春秋國語云生民有學校猶樹木未有枝葉課行育德成必由茲在昔開運方隆教思命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四

五

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仍離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過一體車軌同文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又詔守宰規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眾足屬浮惰所以即使列奏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嚴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二月辛丑車駕祀北郊

三月甲寅使輔國將軍劉縉聘於魏夏五月省總明觀秋七月

南齊書載辛丑詔曰陽所領及餘二百里內見囚同  
集師師自此以外委州郡決斷

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卒辛卯置平  
蠻校尉官於益州八月乙未幸中堂聽訟乙巳以行宕  
昌王梁彌頡為河梁二州刺史封魯西公宕昌王冬十  
一月丙辰魏人來聘十二月以江州刺史王奐為尚書  
右僕射改封武昌王子明為西陽王

南齊書載丁酉詔曰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  
親率由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於東

郊冕朱紘而蒞事仰薦宗禋俯勗卑將使國庾內  
充遺秉外收既富而教慈焉攸在是夜琅邪郡早百  
姓芟除枯苗至秋擢穎大熟

四年春正月車駕幸中堂策秀才閏正月癸巳立皇子  
子貞為邵陵王皇孫昭文為臨汝公丁未以武都王楊  
集始為北秦州刺史辛亥耕籍田詔宥殊死以下

南齊書載諸逋負在三年以前充窮弊者皆蠲除凡

欲務農糧種缺乏者並加給貸

甲寅幸開武堂勞酒小會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  
戊午幸宣武堂講武二月丙寅大風吳興偏甚樹葉皆  
赤色未立皇弟錄為晉熙王鉉為河東王壬午使通直  
郎裴昭明聘於魏

南齊書載三月辛亥國子講孝論車駕幸學賜祭酒  
以下絹有差又載夏四月丁亥臨沂縣麥不登刊為  
馬芻至夏更苗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注  
卷四

五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竟陵王子良為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  
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  
右僕射王奐為左僕射辛卯賜孤寡老疾各有差二月  
戊子幸華林園禋宴夏四月庚午殷祀太廟降諸囚  
徒六月辛酉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師遇水  
民

南齊書載秋七月戊申詔丹陽屬邑建元四年以來

至永明三年所通田租殊為不少京甸內宜加優貸其非中貸可悉原停又載八月乙亥詔今夏雨水吳興義興二郡田農多傷詳蠲租調

先是立商飈館於殊陵岡世呼為九日臺秋九月辛卯幸焉

南齊書載丙午詔曰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閭私之實民咨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炭實此之由開運以來餘弊尚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免三調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糶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默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

冬十月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三月甲申詔皇太子於東宮立園圍宣猷堂臨汎及三署徒隸已亥封皇子子饗為巴東王夏五月庚

辰左衛殿中將軍卽鄆超表諫射雉死又潁川荀丕以諫諍托他事及誅

愚按齊武兩殺諫臣宜乎祚之不長

六月辛未詔省州郡縣送故輸錢者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墜得錢三十七萬皆輸厚徑一寸半寸半以獻帝以為瑞班賜公卿

南齊書載八月乙卯詔吳興義興被水之鄉賜痼疾篤隆口二斛老疾二斛小口五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九月壬寅講武於琅琊城習水步軍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閏月以北兗北徐豫司青冀六州近邊民多懸罄原永明以前所通租調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鎮南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以豫州刺史西昌侯鸞為右僕射

南齊書載戊申詔雍州頻水戎役兼水旱為弊原四年前以前通租

辛亥祀南郊大赦申明不舉子之科若有產子者復其父

南齊書載詔曰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過此民所以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炳常禁比聞所在在猶或有之存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由俗淡宜節以嚴威敷以惠澤主者尋舊制詳量附定竭恤之宜務存優厚

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堯戊辰詔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諸大夫年秩隆重祿俸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趣橋敬老可增俸給見役

南齊書載二月丙子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

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竭

谷虛丘<sup>主</sup>夸<sup>主</sup>淵塞非但沫泗湮淪乃響嘗之<sup>主</sup>前王敬

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教興立實秉

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厲可改築宗祊務在典墳量

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川王子峻為廣漢王子琳為宣成王子珉為義安王夏

南齊書載四月戊寅詔曰婚禮下達人攸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興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始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履歷茲永久每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輸甚膳饘方大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耻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宣為節大頌之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庶並可擬則公朝方累供設合丞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五月乙巳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卒甲子

以新除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六月丁亥幸琅

邪秋九月壬寅魏人來聘冬

南齊書載十月乙丑詔曰三季澆浮舊章凌替吉凶

奢靡動遠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

以窮瑩玉之麗至班白不婚露棺累葉尚相誇炫罔

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  
依事糾奏

十一月戊申詔平南參軍顏幼明聘於魏

八年春正月庚子以領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丁巳以

行百薨夏四月戊辰朔詔公卿以下各月辛卯零陵王

司馬藥師薨夏四月戊辰朔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六

月己巳魏人來聘庚午長沙王晁薨丙申大雷雨有黃

光竟照天地狀如金乙酉都下大風發屋秋七月癸卯

欽定四庫全書

詔以陰陽舛和綿急愆度儲省嬰悉淹歷旬晷可大赦

癸亥詔司雍二州比年不稔雍州八年前司州七年前

逋租悉免八月丙寅詔京邑居民汎濫淫雨遣中書舍

人二縣官長賑恤壬辰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反遣丹

陽尹蕭順之討之子響被誅乙酉以河南王世子休留

代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冬十月詔吳興水滄

過渡所在開倉賑恤十一月戊寅詔量增尚書丞郎賜

祿已卯改封宣城王子琳為南康王立皇子子建為湘

九年春正月甲午省平蠻府辛丑祀南郊降都下見四

戊午詔射聲校尉裴照明聘於魏三月癸巳明堂災夏

五月丙申林邑國獻金篋丁未魏人來聘安成王暹薨

己未樂游正陽堂災秋八月己亥使司徒參軍蕭琛聘

於魏吳興義興大水乙卯蠲二郡租九月戊辰幸琅邪

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冬十月甲寅魏人來聘

十年春正月戊午以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以尚

書右僕射西昌侯鸞為左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曰詔諸青通衆負七年前悉原除高皆不

在例孤老六疾人赦五斛

詔增內外衆務衆官祿俸丙戌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

王儉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軍

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配饗太祖廟庭

南齊書禮志曰祠部郎中何讓之議功臣配饗屢行

宋世檢其遺事題例坐位具書贈官爵諡及名文不

彌主便是設板由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容有主宋時

板度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名板為得其  
衷

二月乙巳使司徒參軍蕭琛聘於魏冬十月乙丑辛亥  
武湖講武用牛祀太廟十一月戊午以京民傾罹霖雨  
遣中書舍人二縣官賑賜

十一年春正月戊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  
為司空乙亥皇太子長懋薨二月雍州刺史王奐有罪  
伏誅三月丙寅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晏為尚書右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夏四月癸未魏人來聘甲午立皇孫昭業為皇太孫何  
氏為太孫妃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戊辰以旱  
故都下二縣朱方姑熟權斷酒壬午詔霖雨既過遣中  
書舍人二縣官賑賜京邑民民秋七月丁巳

南齊書載詔曰頃風水為災二岸居民多罹其害加  
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舍人履行

沾恤

曲放南兗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

四郡三調眾通宿青並同原除其緣淮及青莫新附僑

人復除已訖更申五年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

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齋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

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

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炎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五國宿

客以火還鄉邑人揚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災即差

南齊書五行志曰京師有病嬰者以火災數日差人

人笑曰病偶自差耳此人便覺願開扉明日瘳復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是月帝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階而殿屋鳴叱帝惡之  
魏軍將至

愚按魏孝文欲遷都洛陽虛言南伐以費眾耳非實

也魏軍上宣加傳聞二字

帝慮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正奏聲伎戊寅大新詔曰

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也皇業艱

難萬機自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

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內外眾事無大小悉與驚參



懷尚書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  
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邁沈文季張瓌薛琠等  
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天孫勿有懈怠又詔曰我識  
滅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屣道應諸器服悉不得  
用寶物織成等唯裝複袂衣各一通常所服刀長短二  
口鉄鏢者隨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東隣殺牛不  
知西家禴祭我靈上慎勿以牲為祭祭惟設餅茶飲干  
飯酒脯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世人但知梁武帝廟祭去牲為不食血不知齊武帝  
先之

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陵墓萬世  
所宅常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葬我  
名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百官停六時入臨  
朔望祖日可依舊諸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  
昌曜靈三處是吾所改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  
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為奢儉之中慎勿懷去顯陽殿玉

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  
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為道及立塔寺  
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  
選序已有別詔諸小小賜乞及閣內處分亦有別牒內  
外禁衛勞舊主帥左右悉令蕭堪優量驅使之是日帝  
崩於延昌殿年五十四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  
九月丙寅葬景安陵帝剛毅有新政總大體以富國為  
先願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

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  
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增續敵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  
尤重加加禁絕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  
南齊書曰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

及蒼梧暴虐慶結朝野百姓慄慄命懸朝夕權道既行  
兼濟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方戮力實懷尺  
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

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體事實艱難御  
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受任不單舊明罰厚恩皆由已  
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  
民鮮勞役宮室園囿未足傷財安樂延年衆庶同幸亦  
有齊良主也

南齊書曰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羣昭位後  
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追恨戾國魏文侯克中山不  
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注  
卷四

後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  
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為勲德而望之本傳不  
言何後紀錄所書便乖實錄近秘書監顏師古博考經  
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云

南北史合注卷四

南北史合注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

明 李清 撰

齊本紀下第五

南史五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  
母宣德王后高帝為相命鎮東府時年五歲戲牀前高  
帝方令左右拔白鬚問之曰兒言我誰答曰太翁高帝  
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鬚者乎即擲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攝後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及武帝  
即位封南郡王時年十歲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  
東宮崇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王扶  
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  
禮絕群王十一年給皂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王為  
皇太孫居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孫即皇帝  
位大赦八月壬午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譽為  
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

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劍三十人蠲除三調及象逋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府及無用池田印冶減關市征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少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茲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然

南齊書載辛丑詔曰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宜從蕩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

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

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為世宗文皇帝冬十一月寅尊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立皇后何氏十一月庚戌魏人來聘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為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為臨海王皇弟昭業為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鎮軍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為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以領軍鄱陽王銍為尚書右僕射詔百

僚極陳得失又百人以領各舉所知辛亥祀南郊宥隆昌元年以來流人

南齊書載詔曰執事變志懸磨比室東機或情無褐終年非息非荒雖由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民舛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可嚴下州郡相訟聞時廣開地利又詢訪徵市博聽諛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

戊午拜景安陵甲戌使司徒參軍劉敬聘于魏二月辛卯祀明堂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尋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驃騎將軍廋陵王子卿為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銍為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丁卯以鎮東大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

南齊書載皇太后令曰嗣主特鍾沴氣爰表弱齡險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3... 反... 句

成著于綠車愚固彰于宗正狗馬是好酒色方酒所  
務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愛曲深每加容掩冀  
其年志稍改卒守神器自入纂鴻業長惡滋甚居喪  
無一日之哀哀經經為歡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墜  
發號施令莫知所從閣豎徐龍駒專恣樞密奉叔珍  
之互執權柄自以為任得其人表裏緝穆邁蕭曹而  
愈信布倚泰山而生平原於是恣情肆意罔顧天顯  
二帝姬嬪並充寵御兩宮遺服皆納玩府內外混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男女無別丹屏之北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開桑中  
之肆又微服潛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虛位交戟而  
守空宮積旬矣宰輔忠賢盡誠奉主誅劔郡小冀能  
俊草曾無克己更深怨憾公卿股肱以異己真戮文  
武昭穆以德譽見猜放肆醜言將行屠膾社稷危殆  
有過綴旒便可詳依舊典以禮廢黜中軍將軍新安  
王白文體膺哲天秀宜入嗣鴻業永寧四海未亡人屬此  
人屬此多難投筆增慨

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教皇孫手書不得  
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為竟陵王子良  
所攝養常在表妃間王移住西州帝亦隨住性甚辯慧  
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惡  
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擇  
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  
王移西第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閣與諸不逞小  
至諸營署中淫晏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日便施行又別作  
齋鈎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扁齋封題如故人無知  
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  
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直罪  
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  
中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武帝以既陽縣寒人給  
事中綦母珍之代仁祖刻縣寒人馬澄代天翼文惠太  
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

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  
師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位太子自疾及堯  
帝侍疾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才還私室  
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旨葬畢立為皇太孫問訊太妃截  
壁為閤於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武帝  
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與抱持寵愛  
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堯  
謂由楊氏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求宮車  
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  
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統之侍武帝  
疾憂容慘感言發泪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  
自勝武帝謂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  
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  
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欲始  
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象樂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

好狗馬即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賜閹  
人徐龍駒又于其處為馬埒馳騎墜馬面頰並傷稱疾  
不出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及武帝梓宮下  
渚帝于端門內奉解輜輶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內才  
入閣即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  
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匆匆耶坦  
之曰此政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山陵後便于閣內乘  
內人車往皇后所生母宋氏問訊因微服走游市里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多往文帝景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褻擲塗賭跳  
放鷹走狗雜諸狡獪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  
侯鸞鸞諫多不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數十百萬每見  
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  
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即位  
未暮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取諸寶器相擊  
剖以破碎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其在內常裸袒  
着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禪雜乘袒服好鬥雞密買

雖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官人寸斷用之徐龍駒  
為後宮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  
通改姓徐氏龍駒勸常留宮內聲言度霍氏為尼以餘  
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  
別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  
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鷹屢諫不納既而尼媪外入頗  
傳異語乃疑鷹有異志中書令何肩以皇后從叔見親  
使直殿省常随后呼肩為三父與肩謀誅鷹令肩受事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南北史合注

九

肩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人謀出鷹于西州中刺用事  
不復關詔鷹慮變先使蕭謙坦之等入省誅曹道剛朱  
隆之等率兵自尚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  
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  
嗣進時帝在壽昌殿與霍氏裸身相對聞外有變使閉  
內殿諸房間令閣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鐘樓下須臾蕭謙領兵先入宮帝  
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頭與接出延

德殿謀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謀曰所取自  
有人卿等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  
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昇尸出徐龍駒宅殯以王禮  
霍氏及廣昌君宋並賜死餘黨並皆伏誅先是文惠太  
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  
語為顛童也武帝又于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廢  
也果以輕狎至于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  
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移點於外易名為太子處士何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

南北史合注

九

點曰太子者天地所懸三才所係今化為犬不得立矣  
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  
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  
之此服妖也帽起蕭謙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文穆文  
昭皆當滅而謙亦有誅死之効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永明  
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廢西  
昌侯鷹奉篡帝統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即皇帝位

南齊書五行志曰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大赦改元帝賜武位二等

冊府元龜載詔曰天步多阻運鍾石剝嗣君昏忍暴戾滋多侮棄天經悖滅人紀朝野重足遠通側視民怨弗侗宗祧如綴賴忠謀肅舉宵漢廓清俾三后之業絕而復續七百之慶危而更安猥以冲人入纂乾緒思與黎元其綏哉福可大赦云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

卷五

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為騎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都督揚州刺史加班劍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以尚書左僕射王宴為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為左僕射以領軍將軍沈文季為右僕射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以驃騎大將軍都陽王銡為司徒命宣城公鸞甲仗百人入殿陳顯達王晏徐孝嗣蕭詵各五十人入殿八月壬辰魏人來聘甲午以前司空王敬則為太尉辛丑復置南蠻校尉官甲辰詔使

者觀省風俗九月癸未宣城公鸞害新除司徒都陽王銡中書大將軍隨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害南充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討鸞鸞遣中護軍王玄邁攻害之乙酉又害湘州刺史平王銳鄧州刺史晉熙王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銍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為司徒以撫軍將軍桂陽王錄為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丁酉加宣城公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

卷二

禮進爵為王戊戌鸞又害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錄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是時鸞轉政帝起居皆諂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荅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

南齊書載令曰嗣主幼冲庶政多昧且早膺厄疾弗克負荷所以宗正內戚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自非樹以長君鎮以淵器未允天人之望寧息奸

究之謀太傅宣城王肩體宣王鍾慈太祖符表夙著  
謳頌有在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祏帝可降封海陵王  
吾當歸老別館言念家國感慶載懷

使宣城王入纂王統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  
彊故事給負責旄頭畫輪車設鐘簾宮懸十一月稱王  
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試之給溫明秘器故以袞冕之  
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輜輶車九旒大輅黃屋左轟  
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彊故事諡曰恭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曰時年十五

先是武帝立禪林寺于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  
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帝晏駕而鼎業傾移也永明  
世市里小兒以鉄相擊于地謂之鬥鑿鑿之為言族也  
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脂為朱衣朝士皆服  
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  
紗為帽半其裙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擾  
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為多遽

南齊書五行志曰勸進之事倚立可待  
倚勸擾攘之言于是驗矣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柘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  
度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宋泰裕元年為安吉令有康  
能名昇明中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號輔國將軍  
高帝踐阼封西昌侯位鄂州刺史永明元年為侍中領  
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輿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  
素士公事況擾取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巖以白  
欽定四庫全書

武帝帝笑馬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十年  
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書  
令尋轉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為  
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加中書監開府儀  
同三司海寧王立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加都督增班劍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鎮東府城給兵  
五千人錢二百萬帛千匹九江作難假黃鉞事掌表送  
之尋加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太領大將軍揚州牧



增班劍為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王入篡高帝為第三子羣臣三請乃受命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

南齊書載詔曰皇齊受終建極文武重輝而王度中寒天階荐阻嗣命多違藩釁孔棘宏圖景厯將墜諸淵宣德皇后遠鑒崇替憲章舊典時咨台揆允定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五

策用集寶命于予一人猥以虛薄繼承大業永懷先構若履春冰寅憂夕惕罔識攸濟思與萬國播此惟新

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以司空陳顯達為太尉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王嚴加禁斷十一月壬申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御內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單衣袷危坐以至事

畢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江氏為懿后別立寢廟號陵曰修安封桂陽王鐸等諸皇子皆為列侯諸王侯得罪者許諸子皆復屬藉文詔遣大使觀省四方癸酉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甲戌進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爵邑各有差省新林苑先是民地者悉以還主廢南臺校尉官己卯追崇妃劉氏為敬皇后號陵曰興安庚辰立皇子保義為晉安王寶玄為江夏王寶源為廬陵王寶黃為建安王寶融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五

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甲申斷官長貢獻及私餉遺以安陸昭王緬第二子室暉襲封安樂王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子寶卷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己丑詔東宮肇建遠近慶禮可悉斷之永明中御史沈深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庚子詔自今婚神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叙之科十二月庚戌宣德右僕射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瑒之子坐不贖給兒子

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射付之卿論

魏書烏夷蕭鸞傳曰論者謂薄義之由實從鸞始

是歲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降都下繫囚殊死以下詔王公以下

各舉所知內外羣僚各進忠言無諱魏攻豫司徐梁四

州壬申遣鎮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

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拒魏已卯詔都下二縣

有毀發墳壙隨宜修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六

南齊書載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姪載蠶實生本教軒

軒經前代代盛範後王茂則朕肅康康廡思引風訓守

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

揆景肆力必窮地利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

衆其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

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尉

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道諸軍事丁酉內外恭嚴三

月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東軍攻敗魏軍詔雍州豫司南

乘徐五州遭遇兵戎之家停免今年稅調丙寅停青州

麥租魏軍自壽春退甲申解嚴夏四月己亥親錄三百

里內獄訟自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遺遺有差魏軍

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

作長帥賜位一等六月壬戌領軍蕭諮伏誅又害西陽

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秋九月己丑改封南

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為西陵王廣漢王子

峻為衡陽王臨海王為昭秀為已陵王永嘉王昭禁為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七

陽王冬十月癸卯詔罷東田毀光興樓并詔水衡量省

乘御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以下班賜各有

差斷四方上禮十二月丁酉詔晉帝諸陵悉皆修理并

增守衛

南齊書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况乃身經南面

負宸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瑩瓏橫穢封樹

不修豈特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

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伊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夸

替堤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  
修理并增守衛

吳晉陵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以陰平王楊果子崇祖為沙州刺史

封陰平王二月己巳詔申明守六六周之制事竟不行

乙酉詔以去歲魏攻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病死

者並送還本土十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合銀飾者別

別徐之夏四月魏軍攻司州櫟城戍主魏僧暕擊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冬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為

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

南齊書載詔曰嘉肴停俎定方旨于必甘良玉在攻

表圭璋于既往就因時屯權省學校詔誦寂寥修移

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食今華夏久安宜修東序使

可式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業光被後昆

庚辰詔人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

婚者蠲夫役一年壬辰尚書令王晏伏誅二月以尚書

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今秋八月甲午追尊景王皇所生

王氏為恭太后魏軍攻沔北冬十月又逼司雍二州甲

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禦之十一月丙

辰以氏楊靈珍為北秦刺史封仇池公武都王十二月

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眾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癸未朔大赦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即本

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為魏所攻相繼亡敗新野

太守劉思忌城被剋死之己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

欽定四庫全書

雍州

南齊書陳顯達傳載詔曰天未悔禍左社亂華巢穴

神州遂移年載朕嗣膺景業多難甫夷用戢遠圖權

緩北畧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

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

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豈終朝侍中太

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

丁未害河東王鈺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衛陽王子

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  
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傑二月癸丑遣左惠將軍蕭惠  
休假節授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敗魏軍于淮北  
三月甲午蜀雍州刺史軍之縣租布戌申詔增仲尼祭  
秋

南齊書載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弘厥雅道師範百王  
軌儀千載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缺時祭舊品秩比  
諸侯頃年以來俎豆寥寥牲奠莫舉非所以克昭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烈可式遵舊典詳復祭秩

高帝以患疾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甲寅大赦  
改元文武賜二<sup>位</sup>二等己未立武陵昭王子于垣<sup>坦</sup>為衛陽  
王丁丑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內犯五月壬午  
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建業  
曲赦浙東吳晉陵等七郡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  
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  
故沈文季可尚書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祐可右僕

射江祀<sup>祀</sup>可侍中劉暄可衛尉卿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  
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暄光坦之江祐其大事與沈  
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腹之任可委劉悅蕭惠休崔慧  
景羣臣上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葬興安陵帝明審有  
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  
用四幅織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  
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sup>所</sup>拆賣之永明中興輦舟乘悉剔  
金銀運主木庫以牙角代之常用阜英訖授餘瀝與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大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  
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中  
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

談數曰明帝嘗食捉竹筍謂衛尉應昭光曰解我用  
竹筍意否答曰夏禹衣惡往誥流稱象筍恭諫先哲  
垂戒今廢情冲素還風返古太平之跡竹筍而已  
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  
簡于出入將南則詭言之北東東則詭言之西皆不以

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救臺省府署文部求白魚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官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無此水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帝崩事寢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明明帝第二子本名明賢明帝政改焉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

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庚申鎮北將軍晉安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

義進號征北將軍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己未詔刪

省律科癸亥詔蕭坦之江祐更直殿省總監宿衛辛未

詔劉暄江祐更直延明殿省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

庚寅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婚連色以真銀盃蓋

出近俗又牢燭侈績亦虧曩制今除金銀連鎖自餘新

器悉用埏陶牢燭華侈亦宜停之奏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年卯祀南郊丁酉

改封隨王寶融為南康王安陸王寶暉為湘東王竟陵

王昭胄為巴陵王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于馬圈夏四月丙午朔魏孝文帝崩己巳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丙戌殺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丁亥都下大水死者甚眾賜死者材器並加賑恤八月己巳蜀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為馬圈戰亡將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

舉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詔曲救都

下中外戒嚴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遙光戊午

遙光伏誅己巳以尚書令徐孝嗣為司空領軍蕭坦之

為尚書左僕射閏月丙子進江陵公寶覽爵為始安王

九月甲辰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虎戊午

殺領軍將軍劉暄壬戌以頻殺大臣大赦冬十月乙未

害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

文季庚子以吳興太守蕭惠休為尚書右僕射辛丑以

侍中王亮為左僕射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  
達舉兵于尋陽乙丑加護軍將軍崔慧景平南將軍督  
眾軍往攻之十二月甲申陳顯達至都宮城嚴警己酉  
斬顯達傳其首餘黨悉平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己丑叔  
業病卒兄子植以壽春降魏三月乙卯命平西將軍崔  
慧景攻壽春夏四月丙午尚書右僕射蕭惠休卒丁未  
崔慧景舉兵于廣陵壬子命右衛將軍左興盛督都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水步眾軍禦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  
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眾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  
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建業臺城宮門內閉拒守豫州  
刺史蕭懿興兵入援己巳以懿為尚書右僕射癸酉慧  
景棄眾走斬之詔曲赦都下及南徐南兗二州乙亥以  
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為尚書令丙子以中領軍王瑩  
為尚書右僕射五月己酉殺江夏王寶玄壬子赦己丑  
曲赦都下及徐兗二州六月庚寅車駕于樂游苑內會

加三元都下縱婦女入觀秋七月甲申夏宮內火唯東  
閣內明帝舊殿數區及太極以南得存餘皆蕩盡內十  
月己亥害尚書令蕭懿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  
胄起兵荊州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是歲魏  
宣武帝景明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帝與宮人于閱武堂元  
會皇后正位閣人行儀帝戎服臨事丁酉以驃騎大將  
軍晉安王寶義為司徒以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長星見竟天辛亥祀  
南郊大赦詔百官陳諫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  
午詔遣羽林兵詣雍州中外禁  
內晝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三月嚴始納橫吹五部殿  
內晝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  
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禦六月蕭  
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赦江州安成二郡二郡秋  
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樵太  
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

宮門閉乃散走丙辰龍關于建康淮激水五里八月辛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甲辰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監南豫州事申胄軍二萬人于姑熟奔歸丙辰李居士與衍軍戰于新亭敗績冬十月甲戌王珍國又戰敗于朱雀航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尋亦降衍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搜率兵入殿害帝時年十九帝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東宮便好美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為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為成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侯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痛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秋啼來乎自江拓始安王遙光等誅後

無所忌憚日夜于後堂戲馬鼓譟為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索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閣監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紫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駕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己至申百僚陪皆僵仆仆菜色比起就會忽遽罷嘗着織皮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稍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阨穿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間蠶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為雨所濕織雜采珠為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為騎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鷹犬左右五百人

齊書無鷹犬二字

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畧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騎中惟帳及步障皆裕以綠紅錦金銀鏤駕牙瑇瑁

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謀騎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踣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健擔幢諸杖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象寶舍人主書反至左右主帥並皆侍側逞諸變態曾無愧顏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為善騎陳顯達卒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

唯置空宅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吏司奔驅呼斗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士

民宜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徧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舉而移之無人移者扶到道側吏司又如捶楚絕命者相繼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廢業燕蕪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與病棄屍不得殮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沉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亡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

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視男女又長扶卿王保病篤不聽停家還死路側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藏朱雀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喜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于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摩鹿亦不射耶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皆數處立宅



以為避園之舍每還宮常至三更士民然後得反凡禁  
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  
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園處號為長園及建康城  
見園亦名長園識者以為讖三年殿內火合夕便發時  
帝猶未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散  
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眾救火太極  
殿得全內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還慮有亂不  
敢便入參覘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注

卷五

等十餘殿及栢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畫  
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建章是營于是大  
起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等殿又別為潘  
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  
帳四面繡綺牕間畫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  
鑿金銀為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之玩飾椽桶之  
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為細笛性  
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桶便于地上畫之唯

須宏麗不加精密所畫但取絢曜而已塗壁皆以麝香  
錦慢珠簾窮極綺麗繁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逼速乃  
剔取諸寺佛剎殿藻并仙人奇獸以充足之武帝興光  
樓上施青漆世謂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  
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  
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徵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  
由是所在塘瀆悉皆墮廢又訂出雉雉頭鶴瑩白鶯綠  
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為姦科一輸十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注

卷五

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  
不得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後不息息百姓  
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大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  
繼吏司奔馳遇便鹵奪市屋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闕武  
堂為芳樂苑窮極奇麗當暑種夕朝種夕死死而復種  
率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牆屋以移置  
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繁華取玩俄頃刻取細草  
來植階庭烈日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

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聚之  
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用金如泥不足周用令富室  
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張欣泰嘗謂舍人  
裴長穆曰宮殿何事損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  
今不及秦一郡而損起數十阿房其危甚矣答曰非不  
悅予之道願言不用耳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  
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語啟並云降福始安之  
平遂加衛相國未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

十一

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媪迎送紛紜光尚輒托云  
神意范雲謂光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  
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  
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  
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不見乃縛蒞為明帝形北向斬  
之懸首苑門上

愚按鷹之負心斬懸未足蔽辜而况蒞頭但不宜出  
自狂子耳然亦惡業之報

自永元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揚南徐二州民丁三人  
取兩以此為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  
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  
之屬名又東境役苦民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檢  
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  
是役隍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  
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街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  
捨又橫調徵求皆出民間羣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

十一

崔慧景圍城正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為然裹糧食  
糗芻凡所須物為百日備帝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  
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  
書都生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充紙鎗使冠軍將軍王珍  
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為王  
侯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問將軍席蒙發憤突陣死蒙  
駭將也既斃東軍于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  
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

兗州刺史張毅入衛以殺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鐵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刃出東掖門稱將王出盪又受刀教等教著五音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宮于華光殿立軍量以金玉為釐伏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載去用此厭勝又于闕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于殿內騎馬從風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奇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九

卷之九

吹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望弩幾中之眾皆忿怒不為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焚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盡城中閭道西掖門內相聚為市販死牛馬肉蕭衍長圍既立整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首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為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為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乎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

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于常法珍姦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毅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樓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冷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南齊書載令曰寶卷稟質凶惡發于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立嫡為長輔以羣才內外維持冀免多難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親近元勳良輔覆族穢門旬月相係凡所任伏盡愚窮奸身柄朝權誅戮無辜納其財產睚眦之間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賤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晨出夜入無復已極驅斥民庶巷無居人老細奔惶真身無所東邁西屏北出南驅負疾與屍填街塞陌與築

繕造日夜不窮晨構夕致朝穿暮塞絡以隋珠方斯  
已陋飾以璧璫曾何足道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  
藝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業已先枯吝錫紛紜勩倦  
無已散費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  
恒恒流竄道路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禪販行號  
道泣屈此萬乘躬事角觝昂首翹肩逞能擅木觀者  
如堵曾無作容芳樂華林並立闐闐踞肆鼓刀手銓  
輕重干戈鼓謀昏曉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警至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居喪淫燕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釁北維  
晨鳴之愚於事已細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  
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能匹征東將軍投袂萬里  
先奉明聖乘勝席捲掃清京邑而羣小靡識嬰城自  
固綏戮稽誅修彌旬月宜速勅定寧我邦家可潛遣  
問介密宣此旨忠勇齊奮迺加蕩撰放斥凶衛送  
外第未亡人不幸驟此百姓感念存沒奈何奈何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建武元年封隨郡王

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將荊州刺史督九  
州軍事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兵其日  
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乙卯奉教恭嚴丙辰以雍州刺  
史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行表勸進十  
二月乙亥羣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  
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恭承  
皇祚光臨億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  
僚屬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處兒茹法珍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

不在例是日長星見竟天甲寅建牙於城南二月己巳  
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于荊州大赦改永元  
三年為中興文武賜位二等是夜彗星竟天以相國左  
長史蕭穎胄為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  
都督征討諸軍事以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  
為零陵侯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夏四月戊辰詔

凡東討諸軍及諸向義之衆普復除五年車駕幸竹林  
寺禪房宴羣臣秋七月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  
已未郟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  
九月壬寅詔假黃鉞蕭衍若定京邑得便宜從事冬十  
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十二月丙寅建  
康城平已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東大將軍蕭行為大  
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  
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

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乙  
酉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壬寅以大  
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徒長  
史王亮為守尚書令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  
備九錫禮二月壬戌蕭衍害湘東王寶暉丙戌進梁公  
蕭衍爵為王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寅奔魏蕭衍又害鄱  
陵王寶攸晉熙王寶貞庚戌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遜

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薨

愚按宋以昇明三年四月禪齊則武陵王贊即以是  
月薨梁以齊中興二年四月禪齊則寶源又以三月  
薨果天年否吾不信也

四月辛酉禪詔至太皇太后遜居外宮梁受命奉帝為巴  
陵王宮于姑熟戊辰梁主蕭衍弒巴陵王時年十五  
猶記明帝弒海陵王亦十五乎噫

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

愚按梁武初封明帝瘞子寶義為巴陵王嗣其祀未  
知繼封之屏與沈是寶義從否今不可考矣

初梁武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邑遷帝居之以問范雲  
雲佞首未對已用沈約言見約傳乃遣鄭伯禽進以生  
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  
摺馬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慈  
和帝至是驗又永明中望氣者云新林婁湖青溪並有  
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觀武帝屢游幸以應之又

起舊宮于青溪以弭其氣而明帝舊居東府城西延興末明帝龍飛至是梁武帝東軍城于新林而武帝舊宅亦在征鹵民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于是民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命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散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審欽定四庫全書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不復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未昌之名有二日象隆昌亦同

南齊書論曰素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昭寧董卓誅後改元永安漢一歲四號晉惠太安二年長沙王又敗改元永安魏類自鄴奔河間王顓復改元永興一歲三號隆昌延興建武亦

欽定四庫全書 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迹雖千載必同

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穢夷流涕行非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支根肩非授屬在凶惡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非範備而之禪術士誠之東昏以卷矣藏以非終之其兆微蓋亦天所命矣

南北史合注卷六

梁本紀 第六

南史六

梁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

顏氏家訓曰梁子孫皆呼練為絹至謂銷練物為銷絹物  
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萬騎奄至慧景引退高祖正  
之不從於是大敗高祖帥眾拒戰獨得全軍

姚思廉梁書曰高祖獨帥眾拒戰殺數千百人魏騎結陣稍  
却至夕將下船慧景軍死傷甚盡 愚按梁武與慧景共事

何昇時負迴分皆史臣節詞  
高祖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  
梁書載高祖言曰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况今有六嫌  
若成方相誅滅

既走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  
梁書載高祖言曰今昏主惡稔天命短之相與共與義奉公  
侯將相其在茲日我不食言

於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闕縣門發折其車轅  
殺車而走中兵奔陳秀拔戰逐之斬於門外傳首高祖  
愚按南齊蕭穎胄傳又云斬山陽者席蘭文同一南史在齊  
席席在梁為陳安所取信

遂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  
旬必生悔吝

梁書有曰况所藉義兵一時銳事相接猶恐疑忌  
遂移檄建鄴南陽威武

梁書載檄曰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故昌邑恃德孝宣幸典  
海內亂政簡文升歷

海內並未亂政理驗前經事昭往來獨

夫擾亂天常毀弄君德挺虐剪之平植險若升之日自大  
行吉漸梓宮在殞觀無衣色權娛遊宴奇服異衣史強誇麗  
至於選米妃嬪妙殊無別格侍中櫛姑姪其辨掖庭有婢販  
之名姬晏波干受之服斬斬其間以為歡笑聘肆淫放驅屏  
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與尸克道母不及祀子  
不遑哭畫伏宵遊而無休息淫醜驚肆酣歌壙邱梅蟲光如  
法珍賦獲斷小高刑威柯誅剪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滑陽  
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  
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縉紳冠冕人望攸歸並受遺託  
同參頌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而一朝齟齬孩稚靡遺人神  
然結行路嗟憤亡兄蕭會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屢剪蠶蛇  
清我王度在慧景奇鋒迅駭兵家親校名送款此屋文馳  
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克殲大惡以固皇基教賞未聞禍酷

適及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殫路比之猶善盡為縣  
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 祖君彥清揚  
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莫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據委付  
既忍難盡孟本於此 莫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據委付  
之重下推在臣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南康王體自  
高宗行驗當璧謳歌收奉萬有樂推帝德雖彰元惡猶梗仰  
稟宸規率先啟路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遠驚  
莫所統率統統勇百萬擬金泝池鳴鞞聒天霜鋒耀日木  
旌絳高方舟千里絡繹係進蕭右軍擁荆南之眾督四方之  
師於危行指威後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鄴警備前大山而  
塵埃壞決懸河而注燥暄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  
姦兇法珍而已諸君羽儀仗首奸黨膏肉變立功轉禍為福  
若執迷不悟則茲固哉所謂大烈高原玉石同沉地求多福  
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及至克陵命長史王茂典太守曹景宗為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

梁書曰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與刺史張冲戰不利諸將議併軍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房僧寄以重兵守漢口為郢將角若志眾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今欲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河漢郢城竟陵開東方舟而下江陵湘中兵連檣繼至糧足士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事取之耳諸將皆善之

甲寅東台遣寧朔將軍吳子陽光于於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梁書載六月西臺遣衛尉席蘭文芳軍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而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高祖謂蘭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

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糧道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超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懼然悟機一郡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使應鎮守守而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殺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上崩天下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捲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賢懸河注火真有不滅豈有北面請救以身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自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無不捷侍鎮軍靜鎮之耳

東台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

十餘萬聞人王依于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持角奔之梁書曰將士皆死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眾一時上崩

梁書曰投准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帝命呂僧珍張彌勒兵封府庫及周籍帝乃入以嬰妻潘妃珠之據後張弘承傳則潘妃以賜軍士自縊非珠也而或入鎮殿內是日鳳凰集建鄴又下令凡守制謬賊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

冊府元龜載今日廢主棄帝自絕宗廟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綬繡土木最樂大馬徵發同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壑曾莫收卹朽肉枯骸馬為厭食加以天災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靡遺悲甚黍離痛兼參秀斯民何辜罹此塗炭猥以寡薄屬當大龍恩闈皇猷無之史始

又下令咸損浮費自非奉祭或修級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一皆禁絕

梁書載今日永元夫德書與未紀璇室外構傾宮內積上慢下暴淫肆競馳並甲第康衢斷台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綰繡是襲日入之夜夜分未反味與之朝期之清旦且淫費之後繼以典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介荷大寵務在澄清仰遵皇朝大帑之旨俯勵微躬鹿裘之義菲衣薄食請自孤始實望多士得其此心

公是言鞠旅軍命徂征拯我邊危重復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梁書曰鄧城之役胡馬平至元帥潛奔不相告報景甲將師鉅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彫騎全眾方軌棄路徐時公受命英勇因機駢銳氣冠阪泉勢踰涇水此又公之功也



梁書曰：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北峻，未足云擬，雖水不流，曷其能及？

極其將魚，驅其狸髮。

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史豈可以弘其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

梁書載高祖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曾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惟抱，或將之餘論，故符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實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于進用，或有晦善藏身，自埋衡華，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偽，贊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選格，依舊立簿，使冠履無失，名實不違，庶人識履法，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史若八元立年，居卑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英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

於戲！王允執其中，武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禮上帝而臨德，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

愚按：邱遲本傳以上諸文皆連筆。

諸沈徒家並聽還本土。  
梁書曰：追尊皇考曰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諡妃郁氏為宣德皇后，追封兄懿為長沙王，諡宣武弟身永陽王暢，衡陽王融，桂陽王俱，賜諡。  
若表者不能自存者，官給束食。  
梁書載詔曰：宋世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撫絃

命管良家不設蠲，織室綉房，出厄猶見役弊，國場和莫此為甚云云。

己巳，巴陵王組于姑孰，追諡齊和帝，終禮一如故事，詔分遣內侍，周有四方，觀政聽謠，訪賢奉帶。

梁武帝集載全詔曰：朕以寡薄，當符命之重，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敵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懸照遠，知不周物，與言夕惕，無忘寤寐，可分遣內侍云云。

壬寅，詔以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令端右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按本史於此下方載追尊皇考皇妣等，恐不宜在諸王後，合改從梁書。

文州獻龍歌鸚鵡，詔不納。  
冊府元龜載：九月丁亥，詔曰：竊枚必任，姬文垂則，雖免有刑，齊宣致數，藝澤山林，航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寶，頃世相

承並加封錮，可悉開常禁。  
是歲，林邑于地，利國遣使朝貢。  
黃洪憲紀政綱曰：是年天竺梵學入中國，中國幼字自此始。

二年春正月，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  
梁書載：甲寅，詔曰：朕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可申教諸州，月一臨訊。

二月，頃箱殺革，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橋味如闍耶跋摩為安南將軍。

高僧傳曰：天監二年四月，武帝與俗二萬人，發菩提心，於重雲殿閣上，至十一月下教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道，惟佛道是正，餘九十五種皆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內，若公卿能入

此普各可發善提心老子周公孔子雅如來弟子而化跡既  
邪止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公卿侯王百官宜捨邪入正  
云云。愚按梁武帝誇儒推佛此其立言猶諫者故錄以示戒  
六月丙子詔分遣使巡察州郡視民冤酷

梁書載詔曰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而士孤魂登樓請訴念此  
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郡其有深冤鉅害聽詣使  
者自列庶聽遠聞事均親覽  
八月魏克司州

隋書刑法志曰梁武帝教睦九族優借朝士百姓有罪則案  
以法一人亡逃奉家執作緣坐則老幼不免是月帝親謁南  
郊有稜稜老人遮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  
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次年乃詔  
捕捕之家及罪應賞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丙午省鳳凰街書使

梁武帝集載詔曰朕君臨南面道風益缺雖嘉祥時至猶當  
顧循寡德推而不居况于名實頓與自欺耳目頃一日元會  
太學奏鳳凰街書使乃令人受書升殿聽奏誠復半由前代  
然內有懷慙可罷之

戊申詔往代多命官人惟宮觀禮郊之禮非所以仰慶蒼昊自今  
停止

梁武帝集詔曰夫禮郊饗帝至敬儀在場誠書懸猶懼有違  
而往代多命官人縱禮茲禮悼宮廣設輻輳新權路非所以仰  
慶蒼昊獨車之間見識前世使可停止

夏四月丁巳以行名昌王梁彌博為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  
封名昌王

梁書載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梁書載八月庚子老人星見。愚按此後屢見皆不再記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  
括使郡有一人

梁書載前段詔曰朕兼明廣照屈于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  
方永言塊懷無忘旦夕  
詔建康縣置三官典廷尉三官分掌獄事疏建康為南獄廷尉為  
北獄

梁書載詔曰朕味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  
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慎  
未協圖圍尚權凡行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逆錄囚徒如有  
枉滯以時奏聞

六年春三月庚申頒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

冊府元龜載正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孝將恭嘉植

靡由朕先宅區宇雖耕耘雅業旁潤花文而成器未廣志本  
猶缺思欲式執讓齒自家刑國宜大取厚教博延胄子務使  
十倫弘此三德使向鈞遠被徽言載表

梁書載正月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己凶荒疾疫兵革水  
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祈禱絕請不善以朕身當之  
永使災害勿及萬姓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

秋八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

隋書五行志曰壽上御道七尺  
秋八月丁巳皇子暉生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九月壬辰置童子  
奉卑郵

梁書載丁亥詔公家諸屯戍見封填者可悉開常禁與民同  
利

丙子詔大奉北使丁丑魏縣鎮主白阜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

册府元龜載是年皇太子宗室王侯就學受業車駕親奠先師先聖勞以東帛

夏四月戊申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司空揚州刺史以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梁書載五月壬午詔士子能通經始末無倦者量加叙錄惟寒品後門勿有遺隔

夏六月以國子監祭酒張充為尚書右僕射

册府元龜載七月詔曰昔公卿而陳載在前史今僕陸奏前代明文所以聲彼庶績成茲羣務昔代凌替虛誕為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雘徒開訣期生之役三槐八座及有務之官宜入陳奏故庶藉周爰少擇

寡薄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通適之家及罪應贖者若年有老幼可停將送如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同府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太尉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

册府元龜載是月詔曰夫刑法律聖罪不收孳禮者明文彰彰前事近代相因嚴網彌峻昔年華髮同入罪罟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捕贖之家及罪應贖者年有老幼可停將送三月丁巳為早故曲赦楊徐二州庚申高麗國遣使朝貢

册府元龜載四月戊午詔曰去歲躬山大賊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戎罪弔民皇王威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可卜青州悉使藏殮

丙寅詔明下遠近若委骸不葬或除衣其故量給棺具收斂梁書載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摠積有加事其漢策朕向

隅載壞極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言愆沈結彌芳場測可明下遠近依詔從事庶夜哭之鬼斯慰寤霜之骨有歸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既

册府元龜載是年五月詔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其守宰或廉或貪亦分別奏上以行黜陟

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同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秋八月端端河南國各遣使朝貢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七月荆州市殺人首墮身不僵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年荆州大旱近亦詳冤虐氣之應

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册府元龜載詔曰神無常饗饗于克誠而隣禴祭實受其福

宗廟祭祀猶存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可量代

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册府元龜載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即之幽明義有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梁書載正月丁巳詔民有流移他境者可聞恩半歲悉聽還本土蠲課三年有不樂還者著之籍為民准舊課輸

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碍殿受佛戒赦罪人高僧傳曰天監末武帝教于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寺有講堂宋孝武所立樂極增映延表遐邇至是不容聽眾乃收停講五十日悉移憲戶四出屠雷猶為通達日有推折

滕錄者越州孫緒水

丙辰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寰方具  
茲千畝于是從籍田於東郊十五里

冊府元龜載從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北城大小列種梨柏使  
殿及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  
臺以觀公卿推成又有祈年殿云

二月丁巳詔自今可停賀瑞

梁書載詔曰近王公卿士拜表賀瑞雖體國之誠然朕政道  
多缺浮化未凝此乃更張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是歲百濟新羅國各遣使朝貢

紀政綱目曰西域僧達磨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  
傳忠可譯學中國譯學自使始

(一) 六

二月乙亥耕籍田孝弟力田賜爵一級豫耕之司勉日勞酒

隋書禮志曰梁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武帝以啓蟄而  
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乃改用二  
月

梁書載詔曰耕籍之義大矣哉古者哲王咸用此作春言八  
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禮畢馨香靡贊兼以  
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恩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開  
良時公私猷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種種有乏亦加貨恤  
每使優過

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為平北將軍北齊克二州刺史率眾  
侵魏

梁書載秋月辛未賜北侵義客一階是歲魏魏魏建陵建陵即  
牙檀丘曲陽東荒荆山狄城安城等城又剋平靜武陽峴山

庚申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未降

梁書載己巳詔曰廟謨已定王略方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  
侯淵藻可使觀戎以前啟行鎮北將軍豫章王綜董馭雄傑  
風馳以邁其餘眾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呼善得嚴辨朕當六  
軍雲動龍舟濟江

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是歲魏孝昌元年

梁書載是歲魏魏南鄉馬園彫陽新蔡龍元音城鄭城等  
冬十一月庚辰丁貴墳堯大故是歲河南高麗林邑滑國並遣使  
朝貢

梁書載魏魏壽陽改為南豫州又降魏新野郡  
會畢帝御金輪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高僧傳曰是月帝幸同泰寺遊位為奴地震百僚請復位凡  
(一) 六五

十五日十一月十一日駕還

二年夏四月癸丑幸同泰寺設平等會庚申大雨雹

隋書五行志載是年同泰寺災  
資治通鑑曰上聞寺災乃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羣下稱善  
乃詔曰道高魔滅行善障主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  
二層浮圖將成直侯景獻止

二月庚申詔求諫言及令文武在位奉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  
等法會

梁書詔曰朕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以心之言四聰罔  
飛耳之聽州縣判舉即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倘  
文弄法因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鐘徒設凡朕在朝各獻諫言  
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古史並  
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或為中違朕將親覽以行其過文武

在位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憾  
八月辛卯幸河東王寺設無碍法喜食大赦九月使兼散騎常侍  
張昇聘于東魏

梁書載北徐州境內滋生穉穉二千餘項  
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  
仗數月乃止

是歲東魏興和元年  
夏四月癸未詔齊東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

梁書載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但遷二寶  
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昔  
京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  
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八月戊午大赦辛未蓋盤園遣使朝貢

(一) 六

梁書載詔尚書中有故事自今於朝堂會議以聞不得如前  
倚立求決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

梁書載始平太守崔頌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梁書載詔有流移夫妻持者各還田宅蠲課五年  
冬十一月丙子詔停所任使役女丁

梁書載詔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凡厥管耗通通負在  
民間無問多少皆赦除之又詔頃者富家豪室多假没入公  
貴價賦稅以苦貧民自今無假典已假者不追

十二月壬寅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  
梁書載詔曰朕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中且非  
為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揚阜是故

憂憤買頭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供府帳或供虎  
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多遣將軍  
稱為過防奸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奴  
縱吏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為怨酷非止一事亦類  
禁絕猶自未已外司明加聽採隨事奉奏

冬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疏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是歲東魏武定元年

十年春正月李賁竊號於交趾平號天德

三國典畧曰賁建雙闕立二十四鎮郡縣  
壬寅於皇基寺設法會詔賜南陵老少位一階并加頒賚

梁書載詔曰朕遠桑梓五十餘載乃眷顧三靡日不思今因  
方款關海外有截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愴故鄉老少接踵  
遠至情執孜孜若呻於父宜有以慰其此心

(一) 空

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道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  
各資錢二千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三月梁武帝幸朱方至四野中及玄武  
湖魚皆驟首若望乘輿帝入宮乃沒

十一年春正月袁羊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殿拜謝上天累刻  
乃止

隋書五行志曰是年正月送邪僻二於建陵左以角者至陵  
所右獨角者埒引於車振耀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易車未至  
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車側人莫不聳奮在地三四尺車  
輪洶入土三寸識者以右為陰且象乃侯景將為變之應

三月己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  
三國典畧曰癸卯詔以今月八日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朕  
捨身及宮人并所至境上供養三寶

月中再設淨饌，每至辰拜，涕泗滂沱，長動左右。

佛戒曰：帝自膺運後，深念度隆早頌，雖富有四海，無由得伸。因極故思釋典，以八部般若為心，良田收采，眾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坐講讀，用此善因，崇律靈識。又頌代二皇捨身為僧，結使先罹煩穢，仰資冥福。又曰：帝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樓上七廟，室甚壯麗，設二皇坐俱備，諸禮冠裳，匱舉目興慕。新奇芬香，應時自薦。又曰：雖極工匠之巧，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旦晚侍食，惟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及孝思賦，以明孝道。資治通鑑曰：帝為文帝作皇基寺，追福命有司求良材，由河弘氏自湘州置巨財，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媚帝，誣弘氏為叔殺之，及其材為寺。顏氏家訓曰：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皆當泣涕，帝每為

改容頓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帝薄其為人，每多抑退。少而萬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

高祖逸事曰：高祖聰明，文思旁求，儒雅昭昭，採人文章之盛，煥手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善者賜以金帛。梁書曰：帝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十賦百詩，直疏便就，皆之贊彬彬，超邁今古。六藝備閑，暴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

資治通鑑曰：帝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為通每通，施三絃，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鐘絃用一百四十絃，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符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鐘笛長

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欽古鐘五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上有四鍾，謀以編鐘，編凡十六，凡十六，凡十六，始命設十二鍾，各有編鐘，編磬三十六之虛，而去銜鐘四，偶植建鼓。

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腍，惟豆羹醵飯而已。

資治通鑑曰：蜀獻蒟醬，嗜之，竟美曰：典內何異，極復禁之。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禱禱，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

梁武帝集載：教遣後宮詔曰：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慈窮四海，撫弦命管，良家不被，鑄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民，莫比為甚，凡後宮樂府，而解恭

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每決死罪，常有哀於涕泣，然後可奏。

三寶記曰：武帝流思獄事，多所寬恕，其應罪重憲者，焚香念佛，然後下教。

資治通鑑曰：時王侯子弟多驕不法，工平老又專精法戒，或謀事，事竟不注，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曰：晝殺人于市，或晝夜割奴，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也。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

張表頌六朝事，述曰：景以虛器進膳，自庚辰至丙戌，七日不食，資治通鑑曰：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恟于閣下。

資治通鑑曰：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表。

然先王文武選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  
獨任而帝留心坦豆忘情于成溺於釋教地於刑典

資治通鑑曰帝教眩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出法中之  
百姓有罪則棄之如法其緣生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  
質足民既窮苦奸先益深嘗因郊祀有林陵老人遮車罵言  
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  
下幸甚帝于是思有以寬之詔自今通諫之家及罪惡質作  
若年有素可停所送

通鑑考異曰所謂寬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是  
以知梁政之亂也

追二蹤二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唐朱敬則論曰梁武帝雖比末道而時亦云小康若尋其德  
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且兵荒義旗戰稱伐罪

勝非己利功豈己私成湯有泉德去道近也周武無愧谷其  
私厚也昔魏武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九州靜  
八猶翼戴弱主尊莫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偽孽安復王家然  
更懸兵四獄決勝五湖北靜燕虛西清秦窳宏勳不讓威德  
見推晉帝今日之事本心義士猶戎非之况梁取天下  
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  
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  
復命何也尋其錫文考其讓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  
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于斯欲令節義行于比屋  
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以海同其量未有飾智驚  
愚術才感眾收武力于羊侃示腰腹於賀深高略儒宗取異  
干章聞變置官品無求于典賞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  
贊父子注君制臣敬受安無厭進諫不遠辱華道長輕薄路

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怪為休咎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  
為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若言以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  
云負重領休何勞贖咎乎昔言息人自務何須納叛且于若  
云吞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仗我器豈  
異術哉由上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  
郡未有昔鄭齊心年虛合契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中已  
骨頓哭秦庭茅夷鴻鵠吳國戶口徒眾不覩死戰之人龍  
過雖多寧有報恩之士以准無波湖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  
可不慎歟或問曰梁武不以黃屋為尊紫宸為貴離欲絕愛  
遣色婦空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驚旅叛且女戎格鬪兵折  
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梁主之美誠如  
子言然其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克自縱之資盡丁  
口之租繞足縑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

尊造瓊室而天下上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况地比一郡國  
乃三分外有征伐之勤內有彫靡之弊加以金剝寶柱燭燬  
雲霞銀榜珠簾的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有以夫且夫  
惡於魏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  
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成永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  
及  
何元之梁典曰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奄時代  
桓戍燕秦而不振劉克玉洛而運亡至于宗齊疆場侵戲武  
帝購斯頽運有志吞并然亦納魏主一人格陽竟無所成將  
不補夫民既勞止况可小康昔句踐欲滅吳前為之政兵強  
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夫差再奉霸中國武帝進不擇將選  
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  
勢向幸人之北北亂人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

我人而國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萬縻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棄事非一夕其所以由來漸矣

(一)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

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  
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於顯陽殿五年封

晉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

徵入朝未至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王對奕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道我授以班劍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太子貴五月丙

申立王為皇太子

梁書載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

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

王今天步艱難黎民自艾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

豈得荷神寵之重其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

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

移遷東宮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生永福省見侯景神



色花若無懼容五年丙辰武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

梁書載詔曰諸州見在北人為奴婢者并及妻兒悉  
可原放 梁簡文帝集載詔曰朕以寡昧哀榮孔棘  
龜倪視陰企承鴻緒方當玄嘿在窮栖心事外即王  
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大赦云云

癸未追遵穆貴嬪為皇太子追諡妃王氏為簡王后六  
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晃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三

皇太子壬辰立當陽公大心為尋陽王石城公大欽為  
江夏王寧公公大臨為南海王臨城公大連為南郡王  
西豐公大春為安陸王新塗公大成為山陽王臨相公  
大封為宜都王高唐公大莊為新興王秋七月甲寅廣  
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  
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唐午以司空南康  
王會理為兼尚書令是月九江大饑民相食者十四五  
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

藻卒丙午侯景矯詔儀同三司位比王公自今悉不加  
將軍以為定準冬十月丁未地震是月百濟國遣使朝  
貢見城寺荒蕪哭於闕下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丁巳天雨黃沙已  
未西魏克安陳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丙寅  
月晝見于東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兵于廣陵二  
月癸未侯景攻下廣陵皓見害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  
為左僕射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夏五月丙辰東魏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三

靜帝遜位于齊庶午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範亮自春  
迄夏大旱民相食都下尤甚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  
鴉仁自尚書省出奔江陵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  
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八月甲午湘東王緝  
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  
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  
景又逼帝辛酉州曲宴自如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  
軍事立皇太子鈞為西陽王大威為武寧王大球為建

安王大昕為義安王大擘為綏建王大圍為樂梁王士

寅侯景害可空南康王會理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

兵寇齊昌執衛陽王獻送都下害之相東王繹遣前寧

州刺史徐文盛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參軍張彪起義於

會稽若邪山破浙東諸路

是歲齊文宣帝天寶元年

二年春正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為魏所攻見殺

三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梁書載侯景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舻相接

庚戌魏文帝殂夏閏四月侯景圍巴陵

梁書載五月癸未相東王繹追胡僧祐陸法和等救

巴陵景遣任約來拒

六月

梁書載甲辰僧祐等擊擒任約

乙巳解圍宵遁王僧辯等督眾追景

梁書載六月辛酉鄱陽王故將王瑱起兵襲偽儀同

於慶慶敗走

秋七月景遷至建鄴八月

梁書載丙午晉熙人至僧振鄭寵起兵襲郡城偽晉

州刺史夏侯威儀同任延退走

戊午景遣偽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入尉發帝為晉

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

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

人矯帝詔以為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王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使呂季畧送詔逼帝書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

社稷之因越升非次遂至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眾皆

掩泣乃幽帝永福省使害南海王大臨于吳郡南郡王

大連於姑熟安陸于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于京口

冬十月壬寅侯景殺帝崩

朝野僉載曰簡文之生僧寶誌謂武帝曰此子與免

家同日生其年景生于雁門

時年四十九偽謚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

僧辯平景侯率百官奉梓宮升朝堂孝元帝追宗為簡  
文王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  
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武帝歎  
曰常以東阿為虛今信矣及長器宇寬宏未嘗見喜愠  
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鬚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  
頂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來側目  
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艷發

梁書曰九流百氏經目心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博綜羣書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  
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恤骨立所坐席露濕盡  
爛在襄陽拜表侵魏遣長吏柳津振遠將軍曹義宗等  
進軍克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鹽撫多所宏  
宥文素簿領纖毫必察宏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  
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  
自序云七歲有詩辭長而不倦然文傷輕靡時號宮體  
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

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經渭三百  
長樂譜一卷碁品五卷陸碁譜一十七卷杜經二卷沐  
浴經三卷馬碁譜一卷碁品五卷彈碁譜一卷新增白  
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初即位  
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強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  
之義恐則賊覺乃改大寶路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既  
義披尋文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遇害知不允  
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麗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醜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  
將符是乎帝曰倘幽冥有徵莫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  
漂陽公主有美色景惑之放於政事王偉每以為言景  
以告主主出惡言偉之懼見讒乃修廢帝帝而後問主  
苦勸行弒以絕衆心廢後王偉與彭儂王修纂進觴曰  
丞相以陛下幽憂既允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  
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手儂等復齋酒殺曲項琵琶  
與帝極飲帝知將見弒乃盡歡謂曰不圖為樂一至

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僦進土囊王修纂坐其上乃崩  
竟協于夢偉撤戶扉為柩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帝自幽  
紮後賊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  
紙乃書壁及板郭為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  
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  
况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又為文數百篇崩後王偉  
觀之惡其辭切使括去有隨偉入者誦其聯珠三首

三國典畧所載聯珠有麟出而悲豈惟孔子遂窮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慟寧止嗣宗尤為悽愴  
詩四篇絕句五篇文並悽愴云

少帝諱棟字元吉昭明太子嫡孫豫章王歡子也歡薨  
襲封侯景廢簡文帝奉以為主時王方與妃之張鋤葵  
而法駕奄至王驚不知所為泣而乘輦

天正元年即簡文帝大寶二年也八月壬戌王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丙寅追尊皇祖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皇  
祖妣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皇老務章安王曰安皇

帝尊皇妃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以劉  
神茂為司空冬十月壬寅侯景弑簡文帝十一月己卯  
加侯景九錫封漢王漢國置丞相以下官景尋篡位偽  
封帝為淮陰王孝元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等大敗侯  
景兵景遁孝元弑帝崩初帝之即位升武德殿故有迴  
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識者知其不終及為  
景所廢與二王弟橋樑皆鎖于密室景敗兄弟相扶出  
逢杜崩於道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免橫死矣帝曰倚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九

難知吾猶懼有尋為宣猛將軍朱買臣所害初王僧辯  
為督都將發詔孝元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  
儀注孝元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後臣  
為已任成濟之役請別舉人乃別敕買臣行忍哭會簡  
簡文已被害帝及二弟遇買臣呼登舟共飲未竟並沈  
於水

愚按侯景推少主棟與爾朱兆推廢主粲朱溫推昭  
宣帝同然粲支庶昭宣幼子而棟正嫡不黜粲與昭

宣獨黜棟耶若云景賊臣應黜其所樹則兆溫為賊臣與景又何殊故宋呂祖謙標目與明王諱大事記皆于棟立後時記元天正紹簡文大寶而孝元之承聖始繼於此所以特為棟立記以少帝題也雖然不獨兩賢王僧辯不又云乎嗣君祀福君呼而帝紀定矣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已母祖母在采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十一

次侍始窵戶幔有風迴裙帝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隊惟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世祖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袍之異武帝奇之賜采女姓阮進修容十三年封相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為征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失王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殿為請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

議者可斬投筆流淚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是時月王徵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拒命尋上甲侯詔自建對至宣二月十五日密詔授王位假黃錢大都督中外諸軍自司徒司承制於是立行臺于南郡置官司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攻江陵其將杜崩兄弟來降營通鮑泉攻湘州未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十二

遵用

梁書曰猶稱太清四年

正月使少子方畧質于魏魏不受質結為兄弟四月福湘州斬譽湘州平雍刺史岳陽王譽自稱梁王王稱藩於魏魏遣兵助我襄陽先是邵陵王論書至已言武帝凶問秘之以待川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崩問王哭于正寢六月江夏王大欵山陽王大威宜都王大

封自信安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為  
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大欵臨川王大  
成桂陽王大封汝南王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等奉牋  
進相相國摠百揆

梁書載牋曰殿下志存社稷功濟屯險枕干泣血投  
袂勤王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陽臺之下獨有冠蓋  
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趁麥雨穗出於南平  
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政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十一

開田生稻寧如雨粟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  
陳乎車服者哉恪等稽尋甲今博詢博史謹再拜上  
進位相國摠百揆杖金釜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  
稷扶危翼治豈不休哉

王不從

梁書載令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寤寐痛  
心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噎

二年

梁書曰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  
郢州執刺史方諸庚戌領軍王僧辯屯師巴陵五月癸  
未王遣將胡僧佑陸法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景  
將任約軍擒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帥眾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  
賊將軍宋子仙等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少主棟九月  
盤盤國獻馴象十月辛丑朔索雲如益臨江陵城是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十二

簡文帝遇弒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辯等奉表勸進

梁書載表曰衆軍薄伐達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  
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  
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軒  
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非奉暉明誰  
嗣下武勞不勞宗正有奉八百始可同期即可居尊  
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然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  
潛居麗藏社稷處斬莽輓車燒卓市廓清函夏正為

瑩陵開雪宮閣庶存鐘鼎

王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答表不許

梁書載答曰孤枕戈飲膽扣心泣血甫聞伯升之禍

彌切仲謀之悲景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

劉邦尚白艱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虜公卿士

其論孤志 愚按少帝棟何罪乃曰殷辛弑端見矣

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江

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並奉牋勸進王固讓十一月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亥僧辯又奉表勸進

梁書載表曰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姦

臣互起率戎伐額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劍足皆爾中

朝人士相顧啣悲涼州義徒東望頂涕慄慄黔首將

欲安歸社稷不隊緊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啟之

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陸

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日

下飛鱸巨艦竟水浮州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

踵忠勇相顧所待陛下昭告后土度奉上帝廣發明

詔師出以名便當盡寇司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

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修掃瑩陵奉迎宗廟豈得不

仰存國計俯從民情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

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腸心敢以死奮

又不從

梁書載答曰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則則蚩尤弗

翦同姓則有扈不賓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一戎既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

時臣寇尚存王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

令斷表

梁書載是月賊司徒東南道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

歸義留異奉表請降

承聖九年

梁書載正月下令曰時惟星鳥表年東子東秩春紀

宿龍歌歲取於東峻况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

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寧可畧此宜苗坐殄紅粒不  
植薦領空侯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  
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悉使遵承

二月王僧勣舉軍發自尋陽王馳檄四方購獲景以逆  
之者封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

梁書載檄曰賊臣侯景奴奴叛臣鳴鑼餘燼懸孤空  
城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敢與逆亂梗我王

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茅遠遁單于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五

續屢彰聚斂無度為虎傅翼遠相招遠我是以董率  
臯親躬擐甲冑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泥苟存  
徐袞渙汗既行定論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  
馬賊又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纏象魏坐召憲司卧  
制朝宰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老弱波流士女塗炭歲  
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殺粟騰路自  
相吞噬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  
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穿

盧植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言書其

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

號五內摧裂景阻飢既甚民且狼顧之侵佚我彭蠡

憑陵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邱我是以義勇

爭先忠貞盡力斬讖凶渠不可稱其侯景奔竄十竄

爭穴計窮力屈反裁後皇畢原鄭鄭並罹禍患凡將

邪茅皆伏斧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幕府據有上流

實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五

牟彼惟未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為臣  
為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摠一共推  
幕府實用主盟遠惟國艱不遑寧處長戟百萬天馬  
千羣風駭雷震之指速鄰夷山珍谷充原蔽野以此  
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蟻若毒獸窮則闕謂山益高  
則四郊多壘謂地益遠則三千弗遠如彼怒蛙譬諸  
鼉風豈費萬鈞無勞百鎰今遣大都督征東將軍王  
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縱金震地計其



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喉春長狄頸繫  
郵支質鐵所誅止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  
武世樹忠貞或羽儀鼎族倪首精監無由自効豈不  
下慚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  
乃眷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為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  
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有能率動義眾以應  
官軍保全城邑不為賊用並裂山河以紆青紫若執  
迷不反推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檄布遠近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

使知聞

三月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太  
社己丑僧辯等又表勸進曰眾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  
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  
分勤武族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郡持  
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  
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  
郎矧伊黔首誰不載躍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

持節分告園陵嗣後升遐龍輅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  
測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  
孝友理當感勸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覽以錫圭之功  
既歸有道當璧之有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杳然敬邈  
昔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人樂推踰岐山而事主  
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皇所應不獲已而然陛下忠  
為令德孝實動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猶欲  
拂袵衣而遊廣城登嶠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

庶何所歸仁况舊拜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官館雖  
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  
儀已立立豈得不清揚警而赴名都具玉鑿而旋正寢  
昔東周既遷鎬金遊其不復長安一亂郊洛永以為居  
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跡基百  
里劍長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奪三  
叛垣然大定御辯東歸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  
無所讓德王尚未從

梁書載王答曰今淮南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

嘗勒而平平燭玉光乃議之

辛卯執少主棟及其二弟橋穆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

除假黃釜太尉武陵王紀稱皇帝于蜀年號天正王遣

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瑩陵修復社廟丁

已下令解嚴

梁書載令曰今凶醜殲夷四海人安儀官威儀方陳

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

等復拜表上尊王王猶固讓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

州刺史王僧辯為司徒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

季畧少府卿周石珍舍人嚴宣於江陵市乃下令赦境

內

梁書載令曰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

石珍負背恩義今並烹諸鼎毀肆之市野衣冠舊貴

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

今特聞以王澤削以刑書

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勣即眾拒之

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

人賀平侯景

梁書載魏賀不知孰是

八月武陵王紀率眾東下遣獲軍將軍陸法和屯巴峽

拒之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薨十月乙未前梁州刺

史蕭循自魏至江陵以為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申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庚戌琳長史陸及其其將

潘烏累等舉兵攻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

勸進表三上乃許之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于江陵

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連祖宿責並許弘宥孝子順

孫悉皆贖爵長徒鎖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贖蕩

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倍立而已時有兩目俱有已卯

立王太子方短為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為晉

安王方畧為始安王追尊所生妣陸修容為文宣太后

尊母豈可在立子後此亦孝元亡國一節

改諡忠莊太子為武烈太子封武立子莊為永嘉王是月陸納遣將軍潘烏累等破荊州刺史丁道貴于錄口道貴走零陵十二月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死星隕吳郡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虎暴食人是歲魏廢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王褒為尚書僕射穀穀為吏部尚書己卯江夏宮南門齋杜飛

冊府元龜載二月唐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為治本是以稼穡為寶周頌嘉其樂音禾麥不成魯史書之方冊秦人有耕力之科漢世有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干戈不戢廣田之利無開于郡國載師之職有陋于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一厘曠務勞心日昃一夫廢業焉由無遺其力田之身在所竭免外即宣勒以

稱朕意

三月庚寅有兩龍見相州西江夏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六月乙卯王僧辯平湘州秋七月武陵王紀舉大潰殺之八月戊戌魏討迥平蜀

梁書載庚子詔曰頃戎旃既息闕柝無警去魯興歎有感宵分過沛隕涕實勞多寐宜從青蓋之典言歸泉水之鄉江陵尉輸方船連軸巴峽舟楫精甲百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先次建鄴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造正九旗揚旆主者評依舊典以時宣勒

九月齊遣郭建元及荷利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帥眾頓合泚冬十二月辛丑僧辯留鎮姑熟豫州刺史侯瑛據東關墨微吳興太守裴之橫師眾繼之戊戌以尚書僕射王褒為左僕射相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十二月宿豫土人東方光據城歸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宇文泰所廢而立齊王郭是為

恭帝元年三月壬辰庫見衣蛇長大許數十小蛇隨之  
舉元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長州苑復  
見大蛇盤曲于前羣小蛇隨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  
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  
蛇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居栖心者又有蛇從  
蛇從屋隊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  
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  
去遂之不見城壕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珠璣入雲去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隊死于陸道龍處為窟若數  
百斛圍舊大城上多有紫氣至時稍消歇甲辰以司徒  
王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戊申以獲將軍以郢州刺  
史陸和為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陳霸先為司空六月癸未黑氣如龍見殿內  
隋書五行志曰黑乃周所尚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  
梁之象

秋九月辛卯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宇文仁

怒來聘

梁紀畧曰先是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逼荆鎮湘東  
王懼其至遣使攜軍已與忠結盟并與質子與魏約  
為兄弟聘使相望

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怒有關魏相安定公宇文泰憾  
馬乙巳使柱國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  
王蕭登率眾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駕出行城柵大  
風披木丙子請講百寮戒服以聽詔徵王僧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梁元帝集載敕曰黑獺盟盟忽便舉芥國家猛將多  
在下流荆峽之中悉非頭勇宜率絕虎星夜就路倍  
道兼行解倒懸也

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兩城主

三國典畧曰梁主閱戎津陽門外立三城南為吳地  
北為鹵地城西北風甚急溥天昏暗旌旗乃靡乃移  
軍渡南城吳軍渡北城以順風也

帝親觀閱風順總集部分未定旗幟亂帝趨駕而回

無復次序風雨隨息眾竊驚怪乙酉已領軍胡僧祐為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為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為副

梁書載丙戌帝徧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助運水石諸要害所並增兵備 梁後畧曰上是長沙寺移天居寺是日北軍射書城內言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梁朝士庶尚未領解蟻聚窮城梁用怪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丁亥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內火焚居民數千家以為失在婦人斬首尸之是日帝猶賦詩無廢以胡僧祐為開府儀同三司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是夜有流星隊城中帝授箸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於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因裂白為書催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至矣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辛亥魏軍大破帝出杜杞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失

辛軍敗反者斬西門首卒納魏軍

隋書刑法志曰梁元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數千有司請釋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捧殺之事未行而城陷

帝見執

三國典畧曰魏大將于謹擒梁王令西至龍泉廟出河東武陵二王子孫于獄列于沙州鎖械嚴酷瘡痍腐爛引梁主使視之謂曰此皆骨肉忍瘧如此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為君梁主無以應 愚按二王子孫不知此時尚存否然不可無快論

如梁王蕭譽營使鐵騎擁帝入宮囚于烏幔下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請儉云埋金千斤城內欲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營相辱伏謂儉曰向聊相請欲言耳豈有天子自理金乎儉乃留帝于主衣庫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戎巴陵辛未魏人戕帝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退尊孝元皇帝廟號世祖帝聰悟

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御音響若鐘年六歲歲武帝常問所謂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

金樓子自序曰予六歲解為詩奉教為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照水光浮因而稍學為文也 顏氏家訓曰元帝常言年始十二便好學時患疥閉齋張葛幃避蠅猶坐率意讀書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厭倦

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慈愛

太平廣記曰阮修容有一珠先帝幼吞之疑左右所盜炙魚目厭之信宿間珠便由帝一目眇

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帝性不好聲色頗善高名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儒林參軍一人勸之與從

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饋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贊而書之時謂三絕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鑽及當時秀才為布衣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惟鑽許馬性好矯矯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已者必加毀害帝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妬其

才美遂改寵姬王氏兄弟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遠學使人鳩之如此者甚眾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始居文宣太后優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秘喪逾年乃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凶問方刻檀為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

三國典畧曰江陵陷軍士剖分其香

朝夕進蔬食動靜必起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真晝夜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猶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畧殷湊機務繁多軍羽檄文文章詔詰點膏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論者

以為得言

北夢瑣言曰元帝為湘東王時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玳瑁行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瞻麗者以玳瑁行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

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不可言初武帝敕賀革為帝府諮議使講三禮革將西上意甚不悅遇別御史中丞江革革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三十一

之曰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至湘東王脫帽授之後必當壁飾其行乎革領之及太清之禍遂膺歸運自侯景亂後州郡大半入魏從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領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都荆所有盡於是矣武陵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對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民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懷及御史大夫劉

懿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州已有百乃留尋歲星

在井榮感守心帝觀之慨然謂朝廷文武曰吾觀玄象

將恐有賊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逼

關人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有斬宗懷黃羅漢可謝天下

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人中及魏人楚柵

買臣謝答二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

日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寄以問僕射王

褒褒曰答仁侯景黨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三十一

餘萬卷盡火之答仁又請守收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

然之即授城內大都潛以帝鼓給之配以公之既又召

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去遂使皇太

子王褒出資請降有頃黃門郎裴正犯門而出帝乘白

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

資治通鑑曰魏軍士渡壑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

所乘駿代之以騎馬遣長壯胡人手挽其臂而行遲

于謹胡人牽帝使拜

魏師至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陷在幽逼求酒  
 飲之製詩四首其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  
 還蒿里終卦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  
 何言異蟻蟻一旦損鴉鵲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露當  
 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  
 知秋與春原陵五樹石空得動耕人梁王營遺尚書傳  
 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  
 禁進士蒙頡之舍使以布帛纏屍斂以蒲席以束白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三

以車一乘葬準陽門外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畧  
 等皆見害徐世譜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于齊將  
 軍裴叢叢弟機謝答士三人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  
 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俘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  
 萬口分為奴婢盡皆殺之帝于伎術無術無所不該嘗  
 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良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  
 心往視果如言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  
 景愛相術因信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禮之可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讓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  
 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頽年月不便終不修改庭草蕪  
 沒令鞭去之其慎獲如此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  
 元帝集載忠臣傳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忠為令德竊  
 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亦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  
 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又孝德傳序曰天  
 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三

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丹陽尹傳十卷注漢律一百十五卷周易講花十卷內  
 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函金樓子補闕  
 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經全德志荆  
 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錄名一卷篋經十二卷式贊  
 三卷文集五十卷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地  
 西升天士民聚觀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  
 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



而惡之逾年遭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州古老相承云  
州滿百當出天子桓玄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乃還鑿  
破一州以應百數隨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  
在藩自立自立依文帝篡統後遇元凶之禍此州還沒  
太清末枝江楊之閩浦後生一州羣公上疏稱慶明年  
帝即位承聖末其州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孝元字第九子太清  
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二年出為江州刺  
史三年十一月魏克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是

議以王為梁王太宰承制四年梁王嘗稱皇帝於江陵  
二月癸丑王自江州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  
為中書監錄尚書騎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  
空陳霸先班劔二十人以相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  
刺史蕭勃為司徒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  
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渠之戰  
敗死之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齊遣江州刺史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八  
元靈旁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寃陵寢  
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徒陳霸  
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  
武將軍陳舊於長城義興太守常載應之癸丑以太尉  
循為太保司徒淵明為太傅司徒蕭勃為太尉鎮南將  
軍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  
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討  
常載降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

瑱討之七月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  
甲辰入建鄴丙午即為位年號天成以王為皇太子司  
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淵明治而奉上

紹泰元年秋九月丙午即皇帝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  
元

梁書載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先帝梓宮楮越非  
所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送大恥未  
雪夙宵鯁情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營寡聞庶傾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八

元靈旁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寃陵寢  
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徒陳霸  
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  
武將軍陳舊於長城義興太守常載應之癸丑以太尉  
循為太保司徒淵明為太傅司徒蕭勃為太尉鎮南將  
軍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  
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討  
常載降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

徽舉兵據石頭及十一月唐辰齊州刺史史君子崇楚州刺史達摩率眾赴任約入石頭十二月庚戌任約徐嗣徽等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邀擊於江夏敗之約嗣徽等奔江西庚申翟子崇等降並放還

是歲後梁宣帝天定元年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贈謚簡文帝諸子封故永安侯確子後為邵陵王奉携王後發未震州刺史杜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三五

龕降詔賜死赦吳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岩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舊襲會稽討彪之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州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建鄴赦東揚州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亂遣大使巡省是月齊人來聘使侍中王廓報聘三月壬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戊戌齊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東霸先大敗之夏四月壬申侯安都輕兵襲

齊行臺司馬恭于歷陽大破之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淵明薨於寅齊軍人步入丹陽縣

梁書載丙午齊軍至秣陵故治癸卯進據兜塘車駕出頓趙建故籬門

內外築嚴六月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乙丑陳霸先大破齊軍戊午大赦

梁書載軍士身隕戰場即遣劔祭其無家屬即為瘞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三五

辛酉解嚴秋七月丙子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丁未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徒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改封義興郡公加中權將軍王冲開府儀同三司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尚書左僕射冬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宇文奉卒十一月起雲神神虎門十二月壬申進太尉蕭勃為太保甲午封前壽昌令劉劼為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沆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庚子魏

恭帝遜位于周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

梁書載詔曰孔氏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祝薦不修奉聖之門肩嗣穢滅敬神之寢篋篋寂寥永言聲烈實無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遵舊

又詔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者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為司空尚書右僕射王通為左僕射二月庚午遣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未周文育軍于巴山獲蕭勃偽師歐陽顛三月甲寅德州

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攻殺蕭勃于始興夏四月

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為賊所拘逼迫已卯鑄錢一當二十齊遣使通和壬辰改四柱錢以錢一當十丙申復用細錢五月己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求降秋八月如丞相陳霸先殊禮九月周冢宰宇文獲弒孝閔帝丞相陳霸先改授相國封陳國公冬十月戊辰進陳國公爵為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辛未帝遜位于陳陳主霸先奉帝為江陰王已遣劉師知弒王于外邸詳見師知傳時年十八諡敬皇帝

愚按陳弒敬帝封蕭季卿為江陰王乃武帝弟鄱陽王恢後已季卿罪廢不知嗣封之曷為誰後疑亦疏宗也至隋滅陳又除後梁始以梁武為之後見後梁記

未主附

未主諱莊孝元皇帝嫡孫武烈世子方等子也承聖元

年封永嘉王魏克江陵年甫七歲為民家所匿

資治通鑑曰尼法慕匿之

後王琳迎送建鄴故立立出質於齊太平二年敬帝遜位於陳琳乃求援于齊且請王主梁祀齊許之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王自溢城濟江

天啓元年春正月王即皇帝位于郢州大赦改元追諡

建安公淵明日閔皇帝拜王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

餘依齊命摠軍國事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四十一

二年春三月遣使入貢於齊丞相王琳遣將雷文策襲殺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冬十月丞相王琳奉主出屯濡須口十一月琳大敗陳明吳明徹引兵東下冬十月

後梁畧取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三月周兵襲郢州丞相王琳與陳兵戰於蕪湖

大敗走溢城尋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

仲威侍衛主及琳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主達於齊

境拜辭而還遂降陳仲威奉主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

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許以與復竟不果而齊亡王在鄴飲氣而殂

不稱不何不成君也附帝紀何從何之元作梁典欲

為莊立後嗣主紀旌王琳忠也或曰魏長廣王尋安

定王朗之不得比莊何也曰有故魏有君復君故削

而梁無君有君故推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遵其

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四十二

皆一之而以簡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明明兩經國之等其道弗聞官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

豫章固係逆扶實出嫡系雖旋立旋廢可不曰君手

元帝居勢勝之地啟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

內接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于踰年定省之制

申情于木偶

梁書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位長連率有全楚

之實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

竟而雍州引寇覺起河東之戮蓋部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恃亂屈於僧辯殘雪極於圓正不義不匿若斯之甚梁書曰御下無術履水不懼鳳闕司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

而復謀無經遠之心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籬籬內崇請肆率於溢至特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四十三

滿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遶愍頓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額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永嘉名存實亡何言乎君聊表臣忠云耳

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九陌竟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為六陌職者以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歷數非人事也

善乎唐魏徵論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也生知

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勢多才爰自諸生有不將之度

屬昏凶肆虐天禍及禍糾合義族將雪家冤曰糾可伐

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鄖翦離德如振稿取獨夫

如遺拾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

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道王革靡

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

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

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甚也然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四十三

能息未敦本斲彫為模慕名好事蒙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日不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履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卷戀軒冕殿得其難而滯于所易可謂神有不達智有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德德已衰惠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能盡言險操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復諫違卜開門揖盜棄

好即讐譽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僊兆衣冠  
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  
言麥悲悲甚殷墟自古以來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  
書契所未聞也太宗敏敵過人神受秀發多聞博達富  
瞻詞藻然文艷用憂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疎通哀  
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  
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同美里之拘  
終頻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四十四

魏闕羣后釋位勤袂勤王孝元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  
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  
身先士卒致命前歐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國  
變以為身幸不忍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  
酷多行無禮聘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  
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  
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算無遺策怵于於說即安  
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鄰責言禍敗旋及斯

乃上靈降鑒此馬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  
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讐雖口  
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  
其驕矜其禍患何補江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  
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  
於已時無以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

四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九

明 李清 撰

梁本紀第九

南史九

中宗宣皇帝諱譽字理孫高祖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第三子也母保林龔氏以天監十八年生於東宮七歲封曲江公幼而好學尤長佛義特為武帝喜賞及昭明薨進封岳陽郡王初武帝捨王兄弟而立簡文海內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皆故封王兄弟皆大郡寵亞諸子以慰其心王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因進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大同四年以王為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會稽人物殷阜故有此授亦以慰王也王既以昆弟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王嘗於會稽作遊七山寺賦詞甚玄致中大同元年以王為使持節都督雍

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邳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王以襄陽形勝又武帝創業之所時平足樹根本世亂可圖霸功遂克已屬節樹恩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為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眾覽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是以龐參郵民蓋訪言于高逸焉後居政每責成于掾史王沈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善政于當年流芳塵于後代吾以陋識來收盛藩每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按志飢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利于民不利于政長吏貪殘戍將悞弱闕市恣其剝刻豪猾多所苞藏並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張弛未允徇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啓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并廣示鄉閭知其款意于是境內稱治太清三年以王第二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纘恃才經

河東州府迎侯有缺河東深銜之遂托疾不與相見後  
聞侯景作亂頗陵感繼繼構河東及王於湘東王繹令  
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河東告於王王聞之大  
怒及湘東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王遣府  
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湘東又使諮  
議參軍劉毅召王自行王不從而方貴潛與湘東相知  
克期襲王未及發會王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  
樊城拒命王遣軍攻之湘東乃厚資遣張績若將述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而密援方貴繼次大隄樊城已陷王擒方貴兄弟黨與  
並斬之王時以河東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  
陽率眾攻江陵以救之湘東大懼乃遣參軍庾真謂王  
曰以姪代叔逆順安在王曰家兄無罪屢被攻圍七父  
若顧先恩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旋旆襄陽時  
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眾頗離心軍主杜岸  
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王大駭夜遁  
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健水

蕭韶大清記曰諸將並欲追躡湘東以猶子不忍曰  
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為逆我應逐不逐見我之弘益  
亦詔虛美也

王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西魏時西魏文帝  
大統十年也魏丞相宇文泰令丞相東閭祭酒榮植來  
使是歲湘東令柳仲禮圖襄陽王乃遣妃王氏及世子  
蔡為質請救泰令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為援十六年  
忠擒仲禮平漢東魏命王發喪嗣位王以未有盟命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四

不敢當乃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權策命王為梁王  
王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  
寶守雍部而朝于長安魏廢帝元年王至自長安魏恭  
帝元年泰命柱國于謹等攻梁孝元於江陵王以兵會  
之及江陵平

愚按世之持論者皆以宣帝助魏攻孝元為罪然河  
王譽次兄也業死孝元手猶曰相攻耳若侯景景所  
立少主棟及二弟橋樛又皆宣帝嫡兄歡子也景雖



纂梁猶未弒棟而孝元乃命沈之水且并及二弟則昭明嫡系已絕不止殺譽一事也宣帝挾父兄猶子之怨以報其仇叔豈曰無辭尤可恨者當孝元平建康後杜岸弟崩以梁臣子發昭明太子安寧陵焚之雖報家怨敵虐儲君且虐及賢明故儲君乃孝元尊為人主親為人弟竟不責也噫孝元曰無死兄而欲宣帝意有生叔哉若云臣魏非則臣齊者誰非孝元耶罪則均罪怨亦均怨偏紀可乎故予獨謂宣帝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五

孝元未為過

大定元年春正月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東城大赦改元追尊皇考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

愚按江右祀昭明於龍沙又署文孝皇帝不知誰謚廟號高宗嫡母蔡妃為昭德皇后尊生母龔保林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世子端為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車服節文並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又兼

用柱國等官贈皇叔邵陵王綸太宰謚壯武皇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武桓封皇子巖為安平王友東平王岑河間王故安成王子欣為安成王時魏丞相宇文泰置江陵防主統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我備禦內實相防也

姚士彞後梁春秋曰時魏與帝初定江陵乃令楊忠鎮穰城為犄角勢

王琳遣其將潘純陀侯方兒來寇帝出師禦之純陀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六

退歸夏口以雍州刺史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尚書左

丞王操為五兵尚書二月晉安王方智稱梁王是歲魏

恭帝二年

既臣魏故即位初元必紀其年後倣此 梁敬帝紹

泰元年

二年春正月帝擊侯平于公安

後梁春秋曰湘州刺史王琳聞江陵已陷遣別將侯

平攻我帝乃擊平于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

沙琳遣平鎮巴州

王琳稱臣于帝

後梁春秋曰初江陵之陷琳妻子皆沒于魏至是侯

平叛奔江州琳勢益衰因稱臣于帝以求妻子是

歲梁太平元年

三年春正月魏周公宇文覺廢其主恭帝為宋公自稱

周天王柱國尹正卒秋九月周宇文護弒其主孝閔帝

冬十月陳霸先篡梁自稱皇帝廢梁敬帝為江陰王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七

年某月三更京師闔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焚死千餘

人

佛藏曰僧智曠從久乞草履云今夜當急行後果有

此災

是歲周閔帝元年又明帝元年

陳主霸先永定元年 陳於梁為臣子故書名

四年遣大將軍王傑畧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後梁春秋曰時上游諸將不受琳指麾雖屢寇梁師

老兵疲不能進帝乃遣操率兵畧取琳之三郡 三

月王琳奉永嘉王莊稱皇帝年號天啓陳主霸先弒

其故主敬帝

五年王琳遣其將雷文柔襲臨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

之已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于帝帝許之師未出而

琳軍敗附于齊其主莊亦奔齊遣太子歸朝于周以蔡

大寶領太子少傅六月陳主霸先卒兄子葛立秋八月

周主始稱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八

是歲周武成元年

六年夏四月大雨雷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周宇文護

弒其主明帝毓吏部尚書甄玄成卒

是歲齊主殷乾明元年又考昭帝皇慶元年陳文帝

天嘉元年 既易主矣且陳文非首惡故書法如常

七年春正月湘州城主殷亮以城降陳秋九月乙巳客

星見于翼翼楚分也占有白衣之會人主惡之 前尚

書右僕射張綰卒冬有鵬鳥鳴于寢殿是歲周武帝保

定元年

齊武成帝太寧元年

八月春二月帝崩于前殿時年四十四先是熒惑犯太微占曰熒惑主死喪太微天子之庭也又曰雖有名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犯太微主命惡之至是帝崩秋八月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中宗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和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好文義性不飲酒安于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九

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服並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日必須裹首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為戲弄之言以此獲譏于世

後梁春秋曰釋曇彥曾與許詢後身浮圖未成而詢亡彥以長年至梁見帝是詢後身彥呼帝曰許主度果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帝曰弟子姓蕭名譽彥乃

以三昧加被帝恍然悟前身也及即位後見居邑殘毀于戈日用恥其威畧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悲時賦周書載其賦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隣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望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由范之明畧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伸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于爪牙謝兩章之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

勇惡二東之英華豈三石于杜鄴異五馬于琅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在麻冀無咎而雷慶將保靜而黜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為茂草赤縣遠于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矜而咨嗟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于知己况託萼于霄極寵渥流于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于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于明時遂超隆于宗子始解印于稽山即驅傳于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

之嘉社既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賞之謬  
及謂維城之足恃侍諸侯之携二遂留滯于樊川等  
句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  
而潺湲歸與之情何極首邱之恩邈然忽值魏師入  
討于彼南荆既車徒之艱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  
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貳實有感於思  
靈矧吾人之固陋迥飄薄於流萍忽沈滯于茲土復  
暮月而無成昔方干而幾旬今七里而罄繁寡田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一

而可賦闕邱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同榮陽之未  
平夜騷騷而擊折畫子子而揚旌烽凌雲而迴照馬  
伏握而悲鳴既有懷于期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  
之舊都乃標奇于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  
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于宋玉空稱嗟于司  
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濕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  
興周而祀夏忽繁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  
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而為寇聚獲而成師窺觀

津渚跋扈江渚屢征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  
興于夏典採芑著於周詩方叔振于蠻貊伯夷捷於  
淮夷在道穢其能幾會斬馘而舉旗彼積惡之必稔  
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雲擁理惆悵而未怡  
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  
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叱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崩時年  
四十四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  
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二

世宗孝明皇帝諱緯字仁遠宣皇帝第三子也母曹貴  
嬪以大同八年生于會稽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又善  
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大定八年二月宣帝崩太子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  
不踰年改元此大失

天保元年即大定八年也尊皇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  
后嫡母曰皇后曰皇太后生母曹貴嬪曰皇太妃立東  
陽王琮為皇太子皇子琳為義興王以柱國蔡大寶為

司空中書監王操為尚書僕射散騎常侍蔡大業為都  
官尚書柳詳為吏部尚書夏五月太皇太后龔氏崩六  
月周以荆安州襄州江陵為四州總管改防主為總管  
後梁春秋曰時為之者田弘陸騰高琳等也

秋九月皇太妃曹氏薨是歲周保定二年

齊河清元年

二年春正月皇太后王氏崩領軍將軍薛暉卒

三年春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中書監蔡大業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三

四年夏四月吏部尚書王浚卒于周周遣使來徵沈重  
又詔前平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  
免其公私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七月  
辛卯朔日有食之遣杜元茂等城安湘

是歲齊後主天統元年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

六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已  
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時皎送其子玄響為質仍請兵

伐陳帝上言其狀于周秋九月周詔衛公直督荊州總  
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帝亦遣柱國王操率水  
軍二萬會皎于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于沌口  
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  
沙巴陵並陷于陳衛公直乃歸罪于我之柱國殷亮帝  
雖以退敗不獨在亮然不敢違周命遂誅之吳明徹乘  
勝攻克我河東郡守將許孝敬被獲

後梁春秋曰初六月彗星犯上將長一丈閏六月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四

星合在柳占云太白為兵象柳為周分占為內兵又  
曰主人凶憂失城此為周師喪敗元定被擒殷亮誅  
死及帝失長沙巴陵河東諸郡之應

東平王岌薨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歲周天和元年

陳天康元年

七年春三月陳吳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帝出頓  
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尚書僕射王操拒  
守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帝

乃還江陵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是歲陳主伯宗光大元年

八年在民尚書蔡大業卒尚書僕射劉盈卒

九年春二月陳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帝遣將士

合周總管陸騰等擊走之

愚按此事始末俱見周書陸騰李遷哲傳故不詳錄

昭達又寇帝陵之青泥帝令大將許世武赴援大為昭

達所破見昭達傳以華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以戴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五

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是歲齊武平元年陳宣帝太建元年

十年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周以基平都三

州未歸

後梁春秋曰華皎將朝周至襄陽請于衛公直曰梁

主既失江南諸郡民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

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

俾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周武帝許之詔以三州

歸我 是歲齊武平元年

十一年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

之周詔前江陵所獲得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

十二年 是歲周建德元年

十三年春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五月周廢佛道二教

後梁春秋曰周武定三教先後以儒為上道為次釋

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寺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

時江陵大明寺乃宣帝所建以旃檀像歸之而天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六

寺則帝所置也內有柏堂張僧繇為畫盧舍那佛及

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損

此耳及是廢滅佛法焚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乃

不令毀折

十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侍中尚書王操卒

十五年夏六月戊申朔有有食之周武帝自將伐齊

十六年春正月周滅齊帝朝于鄴禮畢歸

後梁春秋曰周武帝年北齊得傳國璽帝至鄴朝賀  
初入周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斗米九十  
醢醢各三十五壺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  
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儉以致帝束帛乘馬設九介  
待之禮成而出明日帝朝受享于廟既至享大冢宰  
又命一公玄冕乘車陳九儉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賓  
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  
贄設九儉以勞賓帝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  
中楹又明日帝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于公  
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于帝明日帝  
還贄又明日帝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  
贄勞帝帝見卿如見三孤于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  
饋賓並屬官之長為使宰未束帛同三公周武雖以  
禮接帝然未之重也帝知之因宴乘間乃陳其父荷  
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唇齒犄角之事辭理

辯暢因涕泗交流周武為之歎歎自是大加賞異禮  
遇日隆後武帝大會羣臣及諸蕃客齊氏故臣比列  
長又亦預焉武帝指謂帝曰是登陴罵陣者也帝曰  
長又未能輔桀翻敵吠堯武帝大笑及酒酣武帝自  
彈琵琶令故齊主高緯起舞連磨支其故去德王延  
宗悲不自勝緯舞訖仍謂帝曰當為梁主盡歡帝乃  
起請舞武帝曰梁主乃能為朕舞乎帝曰陛下既親  
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賜雜繒萬段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  
遣歸國執帝手曰侍破突厥必送梁主歸江東  
帝經途古跡皆駐馬賦詩以叙其懷至于江陵凡三十  
首十一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齊幼主承先元年亡  
十七年夏六月周武帝崩太子贇立是歲周宣帝宣政  
元年  
十八年春二月周宣帝贇禪位于太子閻是為靜帝

是歲周大成元年改大象元年 後梁春秋曰先是周改元宣政帝離合其字為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周武果崩至是帝復離合大象二字為天子冢明年周宣亦崩

十九年夏五月周宣帝崩 詔柳莊聘于周

後梁春秋曰時周宣帝崩以隋文帝輔政帝乃令莊奉書入闕

二十年春二月周隋王稱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一

後梁春秋曰初隋主執政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帝將帥皆密請與師與迴等為連衡之勢迨可盡節周氏退可席捲山南帝不可俄消難奔陳迴等相次破滅

三月詔遣太宰蕭巖司空劉義入賀于隋 隋遣使賜

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

後梁春秋曰隋文踐極恩禮彌厚又曰帝朝于隋隋文甚敬待之詔帝位在王公上帝被服端麗進退閒

雅天子屬目百僚傾慕隋文賜帝繖萬尺珍玩稱是月餘歸隋文親餞於澹水上 此隋書外戚傳所載必誤也辨見後

都官尚書王暹卒是歲周大定元年又隋文帝開皇元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隋備禮納帝女為晉王妃夏四月封皇子瑯臨海王瑒晉陵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瑒新安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十二

後梁春秋曰晉王廣欲以妹蘭陵公主配瑒隋主許之不果

秋九月江水赤如血自荊州至建康凡數千里冬十二月隋罷江陵總管帝專制其國

後梁春秋曰隋既與帝聯姻漸見親待獨孤后言于

隋文曰梁主通家賜心所寄何勞猜防也隋文然之

罷江陵總管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巳遣皇太子賀隋遷都七月丁卯



日有食之

是歲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壬申帝朝于隋

後梁春秋曰帝朝隋次于郊外詔平王揚雄吏部尚

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于驛館雄等降就便

幕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于東階下西面文武

陪侍如梁國雄等立門右東面帝攝內史令柳顧言

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于梁帝顧言入告帝出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于館門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帝俱入至庭下

帝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館門外道右東向帝

送于門外西向再拜及奉見隋文冠通天冠服絳紗

袍御大興殿如朝儀帝服遠游冠朝服以入君臣并

拜禮畢而出及還隋文親執帝手謂之曰梁主久滯

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帝拜謝

而歸 予考隋書本紀于文帝即位之開皇元年載

梁遣太宰蕭巖等奉賀非考明親朝也至開皇四年

始載親朝一次北史與周書皆同獨隋書外戚列傳

內一敘一朝再朝甚明若果一朝再朝則隋書禮儀

志內所載受勞奉見諸禮何載于開皇四年之再朝

而不載于開皇元年之初朝且既親朝詎書遣使則

又何不書梁主蕭巖來朝如開皇四年例是一隋書

中已本紀與外戚列傳左故予獨取北史及周書定

之定于一

二十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隋書曰罷江陵總管其後梁請依舊從之愚按隋復

置江陵總管乃後主時非明帝時讀考辨之

夏五月甲申帝寢疾崩年四十四臨終上表奉辭并獻

所服金裝釵於隋

隋書載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

山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

蕩通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疴疾屬續在辰

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

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

隋文覽而嗟悼之葬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大小乘幽微並行于世

後主諱琮字溫文孝明皇帝長子也性倣儻不羈然寬仁大度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長遣人伏地持帖自奔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天保二十三年孝明崩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軍特奔走乎

廣運元年春正月隋文遣使來錫璽書

隋書載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事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持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

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

又賜我大臣誠勉璽書以安平王巖為太傅尚書令遣大將軍威所引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隋徵吳岑入朝

後梁春秋曰拜岑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叛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隋復置江陵總管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叛召陳將宜黃侯陳絕誅世誅之有鳥集帳隅

後梁春秋曰時有鵲集其帳隅占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 是歲隋開皇六年

二年春正月江陵寺銅像流汗

後梁春秋曰初晉永和時有像現于城北莫測所從來大司馬桓溫令僧曇翼奉安本寺後勸像光背梵文云是天竺阿育王所造歷宋齊梁每以放光為瑞

流汗為疹大定七年像流汗宣帝崩天保十五年明  
帝迎像入大內禮懺真感至是帝移像于仁壽宮又  
大流汗未幾亡

夏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隋徵帝入朝帝率臣下二  
百餘人朝長安江陵父老莫不預涕曰吾君其不反矣  
蔡允恭後梁春秋曰及行羣臣辭于送客堂後主下  
馬二執別莫不流涕

隋文以帝未朝遣武鄉公在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鄆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五

九月乙酉安平王巖及義興王嶽等懼弘度掩襲請降  
于陳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率其部眾  
驅文武男女二萬餘口奔陳隋文聞之廢梁國遣左僕  
射高穎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宣帝明帝  
各給守陵十戶拜帝柱國賜爵莒國公

是歲陳禎明元年

煬帝嗣位以皇后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公  
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公性

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  
同列隋煬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諭之公曰琮若  
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書令見  
公嫁從父妹于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  
耳氏公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  
氏也侯莫陳也何得相比公曰以羌異酋未之前聞  
素漸而止公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  
弼深友弼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隋煬田是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五

之遂廢于家殂贈左光祿大夫

唐書曰隋大業十三年從子蕭銑稱皇帝于江陵追  
諡孝靖皇帝 愚按後主殂落後又以其弟子鉅為  
梁公至唐遂八葉宰相矣詳見諸王傳

史臣曰梁宣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  
之畧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眾自固稱藩強國終  
能據有全楚中興顛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  
曩日昭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孝明纂業增修

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通寇仇則威畏具舉朝宗  
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令主乎後主大去其邦因  
而不反遂為外戚不事自持亦守滿之道也

### 梁主銑附

梁主諱銑後梁宣皇帝曾孫祖巖見巖生瑤瑤生銑  
少貧傭書事母孝隋煬帝時以蕭后外戚擢為羅川令  
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  
玄徹萬贊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同謀叛隋將推景

###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五七

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微不為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故  
梁裔仁大度有武帝遺風且帝王之興必有符命命隋  
氏冠帶皆號起梁此蕭氏中興之象也若欲推主當從  
衆望乃遣人告令大悅報景珍書曰我先人昔臣隋  
朝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枋我是不  
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公等降心將先復梁業吾敢不  
糾厲士衆以從公志即日募兵數千揚言跡盜以應景  
珍會潁川賊沈柳生未寇羅川擊之不利因謂其衆曰

今岳陽豪傑首謀起義推我為主且吾先人昔國於斯  
從其所請必復梁祚因以片紙檄召羣盜柳生亦當從  
我矣衆皆大悅

鳳鳴元年自稱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幟柳生以衆歸  
之拜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有衆數萬乃趨巴  
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  
先見柳生柳生與其下謀曰梁公初起先附者我於勳  
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孰肯為我下不如殺德基質

###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五八

其首領獨扶梁公以進則誰先我者遂與左右殺德基  
詣中軍白公公大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為  
若主矣乃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死公責而宥之  
令復舊位遂陳兵入城景珍進言曰徐德基倡義竭誠  
柳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為政且為賊凶頑今雖從義尚  
不革厥心同處一城將為變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公從  
之景珍遂斬柳生於城內其下皆潰散公於是築壇城  
南燔告天自稱梁王會有異鳥至建元鳳鳴

是歲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西恭帝義寧元年

二年夏四月王即皇帝位署置百官準梁故事追謚從

父琮為孝靖皇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瑋文憲王封董

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王許玄徹燕王萬瓚

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遣宋王楊道生擊隋南郡

下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來降時遣魯王張繡徇嶺南

鎮州仁壽拒之我不能克已聞隋煬帝遇弒乃降隋欽

州刺史甯長真以鬱林始安之地來降九江鄱陽來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九

初林士弘僭號畧有其地俄自相誅滅士弘逃于安成

之山洞二郡遂降隋交趾太守邱和來降初漢陽太守

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林士弘主與士弘

各遣人招和和不從主命甯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

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力言不可和從之以

士廉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我兵士真僅以身

免已聞隋煬帝凶問始以郡降宋王楊道生攻隋始安

郡克之以郡丞李襲志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嘉

其為隋固守故也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

北拒漢川皆為我有勝兵四十餘萬乃徙都江陵修復

園廟以奉文本為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兼掌機密命宋

王楊道生攻唐峽川為刺史許紹所敗

是歲隋東恭帝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西隋亡

三年秋八月命我將陳普環率舟師上峽規取巴蜀復

為唐峽州刺史許紹所敗普環被獲遣兵戍安蜀城及

荆門城唐趙郡王李孝恭拔我道開二州東平王閻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為所殺

是歲東隋亡

四年冬十一月大司馬晉王董景珍叛降唐命齊王張

繡討殺之時諸將橫恣多專殺主恐漫不制陽謀休兵

營農實黜其權也景珍弟時為將軍懷恣謀作亂伏誅

景珍方鎮長沙主下詔赦之名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

唐夔州總管李孝恭請舉地降主遣繡攻景珍景珍曰

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御不見之手何為相攻繡不

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唐峽州刺史許紹拔我荆門鎮以齊王張繡為尚書令錄平董景珍功也已繡恃功驕恣主又殺之主外寬內忌疾勝己者諸大臣相次誅戮故人遺將皆疑懼叛去主不能制兵勢益弱

五年春正月唐黔州刺史田世康內侵陷五州四鎮二月唐以趙郡王李孝恭為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又以李靖為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將圍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五

夏六月唐黃州總管周法明攻安州拔之總管馬貴遷被獲秋七月唐褒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鄴州拔之唐發巴蜀兵以趙郡王李孝恭為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我冬十月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叛降唐趙郡王李孝恭荆荆門宜都二鎮敗我將文士弘兵時孝恭帥戰艦二千餘

艘東下主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遂拔二鎮追

至孝陵我將文士弘以精兵數萬屯清江為孝恭所敗

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萬計計退奔百里洲士弘收兵

復戰又敗唐遂入北江江州總管蓋彥舉以石州叛降

唐唐兵圍江陵主出降初主罷兵營農僅留宿衛數千

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外遠

不能遠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唐李孝恭擊敗之大獲戰

艦李靖乃使孝恭盡敗之江中援兵見舟艦疑不進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五

交州總管邱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主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主降主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矣若待力屈必害黎元是以我一人塗炭一城也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降守城者皆慟哭主率羣臣總麻布憤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百姓無罪請無殺掠孝恭入據江陵城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降主數日援兵至者十餘

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降考恭執主送於長安唐主淵  
面數其罪主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孰無天命故至於  
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鑊唐主  
怒其不屈斬于市年三十九時唐武德四年也初梁及  
後梁將亡江陵寺銅佛像皆有流汗之異是是年像復  
大流汗身首如雨竟日不息遂亡

予按梁主之亡抱悔在多忌而包羞在不殉責以兩  
言足矣獨宋祁新唐書一贊以殺降聖唐高謬且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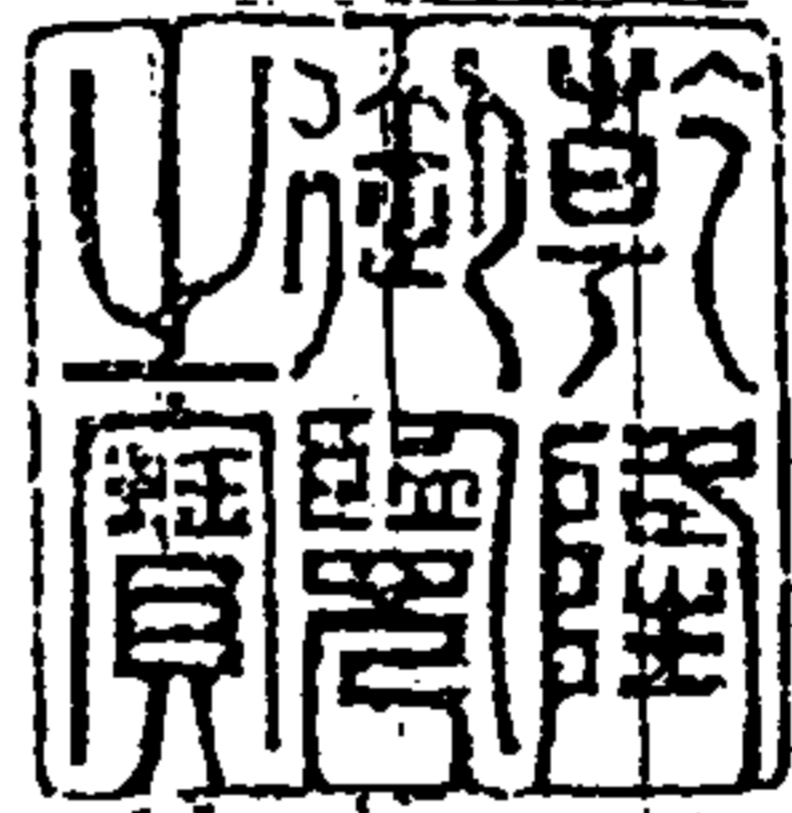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殺故梁子孫之降聖唐高尤謬范祖禹目為淫刑胡  
寅指為不仁范胡正而胡尤厚矣胡之言曰宜倣周  
武王封宋故事昨以江南百里使奉梁祚雖然是元  
魏宇文周待後梁近事也何遠引武王噫唐德不及  
魏周且益之毒猶云聖哉 或曰子附銑於後梁三  
帝後何居曰銑興於隋末故應附然并及唐初事何  
居曰後梁滅而銑復起矣銑滅而梁始亡矣既而曰  
銑其可與言大禮乎及追帝正統之伯而僅王本生

之祖父 通計梁後梁與隋末唐初之梁幾百年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九

三

南北史合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

明 李清 撰

南史十



先字與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  
甚微自云漢太邱長實之後八傳  
至達永嘉中南還為丞相掾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  
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水秀麗當有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為丞相據咸  
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康六傳至安成太守猛猛生大  
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  
歲生少儻有大志長於謀畧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  
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侯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  
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  
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  
日而至納高祖口及覺腹內猶熱心獨喜初仕鄉為里

司後至建鄴為油庫史徙為新諭侯蕭映傳教勅于其  
事為映所賞及映為吳興太守甚重高祖謂僚佐曰此  
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高祖為中直兵參  
軍隨之鎮映令高祖招集士馬先是武陵侯蕭諮為文  
州刺史以嚴刻失和士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  
臺遣州相貴史孫同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賁同等  
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畧與同子侄及其主  
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顛進寇廣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救之賊眾大潰僧明  
後有功業遂降梁武帝深嘆異焉授直閣將軍封新枋  
縣子仍遣圖高祖貌觀之其年冬蕭映卒明年高祖送  
喪還至大庾嶺會有詔以高祖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  
標南討高祖益詔勇取器械精利

姚思廉陳書載暕喜曰能克賊者必陳司馬也

暕委以經畧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會于西江勃知軍士  
憚遠役因詭說留暕暕集諸將問計高祖曰文趾叛渙



罪由宗室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

陳書載高祖言曰今若奪人阻眾何必向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即回有所指矣

於是鼓行而進軍至交州暎推高祖為先鋒所向摧陷

陳書曰賁走典徹湖於屈僚界立若大造船充寒湖

中眾軍憚不敢進高祖曰我師已老歷歲相待恐非

良計一孤軍無援入人心腹一戰不勝豈望生全今

籍其屢奔人情未固夷僚又烏合易摧當共出百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三

力取之諸將皆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高

祖勒部兵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賊眾大潰

賁竄入屈僚洞中屈僚斬賁傳首建鄴是歲太清元年

也賁戒進圍遁入九真與却帥李紹隆叔餘兵殺德州

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又討平之除西江督護高

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逼高祖將赴廣

州刺史元景仲陰圖高祖高祖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

明等集兵南海馳檄討景仲景仲縊于閣下乃迎

勃鎮廣州時臨賀內史歐陽頤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

誘始興等十郡共攻頤頤請援於勃勃令高祖救之悉

裕等仍監始興郡事高祖遣杜僧明胡頹將二千人頓

於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德等率

眾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停高祖高祖泣謂休悅

曰君辱臣死誰敢受命

陳書載景悅說曰侯景驍雄援軍十萬猶莫能當君

區區之眾將何所之未若且住始興保此太山高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四

曰今者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受命君侯休

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

一軍猶言乎已乃降後旨使人慨然

僕行計決矣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譟世遠

為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過義軍太寶元年正月高祖

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路養軍進頓南康相東王繹承

制授高祖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于是修理崎頭古

城徙居之劉東騫等望見恒有紫氣冒城上遠近驚異

故惠騫等深自結於高祖尋改封長城縣侯南江州刺史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高州刺史李遷任舟艦兵伏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據白口禦之二年僧明擒遷仕送南康斬之

太清紀曰遷任追霸先于雩都縣連營相持百餘日  
是月廣州刺史蕭勃遣歐陽隗水部萬餘人來援隗與戰大敗之斬遷仕餘黨皆降霸先引軍前進與此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五

承制授高祖江州刺史高祖發南康南康瀆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高祖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明軍民觀者數萬高祖又嘗上坐胡牀于閣下忽有神光滿閣廊廡間趙知禮侍側怪問高祖笑而不答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眾軍討侯景次彭城高祖率杜僧明等合三萬將會焉西軍乏食高祖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資之仍頓巴丘會侯

景廢簡文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衆奉表於江陵觀進仍制授高祖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三年高祖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州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高祖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州杜益約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人自稱征討大將軍乘船航陳甲伏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侯景竟三月高祖與諸軍進克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耳何足攻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六

紫氣易未當也乃以般舫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遣杜崩問計於高祖高祖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柵

陳書載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生常祭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岸望之表裡俱盡遂覆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若諸將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橫瓏築柵眾軍次連入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

陳書載景率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既眾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致強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致兵高祖與王琳杜龕等悉力乘之景眾大潰

陳書曰初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却徐度領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等乘之賊退據其

柵盪主戴冕等攻拔果林一城眾軍又克其四城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復還死戰盡奪所得城柵高祖怒親率攻之士卒騰

柵入城復走景與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陣不動

乃大潰遂北至西明門景不敢入城而遁會景將郭

元建奔齊納其部曲三千而還

僧辯啟高祖鎮京口五月齊遣將辛術圍嚴紹達於秦

郡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眾起土山穿地道攻

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解其圍振旅南歸承制授高

祖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進封長城

縣公及王僧辯征陸納于湘州承制命公伐鎮揚州承

聖二年湘州平公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公位司空及

魏平江陵公與王僧辯等所啓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

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公班劍二十人

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淵

明即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納淵明公

固爭之以為不可僧辯不從公居嘗憤嘆曰

陳書載高祖曰武王雖磐石之宗遠布四海克雪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恥惟孝元而已

嗣主武皇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竟有何罪坐致廢

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

愚謂若霸先繼僧辯後能守臣節老則此言為正論

此事為義舉乃輔政未暖席遽行篡弒不知武皇之

孫元皇之子竟有何罪又不知死之日何顏見僧辯

他年身嬰焚骨之慘子罹溺江之酷天道哉

乃密其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為賞賜之資九月壬寅

公謀於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襲王僧辯甲辰公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自內出遽走公大兵尋至

陳書曰僧辯眾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

因風縱火僧辯就擒是夜縊之及其子頽於是廢淵明復奉晉安王稱帝改承聖四年為紹泰元年壬子詔授公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九

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並如故仍詔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常戴舉兵圍公辛未公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入齊又要南務州刺史任約舉兵應龕齊人資其兵食嗣徽乘虛安至闕下安侯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龕從弟北叟來降公撫而釋之仍命載兄昂知郡事公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之杜龕十一

月已卯齊遣兵五千渡據姑熟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訟兵萬人向胡墅渡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公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焚齊舟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公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嗣徽留達摩等守城自率屬親腹心往南州採石以迎齊授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十二月已卯出于東方丙辰公盡命眾軍分部甲卒對治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寨柳達摩等渡淮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

陣公督兵疾戰縱火焚柵烟塵張天齊人大潰

陳書曰時民夾淮觀戰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

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納等領齊兵還據石頭還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拔石頭南岸柵移渡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烟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絹一疋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眾曰頃在北童謠曰頃在此童謠云石頭

擣西襠擣青復擣黃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  
豈誑言驗耶唐中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公許  
之乃於城外刑牲盟約其將士部曲恣其南北辛酉公  
出石頭南門陳兵送齊人歸北者及至齊人殺之壬戌  
齊和州長史烏南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  
門侍郎曹朗據姑熟不從公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  
斬首數千聚為京觀

陳書曰石頭采石南州皆平收獲馬伏船米不可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十一

計

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龕其翕從弟北叟  
叟司馬沈孝敷並賜死三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  
庫秋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  
孤僻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往約徐嗣徽王僧惜等眾  
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主黃叢送擊敗之燒其前  
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

陳書曰自去冬至是甘露頻降于鍾山梅岡南澗及

京口江寧或至數升大如奕棊子

五月丙申齊兵至秣陵故城已亥公率宗室王侯及朝  
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闌下刑牲告天以齊人皆約發  
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奪辛丑齊軍于秣陵故  
城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癸卯自方山進及兜塘游騎  
至臺都下震駭公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  
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舟百餘艘陳粟萬斛六月甲辰齊  
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公遣錢明頌水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十二

出江城要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  
壬子齊至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眾軍  
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雷電暴  
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縣高以霧足  
指皆爛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  
寅少霽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為飯以荷葉  
裡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困會世祖遣送米三千石  
鴨千頭公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士及防身計糧數萬

人人裹飯混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之攻之

陳書載公自率帳內麾下出幕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

齊軍大敗執嗣徽及其弟嗣勅斬之以徇擄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愔獲免萬是以誣云虜萬夫入五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三

城南酒家使由奴自晉家以後經絳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為呼為鹵是時以賞俘買酒者一人裁得一醉丁已衆軍出南門焚敵舟已未斬劉歸義徐嗣產傅野豬于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誅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太平元年九月壬寅進公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進封義興郡公

陳書載丁未中散大夫王彭胤稱今年五日平旦于御路見龍跡自大社至象闕亘三四里

庚申追贈公考侍中光祿大夫封義興郡公諡曰恭十

月甲戌天子敕丞相自今問訊可施別榻以近房生二年正月壬寅詔加公班劔十人并前為三十丁未詔贈公兄道諱南袁州刺史長城縣公諡昭烈公弟休光侍中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諡中壯甲寅遣弟侍中謁者僕射陸錡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為義興國夫人丁卯詔贈公祖侍中太常卿諡曰孝追封公祖姚許氏吳郡嘉興縣君諡曰敬公姚張氏義興國太夫人諡曰宣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十四

月庚午蕭勅舉兵自廣州渡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頔傅太及其子孜為前軍至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勅公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甲午進公位太傅加黃鉞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丙申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公遣周文育侯安都率兵攻之九月辛丑天子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陳公備九錫禮加璽綬遠遊冠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策曰大哉乾元資日

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州以載物故惟天為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碣溪蓋其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鏤其金板况乎體得一之臣姿寧陽九之危危援橫流之碣石撲燎火於昆岡驅馭于常彭跨蹶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虜于我國家網漏吞舟彊胡內鼎茫茫宇宙惺惺黎元方趾圓顧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以深大寶屯如陽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十五

禍相繼上宰應運康救兆民鞠旅于溟池之南揚旗于桂嶺之北懸三光于已墜鑑四海于羣飛先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于王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桐宮方謀危漢閣

陳書曰顧影于荼儒之醜甘心于甯御之辱却按下

警求哀之路莫從竊鉄逃責容身之地無所  
皇運已殆何殊贅施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

匡救本朝復舊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曆重履宸居挹建武風猷歌宣王雅頌此言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生盧肇勢越弱為火番部陷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祇豐洞開白羽纜偽凶徒粉潰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公英譽雅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三山徠洞八角蠻陬遐矣水禽之鄉恁哉火山之國馬援所不屆陶璜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使歸暉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十六

府猷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鹵陵江宮闌幽辱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勅定執沛令而勞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為恤是同盟誅其醜類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首邁為榛梗路養渠師全據大都蓄聚遁逃方謀阻亂公龍驤虎步嘯叱風雲山靡堅城野無疆障清妖氛於滄口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

也遷仕凶慝屯據大阜乞活類馬騰之軍流民多杜歿  
之衆公坐揮三畧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貌貅聘力雷奔  
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太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此  
又公之功也王師討凶次屆淪波兵乏無儲士有飢色  
公回麾彭蠡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衆  
故使三軍勇銳百戰前前承此兵糧遂殄凶逆此又公  
之功也益壘精携用淹戎畧公志惟同獎師克在和屈  
禮交盟神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通崩心此又公之  
功也姑熟襟要峭函阻憑寇由據其關梁大盜負其局  
鎬公一校絕搗三雄並奮左賢右角沙漬土崩鄂板之  
隘斯開夸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  
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邑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  
崇朝俾無遺噍

陳書曰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啣悲俱歡于司  
隸  
此又公之功也內難初靜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七

塞

陳書曰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

公舟師步兵亘野橫江殲厥羣氏遂殫封豕此又公之  
功也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秋人伊  
洛之間咸為由戍朝聞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等既畫八  
陣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撲威俘醜類悉反高墉此又  
公之功也任約叛渙泉聲不悅戎羯貪婪狼心無改公  
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提搶其餘執投秦坑而盡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六

喧渾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彘鼎五  
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衣製仗戎玉斧將揮金  
鉦且戒妖首震懼遽請反釘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凶橫  
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公雖宗居汝穎世寓東  
南眷言桑梓公私忍切戮此大慙如烹小鮮此又公之  
功也同姓有危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公論兵  
于廟堂之上決勝于樽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  
朝剪撲無待旬師此又公之功也豫章妖寇依憑山澤



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縱連橫受洎交廣呂嘉既獲吳  
漢已擬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偽黨斯擒此文  
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爪部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  
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

陳書曰滄滄浴日杳杳無雷北洎大夫之御南踰女  
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關

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  
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元

陳書曰寧秦宮可頽豈魯殿猶存

公求衣昧旦仄食高春興構宮閣具瞻遐邇郊庠宗社  
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承平之遺  
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明德凝神體  
道合德符天周百姓以為心隨萬機以成務上德不德  
無為以為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功德化洽樂奏咸雲安  
御人禮兼文質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既景渙於國  
書方歲蕤于史牒高勳踰于象緯積德冠於崇華固無

無德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或樹藩

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

巖巖泰山俾侯于魯况復經營宇宙寧惟斷鼈足之功

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

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慚悻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

之陳留南丹陽宣城之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

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為陳公錫茲青

土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宗社昔旦奭分陝俱為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元

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

節兼太慰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拔使持節兼司空

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左相國秩踰三銜任摠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

革以相國摠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昭蟬

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

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為

楨幹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

輅各一玄牲二駟以公賤寶崇毅疏爵待農室富京抵人知榮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馬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八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觀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焜赫廟廟為世銘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以公範茲明罰期在刑厝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鈇公鈇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瀛包一車書括囊寰寓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供藻盛是用錫公柎皂一由圭瓚副馬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鴻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月戊辰又進公爵為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安江州之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為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

大將軍並如故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虞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典辛未天子禪位于陳策曰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人驪連粟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世杳冥恍惚故靡得而議焉自羲皇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為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弊履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違善卷即以讓王故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玄扈瓊璣非闕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壁菁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為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象天成輕弄龜鼎慄慄黔首若豈厥角歲皇極將甚綴旒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殊庭日角龍行虎步爰

初投袂日迺勤王電埽番馬雲撤彭蠡剪其元惡定我  
京畿及王賀帝弘質茲冠履既行伊霍周保冲人震澤  
稽塗並懷叛逆獯羯醜由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  
珍薄伐檢柘六戎盡殲嶺南叛渙相郢連結賊帥既擒  
凶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施不服無遠不  
届上達穹昊下漏深泉蛟魚並見謳歌攸屬况乎長誓  
橫天已微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七百無  
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於我有梁天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  
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宮四海困窮天祿允終  
王其允執厥中執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郊祀帝膺  
膺大禮允固洪業豈不盛歟

愚考徐陵傳以上諸文皆陵筆

又命璽書遣兼太保尚書左僕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  
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綬終之禮一依唐虞故曰是日  
天子遊於別宮王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之永定元

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於南郊祭燎告天曰皇帝  
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地剝荐臻  
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霸先天肇有黎蒸乃樹司  
杜選賢與能未嘗厥姓有梁末運仍棄邁屯獯醜憑陵  
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逆寇嫡  
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板蕩紀綱泯絕霸先愛初投袂  
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哉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  
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雲表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日月呈祥除舊布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歌九  
域八荒同布表款百神羣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  
授以大寶霸先自惟菲薄讓德不嗣至於再三辭弗獲  
許僉以百姓須王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  
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懃德敬簡元辰升壇受  
禪告類上寄用答眈心永保於我有陳惟明靈尚饗先  
是氛霧雨雪晝夜晦冥至是日景氣清晏禮畢輿駕還  
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百姓爵二級文武二等鰥

寡孤獨不自存者人殺五斛逋租宿責皆勿復收有  
犯鄉論清議賊汚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其長  
徒教擊持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  
以江陰郡奉梁帝為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  
前準梁王太后為江陰國太妃皇后為江陰國妃又詔  
百司各依位攝職丙子幸鍾山祭特帝廟戊寅幸華林  
園覽群詠臨赦囚徒已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

母府元龜載詔曰梁德不造表亂積年朕冒沂風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

三

馳聘師旅六延梁祀十剪強寇豈曰人謀皆因天啓  
梁氏欽若唐虞推其鬻玉朕東西推讓拜手陳辭天  
命難稽遂享嘉祥言念遷桐但有慙德若有崔蒲之  
盜山谷之首皆從肆赦如或迷途法在無貸今遣使  
人具冥往告

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

隋書刑法志載帝初即位詔曰朕聞唐虞道盛設畫  
象而不犯夏商德衰雖挈戮其未備洎乎末代綱目

滋繁剝屬亂離憲章遺紊可搜舉良才榘改科令羣  
僚博議務存平簡

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  
安皇后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世子克為孝惟太子立  
夫人章氏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  
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刑定即判定律令戊子遷景  
皇帝神主祔於太廟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敗  
於郢州皆為王琳所獲十一月丙申封王兄子長城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

三

侯舊為臨川王頊嚴封始興王皇弟子曇朗嚴封南康  
王庚中都下火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是歲周閔帝  
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獲廢閔帝而奉明帝又為元帝  
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未

陳書載詔曰晉之五校鳴笳啓途漢之九卿傳呼並  
列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恒格朕膺茲  
寶歷留念官方梁天監中左右鏡騎領朱衣直閤並

給儀從亂離歲久朝典不存後生平少罕聞舊則今去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用腹心武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此外眾官尚書詳為條制

以車騎將軍開封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辛丑祀南郊大赦

陳書載赦詔曰西寇白王琳以下並許返迷所慕義軍本西寇並宜解遣軍資未送者並停元年年軍糧通餘者原平務存優養嚴為法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

甲寅遣中書舍人常鼎策吳興楚王神為帝戊午祀明堂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

陳書載詔曰罰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輕布在方策沈泰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轂重藩漢口班師還居方岳良田有踰四百食客不止三千無故猖狂自投羣醜但令朝廷無我負人其部曲妻兒各令復業所在軍人若有恐脅侵掠者皆以劫論若有男女口為人所藏並許詣臺申訴若樂於立效者

悉皆聽許

辛卯詔司空侯瑱總督水陵眾軍禦齊三月乙卯幸後堂聽訟還于橋上觀山水賦詩示羣臣王琳立梁嘉永王蕭莊以奉梁後即位于郢州夏四月甲子祀太廟乙丑葬江陰王追諡梁敬帝詔大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以梁武林侯蕭諮子季卿嗣江陰王

愚按季卿於武帝為侄孫見鄱陽王恢傳

戊辰重雲殿東鳩尾有紫烟屬天五月乙未都下地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

壬寅立梁邵陵王廟室祭以太牢辛酉帝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表請還宮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攻王琳

陳書載秋七月戊戌幸石頭親送瑒等甲辰遣吏部

尚書謝哲諭王琳

初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秋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眾兼起部尚書構太

極殿八月

辛未詔臨川王舊西討以舟師五萬發京師幸冶城寺親送

周文育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自劾廷尉即日引見宥之並復本官壬午追封王子立豫章王諡曰獻權長沙王諡曰思

陳書曰王琳請鎮湘川詔追衆軍緩其攻

丁亥加江州刺史周迪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

月庚午遣鎮南將軍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余孝勤乙亥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加高州刺史黃法氈平南將軍開封儀同三司十二月甲子幸大莊嚴寺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宮丙寅以路寢告成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設金石樂丙戌加北江州刺史熊曇朗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是歲梁主莊天啓元年 以明梁之有君忠王琳而愧陳霸先也北史內則不書

三年春正月丁酉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頌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子廣州言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

陳書載廣州表稱白龍見于州江南岸長數十丈大可八九圍又仙人見於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麗

二月辛酉加平將西軍桂州刺史淳于量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閏四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

陳書載庚寅詔吳州晉州去歲蝗旱遣官問民疾苦以入臺倉見米分恤

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兼取伎術士是時久不雨丙午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降雨迄於月晦五月丙辰朔日有蝕之有司奏舊儀帝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袞冕之服自今永為準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之文育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

勦六子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  
嚴主帥羊球等四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民斬之  
傳首建鄴甲午衆軍凱歸丁酉帝不豫遣兼太宰尚書

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大社  
南北交辛丑帝小瘳故司空周文育柩至自建昌壬寅  
帝素服哭於廟堂哀甚癸卯帝臨訊獄訟是夜熒惑在  
天尊帝疾甚丙午崩於瑤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  
川王禧入鎖大業甲寅殯於太極殿西階八月甲午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三十一

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丙申葬萬安陵帝雄武多  
英畧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餽不  
過數品私饗曲宴皆无器蟻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  
為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  
闡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阼後彌  
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於江左云

世祖文皇寄諱藉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道諱長子少沉  
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共

秀梁太清初世祖夢兩日闔一大一小大者如滅陸地  
色正橫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

愚讀該載載曹魏之文帝亦有此夢可見天下三分  
非偶然也

侯景之亂避地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及武帝舉兵南下  
景遣吳興太守信都遵收世祖及衡陽獻王出都世祖  
密袖小刀候見景欲圖之及至以付即中王翻幽守故  
事不遂武帝圖石頭景欲加害數矣會景敗乃得出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三十二

家吳興太守  
陳書曰宣城劫帥紀機郝仲等聚衆千餘之侵暴州  
郡世祖討平之高祖北征廣陵使為前鋒每戰克捷  
武帝討王僧辯先詔世祖與謀事僧辯塔社龕據吳興  
兵衆盛甚武帝密令世祖還長城立柵備之龕遣將杜  
泰乘虛淹至

陳書曰世祖收兵纔數百人戰備又少杜泰領精兵  
五千掩至

將士相失色世祖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

陳書曰泰知柵內人少晝夜苦功世祖激厲將士身

當矢石相持數旬泰兵走

及武帝遣周文育討龔

陳書曰時龔兵尚衆斷據衝要水步連陣相結

世祖遣將軍劉澄將元舉攻下龔拜會稽太守武帝受

禪立為臨川王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己周文育侯安都

敗于淳口武帝詔王入總軍改尋命率兵城南晚未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王纂皇統甲寅

至自南晚入居中書省皇后令王嗣膺寶錄

陳書載令曰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諸孤藐

爾旋國無期須立長君以寧寓縣臨川王體自景皇

屬惟猶子建殊功於牧野敷盛業于戡黎宜奉大宗

嗣膺寶錄未亡人嬰此百罹興言感絕

王辭讓再三公卿固請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

赦詔州郡悉停奔赴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為皇太后

徐陵集載詔曰朕以虛薄竊守藩維常懼盈滿豈意

蒼昊不弔國步艱難皇嗣元良藐在清渭二臣奉迎

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永日今國尚無主家業事

隆上奉父母嚴規下逼羣臣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

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式遵舊則奉上皇太后尊

號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報當

解紱岐山之陽歸老瑯琊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岳

若問與夷之愧園寢 愚按徐陵此詔委婉正大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文帝能休斯言則它年不沉衡陽於江矣陳史南史

皆不載余亟錄之

辛酉以司空侯瑱為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為司

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乙丑重雲殿災八月庚戌立皇子伯茂為始興王

奉昭烈王後徙始封興嗣王瑒為安成王九月辛丑立

皇子伯宗為皇太子

愚按既有前詔何為遽立太子武帝子昌已死此矣



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為皇后冬十月甲子齊文宣帝殂十一月乙卯王琳攻大雷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禦之是歲扶南國遣使朝貢周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詔賜馱夏孤猶不能自存者粟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祀南郊詔賜民爵一級辛未祀北郊二月辛卯老人星見丙申太尉侯瑱敗王琳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梁山又敗齊兵于北望擒齊將劉伯球俘馘萬計王琳及其主蕭莊奔齊

陳書載戊戌詔曰王琳知慙衛足自貽顛沛縉紳君子多被繫維本之厥理或有負從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游說永作漢藩延壽脫歸終為魏守器改秦虞才同晉楚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皆原宥將帥戰兵亦同肆害並隨銓才引庶收力用又詔師旅以來將士死王事者並加贈諡又詔衆軍進討舟

艦輸積權倩民丁役勞日久可蠲復夫妻丁身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

庚子分遣使者齎璽書宣勞四方

陳書載詔曰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兼以寇難頻仍千金日費府藏虛竭杆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充殄兵戈靜戢思俾餘黎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稱朕哀矜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乙巳遣太尉侯瑱鎮益城庚戌立武帝第六子昌為衛陽王三月丙辰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舉州內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帥熊曇朗傳首建鄴戊午齊軍棄魯江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丙子沈衡陽王昌於江州丑詔蕭莊所署文武官屬還朝者量加錄序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為衛陽王奉獻王後辛丑周冢宰獲弒明帝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詔改葬梁孝元於江寧舊塋

陳書載詔曰梁孝元遭罹多難靈樞播越朕昔經北面有異常倫遣使迎接已次近路江寧既是舊筮宜即安卜

車騎禮章悉同梁典仍依魏葬漢獻帝故事追午追策故始與昭立王妃曰孝妃辛丑以國哀周忌帝臨於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建鄴殊死以下秋七月

陳書載甲寅詔曰朕詔侍賢良發于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褒獎抽揚緘書紳帶而滿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空陳旌弓不至側食長懷寢食增嘆王公卿士其薦賢良中淪滯使樸棧載歌由庚在詠乙卯詔喪亂以來亡鄉失土逐食流不者不問喬舊悉令著籍土斷之例

丙辰立皇子伯山為鄱陽王八月壬午

陳書載詔曰麥之為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即萬寶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尤貧者量給種麥未臨景陽殿聽訟

齊孝昭帝廢其主殿而自立戊子詔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陳書載詔曰梁氏末運奢靡已甚葛泰厭于胥史歌鍾列於管庫牛木被朱舟車馬飾金玉朕起自諸生家敦朴素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臨區極自安儉陋冀俾薄俗獲反淳風自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丁酉辛正陽堂閱武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盛領水軍趣巴相與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禦之冬十月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率眾會侯瑒南拒周軍十二月

陳書載乙未詔以古者春夏二氣不決重罪自今孟春乞夏首罪人大辟宜且申停

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庚子獨孤盛潛遁是歲齊廢帝殷乾明元年又孝昭皇帝建元年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辛未周湘州城主殷良降湘州  
 平二月庚寅曲赦湘州諸郡三月己卯太尉湘州刺史  
 侯瑱卒夏六月己亥齊人通好秋七月丙午周特若敦  
 敦遣歸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九月甲  
 寅詔以故太尉侯瑱故司空侯安都周文育故開府儀  
 同三司杜僧明故中獲軍胡穎故領軍陳徽配食武帝  
 廟庭冬十月癸丑霍州西山蠻率部內屬十一月甲辰  
 齊孝昭帝殂十二月甲申立始興國廟於都下用王者  
 禮以國用不足立煮海鹽傳及榷酤科先是晉州刺史  
 留異應王琳丙戌詔司空侯安都討之是歲高麗國遣  
 使朝貢周武帝保定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三

齊武成帝大寧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  
 亥祀南郊詔賜民爵一級孝悌力田加一等二月梁宣  
 帝殂閏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為撫東大將軍高麗王  
 高湯為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舉兵應留異甲子改

鑄五銖錢三月丙午安成王頊至自周丁丑以安石將  
 軍吳明徹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眾軍南討甲申大  
 赦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異于姚支嶺異奔晉安東陽  
 郡平夏四月癸卯曲赦東陽郡乙巳齊人來聘

高僧傳曰文帝時齊遣崔子武等通和議其時對眾  
 莫能與帝以僧洪偃內外優敏故令往對偃溫雅方  
 稜敷述皇猷才調橫逸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  
 皆屈服 愚按南北兩聘皆以僧屈子故詳錄之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四

以嘆儒流鮮才學之士也

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  
 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二級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以待中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丁亥周迪請降

是歲梁孝明帝天寶元年齊河清元年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走投閩州刺史陳寶應納之夏  
 四月辛討設無碍大會捨身于太極前殿乙卯加驃騎  
 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頊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癸巳司

空侯安都賜死秋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  
歐陽頔卒癸亥曲赦都下辛未周迪復寇臨川詔護軍  
將軍章昭達詔平之冬十二月丙申大赦詔昭達進軍  
建安討陳寶應

五年春三月辛巳祀北郊壬午詔以故護軍將軍周鐵  
虎配食武帝廟庭夏五月周齊並遣使來聘六月丁未  
夜有白氣二道出北斗東南屬地秋七月丁丑曲赦都  
下九月城西城冬十一月己丑章昭達擒陳寶應留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送建鄴晉安郡平甲辰以護軍將軍章昭達為鎮軍將  
軍開治儀同三司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  
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並給棺槨還本鄉并復其家癸  
未齊人來聘

高僧傳曰帝請僧慧勇講經於太極殿百寮與士眾  
咸萃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有曾  
差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各人五斛

陳書載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  
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有被畧為奴僕者釋為民

夏四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為  
司空五月齊武帝傳位於太子緯自號太上皇帝六月  
辛丑彗星見于上台北周人來聘秋七月癸未有大風  
自西南至廣步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  
故自壞丙戌臨州太守駱牙斬周迪傳首建鄴島于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崔航八月

陳書載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無賴之屬暴  
及徂竟若其經綸三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  
才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翦伐莫不侵殘玉盃  
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  
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旂服色猶行杞宋每  
車駕巡遊眇瞻河雒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  
松柏恒守唯成藩舊壘士子故塗掩埋未周樵牧猶

衆或親屬流類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  
流於無無忌宋祖惆悵于子房墳墓生哀生靈共惻  
者也朕興言永日思慰幽泉雖前代王侯自古忠烈  
塚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  
採

已卯立皇子伯固為新安王伯恭為晉安王伯仁為廬  
陵王伯義為江夏王九月新作大航冬十月辛亥齊人  
來聘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禮為武陵王癸亥曲赦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四十三

下

是歲齊後主天統元年

天統元年春二月丙子大赦改元三年己卯以司空安  
成王頊為尚書令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賜在位文  
武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帝崩於有覺殿  
遺詔皇太子可即君臨山陵務存儉速大赦竟羣臣三  
日一臨分除之制率依舊曲六月甲子羣臣上諡曰文  
皇帝廟號世祖丙寅葬永寧陵帝起自布衣知民疾苦

國家費用務俱儉約

陳書曰常所謂故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

妙識真偽下不容姦一夜內刺閣取外事分判者前後  
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堦石上鎔然  
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

廢帝諱伯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梁承聖聖三  
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  
年文帝嗣位八月庚戌立為皇太子自望室亂離東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四十四

焚燼太子居於永福省天統元年四月癸酉文帝崩是  
日太子即皇帝于位太極前殿許赦詔内外文武各復  
其職遠方悉停奔赴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后庚  
寅以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令揚州刺史新書令安  
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都軍事丁酉以中軍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為司空以鎮東將軍東揚  
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吏  
尚尚書袁樞為尚書左僕射以吳興太守沈欽為右僕

射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冬十月庚申享太廟十一月乙亥周人來弔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周天和元年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大赦改元賜孝悌力田爵一級

陳書載詔曰朕以冲薄荷茲神器如涉靈海今三元改厯萬國充庭清廟無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觸感崩心思播遺恩俾覃黎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

辛卯祀南郊二月辛亥南豫州刺史余來頃不從執政見殺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為侍中尚書僕射夏四月乙卯太白晝見五月乙未相州刺史華皎不從執政丙申以中撫軍大將軍馮子量為征南大將軍總舟師攻之六月壬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都下眾軍自步道襲相州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

陳書到仲舉傳載八月詔曰到仲舉庸力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參王政子據大邦禮威外婚勢均威里而肆其驕閹凌數百司過密之初擅行國政排黜懿親滅台家韓子高叢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腹心蜂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為表裏陰構奸謀密為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願託以朕冲弱屬事保祐國家安危事歸輔宰伊周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

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党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姦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並有據驗并剋今月七日縱其凶惡領軍將軍明徹左衛將軍衛尉卿寶安及諸人等又並知其事二三霧跡彰施朝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慈克殲罪人斯得並可收付廷尉蕭正刑書罪止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並所

不問

十月乙巳詔戮華皎家口是月周將元定入郢州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吳明微等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擒定送建鄴冬十月辛巳曲赦湘巴二州為皎所註誤者十一月甲子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冲卒十二月庚寅以儀同三司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為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司徒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十

殊禮以新除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為中軍大將軍及安南將軍湘洲刺史吳明微即本號並量府儀同三司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者並給棺槨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司空徐度卒夏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頊獻玉璽一六月丁亥彗星見秋七月壬戌立王弟伯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九月戊午太白晝見冬十月祀太廟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曰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

陳書曰居處諒闇同知哀戚嬪御卅角就館相仍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閣內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身稔皆已空竭

太傅親承顧託義深垣屏而攢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陰謀禍亂賴元相維持掃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通京師復相徵召宗社之靈妖氛是滅於是憲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何惶幾移醜類又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十

陳書曰豈止罪浮昌邑非惟聲醜太和

但賊豎皆亡日望懲改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

陳書曰樂禍思亂凶惡無已

溫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內囑以深利謀與肘腋又溫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天誘其衷自然開發此諸文跡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誰不容容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生靈今可特降為陵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衷心三靈佇眷

自前朝不豫任摠邦家威惠相宣刑禮並設且地彰靈  
璽天表長彗布新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之子鑒事甚  
帝克傳弟之懷久待太伯今可還申舊志崇立賢君外  
宜依舊典奉迎輿駕未亡人攬筆潛然兼懷悲慶

愚按廢帝仁弱不克負荷以此廢之足矣無端醜詆  
皆誣詞予故合陳書備錄之以著陳宣之不仁云

是日帝出居別地太建二年四月乙卯殂時年十九帝  
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即尊位刑政皆歸冢宰故宣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四

后稱文帝遺志而廢焉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殷憂之運功存極溺道濟  
橫流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乎西教盪覆江表沾危僧  
辯任同伊尹空結桐宮之恨貞陽入假秦兵不息穆羸  
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蹈表機王業所基始自於此哉天  
改物蓋有憑云文武以猶子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尚  
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已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  
之風至于臨下明察得永平之政矣臨海懦弱

陳書曰臨海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  
有同帝執事文后雖欲不鑒殷道其可得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

五

南北史合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一

明 李清 撰

陳本紀下第十一

南史十一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道  
譚第二子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室少  
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  
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孝元徵武帝子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入侍武帝遣高宗赴江陵累官為中書侍郎時有暹主  
李總與高宗有舊每同游處高宗嘗夜被酒張燈而寐  
總適出尋反乃見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暹長  
安高宗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  
此人虎頭當大貴永定元年暹襲封始興郡王文帝嗣  
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  
將軍置佐吏歷司空尚書令廢帝即位拜司徒錄尚書  
都督中外諸軍事光大二年正月進大傅領司徒加殊

禮劍履上殿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薨廢帝為臨海王  
以王入繼皇統是年高麗新羅林邑狼牙修國並遣使  
朝貢是月齊武成帝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文武賜位一階孝弟力田及為父後者賜爵一級課寡  
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陳書載詔曰朕以寡薄志守藩維味季高風風思陽  
城遠托自元儲紹國正位君臨頻謀亂階將傾寶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仰惟嘉命爰集朕躬羣辟啟請相喧渭橋文母尊嚴  
懸心長樂對揚璽綬非止殷湯三辭履涉春冬何但  
代王五讓今便肅奉天策欽承介主當與黔黎普同  
斯慶

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  
寶為皇太子封皇子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為始興王  
奉昭烈王祀乙未謁太廟丁酉分命大使觀省四方風  
俗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勣為右僕

射辛丑祀南郊壬寅封皇子建安侯叔英為豫章王豐  
城侯叔堅為長沙王戊午祀太廟二月庚午皇后謁太  
廟辛未皇太子謁太廟乙亥耕藉田夏五月甲午齊人  
來聘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辛  
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冬十月新  
除左衛將軍歐陽純據廣州舉兵辛未遣開府儀同三  
司章昭遠攻之壬午祀太廟

二年春二月癸未章昭遠擒歐陽純送都斬于建康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一

廣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  
大赦又詔自討周迪華皎以來兵有死亡者並令收歛  
併給棺槨送還本鄉夏四月乙卯廢帝伯宗殂  
若果以天年終猶宣帝之厚也後主以亡國善終其  
胚胎於斯乎  
戊寅皇太后祔葬于萬安陵閏月祀太廟己酉太白晝  
見五月壬午齊人來弔六月辛卯大雨雹乙己分運大  
使巡州郡省冤屈

陳書載秋八月詔江介歸化者不問遠近悉蠲課役  
良田廢村隨便安處又詔民田凡值水旱即列在所  
言上折除有能懇起荒田不問頃畝多少依舊蠲稅  
冬十二月癸己夜西北雷是歲高麗遣使朝貢

齊武平元年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為尚書僕射辛  
酉祀南郊辛未祀北郊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三月丁丑大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一

陳書載自天康元年迄太建元年通餘軍糧祿秩夏  
調未入者悉原之  
夏四月壬辰齊人來聘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月丁亥  
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甲辰封東中郎長沙王府諮議  
參軍蕭彞為江陰王秋八月皇太子釋奠太學九月癸  
酉太白晝見冬十月乙酉周人來聘十二月壬辰司空  
章昭遠卒是歲高麗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並遣使  
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尚書監  
王勣為右僕射二月乙酉立王子叔卿為建安王夏五  
月癸卯尚書右僕射王勣卒是月周冢宰宇文護伏誅  
秋八月辛未周人來聘

徐陵集載宣帝答書曰知以冢卿執政擅同洲藪妄  
專征伐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今  
遣具位某等使不復多述陳頊頓首 陳書載戊寅  
詔曰國之大事受朕與戎文叔慈制或規孟德頗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一

五

兵略朕既慚暗合良皆披覽兼叔經督戎備嘗行陣  
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並條制  
凡十三科且即班宣以為永准乙未詔停督湘江二  
州道租無錫等十五縣流民並蠲其縣賦

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辛亥大赦

陳書載詔曰朕嗣守寶圖傍缺諍臣朱雲推檻良所  
不逢禽息觸楹又為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擔簦以遊  
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黑貂改弊黃金且殫終身

滯淹可為大息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承殊朝  
政純靈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  
丙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三司杜稜程靈洗配食武帝  
廟庭故司空章照遠配食文廟廟庭冬十一月乙酉祀  
太廟己亥地震甲辰辛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是歲周  
建德元年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尚書右僕射  
領吏部辛巳南郊甲午祀太廟二月辛丑丑祀明堂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一

六

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三月壬午以開  
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略地於齊丙戌  
西衡州獻馬生角己丑皇孫胤生内外文武賜帛各有  
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並令掩  
埋夏六月癸卯周人來聘秋九月癸未尚書右僕射沈  
君理卒壬辰晦夜明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令王瑒為吏  
部尚書己亥以特進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乙巳吳明  
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十二月壬

辰詔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王琳首並還親屬以弘廣宥

陳書載詔曰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蔽其首級垂戒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盾或存泉懸自足不容久歸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所不忍

乙巳立皇子叔明為宜都王叔獻為河東王是歲諸軍略地所在克捷

六年春正月壬戌赦江右淮北諸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陳書載詔曰朕命將興師大拯淪溺仄瑄未周凱捷相續拓地數千連城將百當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

且肇元告慶遠服來荒始覩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

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

譙南兗十五州郢州之齊安西陽江州之齊昌新蔡

高唐南豫州之歷陽臨川郡罪無輕重悉皆原宥

壬午祀太廟甲申周來聘聘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卒

亥耕藉田

陳書載詔曰癸亥詔以去年南川失稔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遭太建四年檢首田稅亦申至秋南康民間尤弊特原太建四年未入田租

夏四月庚子彗星見

陳書載辛丑詔曰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爭歸有道棄彼農桑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憇胸山黃郭車營布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豷飢饉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疫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慰撫仍出陽平倉穀拯之并充糧種隨近耕種

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周弘正卒冬十一月乙亥詔北

邊行軍之所並級復十年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

瑒為尚書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為吏部尚書

七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三月辛未詔豫二兗譙徐合

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郡置雲旗

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

庚寅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以還民乙未桃根又表上織成羅紋錦被各二百首詔于雲龍門外焚之壬子郢州獻瑞鍾六六月丙戌詔為北征將士死王事者克日舉哀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尚書僕射己酉改作雲龍神虎門秋八月癸卯周人來聘閏九月壬辰都督吳明徹大破齊軍于呂梁是月甘露頰降樂游苑丁未幸苑採雲露宴羣臣詔于苑龍舟山立甘露亭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為新蔡王叔文為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熙王十二月壬戌以尚書僕射王瑒為左僕射太子詹事陸繕為右僕射甲子南康郡獻瑞鍾一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有紫雲見二月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丁未詔江東道太建五年前租稅夏調適在民間者悉原之夏四月甲寅詔今月十七日幸樂游苑設絲竹樂宴北伐凱旋諸庚寅尚書左僕射王瑒卒六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為左僕射新除晉陽太守王克為右僕射秋九月戊戌立皇子叔彪

為淮南王

是歲齊隆化元年

九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自號太上皇辛卯祀北郊是月周滅齊二月壬子耕藉田陳書載夏五月丙子詔自太建以來訖八年流移叛戶所帶租調七年八年叛義丁五年訖八年叛軍丁六年七年通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石麥等五年訖七年通賞絹皆悉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秋七月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己丑震慧日寺剎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震死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破周將梁士彥於呂梁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移于新宮是歲百濟國遣使朝貢齊幼主承光元年七

十年春正月甲子周軍救梁士彥大敗司空吳明徹於呂梁及將卒皆見囚俘不反三月辛未震武庫丙子分命衆軍備周乙酉大赦夏四月庚戌詔北伐文武應在

軍者並賜爵二級又詔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外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奉卹者並量減

陳書載詔曰朕承梁季亂離斯瘼宮室禾黍有名無處雖輪奐未覩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為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克民疾征賦興言靜念時惕懷抱斷雕為朴猶望可希雉頭之服既焚弋綈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服躬草屨風行冀以變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一

三

庚申大雨雹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月丁酉周武帝崩閏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及鴻臚府門秋八月戊寅隕霜殺稻菽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臺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申寅辛婁湖臨誓衆乙卯分遣大使班明誓于四方命上下相警冬十月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為尚書僕射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是歲新羅國遣使

朝貢周宣政元年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南兗州言龍見二月癸亥耕藉田陳書載夏五月甲寅詔田舊例以枉法受財為坐雖重直法宥賄其制甚輕豈不長彼貪殘生其侮弄今可改不枉法受賄者科同正盜

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丁卯辛大壯觀闕武冬十月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以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為右僕射十一月辛卯大赦戊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一

三

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克之辛亥又克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督水部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向建鄴周又克譙北徐三州自是淮南之地盡歸周矣己巳詔非軍國所須多所減損歸于儉約

陳書載詔曰方今正道多違澆風又靡貴里豪家金鋪玉鳥貧居陋巷蠹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燿

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劾科格重以旗亭闕  
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通過商  
賈營謀私蓄靖情衆弊宜事改張今可宣勅主衣尚  
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  
列若有游長掖庭啓奏即皆量遣太子秘戲非會禮  
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  
章更須詳定唯宜平允別觀離宮郊間野外非恒饗  
宴勿復修治并勅内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備儉約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五十一

五

我嚴規抑有刑憲

是歲周宣帝大象元年

十二月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己卯大雪壬  
午兩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僕  
射己酉周宣帝崩六月壬戌大風吹壞韋門中閨秋八  
月己未周鄭州總管司馬消難以所統九州八鎮地來  
降以消難為大都督加司空封隨郡公庚申詔銷西將  
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衆趨

歷陽起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趨南充州戊辰以  
司空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  
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郭默  
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九月癸未周臨  
江太守劉顯光率衆來降是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  
激三夜乃止丁亥周將王延貴率衆援歷陽任忠擊破  
之擒延貴等己酉周廣陵義軍主曹藻率衆來降冬十  
月癸丑大雨震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五十一

五

陳書載十一月乙丑詔丹陽吳興晉陵建興義興東

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田稅祿秩並各原半其田

租半申至來年秋登

十二月庚辰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

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僕射晉安王伯恭為

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二月乙亥耕藉田秋

九月癸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拔樹大雨電冬十月

癸未以散騎常侍毛喜為吏部尚書十二月辛巳彗星見西南是歲丹丹國遣使朝貢周靜帝大定元年遜于隋文帝改開皇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帝不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遺詔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明器皆用瓦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悉依舊準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二月辛卯上諡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陵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初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國步初弭創瘼未復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

按陳書有云乃運神略授律出師戰勝攻取獻捷相

繼此言前勝也當從陳書

強弱之形理則懸絕犯斯不建適足為掄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還至江際自此懼矣

此言後敗也尚從南史

既修飾都城為軒架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疾人

修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孝宣帝嫡長子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魏平江陵遷孝宣長安留後主於穰城天嘉三年歸建鄴立為安成王世子光大二年累遷侍中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孝宣崩乙卯始興王叔陵構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于太極前殿大赦在任文武及孝悌力田為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殺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丁卯立皇弟叔敷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尋陽王叔慎為岳陽王叔達為義陽王叔熊為巴山王叔虞為武昌王甲戌設無碍大會于太極前殿

陳書載三月辛亥詔曰躬推為勸義顯前經力農見實事昭往詰今陽和在即青澤潤下宜展春藉以望



秋抵其有新聞勝訟進壘蒿萊廣衰弗得度量征稅  
悉皆停免私業久廢皆許占作公田縱荒亦隨肆勤  
倘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茲督課議以賞擢

三月癸亥詔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各薦一人

陳書載詔曰朕以寡薄嗣膺景祚思所以登顯髦彥  
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是用甲旦凝慮丙  
夜損懷應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可各薦一人且取備  
定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伏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  
草容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實難亦且去此幽谷  
翔天此路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

又詔求忠諫無所隱諱

陳書載癸卯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  
豪並輸誠款分遭親戚以為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  
異域南北阻遠念其分乖矜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  
幾禁使彼離析外可即檢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

在外者並賜衣糧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舟伏  
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  
亦隨其意

己巳以新除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射夏四  
月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  
爵一級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錄金銀薄度物  
化生土木人綵華之屬及布帛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  
業无成盡悉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祀妖書諸珍怪事詳為條制並皆禁絕秋七月辛未大  
赦是月自建鄴至荊州江水色赤如血八月癸未天有  
聲如風水相激乙酉夜又如之九月丙午設無碍大會  
于太極前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辛亥夜天東北有  
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丙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  
章王叔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以江州刺史豫章王

叔英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司空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為司空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為湘東王叔敷為臨賀王叔宣為陽山王叔穆為西陽王叔儉為南安王叔澄為南郡王叔興為沅陵王叔韶為樂山王叔純為新興王十二月司空長沙王叔堅坐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北至東南內有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是歲頭和國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癸巳大赦夏五月戊子以吏部尚江總總為尚書僕射秋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弟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癯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冬

陳書載十月己酉詔自大建十四年和調通入者並聽原之

十一月丙寅大赦是月盤盤百濟國並遣使朝貢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午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夏四月庚戌豐州義軍主陳景詳斬大寶傳首建鄴十一月己未詔修復仲尼廟

陳書載秋八月戊子夜老人星見 陳書載詔曰宣

尼誕膺上哲休資至聖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為茂草三十餘年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不追閱筭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故廟 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繁潔滌以時饗奠 辛巳幸長干寺大赦

陳書載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辛卯皇太子出學講 孝經畢釋奠先師設金石樂會宴王公卿士 高僧 傳曰是年勅僧智聚於太極殿講經天子親臨講席 是歲丹丹國麗國遣使朝貢梁孝明帝殂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王公以下各薦所知無隔與早二

月丙申立皇弟叔謨為巴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  
折會王叔隆為新寧王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  
王秋九月甲午辛亥武湖肆艦閱武宴羣臣賦詩冬  
十月癸亥以尚書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朓  
為尚書僕射十一月己卯大赦是歲百濟遣使朝貢梁  
後主廣運元年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乙未地震秋九月庚  
寅梁太傅安平王蕭巖荊州刺史蕭巖遣其都官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三

沈君公詣荊州刺史陳紀請降辛卯巖等帥其文武官  
男女濟江隨因此遂廢梁國甲午大赦冬十一月丙子  
以蕭巖為平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巖為安東將軍  
吳州刺史豫章王叔英為兼司徒十二月丙辰以前鎮  
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為  
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恬為錢唐王夏  
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于青塘

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出江戊午以左民尚書蔡徵為吏  
部尚書是月邳州南浦水黑如墨

隋書五行志曰黑水在關中今淮南水黑乃陷於關  
中之應

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  
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焚人家六月庚子廢皇太  
子胤為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為皇太子辛丑  
以太子詹事來憲為尚書僕射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三

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冬十月己亥立皇子  
藩為吳郡王辛丑以度支尚書姚察為吏部尚書己酉  
辛莫府山大校獵十一月丁卯詔尅日于大政殿訊獄  
丙子立皇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初隋文帝  
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尚不榮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  
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姓名頓  
首而後主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流泰隋  
文不悅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

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代後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以容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女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抱孔範等十人預宴號狎客先令八婦人裝采菱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

隋書音樂志曰後主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後玉樹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庭花等曲與幸臣等綺艷相高極其輕薄男女唱和音甚哀

君臣酣飲從夕達旦此為為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覆舟山及蔣山栢林冬月常多采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前後災異甚多有神自稱老子游都下與人對語不見形言言凶多驗得酒輒囁之經三四年乃去舟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首蔣山衆鳥鼓兩翼拊膺曰

奈何帝奈何帝又建鄴城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并涌霧赤地生黑白毛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蕪塞忽自通後主又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

隋書五行志曰隋受禪後上下通服黃衣乃隋師攻圍之應

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血有血雷階至御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御牀下捕之不見以為妖乃自賣佛寺為奴以穰之又於郭內大皇佛寺起七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城死者甚衆又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棧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棧浮海上齊雲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冠來無際畔始北齊末諸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職者以為省主主將見省之兆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極之乎命作戰船或謂密之隋文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棹于江謂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又納梁蕭巖蕭巖隨文愈忽以晉王

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來伐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  
又散寫詔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既下江濱鎮戍  
相繼奏除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  
機密並抑而不言初蕭巖蕭瑛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  
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邪忽受  
叛蕭誤人事後主聞心忌二蕭故遂散其眾以巖為東  
揚州刺史瑛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  
襟帶二州使南平王蒨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十一

五

台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軍防船艦悉從二王還  
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戰船上流  
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十餘萬人及  
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至周兵再至無  
不摧沒今鹵復至必當自敗孔範亦言無度江理但奏  
伎縱酒作詩不報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酸後  
主昏睡至晡時乃罷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

韓擒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  
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  
阿之衝而入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告變戊辰乃下詔  
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  
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於是以前蕭摩訶為皇  
大都督樊猛為上流大都督樊毅為下流大都督司馬  
消難於文慶並為大監軍重立賞格分兵鎮守要害借  
尼道士盡皆執後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十一

五

虎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  
山頓白土岡之東南眾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北  
掖門是時韓擒虎率眾自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  
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趨宮城自南掖門  
入城內

隋書五行志曰陳初童謠云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  
浹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後果為擒虎所及擒虎  
黃斑之謂破建康乘青驄馬往返時節皆應

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候公  
頡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待之後主不措馳去  
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二人苦諫  
不從以身蔽井

陳書載憲苦諫公頡以身蔽井

後主與爭久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  
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軍士叩閣入深安坐勞之曰  
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  
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  
井上於天文為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先是江  
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晉王廣軍於六合鎮其山  
名桃葉果乘陳舟渡丙戌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行  
東宮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同發建鄴隋文亦權分  
京城民宅以俟內外修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詠詠忘其

亡馬使還奏言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景景不  
絕隋文嗟嘆曰一至于此及至長安陳與服器物於度  
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子諸父諸弟眾子為王者凡  
二十八人司馬消難尚書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  
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將軍任忠吏部尚書  
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自尚書郎以上  
百餘人隋文使納言宣詔勞之

陳書晉熙王叔文傳曰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服御天文香籍等並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隋晉  
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于廟廷 高僧傳曰長干寺  
育王像屢著神驗禎明中像面轉西勅延太極殿設  
齋先有七寶冠在像頂飾以珠玉甚重上復加錦帽  
至曉寶冠掛於像手錦帽加頂上帝聞之乃焚香禮  
曰若國有不祥則脫冠如故仍以冠置頂明晨復脫  
掛上下同懼至是皆露首百縛長安

次使內史令宣詔責後主以君臣不能相弼後主伏地

屏息不能對乃詔陳武文宣三帝陵塹給五戶分守之  
初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夢有人自天  
而下尊從數十至太極前殿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  
五帝三十二年及後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哭入唱曰  
畢國主有烏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  
高臺感草變為仄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  
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眾感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  
火而仄及至長安與其家屬館于都水臺所謂土高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一

五

當水也言皆驗或謂後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敗亡  
之徵云既見宥隋文給賜甚原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  
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督寶云既無  
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曰叔寶全無心肝監  
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使節其酒既而曰  
任其性爾何以過日未幾隋文又問監者叔寶所嗜監  
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石隋  
文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待飲賦詩曰日月先天德山

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  
優詔不許許從至仁壽宮待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  
敗豈不由酒何如將作詩功夫思安時事即當賀若弼  
渡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酣飲遂不省及高頻至日  
猶見啟在牀下未開此亦可笑蓋天亡也昔苻氏所征  
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官乃違天  
耳隋文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在京為過皆分置諸州縣  
每歲賜衣食全之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一

五

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  
時隋煬帝已即位矣豈知煬人者乃自煬也

英河南洛陽之邙山

愚按後主亡後與世祖高宗之後皆綿綿隋唐而後  
主弟叔達遂相唐高祖云

論曰孝宣氣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  
存太伯之心績業後拓土開疆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  
大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

削弱之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失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鄰德覆車之跡尚爾追縱叔季其獲夫數年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慟并隅何救參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語云可憐馬巴子二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卓笑相料里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黃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卓笑之謂既而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一

三

滅于隋說者以謂江東謂殺羊角為卓笑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于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南北史于諸代皆載唐魏徵論獨陳不載今取陳書補之曰高祖拔起壘畝有雄傑之姿始佐下藩奪英奇之略弭節南海職思靜亂援旗北邁義在勤王掃侯景于既成拯梁室于已墜天網絕而復續國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舊物魏王延漢鼎祚亦武反晉乘與懋積鴻勳無以尚也于時內難未弭內隣初

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于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遽移天懸雖皇靈有昭何其遠也然志度弘遠懷抱豁如或取士仇讎或擢才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吹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成能得其死力故能決機百勝成此三分方諸鼎峙之雄無慙權備矣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預經綸知民疾若德刑並用戡濟艱虞羣兇授首疆鄰震攝雜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若不尚明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一

三

則守良文主臨海年長於成王過微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之罪其無辭乎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極民歸其厚智勇爭奮師出有名揚旆分麾風行電掃關土千里奄有淮泗戰勝攻取之勞近古未有也既而君侈臣勞將驕卒惰帑藏空竭折衄師徒於是秦人方彊遂窺兵于江上矣李克以為吳之先亡由于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



不亡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寬大得人終以驕侈致敗  
文武之業墜于茲矣後主生深宮中長婦人子既屬  
邦國殄瘁不知稼穡難艱初懼貼危屢有哀矜之詔  
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于文酒  
昵近羣小皆委之以銜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  
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  
為長夜之飲寵嬖同艷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  
眾叛親離臨機不寤身投于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觀列辟篡武嗣興其始也皆  
欲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終蓋寡其  
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仁義心懷  
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  
久遠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顏候色因其所好  
以悅導之若下坂走丸譬順流決壅此所以成康文  
景千載罕遇琴牟幽厲靡代不有焉被宗社身嬰戮  
辱為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身

苑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從教義之本偏  
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一

五

南北史合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一

南史十二

后妃上

宋武帝母趙太后 繼母蕭太后

武帝臧皇后 武帝張夫人

文帝母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文帝袁皇后 潘淑 武帝母路太后

明帝沈太后 孝武王皇后 宣貴

前廢帝何皇后 明帝王皇后

後廢帝母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順帝陳太妃 順帝謝皇后

齊高帝母陳太妃 順帝謝皇后

武帝裴皇后 文帝王皇后

壽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帝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潘貴

和帝王皇后

六宮位號前代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  
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宮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  
修儀婕妤容華克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  
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餘仍用  
晉制按貴嬪曹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  
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曹魏明帝所制淑媛曹魏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所制淑儀修華皆晉武帝所制修容曹魏文帝所制修  
儀曹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克華晉武帝所  
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  
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  
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置中才人充  
衣以為散位按昭儀漢元帝所制充衣孝武所制昭華  
曹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  
明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儀修華

修容才人良人三年省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為散後其後帝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內職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宜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藩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馬梁武撥亂返正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為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容為五職美人才人良人為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為二職及

簡文孝元出自儲藩或迫在拘繫或逼於危亂且妃並先祖更不建椒闥陳武光膺天歷以朴素自居故後宮員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宮職備員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編之令文以為後法然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宣帝後主無所改作令總綴緒以立此篇

宋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父裔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於孝帝產武帝殂於丹徒宮合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零山宋初追崇號金陵曰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寧永初二年有司奏東鄉裔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氏封豫章郡建昌縣君其年又追封裔臨賀縣侯裔子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后為孝帝繼室生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武帝為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號帝踐阼尊曰皇太后居宣訓宮帝以恭孝為行奉太后素謹及即位位春秋已高每旦朝太后未嘗失時刻

宋書禮志曰武帝崩蕭太后倣晉李太后服孝武故事制三年服

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年八十一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內別為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陵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殂葬禮多闕故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許祔葬至是故稱后遺令云卓初與趙氏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五

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滅皇后諱愛親東莞人父雋郡功曹后適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與弟帝以儉正率下后恭敬不違

宋書曰高祖興復重居上相后器服粗疎不為親屬請謁

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殂於東城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帝臨崩遺詔留基建鄴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寧陵追贈偶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家叔孫

氏封永陵平鄉君偶子素素並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許人生少帝及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為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廢太后還壘鼓隨居吳郡文帝元嘉元年拜營陽國太妃二年薨

文帝胡太后諱道安淮南人義熙初為武帝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謫賜死年四十二葬丹徒武帝踐阼追贈婕妤文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六

廟建鄴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晉恭帝女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馬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為皇后元嘉元年降為營陽王妃又為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

文元表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母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妃生子邵東陽獻公主英娥帝待后恩禮甚篤素氏貧薄后每就帝求錢帛時之帝性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

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信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帝意宿昔便得因恚恚恨托病不復見帝既而怏怏成疾

宋書曰上每入必避它處數掩伺之不能得諸皇庶子問訊后未嘗視

元嘉十七年疾篤帝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帝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帝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十二

宋書載辭曰龍輅纏繞容翟結駟皇塗昭列神路幽

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旒想徂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輦禴之重晦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倫昭麗昇有物有憑圖精初鑠方祗始凝昭武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臨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洲塞方江泳漢再誼

南國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擇位公宮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祇禋告泮大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穿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誓引五絡遷迹敷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十二

儲嗣哀哀列辟洒零玉墀雨血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素節服馬願棘送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存休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嗷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及奏帝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詔謚曰元初后生幼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扱幔葉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

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後后昔所  
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  
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  
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帝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  
釋初文帝即位后父湛之謚敬公大明五年孝武又詔  
追贈后生母王夫人為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袁  
敬公平樂鄉君墓先未給塋戶各給塋戶三以供灑掃  
后父湛之自有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九

潘淑妃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  
每裝飾褰帷以候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  
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人乎於此愛傾後  
官餘事見太子幼始興王濬傳

孝武昭路太后諱惠男丹楊建康人以色貌選入後宮  
生孝武帝拜為淑媛及年長無寵常隨孝武出藩孝武  
即位有司奏奉尊號曰太子宫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帝於閨房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

民間咸有醜聲官掖事秘亦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  
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餘杭孫廣昌鄉君大明  
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  
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  
太后故預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居處器服與  
帝相侔大明五年太后隨帝巡南豫州妃主以下並從  
廢帝立號太皇太后明帝踐阼號崇憲太后初明帝少  
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十

異舊日有司奏宜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懼閨禁  
不如所奏及聞義加難作太后心幸之延帝飲酒置毒  
以進侍者引帝衣帝寤而起以其危上壽是日崩秘之  
喪事如禮遷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慈特  
齊哀三月以申追遠

宋書載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有兼常慕夫禮  
沿情施義隨事立可特齊哀三月以申追仰  
諡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南號修寧陵先是晉安王

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毀去梓宮

宋書無毀去梓宮四字不知南史何據

以厭勝修復倉卒不得如禮帝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修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孝卜前歲遭諸藩之難禮從權且未暇營改而營隧之所山原卑陋

宋書曰朕早蒙慈遇情禮兼常終始之義載彰幽顯可就巖山左右更擇吉地明審龜筮須選今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式遵舊典以禮改創有司奏請修寧陵玄宮補葺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還詔可

宋書曰太宗初廢幼主欲悅太后心乃以令書進太后弟休之茂之等官及即位又遷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茂之桂陽王休範鎮北諮議參軍已害世祖諸子因此臨休之等宥其諸子

廢帝景和又連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於孝侯道慶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敬侯道慶女為皇后

以休之為侍中

明宣沈太后諱容姬不知何許人為文帝美人生明帝拜嬖好元嘉三十年卒年四十葬建康莫府山孝武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明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為皇太后諡曰宣陵號崇寧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姬琅琊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修明孝武在藩后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寵異及即位立為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妃主以下並加班賜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官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父偃別有傳

廢淑儀南郡王義宣女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卒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起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諡曰宣及葬給輜車虎

賁班叙鑿路九旒黃屋左森前後部羽葆鼓吹

魏書島夸傳曰山池雲風之屬皆裝以象寶繡帷珠

帶重鈴疊旣儀服之盛古今少有

帝自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帝

痛愛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

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反又詔有司奏曰據春秋仲子

非魯惠公元嫡尚能考別宮今貴妃天秩崇班理應創

新乃立別廟於都下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五

致帝大喜令召之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

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擬李夫人賦

寄意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

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貴或云貴妃是廢珠

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孝建三年納為皇太

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諡曰獻妃廢帝即位

追崇曰獻皇后明帝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

父瑀字幼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瑀尚武帝少女豫

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

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兢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

並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疎戚莫不露

被恩禮瑀位右衛將軍主薨瑀情愛孝武追贈瑀金紫

先祿大夫子遵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婚遵少

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士位南濟陰太

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偽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遵弟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五

莽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廢立

事覺見害明帝即位追封建寧縣侯瑀凡子行性躁動

位黃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司拜

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罵

賜死

明恭皇皇后諱貞風琅琊臨沂人初拜淮陽王妃明帝

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奴建安早公主

伯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后帝嘗宮內大集裸婦人觀之



以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  
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  
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與此  
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  
舅陳郡謝綽曰后在家傳弱不知今段剛正如此廢帝  
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  
始猶見順後狂愚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  
扇不華欲加配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猾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  
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宗室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異志  
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遷居丹  
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  
元年薨于第年四十四追加諡葬以宋禮后父僧朗別  
有傳

後廢帝陳太妃諱妙登丹陽建康屠家女孝武嘗使尉  
司乘訪人間子女有色者太妃家在建康居有草屋兩

三間帝出行問尉曰御道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  
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行唯太妃在家  
明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白孝武迎入宮在路太后房  
內經二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帝以賜明帝始有  
寵一年哀歌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先是民間言  
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微行自稱  
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即位拜貴妃秩同皇子廢帝  
踐祚有司奏上尊號曰皇太妃與服如晉孝武李太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故事官曰弘化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昇明  
初降為蒼梧王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太始五年明帝訪  
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華於而后  
父祖並亡弟又弱小以下筮吉故為太子納之六年拜  
皇太子妃諷朝士州郡皆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與太  
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外無餘物帝大怒封藥賜死既而  
原之太子即位立為皇后帝既廢降后為蒼梧王妃祖

既深自有傳

順陳太妃諱法容丹陽建康人明帝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懷孕輒取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以陳昭華為母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為皇太妃已禪位去皇存太妃號

順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孫女父賜車騎功曹昇明二年立為皇后順帝禪位降為汝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七

王妃祖莊自有傳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宣帝宣帝有庶子衡陽王道度始安王道生而后高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甕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惜不見耳后數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后親執勤婢使有過

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宦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冬月猶無繡纈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魚肉曰於我過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為齊國太妃並密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諡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帝薦起麵餅鴨膳孝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帝薦肉膾菹羹昭后薦茗糲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六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祖玄之父壽之俱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與家矣后寢卧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鶩如雲氣年十七裝方明為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迎至龍旂豹尾異常后喜而從之已與裴氏不成婚竟嬪於帝嚴整有執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彞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

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  
麻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燃宋恭豫元年殂歸葬  
宣帝墓側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揮有白  
兔跳起尋之不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  
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齊建元元年尊諡昭  
皇后二年贈后父壽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虞都  
鄉君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父璣之左軍參軍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五

少與豫章王嶷妃庾氏勣女工奉氏勣女工奉事高昭  
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為舅姑所重武帝亦薄之  
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  
明三年為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為皇太子妃二年后薨  
謚穆妃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  
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備妃之重禮絕恒例既布哀策  
不煩石誌從之武帝即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紫金光

祿大夫后母種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二殿  
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  
二殿太后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宮  
內有御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  
西頭置鐘磬兩箱皆宴樂處也帝數遊幸諸苑園載宮  
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  
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  
齊書曰至今鐘聲惟應五鼓及三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五

車駕數幸琅瑯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故  
呼鷄鳴埭云時有婦人吳郡韓蘭英工文辭宋孝武時  
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為宮中職僚及武帝  
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瑯臨沂人父暉之太宰祭酒宋  
世高帝為文惠太子納后生鬱林王建元元年為南郡  
王妃四年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宮人製新麗衣裳及  
首飾而后生帳陳故古舊釵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為

皇太子太妃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未有也贈后父尋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明帝即位出居鄴陽王殿故第為宮德宮永元二年梁武帝定建鄴迎入宮后稱制及禪位避居外宮梁天建十一年殂葬崇安陵諡曰安后祖詔之有傳

鬱林王何妃諱靖英廬江潯人撫軍將軍載女初將納為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載無男門孤不欲與婚王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三

以南郡王為妃為將來外戚唯須高貴不須強門今何氏陰華族弱寔允外戚之義永明三年乃成婚妃稟性淫亂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妃悅常與鬪腕較力南郡王以為歡笑澄者本剡縣寒人嘗於南岸逼略人家女為秣陵縣所錄南郡王語縣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為妾姨不與澄詣建康令沈徽孚訟之徽孚曰姨女猶是寒賤政可為妾耳徽孚訂而遣之十一年為皇太

孫妃又有女巫子楊珉之亦貌美妃尤愛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太孫即位為皇后封后嫡母劉為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為餘杭廣昌鄉君后將拜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謁太廟楊珉之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為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諮坦之因請時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坦之耳語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聞帝謂后為阿奴曰阿奴奴暫去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三

乃曰外間並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乃為勅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果有勅原之而珉之已死后既淫亂又與帝相愛衰故帝恚之又迎后親戚入宮者賜人百數十萬以武帝昭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為王妃父載有傳

海陵王妃諱詔明琅琊臨沂人太常慈之女永明八年納為臨沂公夫人鬱林王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臨王妃妃父慈有傳

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妃父慈有傳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高帝為

明帝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

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為宣城王妃明帝即位遣尊敬

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為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

鄉君明帝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諱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之女建武二

年納為皇太子妃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恨矣山陰主明帝長女後遂與亂明年妃謁敬后廟東

昏即位立為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及遇殺廢后為

庶人后父澄有傳

東昏潘貴妃名玉兒建康人一日本俞名尼子王敬則

伎或言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氏潘妃有

國色東昏甚嬖之太子誦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妃母

養誦拜貴妃妃嘗乘卧輿東昏騎馬從後莊嚴寺有五

九子鈴外國寺佛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剽取施

妃殿飾妃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再用貴市

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一百七十萬

嘗鑿金為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妃放恣成行遠近父實慶與諸小人共逞姦毒富人恣

誣為罪田宅貨財莫不吝乞或云寄附隱蔽復加收沒

計一家見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男口必殺先是明帝

崩東昏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及妃生女

百日亡乃制齊衰經杖衣悉麤布郡小來弔盤旋地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舉手愛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閻豎王寶孫

諸人共營餽羞云為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樸大

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閭豎共為禪販以妃為

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妃罰之東昏小有得失

妃則與杖乃殺虎責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閭內不得進

實中荻然雖畏妃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游走妃乘小

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東昏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

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內時百姓歌云閭

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及東昏遇害梁武欲

納妃從諫而止乃以賜軍主田安妃不從泣曰昔上遇

時主今宜下匹非類遂自縊潔美如生與吏皆行淫穢

潘妃自縊事見本史王茂傳然亡齊者此妖也故於

東昏紀及茂傳內摘出另為傳做馮小憐張麗華例

雖然玉兒不伍小憐矣以猶能獨死又梁武本紀云

帝收嬖妾潘妃誅之恐非實錄

和帝王皇后諱莽華琅琊臨沂人太尉儉孫女初為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二

三

王妃中興元年立為皇后帝禪位降為已陵王妃祖儉

有傳



南北史合注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三

明 李清撰

南史十三



武帝武皇后

丁貴妃

阮脩容

簡文王皇后

少主張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孝元徐妃

敬帝母夏太后

王皇后

昭明蔡皇后

宣帝母龔太后

王皇后

孝明母曹太妃

后缺

陳武帝章皇后

文帝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帝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梁文獻張太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父穆之娶文帝從  
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壻於文帝生長沙王懿永陽



王敷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自花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

冊府元龜曰南齊有御史黃文濟其家庭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彩其兒見之餘人不見少時文濟被殺 愚按是花之開其妖祥不常如此故附錄於後以成世之不脛德而譚瑞者

將產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次生衛陽王暢義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長公主令嫔后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晉陵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王后諡文獻父穆之晉司空華六世孫少方雅有識鑒初為員外散騎侍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求外出為交趾太守政有異績宋文帝將以為交州刺史會病卒梁武踐祚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穆之及孫而絕從父弟弘策以子績嗣別有傳武德都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父粲太子舍人早喪后

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無不閑習宋后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紅結婚都氏並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庸公主玉環及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年歸葬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武帝為梁公詔贈后為梁公妃及踐祚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崇為皇后諡曰德陵曰脩陵后父粲贈金紫光祿大夫后酷妬及終化為龍 愚按都之妬安能化龍想當時諱言蛇耳入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績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河北五女村寓居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

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  
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獨貴嬪弗覺鄉人魏益德將  
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望見漢濱五采如  
龍下有女子孳統則貴嬪也丁氏因以相者言帝帝贈  
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  
滅又體多疣子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  
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祇  
敬嘗於供養經案側髻髻若見神人獨異之貴嬪生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明簡文廬陵王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  
年八月又奏初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  
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  
不容無敬王后妃主常得通信通者及六宮三夫人雖  
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禮敬貴妃宋元嘉中始  
興武陵國臣並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  
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事敬帝  
所生事議政同謂宮僚施敬宜吏部詣神虎門奉饒

致謁年節稱慶亦同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  
彌幸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  
章禮數同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  
下皆得其歡心器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  
弘佛教貴嬪常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殿前方一丈五  
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十一  
月庚辰薨移殯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  
為哀冊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梁書載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與君袂生此離  
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  
年含章早穆聲被洛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  
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出言顧史宜其家  
人刑於國紀膺斯春命從此宅心秋緱來珩佩動雅  
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踴天高照臨玄統莫  
修禱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炤  
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



玩筐宮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軌啟孚魯陶  
燕方論婦教明章閨帝玄池早高湘沅已穿展衣安  
華朱憤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藩辟嗚呼哀哉命龜兆  
良葆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靈春風  
淒淒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選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  
哉啟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  
悽管而凝傷遺備物手營寢掩重閣於室皇椒風暖  
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十三

六

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亦烏施諸天  
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

有司載謚曰穆葬寧陵祔于小廟簡文即位追崇曰太  
后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為歷陽太守廬陵王生帝謂之  
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猪狗于世以為笑後位充  
州刺史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諱令羸會稽餘姚人本姓石初為齊始安  
王遙光所納遙光敗入東昏東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

在孕夢龍罩其牀天監六年八月生孝元於後宮是日  
大赦尋拜為脩容賜姓阮字嘗隨孝元出藩大同六年  
六月薨於江州正寢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  
縣通望山謚曰宣孝元即位有司奏追崇為文宣太后  
還祔小廟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石靈寶  
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諱靈嬪瑯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  
憲公父審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十三

七

陳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  
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  
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年四十五其  
年簡文即位追崇為皇后謚曰簡大賢元年九月葬莊  
陵

少主張皇后為豫章王妃王即位立為皇后後不知所  
終  
孝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

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熙十六年十二月拜相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緇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又酷妬見無寵之妻便交杯接生纒覺有娠即手加以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濠陽馬雖老猶駁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

**欽定四庫全書**  
由北史合注 卷十三

有賀徹者美色妃要之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既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終孝元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逼令自殺妃知不免投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廳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後果不終婦道敬夏太后會稽人普通中納于湘東王宮生敬帝承聖

元年冬拜晉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為太后明年冬降為江陰國太妃

敬王皇后瑯邪臨沂人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為江陰王妃父僉自有傳

昭德恭皇后昭明太子妃宣帝嫡母堯謚敬妃少主棟立追尊敬皇后宣帝天定元年追謚明德

元龔元后天監中為昭明太子保林生宣帝天定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由北史合注 卷十三

尊為皇太后天保元年尊為太皇太后夏五月崩謚曰元太后

宣靜王皇后先為宣帝妃大定元年立為皇后天保元年尊為皇太后二年春正月崩謚曰宣靜皇后

孝曹太妃先為宣帝嬪生孝明帝天保元年尊為皇太妃秋九月薨謚曰孝皇太妃 孝明後主后缺

陳武宣章皇后諱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丘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從其姓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道已光

采五色白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失處所在少  
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服則一  
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  
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為長城縣公后拜夫人永定元  
年立為皇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  
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  
卒與后父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廣德縣侯諡曰溫武  
帝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秘不發表時衡陽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昌未至召文帝及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  
即位后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廢帝為臨海王  
命孝宣嗣立太建元年復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  
於紫極殿年六十五遺令喪事並從儉約諸饋奠不用  
牲宰其年四月上諡曰宣祔葬萬安陵后親族無在朝  
者唯本族元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  
參軍后年十歲餘以梁大同中歸文帝武帝討侯景文

帝時在吳興及后並被收景平獲免武帝踐阼后為臨  
川王妃文帝即位為皇后追贈侯父法深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諡曰恭追贈侯母高為綏安縣  
君諡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孝宣  
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  
舉恒居禁中參決眾事而孝宣為揚州刺史與左右三  
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忌孝宣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  
州務孝宣將出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于人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曹爽作富家公不得已也孝宣乃稱疾乃師知留與語  
使毛喜先入言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  
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為非為非  
朕意也喜出報孝宣因因師知自入見石及帝極陳師  
知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獄其夜賜死自是  
政歸孝宣后憂悶無計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  
張安國使據郡起兵莫因此圖孝宣安國事發被害時  
石左右近侍頗知其事恐連連黨與並殺之孝宣即

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江南頃之殂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天嘉元年為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為為皇后廢帝為臨海皇后廢為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光大元年為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王陳亡入長安后父固有傳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曾祖世隆祖世隆祖暉父愷並有傳后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十三

五

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元帝以后母長城公主故待遇厚甚以配孝宣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及魏克江陵遷孝宣於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為安城王妃孝宣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即位拜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上者皆推貴妃而已御其次孝宣崩始興王叔陵為亂後後主右與吳媪救僅免後主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劇不

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眾務

雖假後主敕實皆決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二年薨于東都年八十三葬洛陽邙山

後主沈皇后諱姿華吳興武康人父君理自有傳后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也早亡時后尚幼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太建三年拜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為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十三

五

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宮哀毀逾禮後主過后既薄

本事詩曰后以張貴妃寵經年不得御後主暫入即還故后有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之句

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宮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而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綉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嘗遇歲早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皆為己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立張貴

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殂后自為  
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恒令從駕及被弒后自  
廣陵過江於毘陵天詩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幸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父兄以織蓆為業後主為太子  
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纔十歲為之給使後  
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貴  
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  
卧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獨待而柳太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猶居百梁殿即皇后正殿也沈后素無寵不得侍疾別  
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  
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窓牖壁帶懸榻欄檻之類  
皆以沈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  
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  
至香聞數百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  
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  
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

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  
七人並有寵逸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  
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  
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  
者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教習而  
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  
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貴  
妃與孔貴嬪之色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眇眇光彩溢  
日照映左右嘗於閣上親教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  
神僊才辨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主宮女後宮咸德之  
競言其善又工厭魅術假鬼道以感後主置淫祀宮中  
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  
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貴妃於膝上  
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皆為疏條無所遺脫因  
參訪外事人間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益加冠異

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有不遵法度結於理者但求思  
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方從容言之大臣有不  
從者因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薰灼四方內外宗  
族都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  
外交結轉相引進賂賄公行賞罰無常剛紀替亂矣及  
隋軍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欲納  
貴妃高穎不可命斬于青溪中

本史作晉王命妃請高穎傳自明今改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論曰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於人情而為  
之度是故義篤閭閻政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  
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媵並御進非色幸欲使情  
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乃可以輔興君  
德變理陰政宋氏因晉舊典聘納有方倪天作儂必四  
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所選止帷房署徵引極  
手廝皂非若晉氏采擇濫及冠冕而愛止帷房權無外  
授戚屬餼資歲時不過有漿斯為美矣文帝傾惑潘姬

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沒殷姬並后匹媵其為喪敗甚乎  
齊氏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  
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高皇受命宮禁駁約衣不文繡  
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  
昌前興鳳華曉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玉照燭  
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  
業矯情儉陋奉己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  
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誠其在斯乎梁武志在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已示存宮掖雖丁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  
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穢滅宜哉

後梁叢爾宮壺貞慝莫考其詳

陳武撫茲歸運登開帝業若夫儂天作則變隆王化則  
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宮壺無聞於喪德後主嗣業實敗  
於椒房既曰北晨亦唯家之索也

朱明稿史糾曰李氏南北史諸論割裂成章率爾而  
作剽襲前人無復已筆間或有之僅屬一嚮李氏詳

於紀密於傳疎於論其大率也總之作史之體是人賢否既具載本傳曰論曰贊曰評胥屬駢枝苟無創論別聞與本傳相左右者作傳之後不必作論偉哉明宋王二公之脩元史也加人一等矣 愚按魏浩作魏書已先言論不必作而元史不作論亦出明編高帝諭史糾偶未及此耳明編字昭芑南直崑山人高隱不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三

南北史合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四

列傳第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營補侯遵考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武帝克京城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左右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刺史荆州累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錯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為空傲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都督如故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帝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帝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

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  
如汝十歲兒耶帝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  
奴道憐年長若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  
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  
故事鸞路九旒黃屋左纛輜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  
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  
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  
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三

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勳功天府  
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

宋書曰義欣為南充州刺史到彥之北伐率大眾入  
河尋敗退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  
志不動

位豫州刺史鎮壽陽

宋書曰時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網維  
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隨討誅之

境內畏服道不拾遺遂為盛藩強鎮

宋書曰時淮西江北長吏多假勞人武夫皆無政術  
義欣上言江淮左右存飢相襲百城彫弊絃收必俟  
良吏勞人武夫不諳政術况賓接荒垂乎願赦選部  
必使任得其人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  
苦早有舊溝引澤水入陂不治積久義欣遣官伐木  
開榛水得通注旱患遂除

堯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成王傳爵至孫齊受禪國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三

宋書曰瑾弟祗為南充州刺史以謀應晉安王子勳  
又祗弟楷俱坐與子勳同逆伏誅

瑾弟韞述

宋書曰述有兄弼亦與子勳同逆伏誅 愚按從子  
勳者亦從孝武子起見俱不得云謀逆云伏誅應改  
正

改節義傳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戶凡王子為  
侯食邑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用短



楠卒諡恭侯子孝侯觀嗣

宋書曰為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

無子襲襲以子晃繼襲性庸鄙為郢州刺史暑月露禪

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問之訪問之乃知是襲

宋書曰襲子晃嗣昇明三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

俱伏誅

義融弟義宗幼為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

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撻人入義宗第蔽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四

之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兖州

刺史諡惠侯子懷珍嗣

宋書曰為元凶所殺贈散騎常侍

無子弟秉以子承繼秉改節義傳秉弟遐字彥道為嫡

母殷暴亡有司糾之事見兄秉傳徙始安郡後得還位

吳郡太守至是坐兄秉圖齊高并見害遐人才其凡自

諱名常對客曰者武無道見枉殺母其頑駭若此及秉

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

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否至是果

死義賓弟義恭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

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忍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儻有大志預謀

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克京

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

宋書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走江陵留何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四

之等固守湓口軍至澹之空設儀儀旗幟於一舫而

別居他舟無忌欲攻羽儀所在眾謂澹之不在此得

之無益無忌曰澹之若不在此戰士必弱我以勁兵

攻之必擒擒之之日彼謂已失軍主我謂已得賊帥

我勇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

攻之即獲此舫因唱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

以為然因縱兵賊兵奔敗遂馳進遇玄崢嶸州道規

兵不足萬而玄戰士數萬眾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

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  
縱至尋陽豈能自固玄竊名豪雄內實懼怯加已奔  
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魏武  
官渡皆以少制多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示之弱因  
麾衆進

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忌欲乘勝追玄  
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  
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且可傾兵以計策糜之無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南北朝合注

六

從果為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  
陵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勲  
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善  
於刑政士民畏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  
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產之等赴援朝廷  
至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  
已克建鄴而桓謙以長安入蜀燕縱以謙為荊州刺史  
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

宋書曰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

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  
不禁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  
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  
車迎之衆咸感悅衆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荀林等  
道規曰

宋書載道規言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  
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南北朝合注

七

舉

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  
謙斬之誥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

宋書曰道規初攻謙諸將佐皆恐以荀林近在江陵  
伺人動靜必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道規曰諸君不  
識兵機耳荀林愚豎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  
取謙至便可克沉疑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胆豈  
暇得來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遂解南蠻校尉印

以投諮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諫水陸並進諫大敗單  
軻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  
軍追林至巴陵又斬之

初諫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諫書言城內虛實道規皆  
焚之衆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  
情大震或傳循已克都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民皆  
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自拒道  
覆於豫章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十四

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游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  
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力衆乃服遵淮南海西人  
道規從母兄位淮南大守道規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於都贈司徒  
諡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  
王無子以長沙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為道規所  
養武帝命紹馬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為  
後義慶為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勲德

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路九旒黃屋左纛給  
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義慶幼為武帝  
所知

宋書載高祖曰吾家豐城也

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  
丹陽尹有民黃初妻趙敬子婦遇赦應避孫儼義慶議  
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  
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夫之宥律無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十四

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老豈  
得以荒老王母等行路深儼臣謂此孫恐愧銜悲不違  
子義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  
太白犯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鎮文帝詔諭之以  
為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  
朝天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佗  
宋書又曰天道輔仁禍善不足橫生憂懼若天必降  
災寧可千里逃避耶

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半故武帝諸子偏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義慶表

冊府元龜載表曰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耀風猷日升猶降流慮於管庫紆聖恩於板築臣敢竭虛聞祇承明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一

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襲祈處士南郡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五吏餉家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遷南充州刺史帶都督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慾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致

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引為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叙甚工照始嘗謂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即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二

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

宋書文帝作世祖則孝武非文帝也文帝憐才不忌才

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旬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

疾而白虹貫城野屠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  
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都追贈司空諡曰康  
王子哀王粵嗣為元凶所殺粵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  
宋書於見殺上加一反字若果有此義舉也既謀齊  
何反宋若其無是則蕭道成誣害耳餘倣此  
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父洸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  
並弱宗室唯遵考及北伐平定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三

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恭帝遜位居秣林宮遵  
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雍  
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帝寢  
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後老疾失明元徽元  
年卒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子琨之為竟  
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罰馬琨之  
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  
為寶故王孫圍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

誕忤然不悅誕之叛以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能並  
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

宋書曰繫數十日終不受

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為誅遵考從父弟思考亦  
歷官清顯子季連字惠績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恣害  
宋室近屬季連將及害太宰褚淵素善之因請乃免建  
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  
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五

梁書曰季連族甥王會為遙欣諮議參軍遙欣遇之  
甚厚會多所做忽於公坐與遙欣競侮季連故憾之  
乃密表以聞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  
而心德季連以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  
考宋時為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為義故喜得之季  
連存問故老見父時民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  
有學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福  
遂嚴復酷狼土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言講武遂

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穰人李託豫知之設備  
守險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  
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  
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五印當王蜀李連遣中兵參軍  
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  
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邺遣  
左右陳建孫送李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喻旨李連  
受命脩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五

南郡人李連為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嘗  
為李連府都錄無賴李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  
先使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厯造府州人士  
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李  
連李連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憲司馬朱士  
略說李連求為巴西郡守留三子為質即連許之既而  
召兵募之有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  
兵進可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搆稱

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  
涪令李膺

梁書曰膺為涪令時巴西人雍道晞帥羣賊萬餘逼  
城太守魯休烈與膺嬰城自守李連遣中兵參軍李  
奉伯率衆五千救之破擒道晞斬之涪市奉伯因獨  
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膺止之曰將驕卒情乘勝履  
險非良策也不若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恣衆入  
山大敗而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五

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李連遣其將李  
奉伯拒戰見敗李連固守元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  
梁書曰城中食盡升米三十亦無所糴

又從而相食李連飢窘無計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  
李連於外俄而遣馬待之以禮李連謝曰早知如此豈  
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李連還都將發人莫之  
視唯龔愜送馬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  
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

李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赦為民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簡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都至是報馬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王獻王義恭孫美人生郡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文王義李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美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闕中平宋武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為長史委以闕中任宋武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親衣冠方仰聖澤長長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宋武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

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授己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經畧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義真少賜與左右無節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修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修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叔京兆霸城人初南渡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既死人情離異宋武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函騎若至何以待之

宋書載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函追擊人耳今多將輜重一行不過數里宜棄車輕行乃可免

函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

宋書曰賊騎數萬輔國將軍劄恩斷後不能禁後軍





屬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轉聚甲卒陵墳未乾茂棄遺旨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懋承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慮著社稷慮切請一遵古朝武陵舊典使願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省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故悲咽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

宋書載約之疏曰臣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詣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一

善於朝聞愈徙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志戮披叙丹愚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長受陛下睦愛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今猥加剝奪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宗祿之篤下令遠近懼然夫園士庶杜口人為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昨均七百豈不善哉特願留神九思重

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特開曲宥反正都邑選保傳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性情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况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武皇愛子陛下懿弟可以一青長致淪棄哉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

徙為梁州府軍參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羨之等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十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一

靈樞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遷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宋書載詔曰故廬陵王義真遭時多難志匡權逼羣凶竊柄叢生不圖朕永念仇恥含痛內結遵養恣匿情禮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可加侍中為慰寃魂少伸悲憤又詔曰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失言事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屈昔闕老奏疏見紀漢策間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志概參跡前踪宜加旌顯

式揚幽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

義真無子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揚州刺史堯

宋書曰遺令欽以時服素柩周身而已

無子以南平王鐸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元嘉三年文帝改授都督荊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三

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讓內外衆務一斷於義庸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為長史既素情款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堯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別是非莫不進盡既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斷以錄命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

盡委義康投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一時義康亦自強

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

微皆被接引又職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過終身不

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

己府忤旨即度為臺官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文帝

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痛裂屬續者相繼義康

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重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如此既聞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帝嘗冬月啖柑數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

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為  
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  
傾之景仁為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  
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為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  
史擢為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  
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得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  
長君帝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  
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不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資治通鑑考異曰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遽為此言  
湛嘗欲推崇義康豈肯聞而不答今不取 史糾曰  
宋書則不然謂義康以告殷景仁劉湛湛曰天下艱  
難詎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此最得理劉班擁  
戴車子為日已久當有勸進之辭義康友于素篤景  
仁盡心朝廷自應結舌此南史不及宋書者也  
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而義康  
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既為義康所寵遂結

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構以罪黜每采景仁  
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  
以斌為丹陽尹言其家貧帝覺之曰以為吳郡後會稽  
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帝時未有所擬  
倉卒曰我已用王鴻

宋書曰自十六年稍不復幸東府

帝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收劉湛又誅斌及大  
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劬秀中兵邢懷明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  
令盛曇泰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  
令顏遙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  
廢於家  
宋書曰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皆其  
兄司馬亮孔氏中表並因胤秀進懷明曇泰為義康  
所遇默子景之遙之皆湛黨也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

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港等罪義康上表遜位

宋書載表曰臣任總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  
暱近失所致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  
罪人即戮養蒙貽垢實由於臣有何心顏尚安斯寵  
輒解所職待罪私第

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  
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港之往來慰視義康於  
省奉辭便下渚帝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遣沙門慧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  
書征西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昵劉斌等譏之被斥乃以  
斌為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  
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  
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  
敗時東府廳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注齋前  
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

宋書載表曰臣聞哲王以博聞為道人臣以盡言為

忠彭城王義康先朝愛子陛下次第一旦黜削遠送

南服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除首皆為陛下痛之  
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以善惡導以義方且廬陵往  
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事殷鑒也廬陵既申寃魂  
於后土彭城宜彌疑愆於宋京臣所以勤勤懇懇獨  
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力盡奄忽於南遂令陛下  
有棄弟之責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  
樹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速召義康返於畿甸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協和君臣輯睦何必司徒公楊州牧然後可安義康  
哉若臣所放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  
形赴獲莫首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奏入即收付建康賜死

哀哉扶育之追蹤裴約之也救義康與救義真同但  
約之猶贈以郡而育誰贈者可嘆

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嘗就主宴甚歡  
主起再拜頌首悲不自勝帝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

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帝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婦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粲等謀反事連義康有司請收執廷尉詔特宥大辟子女並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嘆曰前代有此我乃不知其得罪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暉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境內擾動帝慮其有異志者奉義康為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為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嚴麴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愚按武帝弒晉恭時其言其事皆與義康合見褚秀之傳讀史者思之

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

女五秀等乞反葬舊塋

宋書載五秀辭曰父凶滅無狀孤負天明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鳥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

詔聽之

宋書又載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故庶人義康昔昧奸回自貽非命妻息漂沒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黔首即情原蒙本非己招感事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堯俯增傷咽敢緣聖澤希齒帝宗施及陳羨榮被朽壤詔以所奏付外奉行又以允橫罹凶虐特為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為庶人 愚按明帝薄於季父致格已成恩命謫及枯骨它日譴死未已又復戕生手足彫零宗社殄滅蓋已見端於此矣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巖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醃盤義恭求須臾食口中無算得未嘗噉恣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元

嘉六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

宋書載帝書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袁太妃說汝性福急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此取笑事今粗數十數事汝可省也

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福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飛任偏同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案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明獨斷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吏非惟臣主均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以

具知衆事九年為南充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

進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都

督揚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

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小心且

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文帝安之

年給相府錢二十萬它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

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以賜義恭二

十七年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軍至瓜州義恭與孝武閉門自守

宋書曰二十八年春自彭城北過義恭懼不敢追

其日有告自驅廣陵人萬餘口夕應宿安土坡去城

數十里追可悉得諸將因請義恭禁不許經宿詔使

急追自已盡殺所驅輕騎引去

初魏軍深入帝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勅義恭答

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

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嘆息又以本官領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帝以御所乘蒼蠶船上迎之遣大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劾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遣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太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一

孝武入討劾疑義恭有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住神虎外侍中省下孝武前鋒至新亭劾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

宋書曰劾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舟於東治渚單馬南奔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治渚軍主原穉孫是孝武故吏故義恭得免劾遣騎追討騎至治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吏義恭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為追兵所殺

劾大怒遣始興王濬救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帝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策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百質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馬賜義恭帝以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帝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十一

九條

所云九條宋書亦不詳載

詔外詳議於是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與不得重桐鄣扇不得雉尾釵不得虎盧形槩眊不得孔雀白筆夾敕隊不得絳襖平乘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絳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諸妃不得著緄帶信藩非臺臺省

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追敬不稱臣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齒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釵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四

漢訖晉太原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避之乃進太宰領司徒

冊府元龜曰義恭為太宰時竟陵王誕舉兵沈慶之值雨不得攻城及齊孝武擇日將自濟江義恭上表曰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二百日方能制寇今

既換糧垂竭皆逆者多且成旨頻降必旦夕殄滅况廣陵塗近忽見旗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逮又長江險澗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

泛不測之水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心孝武乃止

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

宋書載餘事曰位登三事止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光話言遊梁之徒一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四

弗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不煩自隨百僚修誼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銜沁之士無謁貴王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悉輸送還本

時帝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早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帝甚悅及帝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書事類



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故尚書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章又增義恭班劍為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因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變移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受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姓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率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

宋書曰義恭諸子先見害元凶為朝廷所哀後復生四子世子會乃世祖賜名以擬魯公至是同三弟遇害諡哀世子追贈江夏王改諡愍

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呼為鬼目綜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百人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郡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為江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義慶又居之後應在義宣文帝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以義宣為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帝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遷出內左右

自是經國常理今欲聽許以汝代之雖無殊績潔已  
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為  
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欲為汝耳  
汝與護年時叶華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  
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機必歸於  
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勅自課屬政事修  
理白哲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蓄墳膝後房  
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實進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為南樵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改授八督八州諸  
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  
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既  
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  
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害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  
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滅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  
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  
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大才負大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  
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  
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弒立以義宣為中書  
監大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  
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眾三千助為先  
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為中書尉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  
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  
封南郡王追諡義宣所生為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

功挾震主之威自古歎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  
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聞度無  
禮淫義宣諸女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尅孝建元年  
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  
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  
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  
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  
佐悉稱名遣傳奉表言臣忘家殉國誠貫幽顯而積毀

日聞紛紜滋聽皆緣姦臣交亂國傾宗社輒徵召甲卒  
戮此凶醜詔答之

宋書載詔曰公昔本崇姦還謀社稷今便親禦六師  
泉轅元惡然後警蹕清江面稟親勅

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恭書論以禍福

宋書載書曰昔歲二凶構逆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  
元功盈德既已昭著奈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  
沉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晁錯仍襲轍於七藩秦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蒼令範遵齊同敗跡滅質少無善行藉西楚強力圖  
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為國  
仇今據有五州虎兕出於柙是且為劉淵耳自爾侵  
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從而擾  
亂吾恐邊鄙皆為未忝宜遠尋武皇創業艱難近念  
家國比者禍蒙時息兵戈貴躬謝過追係前勲垂美  
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施恩卓質改愆肅宗降澤忠  
馬之誨仰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

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湛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  
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  
江津舳舻數百里是日大風舟壘覆沒僅得入中夏口  
以第八子怡為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詔萬  
餘人北攻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  
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  
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鶴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兒投  
首相視失色帝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義首於義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并與書義宣質並駭懼帝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率舟  
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却月城營柵甚固  
宋書曰義宣與玄謨書令降答之曰公崇長奸回自  
放西服信邪細之說滅君親之恩乃復枉章書檄遠  
示見招丹心微歎未亮高鑑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  
為難也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  
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  
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及矣夫挑妾者愛其易

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穀存與無  
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貳其懷僕幸承人之輒屬  
鞮東銳為執事周旋投命當仁理無所讓君道既盡  
民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憤交懷

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為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  
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  
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兄從僕射胡子  
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以數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兵趣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  
赴水死畧盡義宣至梁山質出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  
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  
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  
猛盛煙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  
風火之勢縱兵攻之其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  
單舸逃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猶有  
百餘舸女先適賊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

江夏聞巴陵有軍披抄斷回入選口步向江陵衆散且  
盡左右唯十許人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  
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帶  
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廳事見客左右翟靈寶  
誠使撫慰衆賓以威質遠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  
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  
羽千敗衆皆掩口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為之爪牙欲收  
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昏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  
去乃於內戎服盛裝揜帶背刀携息怡及所愛妾五人  
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及交橫義宣大懼落馬  
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還守城義宣  
冀及秀望諸將送之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  
盡唯餘怡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廡  
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  
刺姦義宣止獄尸生地歎曰賊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

俱入獄五妻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坐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專行大戮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

愚按義宣之叛應入逆臣傳但孝武以淫其諸女激之又為臧質所玩脅非首惡也故仍置本傳

長子恢年十一拜南燕王世子

宋書曰元凶弒立恢為侍中及義宣起義劾收恢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十四

五弟繫於外命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欲歸順謂

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共之願弗憂及臧質自白下趨

廣莫門勅令煥殺恢等煥解其桎梏與俱向廣莫門

適質至因得出

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

復置衛尉卿以恢為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

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

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為王義宣反問至

惟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者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胡胡於妻室中為地窟藏之事覺并誅餘子並為修之所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荆州武

帝使隨往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

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荆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

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蓄財節用數年復充

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為養遂不實肉義季哀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十四

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

帝聽使人代啟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

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

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

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志義季止之曰此

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其賜也其賜也苟不奪

民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

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為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勳自業無他經畧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冊府元龜載詔曰杜驥申怙倉卒時以弱甲瑣卒邀邀寇作援爾為元統司馬桓桓連被意旨猶復遠巡匈奴輕漢將自此始賊初越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少日勢漸可見便應有大經略何安然不動若謂事理正應如此進大鎮聚甲兵徒為煩耳二十四年亮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帝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宋書曰孫名伯道以順帝昇明三年薨 愚按凡亮

於順帝末者恐非天年皆蕭道成害之也餘做此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歷數至於經啟多難莫不藉親賢當夫餘妖內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同於累卵如使上畧未盡一冀或道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擊羣才揚盛衰一舉而掃劫寇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象跡未彰禍生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忌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於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殊體分肌古人隱微致誠斯篤矣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云殊其將

存履卑之鑒乎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四

五

南北史合注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

南史十五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明帝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劬潘淑妃生始興王濟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一

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鏐高僧儀生廬陵

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

陳脩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容生武

昌王暉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

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

王休素顏美人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

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

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劬濟皆另見

南平穆王錄字休宏文帝第四子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謂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畧罷南豫州并壽陽以錄為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象為大鈞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應之魏人以毀墓車填塹肉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攻城死者與城登遂登尸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錄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火攻具而退元凶弒立以錄為侍中錄尚書事郤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厥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錄造策入及義軍入宮錄與濟俱歸孝武濟即伏誅帝迎錄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閱讓侍中錄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

蹶生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錄為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蓋能與帝又不能和會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諡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王始前廢帝景和末俱被殺見母妃江氏傳

子已改列江妃於烈女傳矣

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諡曰懷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為南平王繼錄後未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錄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巖第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錄後齊建元元年遇害 宋書曰以謀伏誅與劉綽同 愚讀齊本紀載弒順帝後方滅劉族當稱齊建元元年本史猶稱昇明三年非也今正之餘做此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



廣陵王二十六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帝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惟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克宏農關陝多獲首領關洛震動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劾將華歆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為荊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十五

同三司誕以位號與濟同惡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民心頗有勇畧明年義宣反扶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帝即位日淺朝野大懼帝欲奉乘輿法物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同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討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疾至是又有殊勲帝性多猜頗

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帝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師出為南齊南徐州刺史帝以京口去都密過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為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美人劉成又訴稱息道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十五

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知之密捕殺道就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與左右莊慶傳元禮等潛圖奸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隣家呪詛之與建康右尉黃達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其年四月帝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帝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帝將謀去以義興太守桓闓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

明寶隨聞襲誕使聞以之鎮為名聞至廣陵誕未悟也  
明寶夜報誕典籤將成使開門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  
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  
於天至此斬將成勒兵自衛遺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  
破之聞遇害明寶自海陵界逃還帝遣車騎大將軍沈  
慶之討誕

宋書曰誕焚燒郭邑驅居民入城分遣書檄要結遠  
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又記室參軍賀弼字仲  
輔會稽山陰人有文才誕閉城拒使弼固諫再三誕  
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王舉兵向朝廷  
此事既不可從荷王厚恩又義無違背惟當以死明  
心耳乃服藥自殺

誕奉表投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聞之醜

宋書載表曰往年元凶禍逆臣背去赴順可謂常節  
及丞相構難陛下欲率百官羽仗星馳推奉臣前後

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今忽信用讒言  
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剪雀鼠貪  
生仰違詔勅今勒部曲鎮扞徐充先經何福同生皇  
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願盪定有  
期與在旦夕又曰陛下官聞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  
塞不知所言

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並誅之死者  
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暴嚴誕見眾軍大集欲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城北走行十餘里眾並不欲去請誕還城

宋書曰誕欲北走留中兵將軍沈靈賜守廣陵自將  
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廣陵道慶  
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眾皆不欲去  
請延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為我盡力否眾皆曰願盡  
力左右揚承伯率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  
之乃還築壇歃血以誓眾其所署輔國將軍王秀  
曰陛下親軟羣臣皆稱萬歲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師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構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帝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十邑千戶募賞擒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二烽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克其外城乘勝又克小城誕聞軍入走趨後園墜水

宗書曰誕趨後園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隊主沈肩之等追及誕橋上自衛肩之傷其面因墜水墜水

引出殺之傳首建都因葬廣陵賤姓留氏同黨皆伏誅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城內女口為軍賞男丁殺為京觀死者上數千人每風晨

兩夜有號哭聲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

宋書曰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親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民間分以金寶出門並散走惟曇濟不去搗景粹十餘日沈慶之捕得斬之

初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惡之及遷廣陵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聞生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眊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夸名孫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背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上張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

乃殺

宋書殺作赦之

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

宋書載表曰臣聞淮南中霧春求遺緒楚英流殛爰存邛墓法雖事斷禮或情申賊劉誕稱戎犯節自遺逆命青斧嬰戮在憲已彰但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寔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愆流霧往踐境興悚感事傷目昔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諸志甘券戮况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薄改褊褊微表寔寔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

詔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始泰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

愚按誕於孝武有功乃疑忌橫加過之使反尹臣俱有過焉故不入逆臣傳

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富以富貴璵之曰吾受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叫號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宋書及通鑑曰范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為誕左司馬母及妻子並在城內或勸義出降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棄母吏不可叛君必若何康之而生吾弟為也初康之為誕參軍謀開門納官軍不得新聞出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死故義云然又曰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駮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戰功在州貪殘司馬瞿宏業諫甚苦季之積醜置醜食中殺之少年與與宗愨蒲戲曾侮愨愨深啣恨至是愨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愨為難乃委官欲間道歸朝會誕反季之至盱眙其太守鄭瑗以季之素荷誕過疑與同逆因邀殺之時誕亦遣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

示誕季之齒垣護之亦亦缺誕謂衆曰此護之頭非  
季之也後瑗為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會豫州  
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  
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琰即使瑗鎮軍子  
勛責琰舉兵遲琰欲自解將殺龍符送首瑗固爭  
不得及壽陽降龍符兄僧愨時在城外疑瑗搆殺龍  
符輒殺瑗後僧愨擊南淮西敗死此四者並由橫殺  
受禍論者以為有天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三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早喪母元嘉二十  
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為好文籍文帝寵  
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  
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弒立孝武入討邵錄  
宏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  
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  
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

宋書曰時詔百官進讓言宏議曰頃干戈未戢戰備

宜修而戎衛之間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  
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一旦邊城舉燧羽檄  
交馳而欲其環甲推鋒立功闔外臨難命師皆出倉  
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殺疎情乖有如胡越豈  
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也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  
力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然後三令五申使進退  
中律孫子曰視卒如子故可與之共死豈不由恩著  
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三

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帝甚信任之轉尚  
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三司儀同三司未拜  
亮追贈司徒帝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為墓誌銘  
并誄

宋書載孝武與顏竣書曰宏素心令蹟一旦永謝平  
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  
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折少時奄成今  
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 愚按孝武猜薄同氣不啻

仇讐僅此一札猶薦友于故錄之

五年並諸弟國各千戶堯者不在例惟宏追並子景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集兵眾以赴朝廷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朝野屬意而後廢帝在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位惟廢帝所生親戚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僉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或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四

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閭將軍王季符怨恨景素因奔告運長等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為中領軍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景帝亦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勃日甚野野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稍為自防計多以金帛結才力之士時文帝諸子俱盡諸孫惟景素長且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

日積深懷憂懼嘗與劉琨獨處曲臺有鶴集於承塵上

飛鳴相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於風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門因聚眾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密遣僮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年羽林監桓祗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五

宋書載景素以金帛結才力之士祗祖亦在在嚮附中

景素即信之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即纂嚴宋書曰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辦命冠軍將軍任農夫等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等率水軍又以冠軍將軍段佛榮為都統相繼往攻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左軍左大垣慶延沉顯與祗之並不從及農夫等至放火烧市邑而

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關志

負戈至者數千人景素本乏威畧竟為臺軍所破斬之

宋書曰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

並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推陷斬保而諸

將不相應付復為臺軍所敗顯先叛走祇祖次之餘

相繼敗走惟參軍左暄驍果有胆力欲為景素盡節

力戰臺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禁遂亦退散景素

因此敗于延齡及二少子並被害慶延祇祖亦與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同誅

葬京口性甚仁孝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

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

愚按宋書載故秀才劉璉誦景素十德今不能備錄

或隨事附見或無事可附者另錄 璉之言曰王事太

妃不違養帳下進珍饌太妃不食王投箸不食太妃

起居不安王傍行蓬髮

與人言咄咄常恐傷其情

璉之言曰王博聞容諫與人言煦煦如有傷譽善而

掩惡王蔚之寒素王枉駕訊之何季穆等先王之舊

王提挈升之

又甚儉素為荊州時有高齋刻楹柏構景素竟不處朝

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慶於篋筭食

常不過一肉罷用瓦素時有獻鑲玉器景素顧主簿何

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璉之言曰當明帝太始蒼梧王元徽中無謁孝武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安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先

拜陵所又每折獄必降聲氣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

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不加刑徐州常歲飢

散秩粟俸帛以周民乏不軌內寵姬媵數人皆詔命

所賜宋明帝新崩諸王相繼非命微王為太常楚下

人士並勸弗下臣謂為臣拒先皇之命不忠為子不

奉親之寃宥不孝遂棄西州匍伏北闕後聞京室有

難言及太后未嘗不掩泣

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擒等上書訟其寃

南齊書何昌寓傳載書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  
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  
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  
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闕羣小構扇異端有  
必崩之危無雙足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踟躕而王奇  
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闕無執戟之  
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一淪疑似身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八

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  
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  
普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  
日照蒙照滌則為萬代冤魂昌寓義切於心痛入骨  
髓滯賜紓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  
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首  
不足上謝

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建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

宋書載建表曰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

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款獻秦樂孟博所以慷慨囊  
頭者也臣每唯故舉將宋建平王景素之禍悲徹骨  
髓氣凝霜霰今璇鼎啟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  
必伸臣不忍王負謗不雪故敢明言其理王名高海  
內義重太山故從昏者忘明向枉者毀正搦絙為鈎  
張一作百行坐款噴皆生風塵而就王起兵一事言  
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為有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九

耶為無罪耶若其無罪何故被戮若其有罪討之何  
辜王豈不君君親之無罪乎顧以救火之家豈暇先  
白丈人徒以運屬凌知力靡施蹉跌傾覆此乃時也  
豈謂反乎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王子之墓漢  
高定天下過大梁修信之祀祀晉世受命亦追王凌  
之寃詔其孫為郎夫比干殷辛罪人也無忌魏之疑  
臣也彥雲齊之賊而害晉也適逢革運之君昭功蕩  
怨殊世相明故諸賢咸著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



今陛下振逸世奇聲何至仍衷世異議以掩前人之  
名哉且世之興衰何代茂有齊萬世之後其能無汚  
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  
如彼下為來肖垂範之如此倘能降明詔箋枉道使  
往王得洗謗議賜以王禮反葬斯民之從義猶回風  
捲草也臣言輕落毛身如積芥雖神高聽邀直欲內  
不負心惟陛下裁察

並不見有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一

父父之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廬陵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

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阼進大尉封廬

陵王初廢帝目禕似驢帝以廢帝言有故改封焉文帝

諸子禕尤尤劣諸兄弟並姓鄙之南平王鐸薨子敬深

婚禕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

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興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

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禕往西故謂西方

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  
慰結征北諸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帝暴其罪  
惡

宋書載禕使左右石虎兒以金合一枚餉杜幼文銅  
鉢二枚餉宋祖珍王龍伯皆欣慰同謀也幼文并奏  
其事又禕於明帝為兄故詔有云公若德望深重宜  
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自然推奉符璽蓋忌  
之也又詔內教禕狀有云公昔在孝武時得一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一

女云能行厭呪朝夕拜伏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

巫稱神旨必景如願又景和流毒初誅太宰義恭等

曾於建章宮必朕飲醉公遂賜苦言云朕及休仁與

太宰親數往必請問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

墜過又謹事邪巫嘗被髮跣足稽首北極圖畫朕躬

勒以名字或加之鋒刃或烹之鼎鑊云云 愚謂禕

凡劣素著何險毒乃爾母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點為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遣腹心

揚運長領兵防衛明年令有司奏祥怨慙通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詔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富有異志廢帝既誅羣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送法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

街使帝謂法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啓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謀害昶法生至昶即起兵統內諸羣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惟攜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雲滿郭來黃塵半天起閃西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其母昶家還亦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

帝以金千兩贖昶於魏不獲乃以第皇子燮繼昶封晉熙王見後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武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常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殺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年號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

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事迹封呈孝武帝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徙付始安郡逼令自殺

宋書載孝武遣使詰渾曰我與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云何一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何乃至此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愚按此駭兒戲事耳何忍遽以同氣於死此二十八子所以繼剪也

時年十七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聰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元嘉二十九年十歲立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景遠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諸父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夷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為猪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五

十五

左右海東王禕凡方號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納諸雜食攬令和合掘地為坑穿竇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諛悅之故得推遷嘗於休仁前左右淫逼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暉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與其生男欲立為太

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足以杖貫手足內使擔付大官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嘗南游荆湘二州明且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殺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歛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徃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五

十五

死尋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帝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為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中流平定休仁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帝又資其權攝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提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輳帝常不悅休仁悟其旨

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殿受漆輪固辭劍履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帝疾篤與楊運長為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太子幼弱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成帝使害諸王及帝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帝既宿懷此意又聞物情向之乃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六

省其夜遣人齋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考武以誅子孫而至於滅今復遭覆轍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以乎帝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時年三十九

宋書曰上既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祐吞嚙聚斂為西數州之蝗吾為兄弟恩不及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也

苦時始得安寧彌不忍聞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後革乃未及之任便驚動萬端暴濁愈甚不可復全致殞之本為民除害兄弟無復多人每應思弔不成益相親信不意休仁從此日生嫌懼每宵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令一日及在房內見諸伎妾恒語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是亂人耳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楊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先至太妃問如分別狀吾射雉聞其腹痛悉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七

體有冷患知必是冷乃勅太醫上省送供御高良薑飲賜之休仁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是御詩名封題乃命左右先飲猶不堪信乃飽悅噓之繞進一合許又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軍習狎常曰出入於廂下經過都不交言及吾積日失適每出入殿省無不和顏慰勞又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現吾起居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濶兼

南討為都統大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背向既生猜亦不復自寧夫禍難之來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為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實也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八

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狎從景和太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歡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

宥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為庶人絕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為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為榮叫曰已徒小寬我尋崩伯融休仁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冲女

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脈悅之遂與奸事泄遣還家賜死

宋書曰後廢帝時伯榮悉封始興王弟伯猷初繼江夏王封休仁死還本後廢帝賜爵都鄉侯楊運長等畏忌宋室稱詔俱賜死 愚按休仁雖有大功然勸明帝殺孝武諸子者休仁也夫孝武諸子殺而幸臣楊運長等遂用法阱休仁矣或謂皇太子弱建安王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或謂休仁其其孝武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十九

是殘而何有於陛下子則明帝必心動然則休祐休若何以殺亦休仁殺也休仁何以殺亦休仁自殺也噫孝武所餘無一免一免而休仁二子能免也哉

王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孝建二年年二十一封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年少未能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即持索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

白若碎折者悉不受民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  
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帝以休祐貪暴不可蒞民留  
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狠戾前後忤意非一在  
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碁帝召之休祐留不遣帝怒  
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  
射雉於巖山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  
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十一

伍後休祐並馳去帝遣左右數人隨之帝既還前驅清  
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帝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  
之日已欲暗與休祐相及蹶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  
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陰引因頓地即  
共拉殺之遣人馳白帝行唱驟騎落馬帝聞驚曰驟騎  
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繼至頃之休祐左  
右人至久已絕矣與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若在江  
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驟騎南山射雉驟騎馬

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踢文秀墮地驟騎失控馬重驚  
觸松樹墜地落矧中時頓悶故馳報第其年五月追免  
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崇  
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  
還都齊高建元元年稱謀反並賜死

辨見前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孝建二年十一月封海陵  
王大明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軍寧蠻校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十二

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尊深之及主  
帥每禁之常懷忿又因所親左右張伯超多罪過常加  
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啓聞休  
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  
不成不失入鹵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  
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

宋書曰使佐吏上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黃鉞侍讀博士荀銑諫爭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

被創走寧朔將軍庾深之據巴陵拒休茂俱見殺

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門拒之城陷

宋書曰義成太守薛繼考為休茂悉力攻城殺傷甚

衆暢之不能自固城遂陷

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擒之斬首時年

十九母妻皆自殺固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

姓為留不許即葬襄陽

宋書曰贈庾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荀詵員外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十五

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薛繼考伏誅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

封東平王未拜堯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

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子

智井為東平王始休倩未拜堯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

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

王大明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

刺史加都督遣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

素凡訥少知解不謂諸兄所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

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

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

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

此見害唯休範謹澹無才不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然

常憂懼及明帝宴駕主幼時衆休範自謂宗戚無二應

居宰輔既不得憤怨彌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十五

過尋陽者莫不傾身接引厚加資結至者如歸朝廷知

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堯即葬廬山示不還之志時夏

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

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爽為郢州刺史長史王

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

太子泐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牒多

解板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太慰明年五月遂反

宋書曰南民船乘以榜解板合手裝治二三日便整

辨

宋書載休範與袁粲等書曰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廬陵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晉平在藩刻削怨結人鬼二王之變實自由已但建安巴陵勞謙為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事兄如父非惟令友實為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昔事平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致此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書

害良有以也于時出入臥內惟有運長道隆羣細無狀因疾構禍見上不和知無廖拯慮宴駕日長王作輔不得自專詭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主上即位曾無悛改先帝舊人非罪黜落薦致鄉親遍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貞粹粹者紫門生草事非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事事不加斧鉞使先帝有殺弟之名貽醜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為忠先帝崩

沮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在醜已陷  
說細孤子以下復觸機機是以望陵墳而推裂想鑿  
斫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  
不及分崩之際詔出二豎天誘其衷得居於外若受  
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平瑣觀  
其意趣豈可涯量故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  
桂蠹必除人邪必剪枉笑徒新何勞多力望便執錄  
二豎以謝冤魂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伊霍之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書

非君而誰周召之責願以自許臨紙荒哽言不詳第  
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成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  
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為平南將軍  
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開南二府庫  
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故新亭壘屯騎校尉黃  
回乃偽往降并宣齊高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  
士李恒鍾典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  
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與齊高為質至即斬之



回與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散  
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  
門休範雖遇害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  
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墨蠡等  
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為亂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今  
至矣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寶齋首還臺逢  
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而無以為據衆愈疑  
惑墨蠡徑至杜母宅宮省惶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吏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二十六

澄以東府納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  
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侵已丁文豪之衆知  
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如壯厲聲曰我獨不能  
定天下耶會休範首至又羽監陳顯達率所領破破墨  
蠡於杜母宅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晉熙王  
爽自夏口遣軍平壽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  
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

州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諛  
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並著袴褶沈居母喪  
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  
喪沈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襄驥降號鎮  
西軍典蠶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啓明帝殺之慮不許啓  
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帝怒勅之曰  
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  
州刺史六年為荆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二十七

同三司

冊府元龜曰會稽太守孔顛反遣尚書張永建威將  
軍沈懷明及休若子重統諸軍征之瑄所遺孫曇灌  
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  
乃築壘自守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乃自驚擾將  
帥咸勸退保破岡其日大風雪塘決壞衆無固心  
休若宜令敢言退者斬衆少定尋知懷明未還軍軍  
主劉亮又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

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墜地死又廳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嗒嗒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為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去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帝以休若善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十一

又恐猜駭乃偽授休若江州刺史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至即於第賜死

宋書載休若既死上與桂陽王休範書曰吾使諸王在藩正合游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啟聞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弟與書詰讓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心申者汝得守治城邊作太尉公耶治城邊者廬江王

禕昔在西州故云

贈侍中司空子冲始襲封

宋書曰昇明三年堯 辨見前 裴子野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明帝保字煥岭剽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帝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姬煦旁孽推城壁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仲叔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十二

是莫懷甘心擗落晉武背文明之托而覆中州者賈后文帝棄初寧之誓而發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異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媛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

真江婕妤生王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  
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  
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儀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雲  
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  
與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王子子師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王子子玄同生次皇  
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十五

早

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  
始安王子真同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  
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  
衡子况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悅子期未封為明  
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孝建三年年六歲封  
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  
以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大守

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鄆  
縣多瘠田孝武使子尚上表至鄆縣勸農又立左學召  
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從事文  
學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  
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徽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領尚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  
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  
帝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十五

早

王淫亂並於第賜盞楚王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帝改  
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  
而廢帝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眼患風不為孝武所  
愛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為江州刺史加都  
督八年改封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為江州時廢帝  
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謀因帝出為變  
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生奏子勛與邁通謀遣左

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為名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皇帝位於尋陽年號義嘉

愚按義隆文帝御名元嘉文帝年號採故號而犯祖諱子勛之不成於一字決之矣其鄧琬不學無術所為乎

備置百官四方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

陽及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年大明四年年五歲封

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覲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

子勛上虞令王晏殺覲送子房還建鄴帝有之貶為松

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禍難勸帝

除之廢徙遠郡見殺年十一

子房死在後與永嘉王子仁六人同禍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帝第七子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荊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子勛勳事敗賜死年十一

與子頊先同賜死者尚有安陸王子綏見本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利孝武第八子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帝巧遇者盡入子鸞府國為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三

丁母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既誅羣臣乃遣

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

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

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宋書曰昇平三元堯 此必蕭道成所官

永嘉王子仁字孝餘孝武第九子大明五年封永嘉王

明帝即位以為湘州刺史

宋書載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

門戶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  
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除亂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  
輩便淪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今  
存者無幾惟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惟  
我與司徒而已尚未能厭人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  
治我惟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弱桂陽巴陵並未有  
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為強庶使天下不敢覬覦  
王室汝諸兄弟冲眇為羣凶逼誤還圖骨肉於汝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五

心不得無愧即日四海就寧處汝湘州汝年漸長當  
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  
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勅旨 愚按此旨  
宣於建安王休仁南討時及其還也遂勸明帝盡殺  
孝武諸子矣故休仁作孫之罪有浮明帝  
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並被明帝賜死

此與子頊子綏先同賜死者非並也見本紀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生二歲薨追加封  
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初封淮南王明帝  
改安安成王未拜賜死

本紀內載子孟同母弟廬陵王子與亦賜死何以不  
載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大明六年封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五

拜七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大明七年封  
未拜為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諡

淮南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早薨追加封  
諡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第二十七子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明帝既誅孝

武諸子詔以贊奉孝武為子封武陵王

宋書載明帝詔曰孝武皇帝恃尊墮惠勳狄政弛樂  
飲無厭事因于寧泰任威縱費義緣于務寡故以積  
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兆蒙義嘉成禍今其繼體臨  
憲無遺昔皇家中圯舍生懼滅賴英孝感憤掃雪究  
耻繼絕追遠禮訓攸尚况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  
第九子智隨奉孝武為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  
邦可封武陵王

順帝昇平二年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五

愚按資治通鑑云非疾也其為蕭道成所害無疑考  
宋室諸王堯于是年者尚多故皆簡宋書補錄之以  
著道成惡

時年九歲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王子法良陳  
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  
次晉熙王燮與王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王友  
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

修華生隨陽王翹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  
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  
皇子未有名早夭

江夏王燮字仲綏明帝第六子義陽王昶於前廢帝時  
奔魏帝贖之不獲乃以燮繼昶封晉熙王詔曰晉熙國  
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茂况  
以義合免苦為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藩秩先是改射氏  
為謝氏元徽元年燮年以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復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五

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降封安陰縣公云謀  
反賜死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年五歲出為南中郎  
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  
後王室微弱友府州友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心順  
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堯無子國除

隨陽王翹字仲儀明帝第七子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  
改封隨陽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年第十二子齊受禪降封荔浦公尋並云謀反賜死

論曰甚哉元嘉之遇禍也弑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重遂亡天性

宋書曰自赫胥以來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開斯禍惟荆昔二國棄華即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興天屬穢流牀弟

雖鴻鑄受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幸也明皇統運疑

原由構難谷所加先自王威晉刺以獷暴推軀巴哀由

初身之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詳

其旨將有以乎孝武諸子提挈以成釁亂遂至守內沸

騰王室如毀而帝之諸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於

此明帝負竄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六



明李清撰

南史十六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 孝嗣 嗣孫 憲嗣

檀道濟 兄弟 韶 韶弟 珪

劉穆之字道和 小字道民 東莞莒人 世居京口 初為琅

邪府主簿 嘗夢與宋武帝泛海 遇大風 驚俯視舟下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二白龍扶舟 既至一山 山峯聳秀 意甚悅 及宋武克京

城

時有晉帝在上 故未即位以前 止稱宋武 凡書帝者

皆改之 無二尊也

從何無忌 求府主簿 無忌進穆之 宋武曰 吾亦識之 即

馳召焉 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 晨出陌頭 屬與信會 直

視不言久之 反室壞布裳為袴 往見宋武 宋武詔曰 我

始舉大義 須一軍吏 甚急 誰堪其選 穆之曰 無見踰者

宋武笑曰 卿能自屈 吾事濟矣 即於坐受署

續異記曰 穆之先夢有人稱劉鎮軍 相迎 惡之時 武

帝為鎮軍將軍 遣人迎之 共定大業

從平建鄴 諸大處分皆倉卒 立定 並穆之所建 遂委以

腹心之任 動見諮詢 穆之亦竭節盡誠 無所遺隱 時晉

網寬弛 成禁不行 戚族豪家 負勢陵縱 重以司馬元顯

政令違舛 桓玄科條繁密 穆之斟酌時宜 隨方矯正 不

盈旬 日風俗頓改 遷府主簿 記室 錄事 參軍 以平桓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功封西華縣子 及揚州刺史 王謐卒 宋武次應入輔 劉

毅等不欲宋武入 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 或欲令宋

武於丹徒領州 以內事付僕射孟昶 遣尚書右丞皮沈

以二議 諮宋武 沈先與穆之言 穆之偽如廁 即密疏白

宋武 言沈語不可從 宋武既見沈 且令出外 呼穆之問

馬穆之曰

宋書載穆之言曰 公興復皇祚 功高萬古 既有大功

便有大位 位大勳高 非可持久



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投王諡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投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

宋書云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成危難今以疑畏連上句便不成語

便可入朝共畫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投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人宋武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宋武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宋武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云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為視聽故朝野同異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宋武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宋武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

公小復留意宋武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帝云我雖不及荀令君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宋武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宋武西討劉毅

冊府元龜曰王智有高名高祖甚重之與穆之謀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謂帝曰伐國重事何使王智知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謂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

得也宋武還長民遇害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以  
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  
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宋武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  
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  
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滯賓客輻輳求訴  
百端內外諸稟盈階滿室日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  
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十六

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  
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宋武曰  
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  
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義熙十三年卒時年  
五十八宋武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畧趙魏聞問驚  
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  
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嘗決於穆之者並悉向北諮穆

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  
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宋武又表天子  
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  
勲執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  
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  
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方子司京畿敷讚百  
揆翼新大猷項戎車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洽朝  
野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過悼心皇恩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十六

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  
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臣以寡乏負荷國恩實賴穆之巨翼之勲豈唯謙言嘉  
謀溢於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  
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  
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  
有寧濟其事者矣復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  
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謂宜加贈正司

追甄士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資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關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工英考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與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驟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見辱不恥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橫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橫柳消食君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稽顙致謝穆之曰不匿怨無所致憂及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拌貯橫柳一斛進之元嘉二十五年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

宋書載文帝詔曰穆之秉德佐命元勳克茂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特致祭以申永懷

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否歆之因數孫皓歆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鱖魚嘗詣孟靈休靈休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飽邕去靈休與何昝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逆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奇中郎將坐廟不修削爵為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氏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薙髮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以

泥洹舉送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移之中子式之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賊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雖竊數百萬錢何有況不竊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侍從征闕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諡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六

宋書曰瑀深有情款家內婦女間事言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

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容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所隱卿於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

宋書曰瑀刺史益州元凶弒立以為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孝建初為御史中

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為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後遷御史中丞

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初僂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僂同從郊祀時僂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踴馬及之謂僂曰君嚙何疾僂曰牛駁取精所以疾耳僂曰君馬何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六

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僂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驚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僂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僂絕

族叔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

宋書劉作留

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亦卒諡曰剛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散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六

十一

寒士不避祥曰不能殺素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帝御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連時必賤俾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齊書又載其言曰蓋聞聽絕於聰非疾响所達神蔽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瞍之目 此數語亦涉譏議故存之餘不盡錄

有以祥連珠啓帝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帝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萬里思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父仲道餘姚今秀之少孤貧十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六

十一

時與諸兒戲前渚忽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同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妻以女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晏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累遷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時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

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民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  
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  
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  
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俸祿  
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  
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並都下貧士  
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以身率下遠  
近悅之南譙王義宣據荊州叛徵兵秀之秀之即日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先是秀之從叔穆  
之為丹陽與子弟廳事上宴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  
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入穿者後必得此  
郡唯秀之獨入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  
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  
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徒論秀之以  
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遇赦但止徒謂便與  
悠悠殺人者無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

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為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諡  
忠成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帝以其蒞官清潔  
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  
除

史糾曰南北史紀事有體網羅散逸功在諸書上若  
父子相承祖孫並擊此供觀覽最為簡直而深覈史  
裁有乖體製張湯在酷吏科安世不應同傳祖約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叛逆例士稚仍自孤行黑白混登不無遺恨但推其  
原本蓋亦有故晉世賈弼以氏族名家唐代李素因  
肉譜騰號此學熾興緣以修史終然翳奪矣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為桓  
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同府深相親結及北伐稍遷太  
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宋武議北伐朝士多諫  
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  
萬里唯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

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當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還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六

五

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量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或謂有宰相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眾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

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天位乃先廢義真害之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入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尋弒廢帝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六

五

詔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配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瞻為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窰中自縊年六十三  
宋書曰子喬之尚高祖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與弟乞奴從誅  
羨之初不應召帝遣領軍到秀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

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美之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美之拜此人曰汝相貴而有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當位極人臣後美之隨親之縣寓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美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但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晷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鳩尾鳴喚竟以凶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美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景平初以美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美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

宋書載亮言曰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

門耳

佩之等乃止美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達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待克當即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清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神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眾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持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嫡長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官每有不得意輒號哭帝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皆是敬皇后手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主主即日入宮及見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示帝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帝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六

九

每出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乃無忌子臨汝公孟靈休乃昶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碁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主憂不拜遇葬復授前職

宋書曰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受然後就命因辭常侍許之

二十二年范粲等謀反湛之始與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粲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闕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帝不許湛之詣闕下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暉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慙慙異意願形言旨

宋書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隨形言旨數語意辭明顯南史改為慙慙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六

五

意願形言旨殊晦而不暢

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慮便以闕啓懼成虛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今申情范暉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啓臣雖驚

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雖嬰伏劔為易而覲然視息  
忍此餘生誠以負屣灰滅貽恥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  
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鎖帝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  
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充州刺史善於為政威惠並  
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  
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  
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  
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三

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  
七年魏太武帝至瓜部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  
八年魯真兄弟率部曲來奔真等執子也湛之以為廟  
笑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  
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  
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  
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使湛之與尚之  
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誅殷

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  
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為吏部  
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帝每疾湛之輒侍  
醫藥二凶巫蠱事發帝欲廢劾賜瘞死而孝武無寵故  
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鐔建平王宏並被愛而  
鐔妃即湛之妹湛之勸帝立之徵鐔自壽陽入朝至又  
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  
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三

之旦其夕帝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  
趨北戶未及聞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  
謚忠烈子聿之為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字始昌父被  
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投地者無算  
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  
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  
涕迄於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  
中以登殿不着鞋為治書侍御史蔡津所奏罰金二兩

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  
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  
昇明中為齊高驃騎從事中郎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  
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聞容止與太宰褚淵相  
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  
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  
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行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六

五

也在郡有能名儉卒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  
左以來儀典令詔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  
方山帝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離宮應有邁靈邱靈邱  
正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事  
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帝乃止竟陵王子良甚  
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  
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  
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告孝嗣孝嗣奉旨

無所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  
鬱林既弒明帝須太后令孝嗣出於袖奏之帝大悅時  
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  
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  
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  
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  
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  
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畫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六

五

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  
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  
齊書載表曰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  
湛運艱澁聚糧待敵每苦不周臣比訪之故老及經  
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澗不修咸成茂草平  
康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布遠資餉運  
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為嗟嘆臣欲刺史職二千石

一第... 丹... 卷十六

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原善商肥確之異  
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田雖晚才事菽  
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  
利宜在及時請即使至徐充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  
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  
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  
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

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任宮城南宅  
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  
未嘗表色始安王暹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安  
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  
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日之文季輒  
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  
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  
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

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  
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  
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畧曰始  
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  
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時凡被殺者皆取其  
蟬冕剥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  
武帝女武康公主第三子况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  
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之懼無敢至者唯會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魏温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  
使故吏吳興邱廠筮之當傳幾世廠曰恐不終尊身孝  
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  
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  
加羽葆彭吹謚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  
太常緄子君舊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於部書問無  
不對善絃歌為梁湘東王繹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  
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

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府中謔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說猶次於弘也君舊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舊文冠一府才頗輕艷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七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郝超善超嘗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官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宋武陳不樂出宋武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

協所望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紀室宋國初建除侍中加中書令從還壽陽宋武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篡鼎分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亦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叩扉請見曰亮暫宜還都宋武至都即徵宋武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府事封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七

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容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遷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帝將

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  
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  
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  
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  
及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  
為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  
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  
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杖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三九

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帝遣使詔之曰以公江陵之誠  
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  
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  
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廸每深誠之不能從及見  
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

宋書載論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易曰括  
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  
也因斯以談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謀

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有蔀家之災鼎食  
無百年之貴然而狗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志退  
者莫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庶安行儉  
而微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  
何哉流溺忘反而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  
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鍼石無用洪  
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葉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  
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拔絃夫豈敵著而後謀通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三九

結而後思復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  
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  
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胸心巖墻施於四體  
夫然故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  
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抗心希古絕羈  
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行  
徒以忽防於鐘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逸翮  
鏖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匹厚味於甘醢其懼患也

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邇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鑑於雀慶張臨挹滿灼戒乎秦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旨揮刃愚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也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叩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泛衝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 宋書曰亮二子悝湛逃湛弟都徒建平郡孝建中並還京師

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隆字伯祚亮族兄父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總服

不得相臨從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杖殺子載妻王氏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華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離祖之義宋書曰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祖孫互相殘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杖錡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稅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今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累轉太常文帝以新

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

宋書載表曰臣聞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極天  
播地窮高遠測深厚莫當於禮其樂之五聲易之八  
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  
禮而後立也非夫大賢孰能明此漢興始徵召故老  
收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  
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  
不同故聞人二載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問難星繫充斥兼兩  
摛名列錦煥爛可觀然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  
錯國典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  
以定皇代盛禮謹率所見五十二事上呈

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  
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  
以和謹稱宋武建義道濟與兄韶祇等從平京城俱參

武帝建武將軍事

宋書曰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  
卒所向摧敗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  
功甚多

累遷太尉參軍義熙十二年宋武北伐道濟為前鋒所  
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為京  
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遣之中原感悅歸  
者甚眾長安平以為琅邪內史宋武受命以佐命功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永修縣公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為鎮北將軍南充  
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  
王道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  
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便熟寢晦以此服之文  
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  
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  
亦雅仗之帝將謀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  
曰不可帝曰道濟從人本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



道濟至之明日帝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  
彥之前驅西伐帝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璠同從  
北征入關十策璠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於敵然未嘗  
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璠智璠悉臣勇今奉王  
命外討必未陣而擒時璠本謂道濟與羨之同戮忽聞  
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  
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感遂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十五

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

宋書曰軍至東平壽張縣值鹵安平公乙旃卷道濟  
率王仲德段宏兩將軍合戰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  
鹵奇昌公悉煩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沈慶  
之等出奇兵擊斬之

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有降魏者具說食罄士卒  
憂懼莫有固知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  
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拘時

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  
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  
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其像禳鬼還進  
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  
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  
知非司馬仲達也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會  
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  
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帝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十五

朝

劉敬叔異苑曰道濟自潯陽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  
闕歎歎不已識者知其不南旋也時人為歌曰生人  
作死別荼毒當奈何

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相召召禍其至  
矣及至帝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鶴  
鳥集船悲鳴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  
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書梁太子舍人

混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中尊等八人並遇害

宋書曰道濟子夷邕演在尋陽又遣使收殺之惟邕

子孺被宥世祖時為奉朝請

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

震自毛生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

宋書曰彤與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

張

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脫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

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

問殷景仁曰謂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

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

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

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使胡馬至此兄韶

有平桓立功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又從討盧循皆有

功封宜陽縣侯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

蒞無政績帝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

投卒孫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

書以珪為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

書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率從姑叔三構帝姻而

令子姪餓死

齊書王僧虔傳曰去冬今春頻荷二敕經涉五旬踰

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

遂不荷潤反更曝腮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饑虎能嚇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遽與肉餓驕不噬誰為落毛

齊書曰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

果為史偃所奪

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官亦無後物尚書同堂姊

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燕王妃尚書伯為江州

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亦不

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

齊書曰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

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為安成郡丞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過淮因陰雨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為領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五

祇性於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於廣陵諡曰威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於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宣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處

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

宋書曰但彭城無燕刺之舉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歷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然哉

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志瑕晚因大名以至顛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六

早

韶祇克傳肖嗣其木鴈之間乎

南北史合注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

南史十七

王鎮惡

沈田子 林子

朱齡石 弟起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瑒 從弟玄象 玄慶 玄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王鎮惡北海劇人祖猛仕秦王符堅任兼將相父體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將與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屯池人李方家方遇之善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容荊州頗讀讀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伐廣

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宋武台與語異

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

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宋武謀殺劉毅鎮惡曰公

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

使率龍驤將軍劉思百舸前發鎮惡受命

宋書載武帝命曰若殺知吾上政當岸上作軍未便

下舟卿至彼時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則以待

吾至先慰勞百姓并宣詔旨赦文罪止一人餘一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所問若賊不知消息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

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殺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

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劉思軍在前鎮惡次之舸

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安一鼓語所留曰計

我將至城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火江

津舟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

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遂殺妻

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

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焚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

宋書曰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劉思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門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便因風放火焚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焚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

宋書曰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曾手斬桓謙至是卒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先衆入穴鎮惡繼其後隨者稍多

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聞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

宋書曰毅前陣散潰在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三更後率左右開北門突出

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願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奔馬投毅從大城東城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矢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四

宋書曰司馬體之道其將朱襄助鎮惡討蠻會高祖西攻體之鎮惡率軍夜下江水迅條忽數百里既至都尉治乃以竹籠盛石埋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新襄殺千餘人鎮惡貪破襄後停軍掠諸蠻不時反及至體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尋喚至隨宜酬應乃釋

及宋武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

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普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責矣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養即授方池令方執長馭復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土民租民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宋武與鎮惡等期若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為姚泓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宋武求糧援不得進入河魏軍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卷十七

五

河岸軍不得進宋武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能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其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惡力猶甚宋武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真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舟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土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素登舟岸渭月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吾

屬並江南此為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糧並已逐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無他岐矣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

宋書曰衆亦知無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乃於灊上奉迎宋武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宋武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卷十七

六

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宋武以其功大不問時有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宋武使覘之知鎮惡別取飾輦金銀棄輦垣側宋武乃安因留二子桂陽公義真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南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夏主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酋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

思竭力今擁兵不進由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惧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深憚之田子境柳之捷以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宋武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衛不得遂其亂者為有備瑾等曰語曰猛虎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惧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凡塞弟鴻尊淵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七

七

智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年正月十五日也宋書載武帝表曰故安西司馬從鹵將軍鎮惡志節亮直機畧明舉荆南搆黨勢據上流難與強藩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肝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揮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偽后西鹵遊魂寇掠渭北統率眾軍輝威撲討賊既奔命還次涇上沈

子忽發狂易奄加及害忠勤勤未究痛惜兼至田子既已備憲鎮惡宜蒙追寵願勅有司議其褒贈

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北傅國至曾孫叔齊受禪國除

沈子田字敬光吳興武康人父穆夫晉時孫思作亂以穆夫為將軍思平得還為宗人沈預以夙業首造遂被誅惟田子與兄弟獲全田子從宋武克京城進平康建鄴參鎮軍事宋武北伐廣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七

八

孟龍符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宋武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由海道襲破廣州宋書曰循還廣州圍季高由海道襲破危謂右將軍劉藩曰廣州雖險固本賊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眾力寡弱不能持久下官與季高同厯難難泛滄海於萬死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圍逼於是率兵南還季高時為賊圍困單守危迫聞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陣身先士卒一戰破之尋季高病沒

山賊攻沒城郭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殄

遷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

劉毅十年從討司馬林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

年宋武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

關入屯據青泥秦主姚泓將自禦大軍盧田子襲其後

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

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眾我

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眾弘之又固執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十七

子曰眾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

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

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合圍數重

宋書載田子愨士卒曰諸軍損親戚墳墓出矢石間

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

田子乃棄糧毀毀躬勤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

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泓眾一時潰散殺萬餘

人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宋武譙

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  
陽相賞

宋書載田子謝曰此聖畧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  
之有

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

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子時

夏主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

地禦之初宋武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十七

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宋武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

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地

地論者謂鎮惡欲書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

因據關中反

宋書曰田子與弘之謀矯高祖命誅之并力破勃勃

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

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生殺

之車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



安業倉門外是歲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卷害忠良不深罪也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

宋書曰時雖逃竄晝夜哀號母王氏止之林子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仇未復且苟存耳

既門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強富志相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五十五

卷十七

滅林子兄弟沉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宋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

宋書曰時諸將東討會稽咸縱其下自掠獨高祖軍

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及自歸

因流涕哽咽三軍為感動宋武甚奇之乃載以別舟遂

盡室移京分宅給馬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乃克

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沈沈預慮林子

林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報東報備五月

夏節日至預方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新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宋武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

宋書曰林子從伐鮮卑行泰鎮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兵東西奮擊皆大破之廣固既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即密白高祖高祖還自廣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五十五

卷十七

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充之士多懷二心惟奔遁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惟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才非古人然思思一也高祖稱善時林子領別軍於石頭屢賊推循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南岸林子搗其妖詐未未有實及大軍既去賊果上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賊養銳待期而

吾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令拒守此險足以自固亦特以賊衆向白石留者必加老弱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特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特散兵進戰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沿塘數里林子曰賊沿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津扼要彼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乃斷塘而閉會朱齡石救至賊乃散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十七

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宋武每征討林子職推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棄石城執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宋武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

宋書曰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祖敬綏懷初附即板為大尉參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食垣克之神虎伐其攻徑還襄邑林子軍至殺神虎

而撫其衆

泓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兗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其東平公姚紹手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

宋書載林子言曰今蒲坂城堅池深非旬日可拔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

潼關天阻所謂刑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十七

尹昭不可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林子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輜輜重還赴宋武林子按劍曰

宋書載林言言曰相公志清六合許浴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求還豈可復得

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棄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并焚

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眾小靡乘其  
亂薄之紹大潰得酋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  
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宋武問故  
林子曰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酋獲以示  
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宋武曰  
所望於紹初紹退走還近城城留其武衛將軍姚鸞精  
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剽鷲而坑其眾紹獲  
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七

五

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宋武復遣  
林子累戰

宋書曰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  
河源林子卷甲進討

大破之即斬伯子與三將所得獲悉以還紹使知王使  
之弘紹志節況勇林子海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  
關右而力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蒙齊斧爾尋焉  
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言驗賜書嘉美之讚統後軍

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俱捷帝至閩鄉泓掃境內兵  
屯曉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眾攻  
之宋武慮東寨不敢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北至  
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  
安如指掌爾復克賊城便為獨成一國不賞之功也田  
子乃止林子威鎮閩中豪右望風請附宋武以林子田  
子綏畧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  
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寨婦水轉聞至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十七

六

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深援還至彭城  
宋武令林子差次勲勳隨才授用

宋書曰高祖器其才智出任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  
車所指未嘗外典

時宋文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藩佐宋武曰吾  
不可賴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  
郎中兵參軍領親與太守林子以行後久士有歸心乃  
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崇威立武實經

國長吐宜廣建藩屏明也宋文帝進鎮鎮隨府轉加加  
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宋武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  
子固諫宋武答曰吾輟當不復自行及踐阼以佐命功  
封漢壽縣伯固諫不許

宋書曰林子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性又  
至孝遭母憂葬畢高祖不欲使哭泣或損逼與入省  
旦夕撫慰

永初三年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七

宋書曰時上不豫羣公悉以實啟必有損動每見呼  
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為其答上尋崩竟  
不知也

追贈征南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諡曰懷少子璞嗣璞字  
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  
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鐸左常侍帝又引見謂之曰吾  
昔以弱年出藩卿家以親要輔輔今日之授意在不振  
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為用上也元嘉

十七年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為主簿

冊府元龜曰濬雖曰覽州事一以委璞文帝從容問  
璞曰沈璞才優才瞻文義可親且沈深守靜宜委以  
事引與語對璞嘗作舊宮賦久未畢濬問之璞因事  
陳答辭甚可觀也重與書曰昔聊相教問遂斐然成  
翰下筆成章良謂逸才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  
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

時順陽范粲為長史行舟事粲性頗疎帝謂璞曰濬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八

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粲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  
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過既深所懷  
輒以密起每至施行必從中出粲謂聖明留察深更恭  
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人無訪粲有力焉二十  
二十粲生謀反誅州事一以付璞固年既長璞固求辭  
事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

宋書曰俄遷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沛  
無虞璞以強寇對陣事未可惻郡首淮陽道當衝要

乃修城浚隍聚財石積鹽米為不可勝之算眾咸不  
同朝旨亦謂為過俄由主拓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  
陵踐六州京邑騷懼腹心觀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  
眾不眇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擒也諸軍  
何嘗見數十萬人聚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沅前事  
明驗此吾報國之秋諸軍封侯之日眾見璞神色不  
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  
足矣但恐不過爾賦既濟淮諸將毛遐祚胡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七

元

戒證之等為鹵所覆無不殄盡惟輔國將軍戒盾挺  
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眾謂璞曰若不攻則無  
所事眾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  
不為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嘆曰不然賊不能  
登城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  
今未有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  
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  
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

乃命開命納盾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罷械  
山積大喜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  
攻守三旬燾乃遁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  
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言伐但可整舟繼示若  
欲渡岍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為然戒質以  
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  
亦不及太祖嘉璞功効徵還拜淮南太守賞賜豐厚  
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沈璞以謙自牧惟恐賞之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七

元

前此士燮之意也

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弒  
宋書曰元凶弒立璞號泣曰一門蒙殊常之恩而逢  
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  
會二山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出  
執轍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送世祖義軍至  
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瑯琊顏竣欲與璞交不納竣以  
致恨及世祖將至都竣饒璞逢迎之晚橫罹世難所

徐詩筆雜文凡二十首 愚按南史於此二事皆削不錄無乃以子傳父功未知而罪亦飾耶讀者辨之  
子約另見

宋書曰伯玉林之弟度之子除世祖武陵國南中郎行參軍以文義見知及世祖踐位累官衛尉丞世祖舊臣故佐普皆升顯伯玉雖有藩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不進上以伯玉容像似畫圖仲尼像呼為孔丘舊制駕出街尉丞直門常戎服王景文與伯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主

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為晉安王子勛前軍參軍事子勛即位以為中書侍郎及子勛敗伯玉下馬獄見原復累官太農解職卒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人世世為將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表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潰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苦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

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卒綽以歐血沒冲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不事產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廳事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宋武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宋武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建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却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主

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強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一部得濟

宋書曰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邀與宴會叱左右斬之馳至家掩其不備莫得舉手

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宋武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

宋書曰盧循至石頭率敢死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稍過淮擊之率厲將士死戰殺數

百人賊乃退

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宋武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外此制敵之奇也而虛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十七

取成都臧熹朱牧於中水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熱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熱道福成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熱說等屯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

宋書曰諸將以北城險阻且衆多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強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破北若盡銳破北壘則南城不虞自散

七月齡石率劉鍾嗣恩等於北城斬侯暉熱說

宋書曰仍麾軍圍南城即時散潰諸營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舟步進

朱牧至廣漢復破熱道福別軍熱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於軍門宋武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虛不辨克論者甚衆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配之臧熹敬皇后弟資位久在齡石之右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克捷衆咸服宋武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宋書

卷十七

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

宋書曰教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於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

宋書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與敬先俱執送長安見殺

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起石亦果脫難出自將  
家兄弟並閉尺牘桓謙為衛將軍以補行參軍

宋書曰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

得起石以為參軍至石頭起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

走歸高祖高祖善之

後為宋武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

二年北伐前石前鋒入河

宋書曰索自主拓跋嗣乃姚興督命將統步騎十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七

屯河北救秦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

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

殺略宋武遣白真隊主丁時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

岸岸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監一長

白旄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先先命起石戒嚴白旄旣

舉起石赴之并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三十人設彭排於

棘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起石先以弱弓小箭射

之魏軍以衆以兵弱四面俱至魏明元帝又遣南平公

長孫嵩率三萬騎肉薄攻營乃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

不能制起石初行別齋大槌并千餘張稍長三四尺以

槌槌之一稍繳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

宋書曰臨陣斬青救州刺史阿薄于起石率胡蕃等

追之復為所圍奮擊晝日殺酋千計乃退走

大軍進克蒲坂以起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

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起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

沒於憂赫連勃勃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十七

毛修之字敬文榮陽武人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

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

宋書曰修之有大志頗讀史籍又解音律善騎射

修之仕桓玄為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

誘令入蜀焉遷新玄於枚泗州修之力也宋武以為鎮

軍諮議遠右衛將軍既有新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京

武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為燕縱所殺表修

之為龍驤將軍配兵遣令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



進討修之言狀

宋書載其表曰臣之情地已無生理可以保以借命  
朝露者底憑天威誅奪醜逆自提戈西赴備當時難  
遂使齊斧停柯救豎假息誠由經路有壅亦緣制不  
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  
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約屢  
愆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新究  
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履之怨况志家殉國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七

三

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驚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  
不忘國艱俟會佇鋒因時乃發此臣所以仰辰極而  
希照卷西土以洒泪也乞借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  
揚折衝之號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  
抒莫大之蒙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閨門靈爽豈  
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實

宋武乃令冠軍將軍劉劭宣伐蜀無功而退燕縱由此  
送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劭殺西鎮江

陵以為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為教將佐而深結  
於宋武及劭敗見宥

宋書曰高祖攻劭先遣王鎮惡襲江陵修之與諮議  
參軍任集之並力戰高祖宥之

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宋武虛修之至蜀多所  
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修之  
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  
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好立城壘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合注  
卷十七

三

宋武至履行其所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  
王鎮惡遇害修之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為夏  
赫連勃勃所擒

宋書曰修之與義真相失走相免矣有已上坂右衛  
軍人曾為修之所罰者以戟刺以傷頭而墜遂被擒  
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鬼謙之謙  
之為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為羊羔薦  
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太武太武大悅以為大官

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大官令常如故  
後朱修之停於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  
為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景仁尚幼少我  
得歸罪之日便當巾幘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  
乃訪焉修之具答并言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  
得言直視良久乃長嘆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  
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言南禮制文帝甚疑責  
之朱修之後得還具相申理帝意乃釋修之在魏多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妻妾男女甚眾遂卒於魏孫惠素仕齊為少府卿性至  
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在處牀帳屏帷每月朔望向惟  
悲泣傍人為之感復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  
清刻教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盡用錢六十五  
萬有護惠素納利武帝恕赦尚書評價有司奏其侵欺  
二十八萬餘被誅惠素沒後家徒四壁帝帝其無罪甚  
悔恨之

外有毛德祖以同姓故附見宋書索由傳曰德祖崇

陽南武陽人初為冠軍參軍後為武帝大尉參軍武  
帝北伐姚泓以為王鎮惡龍驤司馬為鎮惡前鋒斬  
泓寧朔將軍趙玄石於栢谷又破其大師姚難於涇  
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弼鎮惡克立大功德祖力也武  
帝踐阼詢前後功封觀陽縣男又除督司雍并三州  
豫州之潁州兗州之陳留將軍事司州刺史永初三  
年武帝崩由主拓拔嗣南寇涇臺戍主東郡太守王  
景度馳告德祖戍虎牢於城東南五里守由將公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表普幾以萬五千騎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  
步騎自成羣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  
餘人又於城內穴城八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  
道出由陣後募敢死士四百人參軍范道基率二百  
人前驅參軍敷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後繼出由衛  
外掩其後由眾擾亂斬首數百焚其攻攻攻具由退  
散隨復更合德祖出兵擊表大戰從朝至晡殺由數  
百會表兵從許昌還合圍大祖大敗失甲士千餘退

還固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表攻虎牢填塞  
兩壘德祖阻方抗拒頗殺而將士稍零落又自率  
大眾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遂回軍向洛  
而虜之安平公又率諸軍就表共攻虎牢虎牢被圍  
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勦兵戰死殆盡而酋增兵轉  
多酋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為四酋撞三  
城已毀止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目皆生創死者  
半德祖思德素結衆無離心又昔在北與酋將公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  
說其大將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  
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言於嗣誅表酋衆盛檀道濟  
諸救軍並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猛走高橋酋作地  
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  
渴乏饑疫體皆乾燥被瘡者不復出血酋因急攻遂  
克虎牢自德祖及諸將佐及郡守內者守者皆見囚  
執惟上黨太守劉談之衆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

城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  
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勦  
衆軍生致之致得不死後卒於酋

朱修之守恭祖義陽平氏人父謙益州刺史修之初為  
州生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  
祖肅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  
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  
留戍滑臺為魏將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  
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浸矣魏果以其  
日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  
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  
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  
太武伐北燕馮弘修之及同没人刑懷明並從又有徐  
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害修之懷明懷  
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待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

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為天子邊人及見其致敬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遇風猛妨挫折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妨乃正海師視上有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黃門侍郎考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叛檄脩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偽與同既遣使陳惟於孝武帝嘉之以為荊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五

馬鞍三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眾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修之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貲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轍與佐史賄之未嘗入己去鎮日秋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妙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責為刺史未曾供贍往妙家妙為設菜羹麤飯澂之修之曰此貧家好食進以致飽先是親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搗妙

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民尚書鎮軍將軍至建鄴牛奔陸車折足乃辭尚書徒崇憲大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足疾不堪獨行每見特給扶持卒諡貞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祈人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粲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未謝晦為荊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五

師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

宋書載玄謨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失守豈惟將不良抑亦本不固之不固皆緣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趨滄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民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眾經營勞落道途既遠獨客實難

帝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  
為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亮玄謨上表  
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以孝武出鎮  
及大舉北侵以玄謨水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國將將  
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磳戍主奔走進向滑臺圍城二百  
餘日積旬不克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之聲  
震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  
見多行所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箭火焚之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五

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  
救將至衆請發車馬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利  
利一尺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  
夜適麾下散七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  
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以自弱非  
良計也斌乃止

本史曰初玄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  
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乃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

偏明日將刑誦之不報忽傳唱停刑

遣代守碣磳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碣磳沙城不  
可守召還為魏軍所迫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  
月至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將  
非金印之徵耶元凶殺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孝武伐  
逆元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  
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叛朝廷  
假玄輔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  
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六

宋書曰軍屯梁山夾岸築堰月壘水陸待之臧質陳  
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大潰  
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帝言玄謨在  
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帝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  
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垣護之獲之並  
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督督雍土多諸僑寓  
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

宜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

南史語意不明及考宋書則謂雍土多僑寓玄謨請

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當從宋書

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

怨人間訖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

新城大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州南陽順陽上庸新城

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雍土南解眾感馳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玄謨注  
卷十七

帝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

曰玄謨欲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

宋書無此三語但云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

過足相保

聊復為笑想足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

言玄謨眉頭未申申故此見戲後金紫光祿大夫領太

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帝狎侮

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

師伯缺齒號之曰訶劉秀之儉嗔呼為老怪黃門侍郎

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

器服飲食前欲相斷欲其占謝傾路以為歡笑又刻木

作高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獲之

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僮之目凡諸稱為四方書晚

亦如之嘗為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

食爬醬調秋菜白醪解冬寒又罷一崑崙奴子名白主

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玄謨注  
卷十七

謨尋尋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至土災饑乃散私穀十

斛牛千頭賑之帝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朝政多門玄玄

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害顏師

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侄咸勸稱疾

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

不得還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命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皆叛玄

謨鎮水軍前鋒南討以足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

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頃之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宋書曰玄謨性屢刻少恩而將軍宗越馭下更苛酷軍士為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

卒年八十二謚曰莊子深早卒孫績嗣深弟寬泰始為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叛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帝嘉賞之使隨張永攻薛安都寬以母在酉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張永攻薛安都寬以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為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寬弟瞻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嘗詣劉秉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樸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秉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時以嶷兄在大牀腹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

文兄稽賢遇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凡邪齊武帝笑稱嶷小名曰多王汝兄愚耶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因曰直恐如君來談齊武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時為太子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職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從弟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柩人間垣內有小塚墳上殆平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四

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孺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謨坐象郡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父魏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任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以宋臣送誠於道成何云起義乃踵齊書之謬

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為左尚書永明四年位充川  
刺史卒官謚列子玄載弟玄邀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  
史

宋書曰玄載初為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叛玄  
邀欲向朝廷慮相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  
頓城外玄邀即立營至夜拔軍南奔比曉文秀追  
不復及

齊高於宋時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遣書結玄邀玄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  
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臣臣之義無故舉忠  
義無故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  
邀意乃定仍使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下不上將軍  
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苟伯玉勸  
殺之齊高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邀罷州還齊高途  
中遣之玄邀嚴軍直過還都放宋明帝稱齊高有異謀  
齊高不恨也昇明中齊高引為騎騎司馬太山太守玄

邀甚懼齊高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  
史作亂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亡命奪烏  
奴作亂梁部玄邀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  
棄伎婁城內搗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告之曰王使城  
玄邀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邀果不負朕延興元年  
為中護軍明帝執政使玄邀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  
邀若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邀  
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年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謚曰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為  
益州刺史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為梁州會病卒  
帝嘆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之恨不至方伯而終子  
長子亦有義行永明中為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楊越關邊遙阻沂隴遐荒區甸  
分其內外山川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  
非兵屈滿上戰血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  
崛起布衣非籍人舉一旦驅率烏合奄與霸緒功雖有



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成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猶欲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於是觀兵峭渭陳師天峻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闕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

宋書云地未闕於東晉威獨震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志惟民心撫陽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舉咸陽而業之非失算也

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為宋方叔其壯美乎朱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石起石毛修之傳孔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遂至顛陷為不幸矣修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

難尚城郭在焉所在為重其取崇北國豈徒然哉終假

道也 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

相繼 支宋氏以三吳弱卒當八州勁勇故以邀

勝不亦難乎處境亡師固其宜也觀沈慶之言可謂達

於時變瞻傲很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

懼矣玄邀行已之入有士君子之風乎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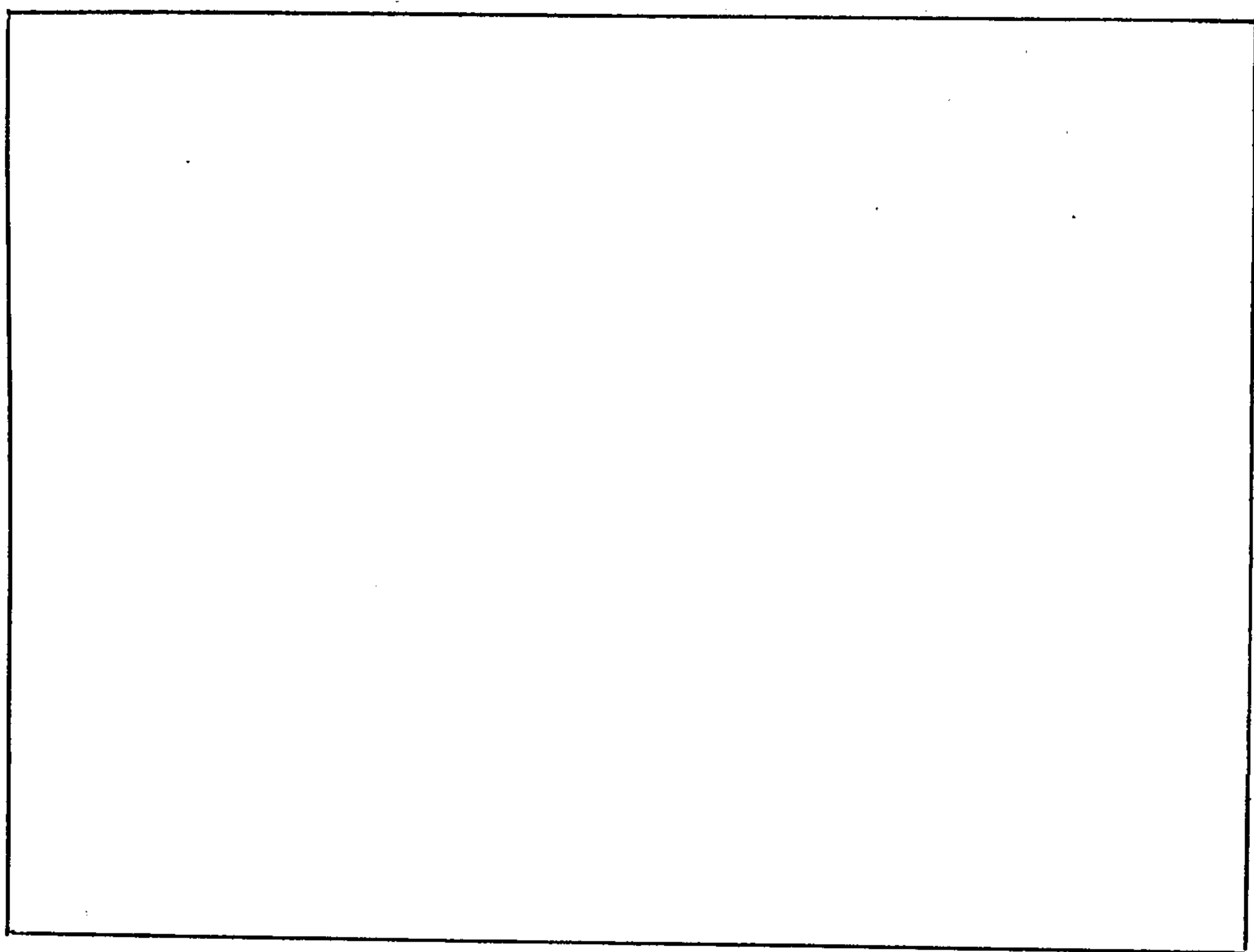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七

三

南北史合注卷十七

原缺



馬尚之為名宰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其相陵忽宰之不能平及恭此舉使宰之為前鋒宰之敬宣襲恭敗之

宋書曰會稽王道子與宰之書使以兵反恭宰之呼子敬宣謂曰恭親居伯舅素心未彰惟兵是縱今欲奉國以明逆順何如敬宣曰朝廷未有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義非君臣且意好不協討之為宜宰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襲恭一時散潰

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宰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還後軍從事中郎宋武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宰之南討桓玄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宰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

慮平玄後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宇之宇之欲假手於  
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  
宣諫曰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

宋書載敬宣諫曰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一朝  
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  
於今

宇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復手但平後令我  
奈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既得志害元顛廢道子以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之為會稽太守宇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  
霧府門晚開日盱敬宣不至宇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  
敬宣還京口迎家宇之謂已為玄擒乃自縊敬宣奔喪  
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  
於秦姚興

宋書曰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  
彭城收集義兵故戰不利眾各離散

後奔南燕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

尋夢凡土服之覺而喜曰凡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  
乎乃結青州大姓與德大帥謀滅德推休之為主時司  
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要軌

宋書曰雅之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之志  
不可告也告必不動雅之以為不然及告軌軌果不  
從

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  
右疑其偽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劉下邪不負我即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  
宋書曰敬宣至江州課集軍糧使召舟乘軍征要用  
常有儲擬故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即振復  
初劉毅之少為敬宣寧朔參軍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  
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  
取禍殺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使人言於武帝謂  
不宜過優尋知江州大駭悅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  
自表求解宋武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為比

自表求解宋武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為比

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以為道遠運漕難繼

宋書載周祗三疑蓋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尤甚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況道途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吳之人投三蜀之土死亡疾病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誅將決死力戰今我往甚勞彼來甚逸若師行不利人情波駭此二疑也且千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五

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沂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而糧不繼雖韓白何以成功此一疑也

毛脩之家雖不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有司奏免官五年宋武伐南燕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克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畧盧循逼建鄴敬

宣分領鮮卑虎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自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宋武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宋武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六

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宋武宋武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宋武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民書呈宋武武謂王誕曰阿壽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宋武西征司

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忽空中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項之敗喪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齊受禪國除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為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宋書曰桓玄從子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橫矛突陣流矢傷懷肅額眾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彌壯臨陣斬振江陵平休之返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義熙元年二年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綬司馬國璠陳襲聚眾胡桃山為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為亂懷肅自請討之

及行失旨殺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殺其母以狗景和中為義太宰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帝平薄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基乃斷敬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為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文帝遣揚州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真道及餘抗令劉道錫有美政帝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為梁南秦貳州刺史十八年氏師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帝遣龍驤將軍斐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

宋書明方明河東人立蜀土歷頻川南平昌太守皆

坐賊免官

十九年方明至武興卒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克捷

宋書曰方明至武興帥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次潭谷去皋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符弘祖等固守皋蘭鎮北將軍符德義為游軍難當子和以重兵後繼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皋蘭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祖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九

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修城難當遣兩將軍領二千餘騎就和方明又帥諸將攻之和敗走難當當卷奔潰方明遣康祖直趨百頃偽丞相楊萬素等皆降難當第三息先成陰平竄民間生縛之送京都斬於建康市

以真道為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威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威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

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征討

宋書曰每戰必身先士卒克廣固帥所領先登拒廬循於石頭屢戰克捷

位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屢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宋武北伐以為中領軍征南將軍宿衛輦載坐府內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

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為侯景平元年累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諡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貸下獄奪爵後為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為孝武狎侮帝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妃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

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帝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帝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龍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為廷尉與柳元景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宋武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宋武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應弦而倒宋武益奇之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宋武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迥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宋武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眾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永初中為輔國將軍追論平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才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

宋書曰領軍將軍謝晦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為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卒于官懷慎弟懷默懷默孫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

宋書曰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分明此道家所謂尸解也

諡曰剛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家在京口初州從事事從宋武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宋文時年四歲宋武使粹奉宋文鎮京口後為江夏相族兄毅貳于宋武粹不與毅

同而盡心宋武將謀殺衆並疑粹在夏口宋武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潯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

宋書曰粹以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會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內趙吳秦剛等六家悔悟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等村粹遣將范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丁百七十六人女弱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科生貶號為寧朔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文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遠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民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為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

至者謙又抑之

宋書曰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值數百萬謙等限布絲帛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買錢二萬府又立治斷細民鼓鑄而貴賣鐵器

商旅呼嗟民咸欲為亂氏奴等因聚黨為盜而趙廣等又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必立滅蜀土僑舊翕然並賊衆數萬屯城西北道濟徑以四千人嬰城自守時賊衆不見飛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各欲散廣懼乃誘道人程道養詐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廣改名為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為征南將軍梁顯為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衆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

宋書曰初別駕張熙說道濟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困城至十二月末糧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



為賊所敗馬奔還夜于城西絕上道濟為設食咽不能食惟泣涕爾道濟時疾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衰矣況臺兵垂至即滅左右數千人配之賊又喧言方明死可來喪所城內大懼道濟夜列炬火千方明出見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命方明募人梁備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外議紛然一旦不虞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必敗道濟從之給使出其父兄問道濟病皆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十一

漸差傳相告語城內乃安應募者一日千餘

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及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後齊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為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也東太守周藉之帥眾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藉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擒偽驃騎將軍司馬龍仲斬之龍仲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張尋攻

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郫山其餘羣賊出為盜不絕帝遣寧朔將軍蕭江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衛將軍毅從父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間居京口未嘗應召嘗謂毅曰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門以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至廟室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十一

髣衛宇一何摧頽即令修葺卒贈太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歷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少任氣宋武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廬循之難宋武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泛海襲番禺拔之

宋書曰初賊不防海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  
猶未知循戰士數千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  
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

循父墩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廷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  
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  
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卒九年宋武表贈交州刺  
史

蒯思字道恩蘭陵承人宋武征孫恩縣差思伐馬芻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十一

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  
奈何充馬士宋武聞之即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  
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戰於婁縣矢中右目平京城建  
鄴又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  
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

宋書曰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晨勇氣  
益奮賊敗走進平成都  
又從伐司馬休之

宋書曰恩前進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天下  
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恩屢衝不動  
知不可攻乃退江陵平定

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宋武錄其前後功封新  
寧縣男及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  
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  
子開府再遷為司馬後入闕迎桂陽公義真

宋書曰義真旋至青泥為鹵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十二

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為所執  
沒於夏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名與宋武祖諱同故  
以小字行彌與宋武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  
建鄴又從征廣固

宋書曰彌往征慕容超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  
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  
陷斬其牙旗賊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

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宋武西伐司馬休之征  
關中並見任使及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散騎  
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  
時人稱之第三子柳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  
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責柳猶  
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瑛誠柳曰名位不同禮  
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即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  
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  
不助之柳遂伏法瑛平北將軍汪曾孫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鼓城人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  
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宋武  
拔鍾為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  
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十範之屯  
覆舟山西宋武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  
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

後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  
龍符於陣陷沒率左右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都  
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

宋書曰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  
別帥以精兵高艦據南陵鍾自行覘賊天霽賊鈞得  
其舟鍾因率左右艦攻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  
敗其帥又燒其船

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去成都二百里鍾時足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息兵伺  
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  
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  
是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  
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

宋書曰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  
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  
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

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少時隨謝玄討秦王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武帝征孫恩

宋書曰進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創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創

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宋武甚嘉之除都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元年以前後功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三

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尋追論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為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都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為中書詔議參軍循平

宋書曰循南走懷玉追躡至嶺表徐道覆屯始興懷玉圍之身當矢石旬日乃陷

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

宋書曰懷玉丁父憂素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求解不許未去任卒官

無子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為宋武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龍驤將軍乘勝追奔被圍見害

宋書曰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軍逼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反賊數千騎圍繞之龍符奮稍接戰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三

一合輒殺數人眾寡不敵遂見害又曰龍符弟子微生微生子係祖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為羽林殿中將軍索鹵寇青冀與戰于杜梁挺身入陣所殺狼籍遂見害追贈潁川太守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此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都帳征鹵軍事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

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快快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受人必至大禍若不早去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

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復可得乎玄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聊州故為多士今復見王修桑落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五

欽定四庫全書 之敗藩艦被焚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宋武素聞藩直言于仲堪又為玄畫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南燕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宋武曰賊屯軍城外臨朐城內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宋武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遂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宋武帳中眾以為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鹵色胡鹵歸我大吉之祥明旦攻城陷

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頗戰有功尋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宋武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且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宋武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眾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指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宋武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五

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徐達之敗沒宋武怒即日於馬頭岸渡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宋武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宋武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舟徑往河北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

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志收所失而反又遣藩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平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宋武運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山陽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諡曰壯子世世嗣藩諸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率羣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守令欲奉庶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三五

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捕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擒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紕

幼文帝以勲臣子每原貸之後拜員外郎再生蒲戲免官孝武為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為征鹵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歷南平王樂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為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弧四十里太武焚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帝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三五

在壽陽帝慮為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

宋書曰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附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掃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數十里援兵尋至何患乎

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大戰一日夜魏衆分為

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焚車營康祖率屬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矢中首而死遂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諡曰壯

宋書曰詔曰康祖班師尉武對衆以寡殲殄大半猛氣雲騰志伸力屈沒世殉節良可嘉悼宜加甄寵以旌忠烈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為宋武所知宋武將謀興復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度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度之至宋武已京口口度之即投義簡之乃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簡之子道產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有惠化後刺史雍州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郡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悉出綠河為居

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諡曰襄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經號哭追送至河

宋書曰道產弟道錫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會氏寇攻城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官沈演之羊玄保范曄等謂宜隨功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後坐賊下廷尉被宥病卒長子延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宋書曰元嘉時補治中從事史時鹵園懸弧分軍送掠口在汝陽詔遣兵襲之議者舉延孫為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孫官

孝武初位侍中累遷尚書右僕射後出為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道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經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

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處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帝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至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三

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以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與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

羽威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為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道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威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宋書曰延孫風馳局力無等級可言而隆名威寵必擇而後授何哉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為一代宗臣蓋由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八

三

也

南北史合注卷十八





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  
善彈琴能騎射武帝一見便許以國器後襲爵封陽縣  
侯

宋書曰思話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謝  
晦為荊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之

元嘉中刺史青州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  
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  
大至懼乃棄鎮奔平昌已魏軍不至東陽積聚為民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三

獲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  
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  
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寇漢  
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  
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過  
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益州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  
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  
護病卒詔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

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帝賜以弓矢手敕曰前  
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村里乃快  
良材美器宜在畫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帝  
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于石上彈琴用賜  
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累遷吏部尚書思話  
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庫身九人帝戲之曰丈人終不  
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耶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  
魏攻懸瓠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四

軍退即代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圍碣  
磬城不拔退師歷下

宋書曰思話及衆軍至碣磬治三攻遣張永胡景世  
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鹵夜從  
地道出燒訓樓及葦車又燒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  
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訓  
誅永坦並繫獄

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為徐兗二州刺

史即起義應孝武

宋書載思話與孝武賤曰近在厯下始奉國諱奉被  
今教重增哀惋此寔天地所不覆載率土民氓莫不  
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無常志切齒推心雖百口  
在都一非所顧謹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  
二軍分配精甲五千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  
絡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  
孝武即位徵為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  
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思話外戚令  
望早見任待厯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馬所至雖無皎  
皎清節亦無穢蹟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  
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秘書  
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  
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思戚家子當緝外內歡無多異  
以取天下之疾

宋書載惠開答曰誠如慈者但不達耿介恥作凡  
畫龍未成遂至多忤耳

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  
元年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  
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為屈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  
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  
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嘆曰兒不  
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岡下名禪  
岡寺曲阿舊鄉宅名禪鄉寺京口墓亭名禪亭寺所封  
封陽縣名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多若全闕  
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眾既立  
自宜悉供僧眾氣封陽縣侯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  
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  
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著貪暴聲再遷御史中丞孝  
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真當稱職但一

往眼額

宋書眼額作服領

己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故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犬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于敘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七

宋書曰惠開對宿僚及士人說收梓柯越舊以為內地綏討蠻濮關地徵租

聞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卧虎明識過人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

宋書載惠開言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俱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

吾荷孝武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志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又疑蜀人志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八

宋書云衆號二十萬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以未奉慰勞之使而遣兵相拒無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啟路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誠心達矣

惠開乃啟陳情事

宋書曰使腹心二人帶啟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

遣宋寧太守蕭惠開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

擒寶首送之惠開至都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答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通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

冊府元龜曰惠開以希微迫其同上不能携接得還意恥之

而厖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償道其意趣不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遇于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推屈慮興宗不能請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答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

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此物何來無乃吉翰子為崇耶

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惠明有時舉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突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卒子眇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眇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闕于中喜怒不形于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于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

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  
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  
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

齊書曰惠基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至  
蜀宣慰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人圍州城惠基宣  
示朝廷威賞乃降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或  
問故惠基曰我乃論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耶  
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基齊高與之情好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二

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齊高謂之曰卿家桂陽遂  
復作賊及頓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為  
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為長史兼侍中袁  
粲劉秉起兵之夕齊高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省遣  
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益加恩信  
任齊為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為侍中尚書令王儉  
朝中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遷太常加給  
事中自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好

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  
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  
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戲遲巧于鬪  
基宋文帝時年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  
因置局圖還于帝前覆之齊高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  
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帝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於  
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  
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三

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于曲阿  
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  
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  
洽字宏稱幼敏悟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  
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更數千  
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儀一無所受妻  
子不免飢寒累遷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  
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于

官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為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帝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

是何言與

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為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頃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貳光祿大夫惠問弟惠倩子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三

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頗無良守可以介為之遂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散騎常侍會侍中關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未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

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章點納之介表諫極言不可

梁書載介表曰侯景以渦陽敗績隻命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荷高歡翼長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歡墳土未乾遽爾反噬逆力不逮復逃死閻西宇文不容復投身于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四

陛下前者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効一戰耳今亡師失地直是境上匹夫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不取也若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則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况臣忝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

帝省表嘆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  
從兄眺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  
衣之游初帝總廷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咸看以詩  
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  
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咸看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  
美也年七十三卒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  
通達有識鑒容止醞籍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臨臺  
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散馬弗之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五

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間  
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免

陳書曰患難之生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

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于一書生哉莊周  
所謂畏景避跡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  
于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申長  
幼之敬孝宣即位為黃門侍郎晉安王伯恭為南豫州  
以為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

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  
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微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  
乃詰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  
列曹何為辛苦于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  
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伯山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  
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交為  
詩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以允之為人問蔡徵徵曰其  
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于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六

對後主嗟賞之久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  
關右時南士至長安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朏辭  
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弟引字  
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  
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孝為荊州為史朝士多歸  
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  
吾家再四為始與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  
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



顏為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顏遷廣州病卒子統領其眾引殺紇異圖因事規正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孝宣常批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欲飛引謝曰此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每有怠時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七

遠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帝每欲選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

陳書曰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充謝燮等帝皆不用中詔用引

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深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生異議孝宣以引悉嶺外物情且

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為質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即皆憚宜少為計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璉竟作飛書善度脫兒證之坐免官卒于家子德言最知名璉字彥瑜惠開從子父惠訓齊末為已東相梁武起兵齊和帝即位荊州惠訓與巴西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八

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璜據上明建康平始歸降梁武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卒官璉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家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璉年少未為儉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陽尹辟為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璉再銜命北使

南齊書魏函傳曰璉至函主元宏親相應接申以言

義甚重齊人謂其下曰江南多好臣偽侍臣李元凱  
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  
宏甚慚

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譙之琛  
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  
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  
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  
皆即科行琛乃容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九

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  
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  
用高華吏部又近于通貴不應官高昔品罰遵曩科所  
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  
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髮者別由犯忤主  
心非闕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  
情未習自奉教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  
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

特賜輸贖使與令使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  
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  
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為即位朝廟之典

南齊書禮志載探議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  
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  
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位諸  
侯助祭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隆周令典  
炳煥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嗣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十九

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  
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  
文偶有缺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  
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竊謂不  
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無後敬則開元  
之始無假復有配天之祭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  
者自漢迄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  
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謁廟咸康元年

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  
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述周漢威軌黜晉宋卑  
義展誠一朝駿奔萬國奏可

從之梁武在西郊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  
監九年累遷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  
唯齋一鉢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傳為班固  
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  
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王範獻于東官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  
憤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禱  
前後二千石皆于廳遂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  
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  
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于廟又禁殺牛解  
祀以脯代肉琛頗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為  
嫌歷左民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譙接琛以舊恩嘗  
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

順帝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帝  
以棗投琛琛取棗擲帝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  
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  
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帝笑悅帝每呼琛為宗老琛  
亦奉陳昔恩以早造中陽風忝同閑雖速興運猶荷洪  
慈帝答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  
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  
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  
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  
謚曰平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  
言子遊遊子密幼聰敏博學有文詞終散騎常侍  
咸熹字德仁東莞呂人宋武敬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  
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原中衛將軍謝安始  
立國學徐充二州刺史謝玄舉熹為助教  
中有議晉孝武生母配食一段已列晉書與南史無

涉今刪之

頃之去官以親老家貧與弟僖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七居喪六年以毀瘠稱宋武義旗建叅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叅軍及宋武鎮京口叅軍中軍情事

宋書載武帝與燾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類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驚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事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二十三

弟如林明發搜討想聞令軌然荆王含寶要侯門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間幸復弘之

入補尚書祠部郎時太廟鳩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微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固宜詳廢興于古典脩

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

自考廟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二十四

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

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者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慶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于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

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于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于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素議竟未施行

愚按素所議廟饗禮乃晉事于南史亦無涉姑以晉書禮志未載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光祿大夫孫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帝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帝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帝與往復十飢反凝之辭韻詮序帝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以徐

湛之黨為元凶為殺疑之子寅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稜子嚴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攝嚴之官於途作七游賦又作七算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于學多所詣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二十七

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于鎮南諮議參軍十卷文集嚴族叔未甄素曾孫也父潭左民尚書未甄有才少為外兄汝南周顥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母側歷江夏太守卒于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瑯琊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馬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

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梁書曰盾以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通大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眾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于眾中狂逸眾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竅然自若大同二年為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二十八

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于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盾復繼之後卒于領軍將軍謚曰忠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宣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威虎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于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快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搃登聞鼓訴求付清直

舍人帝曰威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熹字  
義和熹之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  
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虎突圍獵徒並散熹  
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宋武  
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宋武  
問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  
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于樂宋武笑曰卿以  
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宋武車騎中軍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二十九

事宋武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

宋書載熹言曰公若耀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

未為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

及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

東二郡太守時譙縱遺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

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

卒于蜀追贈光祿勳子質以作亂被誅見列傳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

親則在趙為密論望則于蕭為重古人云人能宏道蓋  
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  
情喻于山川有驗于此威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舍文  
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十九

三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九

南史二十

謝

兄瞻弟暉

謝

子恂主孫微格

謝方明

子惠遠

謝靈運

孫起宗曾孫幾柳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袁玄孫父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暉遊絢位至鎮軍長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

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自殺宋武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宋武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宋武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遠之戰死宋武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前持之宋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

宋書墨作點漆

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德祖微將不及晦間猶以為恨宋武深加深賞從征閩洛內外委任悉委之宋武於鼓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宋武有失起諫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翰于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宋武前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否及宋武欲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

晦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宋武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為右衛將軍加侍中宋武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宋武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于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



二年坐行圍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

宋書論曰晦坐圍封遣謬遂免侍中雖賢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元嘉臨務茲典稍違降及大明傾陂彌甚自非訐切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不行于權威若有身觸威指蒙非國刑色書裁至弔容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小由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蓋為此云

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遠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

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取攻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

宋書曰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幼宗往相諮訪本史刑之語意不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時朝廷處分異常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暉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預立答詔起草謂北伐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示晦問計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

我自我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受死負先帝之固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不復來邪承天曰道慧傳言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幸見力決戰土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度登之請解司馬南郡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帝誅羨之等及誨之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休收疇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奉迎鑿駕者哉

宋書載晦後表又云羨之亮等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沂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鑿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為可鑒

愚按此此言更朗切不可盡以為非故附錄於此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與朕奔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于宋室耶又言羨之亮無無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害

宋書載晦表曰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幸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日猥蒙齒名薦女遣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于斯臣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翼亮三世年耆乞退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忠臣社稷鎮衛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孰不為之痛憤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無纖介之愆而嬰若斯之愆若非先帝謬于知人則為陛下未察愚款昔白公稱亂諸梁嬰冑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受任分陝豈可顛而不扶負先帝遺旨若天祚大宋義師克振便當浮舟東下戮

此三豎謝罪闕廷伏鎖赴鎖伏願速尋永初托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

宋書載符曰徐羨之傅亮曰晦安忍鳩殺獲罪于天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幽明所怨孤根易拔然歸死難圖獸因則鬪是以爰整其旅用為邊防今鑿輿劬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整飾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禦加以西土咸沐皇澤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二十一

吳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黨符到其即共收晦身輕舟護若若已獨擬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傅亮三息持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况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轉禍貴速後机則凶若王臨郊雷霆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晦率眾二萬發自江陵舟繼列自江津至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暈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

宋書曰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苦雨耳禮征北尋至東軍方強惟宜速戰登之惟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懸于颶橋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信之得軍十五日乃攻蕭欣于彭城州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于陣後擁楯自衛又委軍還舟遂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晦自矜其捷乃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二十一

曰臣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軍次巴陵蕭欣奔逃若陸下梟四凶于廟廷申二台之匪辜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眾旗還保前任初晦與徐傅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于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名道濟委之以眾宋書曰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帝曰道濟止于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聞吾名而撫之必

無異于是名道濟入朝授以東委之西討

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

宋書曰道濟既至與到彦之軍洽率艦緣岸晦初見

艦少輕之不即出戰臣既因風帆止先後連咽西人

離阻無復鬪心臺軍至忌臣舟尾削艦過江晦大軍

一時潰散

晦得小舟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駿太守道

濟與臺軍主沈敬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起大破之俄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至江陵無他唯愧起而已起其夜詣到彦之降晦乃携

弟遜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不能騎馬晦每持不

得逮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于路

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起既降到彦之以參府事劉粹遣

告彦之曰沙橋之事敗由起彦之乃執之與誨等並誅

世基絢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

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伴

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晦女為彭

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

丈夫當橫屍戰場素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

落淚晦誅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譽何承天並見源

宋書曰初河東人商玄石為晦參軍晦為選玄石密

欲推到彦之從弟及西人庾田夫為主皆不敢許玄

石以獨謀不立遂為晦領幢事及晦平恨本心不遂

投水死太祖嘉之錄用其子懷福又晦走左右皆棄

之惟延蓋迫隨不舍太祖嘉之亦授以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瞻字宣遠一名瞻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為武

石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

有盛名常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座以為

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氏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于至親

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遠遠自楚臺秘書郎

解職隨從故為柳建威長史後為宋武相國從事中郎

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嘗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

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素汝勢傾

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以蘇陽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  
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克優劣晦曰安仁謫于權  
門士衡邀競無己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勳名佐  
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冠一時方之公問本  
自遠絕瞻欽容曰若處貴而能適權斯則是非不得而  
生傾危不得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  
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于宋武曰臣沐素士父祖位杯  
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父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二十一

十一

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宋武欲以瞻為吳興郡  
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  
語親舊為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愛懼永  
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以不永為幸晦聞疾奔視瞻見  
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  
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  
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塔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  
吾有先人敝廬何為于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

足亦何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卒年三十五瞻文煒  
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秘  
書即早卒而靈運好威召人物現患之欲加裁抑未有  
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  
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  
談者亦互有異同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瞻子宣  
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清動容戚願未嘗  
暫改恐役僕營疾懈怠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而微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二十一

十一

過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屢行屏氣語如此者十  
餘年  
宋書曰瞻遷秘書監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  
不受  
位黃門侍郎從坐誅澹字景桓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  
父瑤琅琊王友澹任遠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  
雲霞交歷位尚書宋武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劭進  
璽宋武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象常侍帝宴耐欽

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澹為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曲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荆川將之鎮詣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老矣晦甚愧无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疏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三

破家混尋見害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宣城內史允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著作佐郎玄建楚臺補黃門侍郎以纂

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教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下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因留帝食食未辨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宋武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宋武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見宋武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宋武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宋武將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四

南燕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之謂符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恐動根本也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陵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琊王天子母弟屬諸儲副宋武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宋武故依僕射王彪之尚

書王幼前例不解識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泰安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為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人衣事畢臨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戴光祿大夫葬曰武帝親臨甚慟

宋書載武帝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器體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中情寄實重方欲與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無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

有孫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戎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戎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為新安王主簿出為廬江郡辭家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為小郡乃以為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瑒少與從叔胤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聞西陽

招文學瑒預馬梁天監中累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敘會卒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獻製放生文亦見賞于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任遇已重後卒于南蘭陵太守集二十卷純字景懋景仁弟劉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皆入參承純參承已畢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為人所殺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度舫過度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

述號泣答曰若安金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呼天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宋武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為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述况廂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命廂預坐而宋武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宋武命之請急不從宋武馳遣呼述須至乃殮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置柳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友愛遂篤及景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乃獲焉為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

宋書載文帝與義康書曰謝述才應詳練權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也

義康人相述為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

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免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待文帝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王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敢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于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舟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締綜有才藝善隸書為太子中舍人與范粲謀反誅約亦死緯尚存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負即子眺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眺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勸欲以啟聞眺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



時菊委霜嚴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昭  
文軍中記室朧賦辭子隆曰朧間橫汗之水思朝宗而  
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舉環搖落對之憫  
悵歧路東西或以鳴悒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  
墜雨飄似秋帶朧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  
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苑園東  
泛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承  
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暖晞陽未測塗涯撫臆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十七

報早暫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翔  
先謝清切菴房寂寥舊草輕舟及沂帛影獨留白雲在  
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  
艎於春渚朱邨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祗  
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未  
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朧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  
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為驟騎諮議領記室又掌  
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為晉安王子懋鎮北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帝甚賞之遷尚書  
吏部郎朧上表三讓中書疑朧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  
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未修之讓黃門蔡  
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  
有爭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以讓今豈可慕  
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並讓記室今豈可慕此不讓邪  
孫興公孔顛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  
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諫之美本出人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二十一

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表章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  
朧讓優答不許朧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  
來無此詩也敬后遷祔山陵朧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  
者  
顏氏家訓曰劉孝綽有重名無所與讓惟服一謝朧  
嘗置朧詩几案間動靜輒誦詠  
東昏失德江祜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  
謂朧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不可復行廢立始安王

遙光年長入幕不華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  
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朏朏自以受恩明帝又  
非渢言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朏朏知銜尉事朏懼見引  
即以祐等謀告左興威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  
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暄陽驚駭告  
遙光及江祐遙光欲出朏為東陽郡祐固執不與先是  
朏輕祐為人祐常詰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  
便傳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己後祐及弟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二十一

劉渢劉晏俱候朏朏謂祐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  
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害之

南齊載祐等連名啟曰朏扇動內外妾敢乘輿竊論  
官禁間諜親賢輕議朝宰配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  
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

詔暴其過惡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  
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為三代史亦不  
得見沒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朏妻常懷刀欲報

朏朏不敢相見及嘗拜吏部謀挹猶甚尚書范鎮嘲之  
曰卿人才無漸此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朏有愧色及  
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  
而死朏好獎人才會稽王顛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  
嘗令草讓表示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  
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朏及殷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朏子謨及為雍州  
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帝意薄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二十三

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  
謨不堪歎恨為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  
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為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為  
沈約早與朏善為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父冲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為孫  
恩所殺贈散騎長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遷在郡恩  
冠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民胡榮都驃破東遷縣方  
明勸遷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

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逆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邀門人義故得百餘人討嗣之等悉擒而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力數月莫送並卑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恩重臨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克建業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玄間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為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為宋武謂曰愧未有瓜行之賞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雖暗室亦無情容

宋書曰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

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

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都僧施蔡廓四人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宋武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項轉從事中郎仍為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眾事皆諮決之又轉為中軍長史復為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網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過言且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遣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干期請見計自討之方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嘆服宋武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

拘文法潤略奇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  
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  
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  
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  
理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  
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卒官子惠  
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  
輒得佳語嘗于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五

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  
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  
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  
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  
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帝曰  
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  
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改葬使惠連  
作祭文留信待成文甚美又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

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文不能易也文章並世於世年  
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

謝靈運妻西將軍奕之重孫方明從子也祖玄晉將軍  
將軍父瑛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  
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為不及我

宋書作瑛那得生靈運

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  
一縱橫俊發過于延之深容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二十六

襲封康樂公為琅琊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  
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秘  
書丞坐事免宋武在長安靈運為世子中軍諮議黃門  
侍郎奉使慰勞宋武于彭城作撰征賦後世子左衛率  
坐輒殺門生免官宋武受命降為侯又為太子左衛率  
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  
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  
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情少帝即位權任大臣靈運構

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邀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民聽訟不復闕懷所至輒為詩詠致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投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二十七

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閣秘書遺闕又令撰晉書初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帝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竟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種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

既無表聞又不請急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

宋書載其勸伐河北書然無足採者惟內有云昔隴西傷破是錯與言匈奴慢侮賈誼憤嘆方于今日皆為賒矣伏惟深機志務允定神護

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傳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二十八

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雍官至負外散騎郎璿之為臨川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

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陵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曹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以流入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二十九

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水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眾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

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飲千秋亭保身大呼顛深不堪遣信相問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問疲人事會稽東閣有回踵湖靈運求決為田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顛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皇休皇湖為田顛又固執靈運謂顛非存利民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顛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閣上表自陳本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三十

宋書載其表曰臣昔忝近侍御蒙天恩赦罪迹炳明文字有證當顯戮司敗以正國典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歟

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

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遠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  
送廷尉廷尉論斬帝愛其才欲免官彭城王義康堅執  
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徵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  
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奉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  
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擒之  
其一人姓趙名欽言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  
因同村人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以錢令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  
之若得靈運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于路不得  
及還饑饉緣路為劫有司奏收之詔于廣州棄市臨刑  
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  
亦頊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  
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于世孟顛字彥重平昌安  
丘人衛將軍昶弟昶顛並美風姿時謂雙珠昶責盛顛  
不就辟昶死後顛歷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之因欲聞

洛中事顛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  
曰昔魏朝酷重張劭謂不可一日無及劭死何闕與廢  
顛不悅眾賓笑而釋之後卒于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  
靈運徙嶺南早卒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  
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咸得名譽選補新婁王子  
庶國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  
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  
御生出侯超宗曰聞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  
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閣待  
不得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  
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為上四孝為中二為下一不第超  
宗議不同  
齊書曰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  
孔論與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秉事之淵析理之  
會豈必委贖方悉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

奇必使一通峻正寧考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

詔從軍議齊高為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謂齊高曰  
趙宗開亮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遇害以趙宗  
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  
風寒齊高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趙宗既  
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齊高對之甚歡及受禪為黃門  
郎有司奏撰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五十三

孔珪太學博士王暄之摠明學士劉融何法同何曇秀  
作者凡十人趙宗辭獨見用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  
在直省常醉帝召見詔及北方事趙宗曰由動來二十  
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夫儀出為南郡王昭業中軍司  
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趙宗怒望答曰不知是  
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有司奏其怨望  
免官禁錮十年後司徒褚淵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問  
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趙宗拊掌笑曰落水三

公墜車僕射淵出水濡濕狼籍趙宗先在僧虔舫抗聲  
曰有天道焉投界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曰寒士不遜  
趙宗曰不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前後言請稍布朝野  
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子良征北諮議領記室  
愈不得志趙宗取張敬兒女為女婦帝甚疑之及敬兒  
誅趙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  
君欲何計安民具啟之帝積懷趙宗輕慢使兼中丞袁  
象奏收趙宗付廷尉帝雖可其奏以象言辭依違使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五十四

丞王遠之請免象官詔象匿情欺國愛朋周主免官禁  
錮十年趙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趙雋行至豫  
章救豫章內史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趙宗門生王  
承先告趙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帝起其妾下才卿  
廷尉以不實見原承先于獄畫之才卿弟幾卿清辯時  
號神童趙宗徙趙宗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  
父于新亭不勝其恟遂投于江趙宗命估客數人入水  
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憑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



乃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名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辨釋無滯文惠大稱賞儉謂人曰謝超宗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任齊為太尉晉安王子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中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夫志多稱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三十一

嘗預樂遊苑宴不得而還也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三騎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者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眾軍北伐幾卿啟求行權為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于前徐後謝何必愧于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文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

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識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為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閭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需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祿長史卒集行于世幾卿雖不持儉操然于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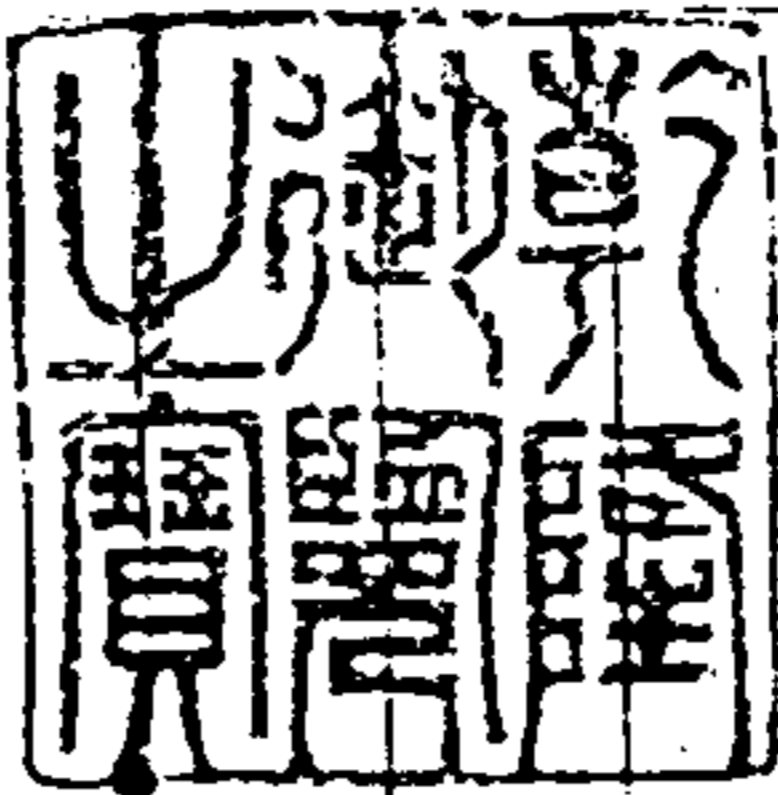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三十二

于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力也論曰謝誨以佐命功當顧託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啟聖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俾劉氏之危有逾梁即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寒心可謂賄其萌矣然謝氏自

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獨振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

三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一

明 李清撰

南史二十一



孫壯 曾孫 諱 玄孫 哲 壯弟  
弟 潘 潘子 覽 覽弟 舉 舉子

謝密字弘微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縱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從叔峻司空琰子於弘微本服總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

弘微何以兩繼峻混宋書亦然

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遺財祿秩一不闕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

三七三

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烏衣巷故謂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咸咸皆親信者也此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子雖才義豐辭未必皆愜眾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何容博而無檢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仗才而操持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儻若能去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慕華屑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巒鮮不質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

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屬唯弘微獨畫衰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容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負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負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劭黨誅敕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主雖執意不行然絕之謝氏主以混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主降封東鄉君以東鄉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君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度事繼親黨恭敬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前不妄

言笑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帝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四

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哀遂廢食飲款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威否人物每聞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帝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後親人問

帝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比漢之孔光及東鄉君卒遺材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徒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夫殷叡好擄捕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五

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後豈復見闕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帝嘆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狀之貴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碁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

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本史曰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

弘微疾每劇輒預告文宣及卒乃別文宣去

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焚

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教帝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

營奠畢追贈太常弘微與琅琊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

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備

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夫淡而不流古所謂名

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

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

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為隨王誕後軍

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

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元

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

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

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鐸獻赤鸚鵡普照羣臣為賦

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嘆

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

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

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遺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

武陳情

宋書載莊啟曰賊劬自絕於天窮誠極逆開闢未聞

四海泣血幽明同忿殿下肅將乾威恭行天罰使弛

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氓復將明日伏承所命元

景宗愨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

旅授律繼進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檄至

布之京邑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胃之光

照臨區宇風澤所漸無幽不洽下官世荷寵靈謝病

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跡今大軍次永清

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

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帝詔羣臣博議莊議

以為拒而觀釁有足表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七

宋書載莊議曰獠獫狁義惟利是親閭市之請或以  
規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拒而觀釁有足表強且有  
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絕  
倫尤宜固絕

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  
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刻日下船莊以丞相既  
無人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  
日義宣竟日不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宋書曰帝始踐阼令下節儉詔書莊慮此制不行乃  
奏曰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  
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職實宜深弘

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  
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  
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  
詩始為為生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  
謨問莊何為者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謨為雙聲破

碼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  
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  
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為知言時搜  
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  
之珍德柔秦容豈徒秘壁之貴隆彼所漸成敗之由何  
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夫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  
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軌既隳中代登造之律未聞當今  
必豐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恣奚取九成夫才生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時古今豈貳士出于世也泰馬殊升歷中陽英賢起於  
徐沛受臻白水茂異出于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隕  
愚之所有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  
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  
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  
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孫登臣管仲升盜  
趙文非私親疎嗣初奚豈諂譽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  
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

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白季稱冀  
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之梳爵此則先事盛  
準亦後王彘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  
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誕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  
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年少隨  
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  
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莅潁川累稔杜歆居河東  
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莅民之職宜遵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民不勤勞如此則上靡棄能  
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楛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  
年三十而仕却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  
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民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遂衰  
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  
夏王義恭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  
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延利息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愠  
愠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戶避風

晝夜昏憒為此不復得朝修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  
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  
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七祖四十七下官新歲  
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

宋書載莊書曰煎懷若此實在可矜若少得養所便  
志願永卑在衡門下有所懷動必聞亦無假居職患  
於不能禪補萬一耳

八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生言次賜垂接助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  
宋書載莊奏曰臣聞明慎用刑式存姬典哀矜折獄  
寔暉呂命罪疑從輕既前王格範寧夫弗經亦列聖  
常訓逮漢文傷不逮之罰除相生之令孝宣惡深文  
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稱刑清頃年軍旅餘  
弊劫掠猶煩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身咎不虞  
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鐵鎖之誅家嬰擊戮  
之痛比伍同閹莫不及罪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

婦寃殺東海魯陽此皆符變靈祈精感景緯臣近訊重  
囚八人初觀其案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  
等不少誠可怵惕舊官竟竟因訖郡遣督郵案驗仍就  
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于官長有案驗名無寃寃實愚  
謂自今重囚果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  
親覈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啟廷  
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庶死者不  
寃生者無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三

帝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  
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部分置并詳審開曹又  
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  
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  
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愷  
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  
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  
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帝出行夜還敕開門莊

居守以榮信或虛須墨詔乃開帝後因宴從容曰卿欲  
劾到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  
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  
妄生矯詐臣須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  
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  
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  
殷貴妃薨莊為誅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  
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三

貴妃誅知有東宮否將殺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所  
同政復一往之若不足為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  
使知天下若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于左  
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為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  
酌之已微醉傳詔侍詔成其文甚工後為尋陽王子  
房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  
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曰憲所著文章四百餘首  
行于世五子颺趾穎從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颺位晉平太守女為順帝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肱字  
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  
使肱為命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  
童復為後來特達莊撫肱背曰直吾家千金家孝武帝  
游姑孰敕莊攜肱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  
小奇童也仕宋為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  
之李膺肱謁退粲曰謝今不死矣宋明帝嘗敕肱與謝  
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四

往乃趨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  
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  
齊高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肱為長史

梁書曰敕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教彭城劉侯俱入侍

宋帝時號天子四友

時方圖禪代欲以肱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肱  
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  
非知機也肱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

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  
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齊高不悅更引王儉為  
左長史以肱為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肱當日在直  
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肱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  
解璽授齊王肱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  
使稱疾欲取無人肱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  
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  
帝請誅肱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五

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為義興  
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  
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昭文  
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肱  
內圖止足且實避事第濬時為吏部尚書肱至郡致濬  
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肱居郡每不理常  
務聚斂眾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  
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

加優禮旌其素概賜床帳褥席奉以御祿時園子祭酒  
盧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胤胤並不屈時  
東昏昏命迫遣會梁武起兵並得不至及建鄴平徵胤  
胤並補軍諮祭皆不至及即位詔徵胤為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又  
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胤胤謀于何胤胤欲  
獨高其節始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胤輕出  
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司徒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六

書令胤辭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  
見于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胤宅宴語盡  
歡胤固陳本志不許又固陳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  
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至都敕材官起府  
於舊宅帝臨軒遣謁者于府拜授詔傳諸公事及朔望  
朝謁三年元會詔胤乘小輿升殿胤素憚煩及居台鉉  
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眾望其年母憂尋有  
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

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于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  
是冬卒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初宋孝武時胤與吳興以  
難卯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著書及  
文章行于世子讓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黜為東陽內  
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  
為愧次子諲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  
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括  
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任梁至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七

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任陳卒于司徒左長史謚  
曰康胤胤弟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  
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正  
左右為之傾目省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胤為  
竟陵王子良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于北中郎長  
史穎弟濬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于宋孝  
武召見于人眾中濬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  
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以女妻之厚為資性性甚敏

瞻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  
濬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于日後甚慚仕齊累遷中書  
侍郎衛軍王儉引為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  
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濬濬與客圍碁每下  
子輒云其當有竟局意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帝集立  
濬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詵以兵臨起之濬曰天下事公  
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  
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濬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八

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己力獻觴遂不見報帝大笑解之  
坐罷晏呼濬共載欲相撫悅濬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  
處晏初得班劍濬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  
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為酬對加領  
右軍將軍凡拙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濬輒代拙為啟  
帝知非拙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  
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初拙為吳興濬與鹵渚送別拙  
指濬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濬故于建武朝專以長酬為

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初齊武問王儉當今  
誰能為五言儉曰拙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  
敕濬撰碑文濬子覽字景滌選尚存錢唐公主拜駙馬  
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長揖自餘皆  
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  
視瞻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為中書侍  
郎掌吏部事項之即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十九

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  
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為侍中頗樂  
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武  
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  
梁書曰覽遷新安太守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  
散入新安叛吏鮑叔等與合攻沒點歛諸縣進兵擊  
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棄郡奔  
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遂左遷

一書... 5 飯文小

後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遂去其舟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滂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方之晉王述卒于官贈中書令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義至毀滅服闋為太常博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士與兄覽俱與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途者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令嗟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武帝常訪舉于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其母往卒于辭不赴歷左民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滂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

其威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道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况重席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為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滂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許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一

二十一

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侍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未異言納之以為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帝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儼表久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即

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賓冠手自裂破投  
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  
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  
舉託情至勝尤常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集二十  
卷子徽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建安  
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  
寶應

陳書曰世祖前後頗名之崎嶇冠面不能自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二十三

卷二十一

寶應平方誦闕

陳書曰為御史中丞汪德藻所舉劾世祖不罪以為

黃門侍郎

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有集行世舉兄子  
僑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欲欲以  
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  
集十卷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

美其世濟不殞蓋有馮焉敬沖出入三代駮經遷革適  
俗之志無間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偃  
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二十三

卷二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二

王

弘

子錫

微

兄遠

孫

遠

子

僧

佑

孫

弘

弟

子

微

從

兄時 冲子 弘 瑜

王弘字體元琅邪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驛騎主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宋書曰時農務煩興弘以為宜建屯田又以府資單薄控引無所止留銅官大冶都邑小治各一所重其功課餘皆罷之以充東作請將南局諸冶募吏數百迴以配農則功利百倍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卒弘悉燔券書一不取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微名一無所就

宋書曰司馬元顯以為諮議參軍知記室事固辭道

子復以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又固辭

桓玄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贈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宋武名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宋書載弘奏曰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執憲幾聞所虧者重臣忝承人乏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糾正所以不敢拱默

宋武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為永制于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士民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

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名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

宋書載弘表曰臣謬荷榮遇言無隱情向今天啟其心預定大策而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象豈當稽違成命但進缺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借賞于上愚臣苟參于下非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珍胡顏靡託敢遂愚捐守之以死

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其弟曇首又為帝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任中書下省引隊杖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

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誠以盈滿兼陵義康宜入知朝政竟陵王誕衡陽王義季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遷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諫輒有訢請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若恐宜更宜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為謂之人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便無庶人之坐署為庶人輒受人士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與且人士既可不受同伍之謫罪其奴客何傷若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為衆為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四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弘以為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心有可憫故欲寬其性命小進匹數宜進主守偷十四常偷五十四死四十四降以補兵至于官長以上荷蒙榮祿付以局任宜正已明憲檢下

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七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歎弘歛容而已既而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如此九年進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卒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五

班劍為六十人謚文昭配食武帝廟廷弘既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不營射利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禍隘人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私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于人者每

先訶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詰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與主分功此所謂喜以事君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弟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聞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之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六

召見德陽殿應對問敏帝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帝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宣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



僧達一夕令奴僕取無餘服閱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民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後徙義興及元凶弒立

宋書曰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今繫逆滔天古今未有莫若承義師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然可躬率向義之徒致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南奔達世祖于鵲頭命為長史

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僧達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帝不許固陳乃

以為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運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判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于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帝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嘆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帝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嘗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于所住屋後作大阮欲誘確求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奏請收

案帝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項之上表解職文音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故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入闕齋

八闕齋注曰以十月二十二日集道士白衣同志二十四人在吳縣土山墓下共三日清晨為齋始至四日散

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今已復還尚之失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大明中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其宅並僧達門當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駟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語帝曰我尚在而人陵我死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著縣人高闡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

聞蕭鼓人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官門事發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為終無後心因高闡事陷之收付廷尉于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于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闡謀反不即聞啟亦伏誅僧達子道瑛徙新安元徽中為廬陵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史未至都卒子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文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齊武帝求自試南齊書載融啟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動植或有心生感能無感臣蒲柳先秋先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效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舍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克國曰莫

若老臣竊景前修以冒不媒

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郎印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

齊書曰魏鹵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書曰鹵暴

悖天經虧違地義慚犬馬馴心同鷹虎反目今稽顙

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以文德賜以副書漢家軌儀重

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

倒敵虜分官分職抑退舊苗扶任種威今經典遠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

何則匈奴以氈騎為惟林馳射為餽糧冠方帽則犯

沙陵雪服左袵則風驟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

節其捐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極桔等懼冰洲婆娑蹶

躄因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

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涕唇于秦墟別醜翻于異俗聽

韶雅若聾贖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

之凶族其如病何部落爭于下首渠危于上我一舉

兼吞下莊之勢也且棘賓薦虞晉疆彌威大鍾出智

宿氏以亡帝略遠符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暮斯朝

臣請收籍伊瀝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藏於

理有愜即事何揖帝曰吾意不異卿事竟不行

永明末武帝欲北侵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

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帝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

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帝

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

聞主客曲水詩序勝于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

日宋弁于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融明豈直北踰

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速匹相如帝以魏所送馬不稱使

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駕不若

將旦旦信播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

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于天下若騏驎之性因

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  
于千里融曰御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  
聖主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鼓鼓車也融曰  
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于名利自  
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  
過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  
初不平謂曰僕出于扶桑入于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  
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蚧融曰物以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三

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陽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  
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  
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撻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  
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  
良時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

南齊書曰融才地既高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  
問周款文武翕然輻湊

招集江西僞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

南齊書載武帝討雍州融因上書曰臣每覽史傳見  
憂國志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躬太息以為今古  
共情也自檢抗荐食荒蕪伊瀝天道禍淫危亡日至  
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特希私集部曲預加習技若  
蒙垂許乞隸防衛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試而無效  
願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四

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  
立帝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  
下圖右手刻其喉愚夫不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  
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帝崩  
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急馳到雲門竟不得  
進乃曰有勅召我乃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  
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  
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

獄使中丞孔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述  
警羣抗言抗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  
誘荒僮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  
之內咸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  
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因實頑  
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是自摠髮迄將  
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昏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  
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五

接前後陳伐鹵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乍擾令因  
草創符詔及司徒宣救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  
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較而行非敢虛扇且  
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賄賂反覆唇齒之  
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自上  
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鹵使語辭竭思稱揚得  
非誹謗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揀作之情夙宵兢惕自  
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戎寅赦恩

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  
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于良子良  
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

愚考南齊書則請救于良者融也南史脫一融字今  
補之而書內亦無西昌侯固爭不得一語破其謀復  
救其命恐無是理疑南史贊

詔于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  
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夫也初太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六

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  
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  
斷敢在眼中矣及融誅名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  
舉體皆青時人謂準膽破融文集行于時微字景玄光  
祿大夫馮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鑿  
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名著初為始興王濬  
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中書侍郎時兄遠免  
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屏廢我何得遇忝帝即以遠

為光祿勳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

宋書載微與弟僧綽書曰吾疹疾日滋人道所貴廢不復修民安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席安寢便以自度州陵此舉為無所因豈見吾近者諸賤耶吾少學作文晚節如少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七

通辭懇屈耶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

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

冊府元龜載微與湛書曰今王道鴻塗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罰孟于博徒拔卜式于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郊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魚鱗雜糞者必不之于世矣而君擢士乃先瘞廢荒荒樸核似不如此且弟曠遠兄姊迄今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

閻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非憊則僻此君自見

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今証飾蚯蚓冀招神龍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耶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屢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夫爵猶滅名何用吏部郎哉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十載知弟不詐謾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八

所答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

宋書載書曰弟年十五不為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  
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方隆風  
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尋念生平裁十年  
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  
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窮而不憂實  
賴此耳奈何罪酷焚然獨坐憶吾往年散發極目流  
涕恒慮吾羸病豈圖奄息先歸冥冥音顏髮髻觸事  
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吾素好鑿術尋思不精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十九

有枉過痛酷奚堪弟奉親孝事兄順舉動尺寸吾每  
咨之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  
于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  
葬事累汝奈何及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  
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劉新婦以刑  
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求  
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何益冥然之痛為是存  
者意耳吾窮疾之人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爾

今煩寃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饗有識不得吾文  
豈不為恨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畧道阡陌萬不寫一  
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所寶者三  
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冥冥中竟復云何  
弟懷隋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  
忽當辨此否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括酌自釀  
酒寧有彷彿否寃痛寃痛

僧謙卒後四句而微終道令薄莫不設輓旒鼓挽之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二十

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  
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集傳於世贈秘書  
監徵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  
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子僧祐字景宗幼聰悟  
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推為從  
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  
儉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愛名德而重僧祐  
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居憂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

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薦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旅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子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齊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二十二

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澗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攝伏自下莫能欺性頗不儉俄為部民所訟及為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有籍好學有才氣

梁書曰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委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深為約賞

為謝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有王籍如仲尼有丘明老聃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東湘東王繹諮議參軍隋府會稽郡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獭見之擊節不能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令小邑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二十二

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卒籍甚工草書筆勢道放蓋孔琳流亞湘東王集其文為十卷瞻字思範弘從孫父猷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為閩里志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書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潔已



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起兵瞻赴都敬則經晉陵罪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惡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活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飲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卒謚曰康弘弟柳瑪事列于前曇首別卷冲字長深弘玄孫父茂璋任梁位給事黃門侍郎母蕭氏梁武帝妹新安公主也卒于齊世武帝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冲偏孤深鍾愛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于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卒貴游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孝元承制冲求解南都讓王僧辨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景平授丹陽尹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陳武帝受禪加持進左光祿大夫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賜以几光大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

第十二子瑒字子瑛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孝元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于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孝宣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訪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弟瑜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人呼供御囚每他怒則名殺之瑜及憲危者數矣齊僕射楊愔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謚曰貞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移居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訪云王與馬共天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 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

明 李清撰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三

王曇首

子僧辨 曾孫 齊子規 謝 齊弟 暕 暕子承 僧辨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子筠 志弟

王曇首太保弘少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球俱詣宋武宋武曰並膏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宋武大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宋武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宋武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綠賜一毫不受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迎奉大統議者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二

二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二

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帝行帝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帝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曇首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駕出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蔡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曇首曰既無墨救又闕幡蔡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蔡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帝時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帝欲封曇首等會讎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示之曇首曰近日事仰賴英斷罪人斯得臣等雖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災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如直史何封事遂寢

時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帝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赴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我家衰耳贈先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廷子僧綽嗣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帝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帝長女東陽獻公主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議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能以才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過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過亦輕

僧綽嘗謂中書侍郎恭興宗曰第名位應與新建齊起致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謀退若此元嘉末帝頗以後事為念欲相付托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大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帝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勅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啓聞帝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四

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鐸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惟宜速斷

宋書曰願以義感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

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將謂我無復慈愛僧綽曰恐千載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

然江湛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耶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劾立轉僧綽吏部尚書

冊府元龜曰元凶劾弑立使蕭斌作詔改元太初斌以不文辭乃使僧綽為之斌曰舊踰年改元劾問僧綽曰晉惠即位便改劾喜而從之

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贊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弟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五

志皆害之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愍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皓江左初為周顛蘇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戒素亦顛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而敗于儉另見儉弟遜宋昇明中為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

誅長子寤嗣寤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輯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山中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召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柱矢畫見西方長十餘丈寤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起兵寤曰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六

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受敬寺寤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寤市之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畧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寤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情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

僕射當朝用事寤自中書令為郡悒悒不樂在郡卧不視事徵為度支尚書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畧通五經大義及長博涉有口辯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辭甚工後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七

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瑯琊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朱異嘗因酒卿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何賀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為亂階俄覆沒

六年武帝餞黃州刺史元景仲於文德殿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文又美帝嘉馬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王綱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為吳郡太守主書玠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玠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玠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民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表留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永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酒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集二百卷子瓊見周暕寡弟也年數歲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

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卒于尚書在僕射謚曰靖子承訓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監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梁書曰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習禮易義遷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民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昇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中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異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異門世並稱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乙言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寄之謂門人羅智國

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與門戶者智國以白陳  
陳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子年十三陳亡  
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名見文德殿應對與徽武帝目送  
久之謂朱異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門說師表  
昂昂曰久籍高名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諸表子弟來  
昂謂諸助教曰我兒若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  
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丞嘗作詩云且與匡世功蕭  
曹佐吐俗追祖儉志也後拜侍中入見帝帝問何敬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  
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  
十六卒謚曰溫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父曇首與  
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時僧虔  
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  
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與當  
不滅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  
見僧虔採燭珠為鳳凰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惟善

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當器雅  
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黜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  
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先潛實物莫之窺雖  
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  
僧綽為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  
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  
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  
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馬援處子姪問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  
懷其心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  
職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  
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  
軍禧時甲族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  
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  
耳泰始中為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  
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徒會稽太守

冊府元龜曰時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曾有鹿中天  
來投祐祐為養瘡愈方去僧虔曰張緒書曰孔祐行  
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竟不肯屈

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  
幸宜加禮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  
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曼奏  
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昇  
明二年累遷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三

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溫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  
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  
坐銘右兄子儉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正足之道  
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  
聲時齊高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

南齊書冊府元龜載表曰夫懸鐘之器以雅為用凱  
容之禮八佾為儀今摠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  
律克諧女樂以歌為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

合和鞞拂節素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  
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歌鐘以調羽佾止於  
別宴不闕朝享重違成憲更立歌鐘不參舊例四懸  
所奏謹依雅臣昔制歌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鐘配成  
一部即義沿理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魏氏  
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  
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  
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三

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  
崖末知所極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叙長  
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屋里風味之響獨  
盡於衣冠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遺逸迭相開曉  
凡所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  
動之則入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齊高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及受禪轉侍中  
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言湯本救疾而



實行寬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帝納其言而止

南齊書曰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禮問之四夷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可得中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事竟不行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

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名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士民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是一門二台司也實所畏懼乃固辭帝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儉既為朝起長梁齊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卒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

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僧虔卒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民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得罪因焚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餘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富棺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虞右軍叔過江之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十六

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驃駸駸恒欲度驛驢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吳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久後方悟云小人美欲亂真張芝索靖章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

時亦吁有意郝情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二王紫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論流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稽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粲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紫生起是得賞也恨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七

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所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令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僧虔乃作飛白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為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未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閭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觀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

三國志聚置牀頭百許日復從業就立

南齊書載僧虔書曰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賜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

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

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以異指例何所明

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哀令命汝

言易謝中書批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

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

皆言家口實如客至有設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

庖厨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伴造化郭

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

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

南齊書曰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

八表所載凡有幾許四本之稱以何為長

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

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

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

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

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劣及吾耳吾在世

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

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

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時王家門中優者龍

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政應各自劣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

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

卷耳矣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

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

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闕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

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胸懷子慈字伯

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施齋寶物

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淑

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侯僧虔仍往東齊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齋比大人如鷄比鳳超宗狼狽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納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

南齊書曰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言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三

昂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惺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題稱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資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洒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高禁徽邃動延車蓋若使鷹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當刑前基獎軌啓皇齊孝則詔付外詳議儀曹即任坊儀今之諱榜兼明義訓懸諸朝堂縉紳所聚將

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心已久謂宜式尊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司徒左長史慈患足瘳武帝敕王晏曰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秉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三

州事還為廬陵王子卿中軍長史未拜卒贈太常諡懿子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姓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自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

真自過江吏即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  
 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  
 平轉黃門侍郎每遇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  
 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  
 始革大理以泰為廷尉卿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  
 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以疾卒謚曰  
 孝志字次道慈之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  
 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淵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  
 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  
 郡民張倪英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  
 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  
 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  
 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平  
 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民益難服為吏部尚  
 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

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  
 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獎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接服  
 之偽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梁臺  
 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  
 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  
 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飢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民眾  
 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孝武時位止中  
 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  
 志善草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  
 書常謂志為書聖志居家建康禁中里馬糞巷  
 梁書馬糞作馬蕃未知孰是

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  
 容嘗盜脫志車轆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  
 其門者專蓋過稱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  
 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賜贈之謚曰安

有五子弟揖揖子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蹤昔人何恨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以為不逮嘗謂曰昔蔡欽定四庫全書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談藪曰諸賢零落巧疾相繼平生玩好殆欲都絕而友咏此事不衰不謂疲暮復逢於君談藪曰每商確書史披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為得志之賞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真寫文

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激連蜷約撫欣并曰僕常恐人呼為霓五鷄次至壁石礎星及冰懸堦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數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眺常見語欽定四庫全書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詩源指訣曰筠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拿東宮管紀昭明太子受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主園太子獨執筠袖筠孝綽肩曰所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為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師法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

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俱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三年昭明太亮子敕制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履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粗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遇居園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遇害人尸積空井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懼忻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詠常為口寶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

餘卷不足傳之好事益以傳遺亡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大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

云崔氏雕龍五字梁書作世擅雕龍

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葉有七葉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沈約嘗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揖弟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與志齊名時人為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弟寂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慨王融敗後賓客

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世祿不替豈徒然哉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其表不墜亦云美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三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四

明 李清撰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四

王 誕

亮 兄子 惟子 蘇 蘇第子 登 登從弟

王 華

從弟 琨

王 惠

從弟 球

王 或

或子 詢 詢弟 續 續孫 克 或兄子 吳 吳弟 份 份弟 錫 錫弟 會 會弟 通 通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詢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詢歎美因用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修等

宋書曰誕固陳修等與玄志趣不同



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立得志將見誅修為陳請乃從  
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  
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淡若得北  
歸必蒙任寄

宋書曰公私際會恩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

時廣州刺史兵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  
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智華子魚但一境不容  
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太尉長史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會注  
卷二十四

三

心歸奉宋武甚仗之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固求追討  
誕密白宋武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  
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  
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宋武納其說後  
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宋武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  
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  
安宋武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宋武曰長民心似自  
疑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

下必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宋武笑曰卿勇過賁育矣  
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凡叔侍中左民尚  
書始興公叔子偃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  
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公主諱榮男常保偃  
縛諸良樹時天夜雪驟凍久之偃兄收排聞詔主乃免  
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  
同三司諡恭長子諱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  
長公主諱英媛性甚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會注  
卷二十四

三

中主讒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氏諸主莫  
不嚴妬明帝每疾之胡熟令袁愔妻以妬賜死使近臣  
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考武帝  
女帝乃使人為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  
主降嬪榮出望表顧審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忤族入  
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  
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屐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  
茲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

庸及醜未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微命所當果應茲舉雖門奉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玉姬者王敦懾氣桓溫敏威真長伴愚以求免子敬矣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非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四

息駕無聞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你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識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與不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秉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入入則

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輔為期遣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美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取以宜寵見嫌賓客來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騰象有貫魚本無媢媼之嫌豈有輕婦之請今議絕傍私度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則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五

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很頗輕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暖憂憤遂至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蟲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繫行是以尚主之門徃徃絕嗣駙馬之身道罹繫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過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

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墓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戚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寶非惟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惠之切伏願天慈照察時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徧示諸主諷切之并為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元祿大夫懋子瑩守奉光還尚宋臨淮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六

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鮮虀肥懋問郡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具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

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子隆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及孝嗣封名枝江縣侯已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威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孝嗣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其多懸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七

王寶玄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眾敗瑩赴水乘勝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梁武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惟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虎入郭帝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眾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須開黃閣宅

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  
回問向東時人為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及將拜印工鑄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  
之居職六日暴疾堯謹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  
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  
兄來即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  
從兄密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  
去即數十里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從兄捋頰乞原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  
散尊傍犬為犬傍無散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  
亮不履下牀蹴而走噴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  
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  
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即時以祐  
帝內弟故深友祐祐為之延譽益為帝寵重至是與祐  
情好搗薄祐昵之如初遇誅羣小故命凡所除拜悉內  
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無資次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會理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  
襪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  
曰蕭王誌念實陛下何見憎王驚報即起後密啟之因  
此廢銅亮字奉叔瑩從父弟父攸仕宋位太宰中郎亮  
以名家宋末還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甚祕書丞齊竟  
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亮  
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噴  
之性羸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噴之怏怏乃造

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  
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軍至亮獨後裙履  
見梁武謂之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  
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及受禪累遷左光祿大夫  
元日會朝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者語笑自若數日詔  
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  
市詔削爵為庶人四年帝御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  
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今尚書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臣所所知常變色曰  
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  
縝妄陳衷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  
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散騎常侍謚曰場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父廐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  
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廐丁母憂在家公檄令起兵  
廐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及國  
寶死恭檄廐罷兵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

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廐廐敗走不知所  
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廐相失隨  
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通咸疑焉華行邊曇  
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疑  
由此得免過赦還吳以父存歿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  
者十餘年宋武欲收其才用乃發廐喪使華制服服闋  
宋武北伐泰姚弘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文帝以宜  
都王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詔議參軍時王未親政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  
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  
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  
殿下乃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城為  
華所糾邵坐被微華代為司馬  
渚宮故事曰文帝為宜都王臨川人獻六寶初莫識  
以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王者之應宋祚當卜  
年六百頃之王即曰而宋祚竟終六十

王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民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

宋書曰廢主尚存慮將來受禍致此殺害寧敢頌懷  
逆志

殿下寬厭慈仁其所素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擅道濟王弘五人同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十三

孰肯相讓勢必不行

宋書曰不過欲握權自固以主仰待

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吾宋昌也乃留華總後任及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寯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宋書曰寯子先為高祖太尉主簿請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有曰非以

選曹所銓果於爭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遠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

寯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寯子有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於帝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舟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十三

也華問問閑居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錦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

四十有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傳爵至孫長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

宋書曰後廢帝三年終請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除

宋書載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寤子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居上六窮文當來寵要輒顛覆所基非待他釁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琨華從父弟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獐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琨淪憚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初為桓修參軍修待之厚後雖以事計圖修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

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家族除琨即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厥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表提携琨恩若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內史帝以琨忠實徙為寵子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止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從華孫長襲華爵嗜酒多恣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終嗣琨後出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

大夫尋加散騎常侍廷尉侯蘇讓社稷各一神現案舊  
糾駁不為屈時餘見寵朝廷歎現強正順帝即位遷右  
光祿大夫帝遜位百僚倍現攀畫輪擯尾慟曰人以  
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後頻見此  
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即位領武陵王煜  
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現用東海郡迎吏現使謂  
曰三郎三臺五省皆是即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  
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現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十六

國韓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  
宜待車有損國望現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  
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現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  
必早起簡閱衣裳抖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  
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現時為度  
支尚書要現同聽傳酒行久皆悉內妓現以男女無親  
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  
上莫不撫手嗤笑現容色白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現現

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  
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現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  
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  
加侍中已為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云此酒難  
遇鹽鼓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  
現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樹  
左右欲營辦現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樹在匣中不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十七

更作檢取果得而避諱過甚父名憚母名恭心並不得  
犯時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  
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  
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  
談論鋒起文吏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  
退宋武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  
之美也即以行為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



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  
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  
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  
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即有如萬頃陂嘗  
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如常不以需濡  
改宋國初建當署即中令宋武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  
即中令不可減表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  
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九

不肯拜乃以惠代之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  
求官者得輒聚閣上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  
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  
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何用食為  
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球字蒨王司徒謚之子惠  
從父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累轉諮議參軍文帝  
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與往來  
弘亦雅敬之歷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

爰有寵於帝帝嘗命球及殷景仁與通球辭曰士庶區  
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帝改容謝之球簡貴勢不交  
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嘗云蒨王亦是玉卮無當  
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  
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  
視求官書疏而銓衡自有序遷光祿大夫時大將軍彭  
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而刀筆幹練者多被恩遇謂  
劉湛曰王敬弘王球輩竟何堪於施為乃自當責復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十九

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  
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  
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御之及誅湛之  
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  
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即還  
齋帝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  
素有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  
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球今故恣如

此是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  
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之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  
球誠有素譽頗有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  
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  
任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  
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父僧即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  
帝初以后父加特進彧名犯帝諱故以字行伯父智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簡貴有高名宋武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宋  
武與劉穆之謀討劉毅智在焉他日穆之白宋武曰伐  
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宋武笑曰此人高簡豈聞  
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歷宋國五兵尚書智無子故父僧  
即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憐吳風姿為一時推  
表衆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哺飯亦復可觀有  
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  
衆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

即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  
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  
善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  
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  
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元凶以為黃門侍郎  
未及就考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  
致身事平願見錄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帝以

彧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遷以景文及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稽孔覲俱南北之望故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坐妨  
墓開不臨赴免官後累遷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  
朝請毛法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  
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  
宋書曰時以義嘉起事六軍解嚴諸將咸云小賊易  
殄耳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諸軍當  
臨事而懼先為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  
尋加丹陽尹遣父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

射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帝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

宋書載書曰吾雖寡於行已誓不上欺明主營生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千里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宜肆諸市朝若其罔作當賜恩罔昧之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

景文屢辭內授帝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令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卿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途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關刺史御若有

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於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累進中書監令太子太傅景文固辭太子太傅常遣尚書右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不得已乃受太子及諸皇子並小帝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害之而景文外威貴威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

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表繁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繁繁連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錄格繁作今來亦不易為僕射人情向繁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住當有致憂不卿今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繁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

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  
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  
臣細一揆晉將畢萬七戰死於曠下蜀相費禕從容坐  
談斃於刺客故甘心逢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  
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安其  
已然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  
位貴遠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  
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二十四

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為推  
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早慎為道行已  
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  
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  
稀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  
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  
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表顯圖避禍於襄  
陽當時羨之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

狂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  
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頗有越王之狀我  
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  
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  
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帝  
既有疾諸第並見殺唯桂陽王休範才方不見疑出為  
江州刺史慮一旦宴駕皇后臨朝則景文必為宰相門  
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恐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二十五

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不  
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  
有此處分教至之夜景文方與客碁扣函着復還封置  
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碁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  
畢徐謂客曰奉教賜死方以教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  
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  
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  
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教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

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懿日子絢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  
 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  
 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秘  
 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絢第績弱冠祕書郎轉中書舍  
 人景文以此授起階令績經年乃受齊武帝為撫軍吏  
 部尚書張岱選績為長史呈選殊高帝笑曰此可謂素  
 望再遷義興太守甄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欲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二十六

績長子偽偽子克克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  
 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  
 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  
 璽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  
 心也景受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請克曰王氏百  
 世卿族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或兄子藎改忠  
 義真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與繼  
 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真諸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二十七

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  
 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  
 年卒於太常謚曰靖績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  
 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故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  
 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第約齊明帝  
 世數年廢錮梁武時為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  
 富貴必不容久帶屈及梁武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  
 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民尚書廷尉

出身諸王國常侍而與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  
 球情款稍異常撫與背曰阿奴始免寒士與少而強濟  
 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吏  
 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  
 懼攸之舉事不得還象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  
 之及晏仕齊武帝以象宋室外戚而從第藎又同表象  
 本史云同逆今正之  
 疑有異志晏叩首保象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

質帝乃止永明初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帝欲用奐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

州府元龜曰奐為將軍欲請駕幸府帝晚信佛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去年斷殺不復幸大臣第無容款爾也

與寧蠻長史不與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誅公思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十八

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奐亦馳信啟帝誣興祖扇動荒蠻帝知其枉救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反背輒殺之帝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問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虎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壁模在舟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虎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奐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啟其塔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史不過推車微還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啟曰宜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使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啟書啟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使為文顯所執啟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聲名俱泰啟請先驅螻蟻又不從

愚按殷啟諫止奐數事南齊書皆無但云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教恐為奸變正宜錄取馳以啟聞耳味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十九

語意非前後固諫者恐當以南齊書為據不然何以不宥而同誅

南齊書曰彪率州內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

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致

與聞聞兵入禮佛未起軍人斬之彪及弟奕弼殷獻

南齊書曰獻字文子陳郡人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

淵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

皆伏誅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  
於都棄市

和承燭卿那過眼錄曰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

學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然考王氏世表與七子融

為長琛次居五不知何云學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餘孫皆原宥琛弟肅乘並奔魏後得黃瑤起齋食之弟

佃女為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出繼時不離絕

與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遠先為與參軍躬為

殞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字季文仕宋位始

安內史表襲遇害親故莫敢視者份獨往致痛由是顯

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

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帝謂曰比有北信

否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柏寧遠意有臣帝亦以為

亮馬

資治通鑑考異曰與以三月誅武帝以七月殂而肅  
始以是冬見魏孝文於鄴齊書無此言必訛

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

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

至理為無帝稱善卒於侍中時進左光祿大夫謚曰胡

長子琳位司徒左長史琳於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

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

而孝行齊馬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

公主疾銓形貌瘠敗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

氣疾卒於衛尉卿第錫字公嘏幼而警悟

梁書曰年十六歲猶隨母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

常為朝士說之

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

目

梁書曰公主每節其業為飾居宇雖童稚中一無所好

十三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賜與秘書郎張纘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劉洽張綸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普通初東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十三

辨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辨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見見异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徧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口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歡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晏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左右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之兼比羸病庶務難推安

能捨其所好而拘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使謝遣胥徒非絕賓客掩扉單思室宇肅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諡曰貞弟劼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表昂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堯詔起復郡

丁所生母憂則辭官而丁嫡母憂則居官何也

後為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孝元以賢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十三

不伐曰恭謚曰恭弟勳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河東王譽功曹吏王出鎮京口勳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勳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後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宋方勳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勳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勳為冠軍河



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領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  
委州還朝勤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  
勤獨以清白著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  
歷晉陵太守時兵饑後郡中彫弊勤為清政簡民便安  
之累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孝元徵湘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入援以勤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  
書令加侍中仕陳歷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  
貳勤不得至鎮留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十四

時東境大水以勤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  
請立碑頌德詔許之卒於尚書左僕射謚曰溫弟質少  
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位太子舍人中舍人庶  
子侯景濟江

陳書曰侯景於壽陽反質領舟師隨衆軍拒之景軍  
齊江質便退走

質領步騎頓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潰為桑門者  
臣民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孝元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

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填鎮盆城與質不協質率  
所部依於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所部隨都督周  
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  
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啟救之獲免卒於都官尚書謚曰  
安弟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位丹  
陽尹丞孝元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尋聘西魏魏以梁  
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尋陽太守魏克荊州固  
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四

三十五

清靜且欲申以婚姻乃聘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  
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孝宣輔政固以帝外  
戚姊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孝宣以  
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  
於太常卿謚曰恭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  
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素食夜則坐禪晝則佛經嘗聘  
魏因晏饗祭請停殺一羊早於固前跪拜又晏昆明池  
魏因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今險卒獲攀光日月遺遇  
蓋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

為優矣章六毀豈鬼神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

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

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度元規讓

中書令義歸此矣矣有愚子自致誅夸份嗣克昌時

鍾門慶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南北史合注

三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四

南北史合注 卷二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五

王准之

王准之

王准之

王准之

王准之

王准之

王准之

王准之

延之

王悦之

王悦之

王悦之

王悦之

南史二十五

明李清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二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虞曾孫名同宋武帝諱故  
以字行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  
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  
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  
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舟  
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後為南平  
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  
以為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

宋書宋作宗

四二九

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譙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義真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帝甚不悅雖加禮敬亦不以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二

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帝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帝時不豫自力見之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

宋書載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蠻荆遇以國士陛下嗣徽特蒙養齒雖懷犬馬之誠實無

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邱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

明年卒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昇明三年追謚文貞

宋書載順帝詔曰王敬弘德敷象魏道藹邱園高挹榮冕疑心塵外兼以累朝廷賞聲萃在詠尚想遙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

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所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三

舍亭山林澗壑環周備登臨之美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帝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視女遇尚之他適寄齋中臥俄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且去尚之遂移他室帝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矣子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

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帝  
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載見輒輒尅日  
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  
乏教甯越不聞被撫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  
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  
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弟子秀  
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為太子舍人  
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欲與結婚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之不肯以此頻為兩府外兵參軍

南齊書曰秀之遷桂陽王休範司徒從事中郎知其  
將及屢辭不就

後為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  
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表請代時人謂  
王晉乎恐富求歸仕齊為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  
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都官尚書

秀之祖父敬弘性真正徐羨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  
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璿之書深勗以靜退璿之為兵  
部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璿之今便是  
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璿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  
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  
中領射聲校尉出為隨王子隆鎮西長史南郡內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南齊書曰州西曹荀平遺秀之交知書不答平乃遺  
之書曰僕聞居諫之位既刊於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軻之節皆以禮  
而然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為後代一邱土僕  
耿介當年饑寒白首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  
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平  
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國士名位參差運之通  
塞豈品德權行為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  
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若此非典  
何宜施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

犯於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  
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  
未知足下貴與戚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  
以位為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古人絕交不泄惡言  
僕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潁川人豫章王嶷為  
荊州平獻書令減損奢麗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  
當事平又與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不顯高世之迹  
將何以書於齊史至是南郡網紀啓隨王子隆請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平平上書自申

後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為諸王長史行事便  
嘆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  
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  
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櫬祭  
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  
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延之字  
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

清貧居宇穿漏楮淵以啟宋明帝即教材官為起三間  
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齊高輔政朝野之  
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  
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齊高以此善之齊建元元  
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  
軍將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  
一延之次之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  
高帝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  
為南充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貲費錢韜曰此  
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  
莊為一雙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鑑師  
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  
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民罕得見  
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詠  
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誕師卒謚曰簡子

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準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燦聞而嘆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遊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

王瑞國讀史質疑曰甚矣綸所尚友雜而不倫也許靖奉劉璋恩踰城降敵已非徐穉比而况華歆名節掃地尤為高士羞稱乎陳謝有知當有十年餘臭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恨矣

為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琊城綸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滄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禮以憂卒峻字茂遠秀之子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為桂陽內史

梁書曰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驚擾峻閉門靜坐一

郡恬然百姓賴之

梁天監初為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書出為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為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大夫未拜卒謚曰惠子琮為國子生尚始興王鑑女繁昌公主琮不慧為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為門戶耳

王鎮之字伯重裕之從祖弟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

宋書曰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

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

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  
虞舊墓葬畢為子操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後為御史  
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  
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  
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日不異初至宋  
武初建相國府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  
殘武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咸貴重  
之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  
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  
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危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  
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辟召一無所就  
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  
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

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  
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  
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  
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  
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  
謝靈運頌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戲曰會  
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  
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世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閒纂戎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貧厲競若遺一介相  
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欲為  
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  
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  
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吳  
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抗命戰敗歸降被宥終中  
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  
名為孟祖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維為祖司馬時謂

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子晏另見思遠晏從父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遇害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相資贖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遺齊建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十三

初歷竟陵王子良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誥議詔舉士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敷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畧賊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

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

南齊書載表曰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在顯要悽悽丹赤守之以死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為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為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此心此志可憐可矜窮則呼天仰祈一照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十三

未知將來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徽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遠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嘆曰天下人遂有勸人死者旬日晏及後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



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人交帚拂其坐處帝從祖弟李敏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日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止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帝既誅晏思遠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曰貞思遠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古

顧暲之善暲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矜恤甚至暲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義之曾孫中書令獻之孫也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屬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降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餅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

泰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帝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史太官大醫諸署時承奢快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極之乃卒帝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極楛之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古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儀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常作五言詩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

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宜同節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為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乏風素情猶急不為時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五

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子與之與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舉兵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梁武嘉之後累官左衛將軍封建寧公子清位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殺大尉王僧辯遣陳文攻僧辯塔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自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頌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子猛

猛傳陳隋書皆無必延壽所補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父清遇害陳文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適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孝宣立乃始求位大建初釋褐鄱陽王伯山府中兵參軍猛慨慷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侯子累遷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五

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比漢趙廣漢至德初徵為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虞共取靖猛至即擒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隋師濟江猛總

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衛陽王伯信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籍粟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綠江拒守以固臣節及審後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赴京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便留嶺表經略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入賀因曰昔漢武此地開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績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諡

曰成納之弟子遂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先上表立學更撰世行五卷國學久廢齊建元十二年遂之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永明起居注後位光祿大夫遂之率素衣裳不滌几案虛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啟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素他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五

論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於陳亡之年淮流實竭襄時人地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所謀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五

南史二十六

王 懿

垣護之

弟子從祖 崇祖從兄 崇祖

張興世

子欣泰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祖宏仕趙石虎父苗仕秦符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  
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叔同起義兵與  
燕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與家屬相失失路經大澤  
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  
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  
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  
天而號號訖啣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與獸相  
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

遼奔太山遠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

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兄犯晉宣元二

帝諱故皆以字行獻字元德北土重同姓並謂之骨肉

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一人不至以為不義

不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

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易輔

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

今之起者恐不足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甚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無遠慮好冒夜出  
入今取之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害仲德竄走會  
義軍起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侯宋武抱方回於馬  
上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  
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宋武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  
破之大小二十餘戰虜循寇逼衆議並欲還都仲德正  
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鎮

六合妖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  
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  
辭宋武悅及與循戰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  
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鹵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  
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  
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  
朱超石胡藩向丰城咸受統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  
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眾軍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宋武欲遷都  
洛陽眾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  
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侯文軌  
大同宋武深納之使銜送秦主姚泓先還彭城宋武受  
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  
行魏棄河南司充三州定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  
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

宋書載仲德言曰鹵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欽

戈北歸併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將復南犯豈不為三  
軍之憂

愚按宋書索鹵傳云文帝將恢復河南遣殿中將軍  
田奇告鹵主熹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  
修復舊境熹大怒謂奇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  
我地此豈可得若不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  
冰合自更取之此兵機也乃對敵使言之耶若果宋  
武先露之則奇必歸傳之若奇歸傳之則宋君臣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外必盡知之三軍何以皆喜仲德何以獨憂資治通  
鑑削去謂奇二字已知其訛然猶存此數語何也  
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渡河虎牢洛陽並不守  
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  
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今鹵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  
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  
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  
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

年又為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祀之子正循嗣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永明年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王道規克桓弘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宋武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宋武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廬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恨山縣子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命荆楚垂二十

載威信為士民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虐害內懼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若料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即欲以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與晦晦由此大安元嘉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六

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戰於彭城洲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帝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竺靈真度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並去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冀守金

塙十年魏軍向金塙城次至虎牢杜冀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伏誅明年夏起為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戶邑謚曰忠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二子元度仲度兄弟並有才有用皆早卒仲度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七

搗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搗功臣後自長兼左民郎中擢為太子洗馬搗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贖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搗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將殺搗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貴搗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崩弟貴讓封還搗朝議許之弟適元徽中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起兵陳史陳顯達

亦起兵以應朝廷適猶豫見殺適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至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適死問至搗懼詣齊高謝即板搗中軍諮議參軍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明武帝與搗同從宋明帝

南齊書無宋字蓋明帝也南史誤

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帝對剖食之帝又數游搗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駕幸丹陽郡宴飲搗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度杲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八

登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棕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即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棋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為左丞度杲之所糺以績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脩部下敬為有司所舉免官後為五兵尚書廬陵王子卿中軍長史卒子沈嗣沈字茂澄幼聰敏五歲時父搗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讀一遍

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梁天  
監初為征南主簿武帝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  
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校  
定經史沈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沈  
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沈於坐立奏文甚美俄以洗馬管  
東宮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即在職清能  
者為侍郎以沈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沈從父  
兄溉洽並有才名相代為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九

沈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  
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撫弟子溉字茂灌父  
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  
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坦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  
價所生母魏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梁  
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遊昉還為御  
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儒吳郡  
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

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  
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傳任君本  
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  
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  
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  
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  
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詐使廉夫貧還為太子中舍人溉  
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十

帝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人湘東王  
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  
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常夢帝適見諸子  
至湘東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  
處廬間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歷  
御史中丞都官左民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  
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  
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



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後者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蒞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床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帝賞接每與對碁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樞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

金身四月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礪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帝謂朱異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咲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奕碁入第六品常與朱異韋黯於御座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

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膻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帝每月三致淨饌思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異劉之遠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家窀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諡  
梁書曰詔贈本官  
有集二十卷行於時

梁書曰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為詩婉有辭况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

溉卒鏡子蓋早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帝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帝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老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字茂公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為外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洽年十八為徐州迎西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吏部欲薦之之洽親時方亂深相拒絕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疏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嘆曰此子目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如何沈溉遲曰正情過於沈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為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帝謂

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勅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後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勅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託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尋遷御史中丞號為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

顏氏家訓曰洽初彈孝綽其兄溉以與孝綽善苦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不得乃詣孝綽涕泣告別而去

孝綽託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綽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敕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曰理

梁書載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明北充到長史相係凋落傷恨不能自己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

賢長謝陸生文該四始學過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  
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如給如一儆  
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蒞  
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俊又東序秘寶遊處周旋並港  
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詆悔實二三子之力  
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天下之寶  
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  
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嘆  
之集行於世子仲舉另見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族姓豪強趙石虎時自略  
陽徙鄴父苗仕南燕慕容超為京兆太守宋武圍廣固  
苗與兄尚書遵踰城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後仍家下  
邳護之少個儻不拘小節形雖短陋而氣幹強果元嘉  
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侵魏彥之將回師護之書  
諫

宋書載書曰聞節下反旆竊所不同但使竺靈秀速  
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徑擬河北則牢洛  
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  
張胆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  
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  
之旨乎

彥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  
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

宋書載護之言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亦衆况事殊  
往自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

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率玄謨水軍大  
艘連以鐵鑠三重遂斷河絕護之還路水迅急護之中  
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  
舸餘舸並全留成棗溝城還成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  
年帝遇弒崩還也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

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內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救帝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

宋書曰玄謨以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元景不從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十一

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艦累水謂玄謨曰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焚賊艦風猛水急賊軍奔散梁山平

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未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還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

宋書曰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鹵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

易近息民志遠中王威乃安邊上計由是遂定

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所蒞多聚飲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逆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束詢之規殺之慮束不同束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十二

互相觀察會起來論事束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徑往斫之殺其僕於床固與東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後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胸山歸宋

南齊書曰魏幽陷徐州垣崇祖為其將游兵琅琊間不復歸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幽執其母

為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乃薛安都女故肅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胸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

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

南齊書曰胸山邊海孤險崇祖嘗浮舟水側冀有急得入海軍將得罪七叛具告魏肅肅遣步騎二萬來襲屯洛要去胸山二十里時崇祖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舟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肅來非大舉正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九

誠信一說曷違誑之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歛集卿等可急去二里外大呼而至唱言艾塘義人已破肅須成軍速往相助遂退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肅參騎謂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啟宋明帝以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乃以為輔國將軍北琅瑯蘭陵二郡太守崇祖數陳計欲克復淮北適肅寇淮南崇祖啟將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勲退可

絕其窺窬宋明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邊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邊帥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邊乃執湛母使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往何為于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追者而歸

封下邳子及齊高鎮淮陰崇祖時戍胸山既受都督祇奉甚至齊高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時齊高威名已至宋明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十

尤所忌疾微為黃門即規害之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齊高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勸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新踐阼恐魏來伐借送劉昶為辭以為軍銜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捍禦乃徙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南齊書曰時肅馬步號二十萬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必用奇制之當脩外城待敵城既廣濶非水

不固今欲堰肥水為三面險衆意不同崇祖曰若捨外城由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表裡受敵坐以待擒守郭築堰是吾不陣之策也

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由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水埭水勢奔下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帝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帝謂朝臣曰崇祖恒是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橫吹帝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

魏果夸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焱有盛寵武帝在東宮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以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殺之故人無敢至者獨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比之樂布恭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啟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勲劉劭殞身王事不宜見發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成以善政所致崇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魏武魏文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

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羊犬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  
豫州刺史護之榮祖伯父也其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  
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  
死與榮祖書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避今果敗矣明帝初  
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兄僕射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  
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  
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  
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  
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  
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  
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在淮陰榮祖歸附齊高保持  
之及宋明帝崩齊高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東海太  
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畧故以郡相處榮祖善彈登  
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  
毛盡脫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末蒼

凶狂恒欲危害齊高齊高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  
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  
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  
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  
門欲害齊高齊高嘗以書案下安莫為楯以鐵為書鎮  
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日且申  
今室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謂榮祖曰  
不用卿言幾無所成孫佐命勳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  
戴渡江北索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  
饗事起方鎮皆啟子饗為送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  
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啟皆不  
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弟歷  
生亦為騎將位太子右率性奇暴與始安王暹光同反  
誅閔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閔為宋孝  
武帝南中郎參軍及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父土金寶

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帝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閔還至南州而帝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以為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標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帝猶嫌其少及閔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閔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變夸不受鞭笞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閔被賤刺使歷度支尚書衛尉齊高輔政褚淵為子晃求閔女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辭以齊大非偶齊高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佃女謂豫章王焜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重其夸澹耳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定子愔伯襲愔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啟之又輒

遣蕭寅代愔伯為郡愔伯亦別遣啟臺閉門待報寅以丘園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幸文和乃救愔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躡束手受害閔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畜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閔為交州閔弟閔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五

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至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已具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卿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丘景賓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



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嘆曰聞柳下惠之風者貧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

宋書曰每戰輒有擒獲玄謨舊部曲諸將不及甚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二十六

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郎參軍軍督護

冊府元龜曰興世為遊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

明下邳人多欲降者興世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遠去鄉里非朝廷弔民本

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辛苦諸人感悅

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

功明帝即位四方多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子

勛師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淵就赭圻行

選是役也皆先戰投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時臺軍據赭圻子勛兵據鵠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逼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中流既板糧運自艱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沂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敵不為防敵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二十六

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

資治通鑑曰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

舟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藏舟千人守險萬夫不

能過衝要之地莫過於此

乃往據之

宋書曰興世夜渡湖口至散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

四更值風乃舉帆直前賊亦遣胡靈宿諸軍於東岸

相翼而上興世夕宿景江浦賊亦不進乃夜遣黃道

慄領七千舸徑據錢溪營立城寨明旦興世與軍齊集

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劇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臟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折軍士伐木為柵遇一童子于青山曰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宋書曰時興世城寨未立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等以皮船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是日胡果率眾軍欲攻安世于錢溪未至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追還錢溪城寨乃立賊連戰皆敗

興世又過其糧道敵眾漸飢

宋書曰劉胡遣偽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監榜

為城規欲突過至貴口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與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寶賊眾大敗震

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右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忽生洲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節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興泰字義亭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張即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歷諸王府佐

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待之齊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過及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後為武陵內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或以啓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勅欣泰廉察欣泰停杖松下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責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饗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南齊書曰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擒也諧之不從進江

津尹略等且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而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南齊書載欣泰移魏將曰聞攻鍾離是子失策乃復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拔以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可知如其不拔吾且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過若挫兵奪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不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未半皆算失所為前

鑿未遠已忘之乎鹵欲於邵陽築城在慧景患之欣  
泰曰鹵之築城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今若說以  
彼此罷兵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往說果引退  
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  
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過古人畏之死地之兵  
不可輕也

南齊書曰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則徒喪成功不如許  
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授鍾離還啟明帝曰邵  
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  
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在慧景圍城欣泰  
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子卿安東司馬梁武起兵東  
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  
謀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  
舍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同契會東昏遣中書  
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及太子右率李居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三

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  
懷刃於坐斫元嗣首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  
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踰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  
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寶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  
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莫法珍等在外城內  
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  
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  
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被害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主  
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  
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息假時歷四代  
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  
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終罹杜郵之  
酷痛哉興世鵠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

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七

表

港

弟約 約子 叔另見 叔兄子 顯  
顯從弟 榮另見 顯弟 子承 承  
從弟 昂 馬仙 昂子 昂正  
若正子 極 密 若正弟 敦 洪

表港字士深陳郡夏陽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賢琅邪內史並知名港少與弟約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兄子玄女妻港

宋書曰港為桓玄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修撫軍長史

宋武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右僕射宋武北伐港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宋武時宋武冲讓港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授使未畢不拜晉帝堵陵港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乃王

胡之外甥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又嘗甥湛於公坐  
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涓陽情絢有愧色十  
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加贈謚曰敬  
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涇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  
弟豹字士蔚

宋書曰豹亦為謝安所知累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  
兼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疏曰國因民為本民資  
食為天今接凶荒比屋困餒積疫之黎難用克振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三

牧之官莫或為務依勸督政典迷民情屢變譬猶修  
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繆柱於昔絃忽宮商之乖  
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患生於本治之於  
末也天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  
取人以浮譽則比周道昔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商  
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周役役職不以無任立吏  
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蕪壑矣器以應用商以  
通財勤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雕偽者賤谷價重

矣耕耨勤瘁力殷收寡工商殷豫用淺利深增商販  
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未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  
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党給賜非可思致力役不入  
私門則游食者而肆勤衆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  
慢顯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力者欣而惰  
者俱稽人勸矣凡此數事蒞以清心鎮以無欲勗以  
無倦翼以廉謹含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心  
化漸漸澆薄日享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  
為御史中丞時都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大夫  
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  
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平贖  
論後為丹陽尹太尉長史

宋書載曰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為檄  
文曰日者王室多故夷并遺紛波振塵駭卑及遐商  
最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

州相播毒害於民黎卑我西服隔閭皇澤自義風電  
靡天光反輝照舊物烟燼區宇以庶務草瓶未運  
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  
聚通叛共相封值浸授我蠻獠搖蕩我疆垂我是以  
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殲匹馬無遺桓譙折首樵福鳥  
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埽孤  
職是經畧思一九有瞻望已漢憤慨交深或直指成  
都或進自墊江或電曜外水或濟自劔道神兵四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以此攻戰誰與為敵  
况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山陝之隘在我境  
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  
艾錦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  
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樊劉  
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  
有數非可致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威如盧  
循疆如慕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

蓋汜鉄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  
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里萬首故知逆  
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  
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豈不邇誠  
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蕪之幸而一方懷後來之  
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具有裕  
紳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  
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歟若朝日時其速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艾芝同瀾河決金堤淵丘  
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進封南昌縣縣五等子子淑  
改忠義顓字國章初為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  
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  
鸞以母廢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帝微有廢立意從  
容言之顓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  
顓亦厲色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

以深慶之才用不多言論相嗤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

宋書曰沈慶之為顓固陳乃見許

乃除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六

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遠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微當修德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歎狎過常美清間必盡曰窮夜顓與琬入地本殊衆知其有他志及志襄陽使劉胡善修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異志已定

本史異志作反意然顓忠於孝武不得言反史以成

敗論人耳今正之

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明帝顓子秘書丞職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為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

宋書載明帝使朝士與顓書曰自王室不造昏凶肆

虐主上体自聖文辱均夏臺幸於鯨鯢爰集寶命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七

等獲免刀鋸身奉惟新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勞然於外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吾變皆謂鄧氏枉背顓慶吾子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猶俱盡自非聖上俛眉遜避維持內外則赤縣為戒百姓其魚矣既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群下構患妄生窺



顓成軫感燕貫高亂趙護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  
冠冕儒雅世襲何遠遺郎中清軌近忘太尉純樸相  
與或群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悵若  
款誰所至邪詎無窮當誓衆奮戈剪此朝日若自是  
過聽迷塗未遠宜直痊齒先封乃當射鈞見相跋予  
南服寤寐延首山門蕭瑟松度誰掃言念焚路豈不  
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疾時尚書右僕射蔡  
興宗乃顓舅領軍將軍表聚乃顓從父弟故書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顓本無將畧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唯賦詩談議  
又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  
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裏  
陽之資顓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  
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  
離散於是擁甲待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顓奉手詔譬  
顓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竄猶未晚也及胡叛走不  
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

驚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遁至鵠頭與戍主戍伯  
珍及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主山間宿殺馬  
勞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  
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  
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  
伯珍請求問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  
降湛之因斬伯珍因送首已為已功明帝憤慨流尸  
江顓子戰昂職為黃門侍郎戍宣城尋陽敗見害顓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子昂字緯才父覲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  
史昂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  
不就顓臨終與兄覲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  
史公昂小字及覲見誅宋明帝投尸於江不許斂葬昂  
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未痊石頭後岡  
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帝崩乃改莖顓從叔司  
徒聚祖舊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為齊高太傅  
相國主簿秘書丞

冊府元龜曰丞為秘書丞曾駁國史禮超立處士傳其言曰夫士關策用方得立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樂將相此介偏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但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性業附出它篇

仕齊為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子御諮議時南郡江陵人苟將之弟胡之婦為曾口沙門門所淫夜入口家蔣之殺沙門為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十一

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荊州刺史廬江王子御求博議錄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幾迫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異哀行路昔文舉引誘獲漏疎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秉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簿王晏為人晏請

交不答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剪爪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表奏為臣說之帝銜怒良久錄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付東冶妹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甯時八歲見武帝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甯流涕曰臣舅負在在上方臣母悲泣不食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為兒故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治履行庫藏因晏飲賜囚徒酒肉教見錄與語明日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十二

之後為侍中丞充朕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之如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曰靖宗人廓之另見昂字千里父顛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入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顛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之廬山時州郡求昂於野忽從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徒得出猶徙晉安在南惟勤學至元徽宗聽還時年十五初顛敗傳首建業藏之武庫以漆題顛名為誌至是

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莖訖更制服廬人倫因父亡哀憐其幼孤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因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昉同見從叔司徒掾祭謂昉曰昂幼知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吏儉後為丹陽尹獨引見昂於後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若千里之駒在今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十三

里後為衛軍武陵王曄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昉卒昂為昉所養乃制菴服人怪問之昂致書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夭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曄曠同才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

在終彌故此思此愛畢壞不追既情若同生而復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校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校為心服三年仲由不除姊喪亦緣情割割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期齊不圖門哀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仲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十三

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時號正直初昂為洗馬明帝為領軍欽昂風素類昂駕及踐作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日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詰昂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離帝甚悅尋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遷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舟獲全或為精誠所致莖訖起為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梁武手書喻之曰無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

孰能匡機來不最圖之宜早項籍聽道路承欲損顧一隅既未喻雅懷聊申注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或出端門太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家詳擇昂答曰都史至辱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嚴者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隅偏隅一郡何能為欲近奉教以此境多虞見使安尉自承度肺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自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至其愚然寧沮衆帥之威幸籍將軍含容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可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梁武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數元履曰表

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容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微備而已及至梁武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宏參軍事

惜哉昂之不得與而家淑聚同改忠義也豈非與馬仙琕固欠齊室一死耶

昂啟謝曰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按賞罰之科洞鑿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鄧邑方構有崇侯之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雁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風行風驅電掩其時也負昂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太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儻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在失師捐抱器後至者新臣甘斯戮明刑狗象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

薪榮遂乃頓釋鉗楛飲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  
楚遊陳天波既洗雲由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臣之所何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  
曰朕遺射鈞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  
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  
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  
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  
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左僕射徐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去

勢傾天下在昂處晏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  
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齊問  
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  
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  
嘗謂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  
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子孫雖不見用檀聲  
朝野自是告老乞骸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  
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卒時年

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教諸子不  
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  
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論衣食粗知榮辱  
以此闔官無慙鄉里往天吳興屬在昏名之際既聞於  
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  
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絕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  
叨竊寵臨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所以朝廷每興師  
北伐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去

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  
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增官慎勿祇奉諸子  
累表陳奏詔不許謚穆正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  
馬琕者亦以以義烈稱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  
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  
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  
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說酒乃斬於軍門以徇梁武又遣  
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

軍中無請乃免及梁武至新林仙琕舉哀江西口抄軍  
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令  
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為  
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  
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兵十圍之數十重仙琕  
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方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  
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梁武使持表昂  
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又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六

勿忌卿勿以義使斷運苟自憚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  
犬後之飼之便復為用

此必使官因仙琕先抗後降故甚其辭耳但不知死  
之日何顏見故人姚仲賓

梁武笑而美之俄母卒梁武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  
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  
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  
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史

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  
可論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請謚以功封含洹  
縣伯遷司州刺史魏豫州人白早生以懸弧來降較仙  
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琕進  
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弧魏中山王元英攻  
懸弧執齊苟兒進擒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  
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十年胸山人  
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刺史盧昶以衆十萬來拒

通鑑考異曰據盧昶傳先兵九千後益兵六千止給  
四千所謂十餘萬夸辭也

仙琕累戰破走之

梁書曰先琕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  
馬牛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

進爵為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琕自為將及居州郡  
能與士卒同勞逸身依不遇布帛所居無綿幕衾屏行

則飲食與所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  
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為  
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初仙琕幼  
名仙琕及仗以琕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昂  
子君正字世宗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侍侍左  
右家人勸令暫卧荅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立位太子  
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自公子早得時豫為豫  
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世容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王

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世榮云須疾者衣為信命  
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去乃言神將送與北斗  
君君正使檢諸身獲之衣裏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  
神一郡無敢行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  
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蒞事有名稱而  
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  
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吾人陸  
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乃送

米及牛酒效迎賊

此亦昂始抗終降之流弊若昂或死之不然亦不士  
君正其無此乎

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字踐言美容儀  
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貨產克積而樞獨處  
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  
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當父亡時四方擾亂人求苟  
免樞居喪以至孝間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王

造請居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  
郡太守永定中徵再遷都官尚書掌選樞博學明悉悉  
舊章初成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  
子岳主及岳並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  
葬尚書請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曰昔王姬  
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  
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立侯尚主自期以後降墳素族  
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

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一號齊職議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昏而醕所以加駙馬之位乃宗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公主主早亡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二十七

五

天喜三年為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莖父拜表自解詔令莖訖停宅事郡事復闕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薦多會帝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率謚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帝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大同八年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

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為國子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宏正位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否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侯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曠得無憚此後生耶岐安乃逸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救之酬對間敏弘正謂安曰安卿所問或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二十七

五

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御還諮表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時生徒徒對策往往行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表家世忠具有後矣及父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正函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



子舍人侯景冠遂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表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授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王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泰建二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取人馬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是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孟

即是間為帝言之所中理甚衆嘗陪晏承香閣賓退後孝宣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晏終日帝謂俊曰表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累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要屢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士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樞俱受顧命始

興王叔陵肆逆憲指揮部分預有力馬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郡情嗚嗚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封詔詔以封功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事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復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太子頗不循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告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後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厲色折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孟

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答曰表德章實骨鯁陳即日詔為尚書僕射徵明三年隋軍未伐隋將賀若弼進大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但以追愧卿可謂歲寒後凋非唯由我無得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待之不

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憲拜哭  
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喜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  
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  
將軍安武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  
師業君正弟敬字子恭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  
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克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受禪  
敬在廣州依歐陽頎頎卒具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為  
陳逆順之理言甚切至不從孝宣即位遣章招達討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中庶子歷金  
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曰靖德弟泌字文  
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梁歷諸王府佐  
侯景之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在東宮梁泌  
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卒所  
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昏遂降景侯以蕭淵明  
侍中使齊陳武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  
及莊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中敗衆皆散唯泌

獨乘輕舟送莊達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  
入齊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

泌雖名義終多一降雖然義以降景為愧矣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郎中中聘周及孝宣入輔以泌為  
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  
無功績瞑目後歛手足旋莖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  
意朝廷不許紫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五

洪圖而輕天下恡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  
誥投軀狗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  
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  
取貴顛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象之出處所蹈實慈家  
風繫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顛草豈此之  
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案之貞固亦改莖於  
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  
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

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志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曠是求初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

**節義** 振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惠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

君正而極懷至泌而踵昂故武一折不復振乃嘆道物忌盈雖節義亦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七

天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八

明 李清 撰

南史二十八

**孔琳之**

孫與孔琳之孫觀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隆安五年起為山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令不就宋武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畫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日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遂出適見宋武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桓玄篡形已著宋武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僭位不如待其篡後累成惡稔方圖之京口宋武亦然之時虞嘯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會稽內史使齋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

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為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往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剪罰遊惰境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頌喪太守言項羽神為十山王居郡廳事二十石常遊之季恭居廳事竟無害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宋武北伐季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初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累年不受卒遂以為贈子靈符歷會稽太守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懇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修理廢帝景和犯忤近臣為所譏搆遣使鞭殺之二子湛

之淵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氏共罵母王氏令死黃忿恨自縊已值赦按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妻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吳免棄市靈符弟靈運子瑋之瑋之有吏能仕能仕齊為烏程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瑋之付獄索罪或諫之瑋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燕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

姜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錄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死子璩璩子幼孫三傳至奐字休文數歲孤為叔父度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三數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民即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媚凶求全乎時賊徒剽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之得全者甚眾尋遭母喪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

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孝元即位荆州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見重朝廷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肅執來寇四方獲隔糧道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寇兵陳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自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舸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號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履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辱意幸勿為煩文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奐性

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有司滯事皆付咨決累遷主兵尚書時帝不豫臺閣諸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與考宣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帝謂與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與流涕歎歎跪對曰陛下痊復非父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與為太子詹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六

廢帝立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再遷尋陽太守考宣即位  
愚謂與於此時審時度勢徑奉諭而行則宣帝無篡名皇子伯茂等無死禍何為不可乃始飾辭而終結古何也無乃尋陽太守不與朝廷大事乎吾不取為始興王叔陵長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大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克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紛

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在相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免為公須在鄱陽王伯山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與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國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七

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帝帝將許之與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為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與與不從及左僕射陸縯還職帝欲用與代縯已草詔訖後主抑之遂不行後累官弘

乾宮衛尉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忠  
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都陽東魯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父厥光祿大夫琳之強正  
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  
為太尉以為西閭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  
之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  
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  
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也穀帛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  
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  
巧偽之人競蘊濕穀以要利割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  
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以  
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  
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  
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  
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明穀帛之弊著於已

試也玄又議復內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  
蓋溥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  
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  
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  
內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  
由草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  
嗣位輕之則緩緩則人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  
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  
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辦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欲  
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  
為輕法  
宋書曰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孟  
有銘章絃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  
忽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駭由此言之重之不  
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

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遁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立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邨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訓琳之於衆議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辨章官爵立契符言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通用襲封之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十一

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和所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

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相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喪議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十二

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

宋書載琳之又曰君子不恥惡食今有饌尚奢為日已久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宜為其品使奢儉合中若有不改宜加貶黜宋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曲庇省事倪宗陵犯監司虧違憲典宜免所居官以公還第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璉之為中從事羨之使璉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



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  
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  
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  
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邈子覲字思遠少骨鯁有力  
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中書黃門侍  
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後職  
任閒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  
尚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三

威權在下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  
宗謂人曰選曹要重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  
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  
之貴不異大明元年歷御史中丞鞭令史為有司所糾  
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  
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  
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闕懷  
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

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明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曰孔  
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帝每欲引  
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  
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  
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  
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  
舟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  
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三

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火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  
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  
令史並三吳富人初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  
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  
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  
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曰  
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即至彼未幾那能  
得此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

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立召為太子詹事遣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覲時上流起兵帝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及璪至乃說覲曰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覲然之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璪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歸遺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璪以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十四

為山陰令馳書報琛謂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覲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命代延熙為義興以延熙為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命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伐尚書張永繼進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

宋書曰休若移檄東土購生擒覲者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璪者千戶侯如之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弟皆已附逆上因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宜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眾皆大悅

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保破岡休若宣令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十五

言退者斬眾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以輔國將軍率軍東伐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帝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敵形勢敵帥孫曇瓘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眾軍因之即皆摧敗 宋書曰朝士先不知亮上亦弗聞惟尚書左丞徐爰

知之白上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  
決張永熈其過銳不使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  
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入眾軍因之即皆摧敗  
齊高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曇璿因此敗走孔瑯  
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塘

瑯聞吳喜軍至大懼墮牀曰今不遽走將為人擒乃  
焚倉廩東奔喜至倉廩遇雨不燃無所損失

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觀不能復制上虞令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六

晏起兵攻郡觀憂遽不知所為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  
實趨石瀉遇潮澗不得去眾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  
於山嶠村

宋書曰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  
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  
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  
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遑越緒諸軍並奔逸淹屯  
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

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  
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  
淹信而與之曇因率眾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  
西鳴鼓大呼直來趨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  
眾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又曰子勛偽  
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塘指吳喜歸誠及觀走  
綏封閉府庫以待晏至郡入自北門因綏付作部其  
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若耶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七

錄送偽龍驤將軍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  
沾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何恨含笑  
就刑孔瑯叛投門生陸林夫斬首送之

村人縛觀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瑯之為無豫卿事可作  
首辭當相為申上觀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  
是君輩行意耳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平生所  
好顧瑯王曇生表標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惟瑯  
子寶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斬斬十

七人餘皆原宥觀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  
邱陵觀寤私告人曰邱陵者弗平建康其難克乎觀弟  
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勳建偽號以  
為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宋書論曰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劓悖亂事惟  
拯溺國道屯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勳  
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  
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旬擅天府從中制外敢能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六

清宇乎帝王所居因以衆大之號名之京師其義趣  
遠有以也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  
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為宋武大尉行參軍歷中書  
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諛義而深理國典朝  
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嘗建議  
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  
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伸其請以為黃門侍郎文帝即

位補侍彌厚俄遷侍中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  
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  
嘉三年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  
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  
生章太后早亡帝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  
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  
推恩加爵承秦之弊懼非盛明所宜軌蹈君舉必書哲  
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十九

中制所以作乎萬國貽則後昆帝從之丁母憂葬竟起  
為領軍將軍固辭帝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與  
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  
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  
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  
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湛甚憤憤知  
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  
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

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帝以為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過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帝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問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收湛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帝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足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耳疾轉篤帝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追贈侍中

司空謚文成

宋書載文帝與衡陽義季書曰殷僕射奉國竭誠周遊縫綉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為難悅嘆之深不能自已

大明五年孝武徑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駉常侍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父穆性和謹元嘉中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於特進右光祿大夫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詔闕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闕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報筋曰何無忌諱乎位吏部郎為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幼有名行表梁褚淵並賞異之每造二公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為丹陽尹引為郎丞表昂

先拜秘書丞求臻為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情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八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八

南北史合注 卷二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九

褚球

族祖湛之  
子淵 弟見  
湛子齊 湛  
湛子齊 湛  
湛子齊 湛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郡人父績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遇害唯一女存故吏何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二

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為延譽仕齊為源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仕梁

梁書曰球以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出為建康令母憂

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累遷御史中丞性

公強無所 嗣 憲司甚稱職

歷秘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

荀組後台佐加毅如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

加給事中球族祖湛之字休玄父秀之別見尚宋武帝

第七女始安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主亮復尚武  
帝第五女吳郡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  
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累官至左民尚書  
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右  
頭戍事孝武入伐幼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  
湛之因携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始生一男為幼所  
殺孝武即位累官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  
明四年卒謚敬侯子淵另見淵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三

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不愧恨有棲退志  
侍中淵卒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帝甚嘉之以為  
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帝謝病在外帝以此望之  
遂諷令辭爵讓與弟恭

南齊書曰賁上表稱疾讓封與弟恭世謂賁恨淵失  
節宋世故不復仕而南史乃云帝諷大謬當從齊書  
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  
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

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  
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朓聞其弊往候之排闥不可開  
以杆槌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身之不可全者  
名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  
心宜身名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壘兒輩不才未  
達余趣移尸從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永明七年  
卒恭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封封還  
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恭歷度夫尚書領前軍將軍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三

元元年卒謚曰穆子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數若成人  
親表異之及長掩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  
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仕梁卒於比中郎  
廬陵王續史

梁書載向外兄謝舉墓銘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  
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謂擬得其人  
子翔字世舉起家秘書郎累遷宣城王大器主簿中大  
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

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之即日補宣城王大  
器文學俄遷為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三等以翔超  
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  
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  
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赦許焉  
尋徵為吏部郎去郡士民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允遷侍中太清  
二年守吏部尚書侯景圍宮城翔於園內丁母憂以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卒翔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  
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謂精誠  
所致云澄字彥道淵之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  
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經主愛之  
湛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附馬  
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民李道念  
以公事至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  
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

白鶩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服之始一服乃吐出  
一物如升涎裏之動開視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  
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  
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疑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  
愈尋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憤屏導及  
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御史中丞袁彖奏劾之免官禁  
錮見原還侍中領右將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昏  
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焯字彥宣淵從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十九

弟父法顯都陽太守焯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  
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淵身  
事二代其子賁往問訊焯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  
奉璽版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  
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坐焯歎曰彥  
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  
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暴一名士邪名士不昌  
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焯大怒曰若此



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焚之取人奔車乃免焘弟炫  
字彥緒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  
弟庶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員郎從宋明射雉帝至  
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阜遂空行  
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過而雲霧尚凝故斯  
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驪帝意  
解乃於雉場置酒遣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  
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二十九

五

號四友齊臺建為侍中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  
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淵操行不同故淵世不至大官  
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弟問不雜交游  
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右右  
常捧一黃紙幃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表  
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  
無以殯殮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曰貞子漢仕梁為曲

阿烏程二縣兄游亡棄縣還由太尉屬官官御史中丞  
卒漢為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推為湘東  
王繹親愛漢子蒙子玠字溫理九歲孤為叔父驃騎  
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素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  
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  
嘉中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  
賊污免孝宣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  
卿士士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二十九

六

同乃除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  
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啓臺帝手  
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  
曹義達為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  
恃勢橫暴玠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吏民股慄信後為  
義達所譖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日  
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  
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蹐若謂其

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違從政吾未服也時以為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米二百斛乃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虎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虎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則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為舊至德二年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見重於世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陞始貞勁之性炫廉勝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九

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矣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九

南北史合注 卷三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十九

南史三十

蔡廓子與宗 孫約 約弟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父琳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

宋書曰桓玄輔政議復肉刑廓議曰肉刑之設肇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

哲王蓋因曩世風朴民多淳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途則不逞改操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日滋恥畏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姦况乎黜削豈能反善徒有酸楚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盟商飈而知懼全生拯暴於是乎在

四八五

後為宋武太尉叅軍中書黃門郎以方便間素為宋武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不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命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訢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方行亮意若不同廓終不為屈

宋書曰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當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則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令抄疏如別又

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前恭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鄉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曰揚州州位居鄉君之下亦惟疑然朝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事明文云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加殊禮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後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為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為賀首至安帝為太子正禮徐遜為即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尚高密王為首時王東亭為僕

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是乾公王吾謂未可為據式乾亦私寘異於朝堂如今會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可為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累遷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委子度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徒為祠部尚

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名欲立於世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推今自免為難廓年位並輕為時流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之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與宗字與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與小人游故以與宗為名以與宗為字年十歲

喪父哀毀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用酬宅直與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與受母悅而從之執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厚善元凶殺立僧綽被害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與獨臨哭盡哀孝武踐阼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帝謂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帝新年拜陵與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虔圍陵情敬無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搆亂事平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皆呼萬歲與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呼邪與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令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與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

與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與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帝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與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既犯嚴制當甘斧鉞常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郎以正言得罪鑠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與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帝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與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令孫天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闕

宋書又載與宗言曰若士先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啟

苞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干黷

欺罔理合極法

從之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民尚書轉掌吏部時帝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與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

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曰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嗣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崇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宋書曰興宗時親奉璽綬於嗣主見其無哀容出謂

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釁結大臣昭子謂死國家之禍其斯斯乎

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歲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

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俱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與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為中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鹵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

宋書作唯何

之間且已失征鹵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頗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

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官官宜加越授殷恒便應侍中豈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祥之薛慶光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宗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又轉南東海太守皆不拜苦求益州義恭大怒表言興宗之失詔付詳義恭因外使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表聚私相許與自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宗既不欲以徒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又欲害復起興宗為太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表顯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

州行事顯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聞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嘗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豈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絕容避悠悠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

宋書載興宗言曰若復坐視成敗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

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搆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自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

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  
兵力頻閱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  
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就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  
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  
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

宋書載興宗言曰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攸之恩  
仁公家口子弟耳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陸攸  
討賊又大送顛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卿人驍勇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胆力取其器仗配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事定  
矣

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  
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若派疑  
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且車駕屢  
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  
時機不可失僕何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慶之曰此事  
大非僕所能行若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

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  
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  
東陽興宗故郡人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問興宗謂曰  
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  
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

宋書載興宗言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安得坐待禍  
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微配監  
者興宗勸以此眾舉事曰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為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三

廷唱始事便立克領軍雖失脚自可乘舉處分勿失  
事機君還可白如此

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語右衛  
將軍劉道隆為廢帝寵信專統禁兵乘舉嘗夜幸著作  
佐郎江數宅興宗乘馬車相隨道隆從車過過興宗謂  
曰劉公比日思一間寫道隆深達此音揣興宗手曰蔡  
公勿言時廢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  
安王體仁以下侍中袁粲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



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然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定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為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以應寇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帝集羣臣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同逆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

宋書載興宗言曰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大軍積勇器械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願陛下弗憂

帝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帝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逆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人情更

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與宗言不已帝曰如卿言諸圻平函送表頭首救從登南掖門樓觀之興宗潛然流涕帝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不受時殷琰據壽陽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帝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非真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以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起兵後遣使歸疑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止須軍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鹵為患不測

宋書載興宗言曰安都外據強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臣為朝廷憂也

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初永敗問帝帝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邱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都陽郡會晉安王子勛兵起

本史兵起作為逆以成敗論耳今易之

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七

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顧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省封畧山海妨民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啟罷之之並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都督荊州刺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史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至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帝謂曰卿欲作仕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七

宋書曰五十年中有此三事

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大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格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倚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王嘗通興宗侍兒被擒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作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技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王子庶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丞

南史叙及敬王子庶頗得腐史言外之意故不刪

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太子左率王錫妻范氏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曾以書讓

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

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

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彖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顛母

也一女一女姪射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

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

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不可違邪舊意既乖亦他

娶後彖好不終顛又禍敗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家

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

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

十八遺命薄葬奏還封爵乃以為贈後授子順固辭不

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

宋書載詔曰故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格立朝往屬

時難勲亮惟幄錫圭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謙懇備  
彰存沒順固陳先志哀歎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  
矜克讓之風

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

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

果卒於光祿大夫集傳於世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子

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

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任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劍於省眠至

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王鑑冠軍長史

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藩上佐想

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通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燭

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任主佐之間穆如

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履到席

約躡履不改齊明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

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容復見於今約好餘酒夷淡不與

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贈太常弟樽字景節少  
方雅退默與弟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  
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  
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百姓生  
公事左遷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  
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  
元孫就權妻吳氏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  
樽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樽內以金訓賂樽妾遂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判與吳元孫搃登聞鼓訟之為有司所劾時樽已去郡  
雖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  
前自種白菟紫茹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  
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真素簡  
勝惟有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請之停車三通不報  
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  
吳承伯挾妖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  
吏民並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眾出戰出手摧破斬承

伯餘黨悉平屢遷吏部尚書左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  
中領秘書監武帝嘗曰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  
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  
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樽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  
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帝嫌不取參掌通  
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拾  
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  
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有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因捧牒直出使命駕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為  
畫帝嘗設大臣麩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麩  
如故帝覺其負氣乃喚蔡尚書樽始放筋執笏曰爾帝  
曰卿向何聲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  
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  
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遣之及其引  
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  
太守謚曰康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

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次子彥高給事黃門侍郎  
彥高子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  
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  
義公主拜駙馬都尉晉陵太守及將之郡今令左右遷  
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  
年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  
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孝宣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  
主塔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思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  
門兼美默然止肅聞而不平令義興公主日諧之尋之  
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中後  
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  
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  
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  
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務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  
熙王叔文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

廢興夫子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見志  
陳亡入隋道病卒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隕家  
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  
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  
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  
教之深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一

何尚之子偃 孫載 偃弟子承 承弟點 點弟尚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潛人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父叔

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

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宜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食并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

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

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

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

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

劫閨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

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

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祿大

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輕

薄好擄捕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東郡謝混所

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領征西將軍補府

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

乳乃得差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

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

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

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者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

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

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函亭積日親舊無復相窺

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少文義從容

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

徒長史劉斌為丹陽尹帝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

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

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

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園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臺成不得加以銖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帝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尋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

錢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大變也尋後謀反誅帝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帝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帝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帝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

宋書載尚之表曰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幸昆必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循嘿耳願少操愚誠思垂省察

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以取銅帝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剪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灰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一

宋書又載表曰四銖五銖文皆古篆非下走所識如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若慮剪鑿日多以至消盡則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資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若聲明舊科尋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久定

中領軍沈寅之以為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帝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

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玄保孟凱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尚之既任事帝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時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與義將佐家在都者劬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軍滅質叛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

宋書載尚之言曰超之若反覆昧利當取賊以邀不義之賞而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保城守庫端坐待縛不應戮及兄弟陸展等同之巨逆於事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鄂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尤帝從

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之欲以削臣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帝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冠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倍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本史曰尚之與顏延之並短小尚之謂延之為猴延之目尚之為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一途人曰吾二人誰似猴途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途人曰彼似耳君乃真猴 以其不雅故改註

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入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身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議論徃反並傳



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  
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  
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簡穆  
子偃字仲私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

宋書帝欲北伐訪之羣臣偃曰今雖廟算之無遺而  
士未精學緣鎮戍充實者寡若取給根本未可虧根  
本以殉邊患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困  
之則曠日進退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劬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來之寇不深宜舍垢藏疾以齊天道

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  
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  
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過無改歷位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時求諫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並官省事考  
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  
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  
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水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

中顏竣新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  
既任過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  
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  
偃不自安遂發悖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  
武過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述  
選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  
戡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  
遷中書郎景和世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淵侍已淵雖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逼終不肯從與戡同居止月餘日特申請好元徽初淵  
參朝政引戡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戡以年未三十苦辭  
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為領軍與戡來往數申懼  
宴齊高好水引餅戡每設進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齊高  
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  
中詹事如故帝欲轉戡領選問尚書褚淵以戡資重欲  
加散騎常侍淵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舍人作吏部  
尚書資與戡相似傾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顏加常侍近

奉明旨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  
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迺以戢為  
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  
號小褚公

戢志妻山陰主欲以為私夫時乎時號小褚公者朝  
之耶此亦史中笑柄

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吳興太  
守帝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畫也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數其巧絕戢因王  
晏獻之帝令晏原酬其意卒王三十六謚曰懿女為欲  
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弟子求字子有父鑠  
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文帝挽郎歷丹陽郡丞  
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莫舊  
墓除中書郎不拜仍往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  
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

南齊書曰除司空從事中郎不就

除永嘉太守求時寄往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  
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舟逃歸吳隱虎邱山齊永明四年  
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  
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官情求弟點字子哲年十  
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強  
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  
罷

愚按梁書周顒傳載點弟胤無妻妾觀此則點也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胤若暮年娶孔嗣女則點又有妻

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  
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  
性通率好狎人物遊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  
所與屈大言箕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  
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士  
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  
隱吳郡虎邱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

半宋太始未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及點門世信弗從弟適以東籬門園居之德彰為築室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携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淵王儉為宰相點人謂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類舅氏違恤國家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適去司徒竟陵王子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典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見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已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擒盜與之點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

人倫鑒多所甄拔如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美者數曰此哭者之懷豈不思邪悲慟不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處之人莫喻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鄰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言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遠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民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贖親黨慧景性好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至是逼召點點裂裳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點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許於蕭暢暢謂知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謀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

梁書載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應運在天每

思相見嚴光排九重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人  
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徃萊不  
無前例今賜卿鹿皮中等候數日望能入也

點以中褐引入華林園帝贈酒賦詩恩禮如舊仍下詔  
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復下詔  
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  
詔及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

梁書載武帝與點帝勅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一操性情勝致遇與弥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  
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  
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  
著資以重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見  
見宵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  
純至親從凋亡纏綿永恨永矣奈何

點弟脩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脩叔年八歲居憂  
毀若成人及長輕簿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

歎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

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知也唯歎與汝南周顒深器異  
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民不忍期每伏臘放囚  
還家依期而反厯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  
受詔撰新禮未就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  
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脩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脩  
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  
脩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及鬱林  
嗣位脩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臨領賀王子岳巴  
陵王昭秀師脩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  
號為小山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  
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  
待報輒去明帝大怒御史中丞表昂奏收脩以尋有詔  
許之脩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  
脩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脩又隱世號點為大

山肩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霸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

梁書載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若邪極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實是為樂土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懼遇叟衰儒肆實欲卧遊千載咬魚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幸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中居人世殆同隱論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但理存用舍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頗嗟今者為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輪慰其引領

不至及踐作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之以手敕諭意

梁書載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無以世道澆暮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執物則泊流所至莫知其限吾雖不學頗好博古當想高

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今遣領軍司馬王果之諭意遲面在近并徵謝朓果之先至肩所肩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走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肩因謂果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欲正郊丘二欲更鑄九鼎三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上決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果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當敬候叔孫生耳及果之從謝朓所還問肩以出期肩知朓已應召答果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果之失色不能答肩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果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肩曰

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鄉而始何必有制膚臚俱前代高士肩處名譽尤邁矣果之還以膚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

梁書載敕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問閭縉紳少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典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椽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肩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肩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肩依言而卜尋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肩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

肩別肩送至都賜球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文游別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遠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冀吳西山肩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肩年發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寺誦經論學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肩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肩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肩過於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肩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肩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肩開函乃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褒美之

昭明太子集載令曰某叩頭叩頭昔園公道騰漢盈屈節青卿經明漢莊北面況義兼乎此者哉方今朱

明受謝清風戒寒就精義味激揚碩學志與秋天競  
高理與清泉乎溢樂可言乎某幸際端平差得從容  
鑽閱六經汎濫百氏既以自尉且以自儆而思力非  
長釋卷便忘蒙求之懷於茲彌軫聊遣典書陳顯宗  
申其蘊結某叩頭得書為浴以謝 愚按昭明以  
太子稱叩頭謙抑如此故錄之以昭其美但使人官  
爵姓名俱不相合尚容別考

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瘡疾妻江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梁書周顒傳載瘡信佛法無妻妾讀此愈徵其誤

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卒瘡疾乃瘳至是瘡夢一神女并八十  
許人并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  
具既而疾困不復繆初瘡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  
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蠅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岢曰鮓之就脯驟出屈申蟹之將  
糖蹂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蚶蠅眉目

內關懸渾沌之奇獲殼外誠非金人之慎不特不營曾  
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  
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阮議大怒汝南周顒與瘡書  
勸令食菜曰變之大有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適性命  
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  
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  
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文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自  
踐至於晨覓夜經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知經盜手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駟虞雖  
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  
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瘡末年遂絕血味注百論  
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  
義十卷隱義二十卷

梁書曰於卷背書之謂之隱義

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冊府元龜曰梁武帝開館命學士如會稽雲門山受

業於廬江河裔裔退居東山帝以右光祿大夫徵之  
不就乃詔之曰頃者學業淪廢吾每思弘獎其風本  
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  
席煩事來秋所望貴然伸其宿抱卿門徒中經明行  
修厥數有幾且令瞻彼堂室置此周行使即可具名  
以聞又曰此議學寡少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念  
之慨然卿既儒宗加以德素當教後進有意向者就  
卿受業想深思誘誨使斯文再興於是遣即孔壽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六人於東山受學 愚按裔既求黜輩同族南史何  
以不收故附于後

從弟炯改孝行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  
清靖獨立不羣所交必當世清名風流籍甚任宋為建  
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  
為湘東太守還為齊高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遇害  
昌寓痛之至是齊高理其寃

南齊書所載與高帝書改建平王景素傳  
又與司空褚淵書極言之

南齊書載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黃泉為甚  
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政欲闔官之日不預令名  
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此昔賢所以甘心於死所  
也若懷忠抱義負枉寘寘時主未之於卿相不為言  
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  
建平王景素地屬親賢德居宗望散情風雲不以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務櫻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前者阮揚連黨構  
紛紜雖被明朝貴愈結怨羣醜現察繼蹤疑防重著  
王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期物故自去其備衛  
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避北門要任皆  
乞會稽貪東甌閑務又於公期心有素方共幼夢王  
室何圖時不我與契濶也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  
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入沾天澤而幽然深醜  
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



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叩心泣血實望聖時公以德在  
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  
事表錄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  
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為世大戮若使王心  
跡獲申理究明枉存亡繼絕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  
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庚太子之寃資  
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願碎首抽  
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建平初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揚弼所致疑於時政亦謬參  
樞機若審此高論其愧特深

齊高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  
後任朝士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  
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  
叔業貴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  
身上流之重付身萬里之事王未有失寧得從君當詔  
行事僕自有啓聞須反更議

南齊書曰僕受朝廷重寄翼輔外藩何容以殿下付  
君一介之使若使朝廷必須殿下還當聽後旨與此  
不同

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殺  
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有沿流之計耳  
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帝聞而嘉之昭秀由  
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  
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審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謂坐客曰暹暹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  
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爽績吏民詣關累遷守  
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  
恤民隱辯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關請  
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  
身長八尺白暫吳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

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帝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為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詢酬答二官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餽餽無賄賂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然以貪怯為時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陸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又為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何吉遠近答曰如明公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簿財因製卦名離合等詩

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但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應感斯夢帝極然之便有拜陵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為導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以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囑事不行因此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綽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曰君後必貴終為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任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為金紫先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喧譁如昔莫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君侯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仄然不無有漸甚休甚休敢賀前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且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

嬰時繫而求親者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恩今卒如表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實嬰揚輝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福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猶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大暑君侯必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義未可為智者說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者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莫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宴耻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渴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眾並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官簡

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又失色問故對曰景魏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官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景難作三年卒於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字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 愚按此一傳也前云通苞苴餽餉矣修貪修廉自相子盾殊不可解 竟無餘財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為從兄盾所親愛盾在若邪山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眾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盾別盾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盾即命紙筆

名曰毅曰書云西玉曰毅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  
毅也位秘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府行己之迹動不踰閑  
及乎洗閭起議皮冠獲請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  
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七詘咸以功名自辛古所謂  
巧宦此之謂乎點庸兄弟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  
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哲之赴惠景子秀  
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二

張

裕子永崇 位兄子 緒 允 允 永  
子 璩 璩子 率 率弟 有 璩弟 稷 稷  
從子 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父  
歆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二

宋書曰茂度先為晉安太守盧循為寇覆沒江左茂  
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  
俱坐免官後為始興相 愚按晉無法至此宜其不  
振

茂度仕為宋武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宋武  
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仕州事出為都督廣州  
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  
中都督益州刺史文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

襲江陵晦已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足疾出為義興太守帝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諡曰恭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宋書曰茂度同郡陸仲元晉太尉玩曾孫自玩泪仲元四世為侍中時方之金張二族

五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演位太子中舍人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延之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離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意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

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稍劣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永字景雲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為剛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榮造帝每得永表咨輒執玩咨嗟謂供御者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并使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來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碣磔累旬不拔死傷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歷城獄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專責永等賜思話詔

宋書載與思話詔曰爾既乘利方向盛冬若敢送死

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言及增忿可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  
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劬戡立起永為青州  
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  
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  
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虞二人不相諧輯與思話書  
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曰方  
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蒸方籍羣賢共康世難當遠慕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蘭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名為江夏王義  
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大明三年累遷廷尉帝謂  
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民永曉音律太  
極殿前鐘聲嘶帝嘗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  
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冊府元龜曰永於孝武時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暇  
一年三省永言程會既促裝赴在早一歲之間四馳  
送路或失春和或違秋登愚謂文代之限當以一年

為制從之

明帝即位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  
累戰克捷破薛索兒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充州刺史加  
都督時安都據彭城請降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  
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  
狽引軍還為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足  
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以北行失律固求  
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  
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  
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順何達之  
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又降永冠軍將  
軍元徽二年累遷征北將軍南充州刺史加都督永少  
便驅馳志在宣力為將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  
脯餼必基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不衰優游  
閒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

之鎮過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令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汪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為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知人不須索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閒理巴陵王休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六

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子瑱為征南將軍廣州豫章王子尚為車騎揚州晉安王子勛為征南兖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三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輯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便是才用多少耳入為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之

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即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元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閒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齊高曰我悉恕為人且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七

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臣特宜引者別是一理出為吳郡太守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長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緒字思曼岱兄子也

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用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議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累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掇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又遷侍中緒忘情榮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淡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所未有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帝難移緒乃遷僧達近之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

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者寔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三年累轉太子詹事師緒每朝見帝目送之謂王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其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因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自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蕭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綵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



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  
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  
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  
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晉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  
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  
何如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  
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辨殮  
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翼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一

以蘆葭輻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  
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  
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益曰簡子克知名  
克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常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  
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紕脫鞵拜於水次緒曰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  
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  
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歷尚書中郎武陵王粲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方  
大聚親賓充毅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及聞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為愠與儉  
書曰充道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  
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圖行方止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  
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模  
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崖至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十二

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  
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孫秀  
神崖每遠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柯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  
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  
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  
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茲長往至於飛  
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

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籌然千里路隔山川每  
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在養生  
功橫海望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吐竹簪  
裾而珠歎得無惜乎充崑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  
而食不能事王侯免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與於屠博  
之間其惟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  
道之哉是以披閱見掃心曾述平生論語點所可通夢  
交魂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闕廷重阻書罷莫因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為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  
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禁固沈約見  
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  
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子  
良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民便之後為侍中  
梁武兵至建鄴東昏查殺百官集西鐘下召充充不至  
梁武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大常  
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  
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項之出為吳郡太  
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欣悅卒於吳郡諡曰穆永子  
瓌字祖逸任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璋處祿自免  
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永  
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固  
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之喪還吳持服昇  
明元年劉秉欲圖齊高弟還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一

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還諸張世有豪氣瓌完中  
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還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  
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齊高告  
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虛矣即受吳郡  
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

愚按瓌背宋黨齊懷私恩而背大義封義城縣侯者  
無乃蒼頭子密不義侯之反名乎

從弟點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焉

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開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和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顧疑等文季每還直器物必還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徵拜左民尚書後安陸王鈞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三十二

來乞鈞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鈞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則就閒廐有事復牽至耳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明廢鬱林朝臣到宮門參承瓌託足疾不至海陵立齊明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統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

妾盈房或有譏其衷慕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兵部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武起兵東昏假瓌節度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足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嘗云中應有好者子率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三十二

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虞鈞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為詩示鈞託云沈納鈞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鈞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初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過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瑯邪王深吳郡范懷約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教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故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馬矣又待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徃反六首後引見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五

是何人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成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秘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襖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伎數十人一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

梁無建安王疑誤

俄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綏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五

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弟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眉目吐吐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繹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文集並書千餘卷酒米數囊而已穉字公喬瓌弟

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氏無寵遺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璋為清調便悲感頽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相繼殂六年廬於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歲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見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刺令畧不視事多為小山遊會山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六

唐高之作亂稷率勵鄉人保全縣境生母劉先假其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莒禮賄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曇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殺於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

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梁武

梁書載稷謂曰昔桀有昏德湯遷於般商紂暴虐陽遷於周今獨夫自絕四海有歸斯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時可不免哉

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梁武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七

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獨臣而已帝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云無忠貞官必顯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夏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給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

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若光峻字農人同字  
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  
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長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  
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  
土稷性明烈善與人文歷官無畜聚俸祿皆頒親故家  
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道老引其子孫置之石  
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  
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與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三

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為四張卷少以和  
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稷子暕見忠義傳從子種  
字士苗永從孫也父畧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  
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  
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任梁為中軍宣城王大器府主簿  
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刺史益州  
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坐黜免侯景  
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毀瘠過甚又迫

以凶荒未葬服制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  
徒王僧辨以狀奏起為治中從事并為具葬禮其訖種  
方即吉僧辨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  
武受禪居左民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  
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  
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  
曰元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  
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伯茂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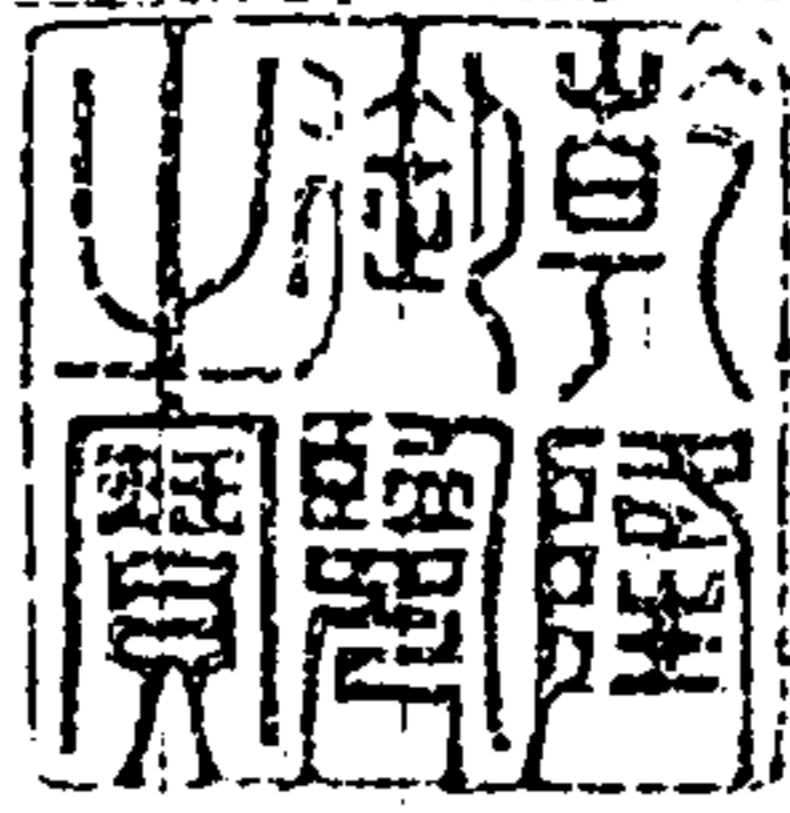
三

愚考宣帝太建初始興已先遇害矣恐文帝元嘉之  
誤

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  
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  
深責有集十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司徒左長史贈位  
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  
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  
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闡之內首創大  
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  
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二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三

明 李清 撰

南史三十三



兄子楊 楊子融  
徐伯伯 嗣伯

龍驤府功曹桓玄徒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理  
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邵又資饋其妻子玄篡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父敬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討玄  
邵白敬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  
者以軍法論事平以敬為吳郡太守及王謐為揚州召  
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  
邵不往親故怪問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  
之言於宋武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盧循至蔡州宋武赴  
石頭使邵守南城時士民水際望賊宋武不解其意以  
問邵邵曰若節餞未反奔散之不暇何暇觀望今當無

復恐耳宋武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誠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宋武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宋武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南府以邵補錄事參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宋武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處分云何宋武曰此自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祗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恒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北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聽徐司馬其餘啓還宋武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

繫不宜外取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為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宋武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為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民率為政之要從之荊州刺史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蠻屬為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擒之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柔然貢獻使下蠻以為是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輜車諸子



從馬長子敦改孝行敦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勇力手格猛虎元凶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亭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弟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敦冲母戴顯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菜果每至丞嘗輒流涕薦馬仍轉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史

南齊書曰建武二年鹵寇淮泗明帝假冲節都督青冀北討諸軍事鹵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勢冲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鹵建寧驛馬原丘三城多所殺獲又遣軍主徐季延襲紀城據之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虎坑逢時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鹵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敗之永元二年為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

兗州刺史俱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璜還都以冲為舒州刺史一歲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梁武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憊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蒙先帝厚澤陰其樹者不折其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五

實欲微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于州廳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

巡行旦日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官以城降郢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致為書與梁武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致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

南齊書曰郢晉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賊洪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改節義傳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羨弟枚嘗為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枚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創愈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

附陳憲劉泰之 宋史索鹵傳曰元嘉二十七年鹵

主拓拔焘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攻圍懸瓠城時汝

南行參軍陳憲攝汝南新蔡二郡事嬰城固守焘盡銳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焘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

車攻破南城憲更築杆城於內立柵補之鹵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時孝武以武陵王鎮彭城文帝敕王襲之因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舉別駕劉延孫為元帥延孫辭舉參軍劉泰之自代司馬王玄謨與長史張暢並贊成之乃以泰之為元帥與垣謙之滅肇之尹定杜幼文各領其一又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便向汝陽鹵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泰之等忽至鹵初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焚其輜重營內有數區廩屋廩內皆帳器仗甚精食具皆金銀遂盡殺其帳內諸大帥鹵衆一時奔散追之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內有鹵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而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引兵擊泰之泰之軍未食且勞敵結陣未定謙之

先退遂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激水水深岸高人馬走水爭渡泰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顏復還下馬坐地為鹵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被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降王為鎮北將軍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立謚免官暢免所領沛郡憲以固守懸瓠功下詔褒嘉擢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諸軍出

欽定四庫全書

由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鎮彭城太武親率大眾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力不足義恭欲棄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可至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足則各自散走欲

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既至登城南亞父冢立壇屋於戲馬臺先是隊主劇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

欽定四庫全書

由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物及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

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  
久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閑  
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  
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  
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  
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寔為有賊但非白賊  
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禮及九種鹽并胡鼓  
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帝所食黑鹽療腹脹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上

滿細刮取六誅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  
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鼓亦  
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帝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  
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  
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  
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  
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帝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  
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

乏良駒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  
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若給彼軍即  
不能足若供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致太武復求甘  
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  
君南土膏梁何為著僑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梁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  
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篋篋琵琶等器及棊子  
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陽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上

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  
出襄陽故以暢為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  
十年元凶劬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  
位居僚首哀容俯仰陰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  
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  
平微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  
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  
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

宣覺狀僧寶有私貨亭已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  
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  
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  
以拘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  
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  
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  
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與  
玄謨意其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五

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領太子右衛  
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  
同義宣作賊而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厲聲曰太初  
之時誰黃其閣帝曰何事相若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  
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  
洗黃閣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  
有美稱歷侍中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稱帝召拜為吏

部尚書與鄧琬共輔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為太子中  
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  
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  
子澄歷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  
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使  
後與晉安王子勛同事軍敗見殺澄弟融字思光弱冠  
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鷲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  
物以奉異人解褐為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五

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  
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餘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  
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夜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  
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嶠嶮獠賊  
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而不害  
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  
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  
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

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澆沙構白熱波  
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覲之與融  
兄有恩好覲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  
善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  
為儀曹郎因事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部  
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帝應哭劭從  
之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  
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親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高

融父暢先為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幾為王玄謨所殺  
時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  
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  
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單食瓢飲不  
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東  
帛禽鳥男禮已大免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  
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應得為  
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  
曰融天地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  
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頓弱宜能山海陋祿申融情  
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  
民才竟不果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  
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修儀範為事至融風止  
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  
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高

高素奇好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  
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  
故誠乃素懷有本交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  
一量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  
帝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軍至淮  
而退

本史云魏主至淮誤魏孝文至淮乃明帝時非高帝

故易之

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來見有道去公卿咸以為提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獨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令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書何哉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又為長沙王晃鎮軍竟陵王子良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解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

問融住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帝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舟住岸上耳帝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亦彭城長史張暢子否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嶷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為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累遷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生爾等必報其子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為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堯以身經佐吏哭

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人  
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  
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風調何至使婦人  
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  
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云吾文章之  
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  
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南齊書又載書曰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  
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常顛溫涼而錯寒  
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  
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  
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  
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文不文不  
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

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  
又曰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  
網馬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馬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豈吾  
天挺益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集數十卷行於  
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其故融云益玉以北  
德海崇山善耳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稷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為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  
點陸惠曉孔珪集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  
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  
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為孔珪及融並弟五寶  
積永元中為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腰輿詣穎胄  
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  
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  
胄深以為善即用為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丞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益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道齊高帝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三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三

南史三十四

范泰

荀伯子 撰于齊秋

徐廣

新結 廣兄子 齊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明昭 晉 孫子 野

何承天 曾孫 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父甯晉豫章太守有名前代泰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二

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性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遜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通冠前賢柱屋者多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疾卒召泰為中書郎

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泰言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長史王准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義旗建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宋武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徒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宋文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為嗣宋武以道規素愛文又令居重地及道規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宋文泰議以為禮無二主由是宋文還本屆後加散騎常侍為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宋武還彭城與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宋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不得在政事官及受命議建國與以泰領國子祭酒泰表陳獎進之道  
宋書載泰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

今惟新告始而置生之制不應取少停多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弒許止孝而得罪以斯為戒可不慎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准之弟所貴於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篋定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機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

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為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滿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寔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故拔葵所以

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  
憂在農人尚寡倉庫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眾家無私  
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貴今賤彼此  
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必資貨  
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  
用也博矣鐘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寔  
冠眾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  
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為無施之錢於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則功不補勞則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寔損多益少景  
平初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  
奏上封事極諫

宋書載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  
在宮聲聞於外非徒不足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今  
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於何不有如水旱  
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  
羯鹵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也陛下踐祚委

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  
習悞非社稷至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  
於影響伏願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  
疑未有政治在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  
陛下殊私而昏髦已及百疾互生貪及視息陳其狂  
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臣夕隕於地無限  
九泉

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秦素不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  
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喜二年  
奉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  
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帝雖當  
陽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秦復上秦論得失言及執  
事

宋書載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伏揆  
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為高冕旒以困寄成

用臣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  
委質有兼常款契濶戎陣顛沛艱危厚德不報授命  
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

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美之伏誅進侍中左光祿大  
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義恭師特進如故帝以泰先朝  
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足疾宴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  
時事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表言有蝗之處縣官課  
多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宋書又曰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榮  
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有義之虎蝗生有由  
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墮春秋之旨所宜詳察  
又女人被宥由来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  
物情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

宋書又曰禮春秋教詩無一而缺臣近侍坐聞立學  
當在入年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  
庠序入冬集遠生二途並興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掩

稽為戒不為遠惠任臣學官竟無微績竊慕子囊臣  
郢之心庶免苟偃不暝之恨

書奏乃原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  
帝之次第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  
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誠

宋書載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止上天於賢君正  
自慙慙無已桑穀生朝而隕熒惑犯心而退非惟消  
灾彌患乃以大啓聖明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七

之道先帝登遐便是道消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  
佐命托孤之臣俄為戎首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天下  
非復宋有革命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  
方必壅夫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  
術未洽愚心是用猖狂不能緘嘿

泰博覽篇籍好為文帝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  
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  
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

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  
殷鐵今以此報追贈車騎將軍謚曰宣第四子暉最知  
名另見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父猗秘書郎  
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然通率好學為雜戲遨遊閭里  
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  
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  
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八

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  
然燕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封  
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  
饗大國因罪為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  
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  
太保衛瓘本爵蕃陽縣公既被橫禍加贈江夏中朝公  
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  
以正國章

愚按瓘以私怨枉殺鄧艾何不執此為辭

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瓘及潁川陳茂先各  
自陳先勲不伏賤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車騎將軍  
王弘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  
蔭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宣明之徒不  
足數也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  
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昔武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  
後於祝帝堯後於剡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九

宋杞陳並為列國而剡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  
遠代之顯驗也是為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上考之  
近代事亦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  
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  
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私公署於大  
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先陳留  
從之為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稱立朝正色衆咸  
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又頗雜嘲戲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  
太守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  
凶邵所殺伯子族弟昶昶子萬秋亦用才學自顯昶見  
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昶曰此不須觀若  
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  
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  
竟不視萬秋卒於御史中丞

徐廣字野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十

宋書本民南史避唐太宗諱今復之

東莞始幕人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  
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為  
意妻中山劉謚女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  
道日弊遂與廣離晉孝武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校書  
秘閣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郎義熙初宋武使  
撰車服儀注累遷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  
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

言宋武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秘書監初  
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宋武受  
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  
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  
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戲殺永初元年詔  
除中散大夫

惜哉其多一中散大夫也否則改入節義矣

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十一

乞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姓好讀書年過八  
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  
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  
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  
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  
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詔紹紹不在直入  
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徐豁字萬同

廣兄晉太子前衛率邀之子豁宋永嘉初為尚書左丞  
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  
三事

宋書載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使課米  
陸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  
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  
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過接蠻俚去就益  
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年減寔此之由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十三

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  
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  
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中每有死  
者官司檢切猶致通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  
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飢而已所以歲  
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郎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  
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  
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

閑貨易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  
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  
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

文帝嘉之稱其廉清勤恪著稱所司賜絹二百匹穀壹  
千斛彼廣州刺史未拜卒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  
書絕交游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  
恬為丁零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十三

桓玄在荊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  
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  
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助教或因迹成罪  
屈伸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迷乎  
伊尹廢君君可脅乎鬻拳見善忠可愚乎箕子同仁自  
此以還殊寔齊聲異譽等美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下  
聖典所缺正斯事一於朝豈易言哉如勝羨情事者或  
終隱處不問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羨者則以

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不見矣夫聖人立教  
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  
宗一故耳

宋書又載鮮之議曰且求禮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  
流家國淪弱此而不仕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國可  
至亡家可至滅如其不然美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  
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  
事可俟後聖與否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古

力魏國將建苟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執蘇則之  
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論天下正議終自傳而  
不滅何為發斯嘆哉至於陳平默順以權濟屈皆是  
衛生免害非為榮也美今生無所衛鞭寒已冥義安  
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里阮咸居哀駢  
驢竊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院獲通前世遂無疑於後  
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  
驚俗而理必獲申都說葬母後園而身登官所以免

責以其孝也金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可以二  
事是忠孝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既其不可  
便當定美才行無所多辨若以美謀能決敵才能周  
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  
夏受曾參之亂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

宋武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體外甥  
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宋武獨不屈  
意於毅毅甚恨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糺使治書侍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兵洎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盛

宋書曰傳詔羅道盛輒開牋盜發密事依法當棄市  
教以道盛自有侯爵輒停宥弗請

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銅三年山陰  
今沈淑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  
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  
於是自二名以上父母及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  
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宋武帝會於江



寧朝士畢集殺好擣蒲於是會戲宋武與殺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殺呼宋武併之先擣得雜

晉書曰殺擣得雜擣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廬不事此耳

宋武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座傾屬既擣得廬

晉書曰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廬

殺意大惡謂宋武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六

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殺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宋武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宋武言要須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惡變色感其輸情

宋書載武帝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

時謂為格佞十二年宋武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

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宋武以騎送之及入

咸陽宋武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

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宋武曰及子嬰而亡

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

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

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宋武復歎曰此

地寧復有呂望耶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

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宋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七

稱善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宋武復欲北討鮮之表諫

宋書載表曰今關中再敗皆帥師違律非內有事故

鹵聞殿下親御六戎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若陵威

長驅未見其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鹵

不敢乘勝過陝遠懼大威故也若造洛而返凶醜更

生揣量必啓邊患江南喁喁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人

情恐慎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盜破廣州人士都

盡三吳心腹之地諸縣屢敗皆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散順而撫之則百姓惠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昔者魏武敗軍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戲廟堂之上者耶西鹵或為河洛之患宜通好北鹵則河南安而濟泗靜矣

及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過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請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六

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寔瞻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武帝所狎帝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自來俄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虎門啟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傳當權出為豫章太守時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

前代鐘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四年卒集行於市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父珪正負外郎

宋書曰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

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比官直銜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瑯邪王茂之會稽謝輔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為尚書祠部郎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九

之以世立私碑有垂事寔上表陳之

宋書載表曰碑銘之作明示後昆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蒞惠訓融遠述詠所紀有賴錫勒非斯族也幾類僭黷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真假相蒙美者不貴不加禁裁其敝無已

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防過無微顯彰茂實由是普斷宋武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中從事既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宋武敕之曰裴松之廡廟之才不且久居邊務今名為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累遷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字

奉使之議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帝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帝覽之曰裴世期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後為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恭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儂皮鄭云皮為虎實鹿皮也晉太子納

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許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瑋瑋雖美或為用格異今宜準經詰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司參議加瑋瑋豹熊羆皮各元二徵中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先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字

永明二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郡人龔玄且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眾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龔帝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謂讀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邀安北長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

何事須聚畜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以少學善屬文仕齊為江夏王鋒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主

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所慕游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之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它往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遂被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為通

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及子野更撰宋略二十卷叙事論評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不從義師約惧徒跣謝之請兩釋已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梁書載范縝稱子野所作宋略彌淪首尾勒成一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主

屬辭比事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弘獎後進庶一變之辨可尋三豕之疑無謬

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於武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注尋除通直負外著作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處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鹵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傳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

自要服至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  
遜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  
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勸范陽侯張纘每  
討論墳籍咸折衷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闕再  
遷負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  
立成武帝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  
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觀之時並歎服帝目子  
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乂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敕催速  
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及奏帝深嘉焉自是諸符  
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  
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  
文速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  
郎鴻臚卿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  
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給之

顏氏家訓曰子野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以二石米為

薄粥僅得遍躬自同之畧無倦色

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教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  
誨為本子任祇畏若奉嚴君劉常顯以師道推高之末  
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  
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  
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騎  
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及子  
野特以今望見嘉賜諡曰貞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勅撰衆僧傳  
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  
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卒  
及葬湘東王繹為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綸又立墓  
誌煙於羨道列誌自此始  
何承天東海郢人五歲喪父其母徐廣妹聰明博學故  
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宋武起義初撫軍  
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為行參軍毅常出行而邵陵縣史

陳滿射鳥誤中直師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

宋書曰高祖以為行太尉參軍及討劉劼留諸葛長民為監軍劉穆之屏人問曰公行濟否承天曰不憂西不時別有一慮耳公平日甚脫今宜加重復穆之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曰非公不聞此言頃日願為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

宋臺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

宋書曰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擬法毋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嘉母辭自求質錢為還責雖嘉虧犯教義而能無

請殺之辭始以不孝為劾終於和賣結刑倚傍兩端母子俱罪為非其條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毋為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舍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謂降嘉之死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並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元嘉三年晦聞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卿命我云何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眾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

宋書曰晦使承天造立表檄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為卻意趨未可知不宜進攻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

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免

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

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為劫制同籍

恭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劫大功親不在

補誼例據法以代公等母存為恭親則子宜隨母補兵

承天儀曰尋劫制同籍恭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

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父尚存制

應補誼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時叔父已歿代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道生並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誼今若以叔母為恭親

今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誼之制又失婦人三從

之道由於主者守恭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

母子並宜見原

冊府元龜曰承天為御史中丞時海鹽公主母蔣美

人卒主先離昏應成何服下二學禮官博士參詳承

天言本朝受終於普多用晉事往晉恭帝時皇子服

其所生陳氏練冠緣此前伐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

也又廣德公主為所生母符議服大功此先君餘尊

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

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若南燕衡陽二王妃並受朝

命為太妃故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尋藩

王得遂者聖朝所許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

然以博士禮官所議皆失劫之免請有差

承天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為僕射殷景仁所不平出

為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為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

國史承天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頽川荀伯子嘲

之常呼嬾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嬾母何言邪

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况等久喪

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

而不求備若况等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寔由淺

情痛思同於禽獸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

以義絕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

何嚴切欬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聽此三人殆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况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群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寔內地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三

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伏勿使有闕文多不載

宋書載安邊論曰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迫蹙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寔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末策輪喜所悔也安

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志敵江淮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敵保民全境出不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寔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冠資也若余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關於圖始無固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三

喜生咨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晚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作就路視死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脩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間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冠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足抗群鹵三萬矣三曰纂偶車馬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羈牛為車伍伯兩參合鈎連以



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以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宿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課丁課仗勿使有缺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御弓輪利鐵民不能辨者官漸充之數年內軍用粗備矣臣聞攻守之宜皆因其習易則害生今覺近郡之師遠屯清濟攻之既重嗟怨亦深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命在民商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三

為秦教以耕戰終申威定伯行志業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皆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遞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不教之害也今移民寔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別明其勲材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遺有業

內獲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承平既久邊今弛縱謂宜界上嚴立關墩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地正在澤內宜修復舊堵利其隸邊絡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此亦制敵之要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三

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帝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戚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承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福促嘗對主

者勵聲曰天何言我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應遣  
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  
天遷廷尉未拜帝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滿  
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  
刪咸各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首傳雜語所纂文及  
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二十五箭皆從之  
魯孫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  
者見大對策大相稱賞因結意年交一文一咏輒嗟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謂所新曰頂觀丈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含清濁中今  
古獨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諸一日三  
猶復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  
部郎南平王恪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  
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  
有朱异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續記室  
初遜為南平王恪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  
殯藏并飭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

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

顏氏家訓曰遜作詩清巧多刑似之言論者疾其饒  
貧寒氣不及劉孝綽雍容然孝綽甚忌之平生誦遜  
詩不輒乃撰詩苑上取遜兩首人譏其不廣江南悟  
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郎也

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  
何遜遜從叔憫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官遊不達作拍張  
賦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遜與火頭食子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五

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遜埒官  
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  
王恪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  
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今聞令望詩人所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  
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俱  
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徐廣行動不違仁義  
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光

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四

三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四

南史三十五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 朗子 弘直 子確

捨弟 弘正

弘讓

顏延之字延中瑯琊臨沂人父顯獲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一

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後為宋武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遺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為謝晦傳亮所賞宋武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績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居之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績之三義績之雅仗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控績之帝又

使還自教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才不為下亮甚疾之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院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召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宋書載文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泊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推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危霜急節羸辛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茂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驚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秋聆羅思越籍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賞

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并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能了解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之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臺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然詠稽康云鸞翻有時鐵龍性誰能訓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不遜大怒欲然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治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聲適晉恭思皇

后莽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  
送扎死之醉投扎於地曰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帝  
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  
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峻德臣  
筆測得臣文與得臣義耀得臣酒何尚之朝曰誰得卿  
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  
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  
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以訓子

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三十五

四一

延之庭誥太冗不能盡錄摘其要言於後宋書曰昔  
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以天  
地為心數紀之壽以金石為量又曰欲求子孝必先  
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  
期友而友亦生悌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  
有參差人皆由捐又曰言高一世處之愈默器重一  
時休之滋冲不以所干眾不以所長議物物又曰凡

有知能皆有文論若不練之多士校之羣言通才所  
歸前流所與烏能成名乎若呻吟牆屋之內喧贊黨  
輩之間是短算非長見一旦高明臨坐稠覽博論言  
不入於高聽人又棄於眾視荒若迷途失偶壓如深  
夜撤燭街聲若氣靦嘿而歸豈誠向之夸慢祇成今  
之沮喪又曰言必諍慮賓明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  
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持德之管籥又  
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常為德不慕厚貴有

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三十五

五

昔者以理合有常者與物務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  
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常矣又曰大喜蕩心微  
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又曰夫人之生也幼壯  
繞過衰耗旋及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  
朽壤迴遑顧慕僅數紀中耳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  
此服道乃為可久皆名論也

劉湛誅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  
在任從容無所奏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

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  
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  
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  
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  
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誅無已交遊聞  
葦沈迷趨藥橫興譏諷致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  
性私恃顧眄成強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  
遷不知極已預晏班容肆晉上席山海容舍每存遵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六

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聞  
過情孟軻所恥况聲非外來聞由已出雖心志薄劣而  
高自比擬容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  
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陵弱免所居  
官詔可後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琳以才  
學為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帝每引  
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之因醉白帝曰昔同子參乘袁  
綵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延之性

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  
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才利希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為適旁若無人三十年致仕元凶劭戡立以為光祿  
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  
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此誰筆延之  
曰竣之筆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  
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七

湘東王彧師常與何偃同從帝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  
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  
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  
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罷服不  
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  
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素酒得必傾盡欣然自  
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  
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

二十人常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  
 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  
 中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  
 食不飽寢不安姬飛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  
 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  
 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壓之延之俱墜地因病孝建三  
 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  
 以辭米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乃就延之嘗聞鮑昭已與靈運  
 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  
 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  
 委巷中歌謠耳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後文  
 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竣字士遜延之長子  
 早有文義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  
 益元嘉中文帝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  
 江湛以為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

北中郎府主簿

宋書曰鹵自彭城北歸復來求互市竣議曰夷狄侵  
 暴未嘗拘制信義昔年江上之役乃是 親所招歷  
 檢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依違不絕獸心無厭重  
 以忿怒故至深入幸因兵交華戎忿隔若言互市復  
 開曩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  
 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數裁不十  
 百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市實覘國情多瞻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為節則必  
 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觸望內修德化外經邊  
 事保境觀覺於事為長

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識記當有  
 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常與親人  
 叙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凶邵巫蠱事發故帝不  
 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  
 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帝弒問至孝武舉兵入

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帝發  
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  
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  
皆專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又封建城縣侯  
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  
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  
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宣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  
竣曠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戚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一

等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  
熟江寧縣界帝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  
以竣為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  
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帝自為制名  
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為  
辟強以比漢侍中辟強張良之子先是元嘉中鑄四銖  
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帝即  
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

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取其銅錢  
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寃者相  
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  
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公沈慶之議宜聽民鑄錢郡縣  
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  
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禁剪鑿數年間公私  
豈贍銅盡是息姦偽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  
化為財帝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錢誠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二

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  
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  
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曰今若鑄二銖恣行新細  
於官無解於乏而民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  
矣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  
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  
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  
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得無失



算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入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鑪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未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縷環其錢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未拜丁父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遺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舊臣每極諫得失帝自即吉後宮內多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帝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愚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

被納疑帝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憂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懣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帝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因顧咸靈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此為甚懷挾姦數包藏隱隱豫開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為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脅腹排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帝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啟謝罪并乞

性命帝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即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成詔先打折足方賜死於獄妻息宥之遠方子辟強徙交州又於官亭湖沉殺之竣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為貴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欽定四庫全書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五參軍太守與伏事藩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與延之第三子也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拒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乃藏質女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孝武為徐州師伯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

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孝武移鎮尋陽愍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啟為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拔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為參軍刑獄孝武踐祚累遷侍中大明元年以伐逆寧亂功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容郡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書曰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起為輔國將軍欽定四庫全書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五青冀二州刺史屢破鹵兵世祖下詔稱其宣畧命師合變應機一月四捷又支軍與部驍勇齊効頻梟名王大獲羣醜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攻最師伯又遣荀思達等追鹵至呂梁鹵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軍童太一及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鹵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此後屢以捷聞進號征鹵將軍孝武常與師伯搏蒲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酒日師伯一輸百萬

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帝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為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施寒人張奇為公車令帝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栢諸道惠顏禧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菟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救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栢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六

師伯尋領太子庶子雖被黜性愛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絕朝政轉師伯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

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之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見殺六子皆死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為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文

江河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諸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元嘉二十八年誕為廣州欲以懷文為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帝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劭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劭大怒會殷冲救得免托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為竟陵

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  
為不可乃止專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  
以為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西陽王子尚為  
揚州居職如故時榮惑守南斗帝乃廢西州舊館使子  
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以德令雖  
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  
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  
星變故懷文曰周制漢繼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六

反安民定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  
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  
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真會  
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  
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為侍中寵侍  
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叛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  
後加刑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  
不可帝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

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文郊祀  
太乙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  
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帝  
笑稱善提州移會稽帝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  
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  
兩格尤失大體帝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  
旨見誅朗亦以忤旨得罪帝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  
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九

顏師伯被收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  
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帝叙景文等言  
懷文屢經犯忤至此帝倍不悅帝入壞諸郡士族以充  
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  
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以為言  
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錦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  
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  
縊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簿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

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懷文又曰  
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  
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  
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  
比光武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  
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  
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  
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十一

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言矣  
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  
善俄被召俱入雉塲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  
文又曰懷文啓宜從智深未及言帝方注弩作色曰卿  
欲効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  
其面帝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  
好戲帝謂故欲異已謝莊常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  
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

性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王子勛征鹵長史廣陵太  
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  
停三日訖猶不出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  
賣宅還東帝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為始興王濬  
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為妾孝武徙之  
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聞文  
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綵  
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為陳請由此見原終孝武世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十二

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  
於世懷文三子淡淵沖沖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  
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  
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  
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  
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  
司徒錄事齊武為江州沖為征鹵長史尋陽太守及在  
東宮待以恩舊即位後累遷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

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淡淵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淵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儻白慙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焚焚大呼曰我三兒皆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

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救民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為徐州刺史時殿中郎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奏記十卷叙符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諱實清正所蒞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父淳仕宋歷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緯

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諸事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

宋書載朗書今匈奴不誅天下執不忿心悲腸以望王師幸天子赫怒欲以匈奴蒙旗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獨吾菲才欲以匈奴以殞海之馨望鼓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

於豎鱗之肆陸風之羽觀振翮於軒義之間其不能俱倍淶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不知言也凡士置身有三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株芝浮霜剪松沉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雉梁錦實乃矜意天后晚目羽人次則刺心掃知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行王德而庇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玉人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

勁寇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  
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始  
而出望梅而入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  
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迂則反而還  
閑居遠官交造頓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喻以補  
氣繕爵以輔生此三者皆志士仁人所行非吾所能  
也若吾幸病不得死役不至身塵生牀惟苔積堦月  
又瞻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

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偶與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  
拭徽繼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歡然不覺  
是義軒後也若如漢宗許李廣此固有才又知時非  
豈若党巷閭里間忌見員士遭過便謂是臧獲庸人  
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卿相末事  
也若廣何用侯為至廼復有致謁於為亂之日被誣  
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為狂豈不痛  
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冠負日月履踐淵海身超每思

思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亡但默默窺寵而坐  
謂子有心敢言薄意

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謹  
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

宋書載書曰方今宮廟遺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  
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傲魏晉遺謬猶布  
於民卻行及前積薪待燃臣不知所方凡治者何為  
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遂以刑豈為政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

道與欲為教者宜三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  
十三至十七皆命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  
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理廉讓勤恭之節授以兵經  
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  
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  
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經不明五年勇不達  
雖公卿子孫長歸隴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  
詳考古數部定子史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民命

國本若重之宜罷金錢以救帛為賞罰凡自淮以北  
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  
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不中度  
者坐之則墜由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少人死必息  
又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湛滋養悉執紵麻陰巷緣  
藩必樹桑柘到庭樓宇惟樹竹栗善其事者庶民叙  
以爵有司亦加賞若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槌之而  
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五

不應以貨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竭乃命桑長一  
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廣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貨  
實民以此樹不敢積土畏妄墾棟焚椽露不敢加泥  
豈有剝善害民若此苦者若重斯農宜削茲法凡為  
國者不患威不立惠恩不下自華夷爭殺海內遺生  
盖不餘半重以急政嚴行天災歲疫貧者但共吏死  
者弗望埋鯨居不願娶生子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  
老嗣絕及徭奔所孕皆復不奴是殺人之日有數途

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後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  
耶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  
之特雉可聘妻妾大布可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  
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待字者庶家內役皆令  
各有所配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  
亂邪饑人盈旬皆是不為其存計而任之遷流且草  
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益難  
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五

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  
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日十萬口矣使  
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  
私游手歲發佐農命堤湖盡修原陸並起計地設閘  
檢出入而督遊隋須待大熟可移舊淮以北悉使南  
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今人知不以羊逐狼蠲捕鼠  
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不濟固宜漢中年  
能事胡以馬多也胡後服漢亦以馬少也今宜募養



馬一匹者獨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許皆宜莫許語以國家未暇示以何事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教支二十歲而遠邑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何適不可又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以哀並表出故制同外興漢氏節其臣則可薄其子則亂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一

法有變於古而利於情則莫能順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與宜反斯謬凡舉天下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自為橫帶寶笥着衣空散國家之財耳且上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闈自今以去宜為節目又置官者將以治煩理劇宜先省事從而

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變民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宜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充民上清辰紀下亂畿甸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子不匹光武之子馬后能使其家不匹陰氏之家後世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為人請官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 愚按朗疏冗長特甚今節存之餘不盡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二

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為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焚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焚之限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帝曰州使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虎三食人盡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闕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器必慟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帝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

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顥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父恂歸卿相顥少為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携入蜀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為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顥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親近宿直所為慘毒顥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小止元徽中詔為剡令有恩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一

百姓思之齊高輔政為齊殿中郎

南齊書曰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

顥裁答

建元初為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顥遷

正員郎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顥音辭辯麗

南齊書曰顥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

家

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顥

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不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顥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嘗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玄圃茅齋國子祭酒何遜以例薤書求就顥換之顥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客會同顥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十一

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

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顥曰御山

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菜

食何味最勝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松何遜亦精信佛

法無妻太子入問顥卿精進何如何遜顥曰三塗八難

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

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 生慕其風

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字昇

逸幼聰穎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以  
 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辨弱冠舉  
 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為剡縣賊汗不少籍沒資財  
 捨乃推宅以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  
 射江柘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道逸名為口辨王亮  
 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  
 梁武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頌素善重捨才器言之帝  
 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  
 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  
 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  
 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  
 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帝豫  
 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  
 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  
 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樞轄雅量不及勉而

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  
 捨以為帝紀籠百事如乾象包六爻若追而為紀則事  
 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  
 仰述從之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廡語及嗜好裴子野言  
 從來不嘗蓋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裝乃不嘗一坐皆悅  
 與人論譚終日不絕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  
 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  
 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修恩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  
 興相白鴻書餉捨衣履及婢  
 梁書曰許遺捨面錢百萬  
 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帝臨哭哀動左  
 右追贈侍中獲軍將軍謚曰簡初帝銳意中原羣臣咸  
 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同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  
 其美德以為往者南司白鴻之劫恐外議謂朕有私致  
 此點免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弟子弘正

字思行父實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清以女妻之十五名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讓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實堪師表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為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誄諧似優剛復似直善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五

理為當世所宗蒞法師於開善寺講說明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紋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隨也既而乘閒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匹約曰儉衣來者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綉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歡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

子臧之節

梁書載弘正奏曰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義軒又書畫末世道廢多歷年所皇上發德音以殿下為儲副意者願聞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遂古讓王之道不墜來業詎不盛與如使芻言野說少陳聽覽縱復委身烹鼎絕命肺石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五

死之日猶生之年

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劾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弘正格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川二繫陳書載啓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至若又畫包於六經文辭

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厯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  
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溪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  
至微於秋毫渙層氷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  
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餘使一經深致尚多  
所惑臣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  
乾坤二繫象又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均使  
徽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

復詔答之後為平丙郡陵王綸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五十六

徒敕以賜干施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中上武帝講  
武時降敕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  
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在數年當有兵起及帝納  
候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詣附王偉  
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  
際使掌禮儀

陳書曰弘正弘直為衡陽內史梁元帝在江陵遺弘  
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縉紳無不

附逆王克以為家臣陸緬身死卒伍惟有周生確乎  
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淹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栢  
後凋一人而已 愚按弘正上簡文奏記侃侃乃尔  
安有改姓掌儀備諸醜狀如南史所云者但偽受太  
常委蛇全生自取謗議或亦有之恐終當以元帝書  
為正

及王僧辯東討孝元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  
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五十七

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前部傳云  
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  
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  
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啓孝元手書與弘正

陳書載元帝手書曰獯醜逆亂寒暑載離海內相識  
零落殆盡韓非之知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樊亡新音  
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  
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却慰其延佇

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二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禪衣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孝元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談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秘府圖籍教弘正繼校時朝議遷都而孝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八

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孝元遂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請問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無為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

知不納乃止他日弘正獨正色諫至於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駕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宜赴百姓之心速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懷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故勸東下非謂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若東人勸東謂為私計君等西人勸西亦私計否衆人默然帝又曾於後堂大集文武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三九

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帝舊左右又聞人也頗有幹用故帝擢之及是勸帝遷都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帝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累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孝宣帝

高僧傳曰周武帝建德中陳使周弘正來聘才辯機捷舉朝莫不守文獲以僧曇延薦武帝躬御法筵朝

宰咸至時僧望二人登坐發言皆為弘正所屈帝及羣臣咸失色延不次而起徑升高坐時弘正頗挾機調延乘勢挫拉乃登堂服膺

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摠知五禮事孝宣即位累遷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謀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四十一

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於代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句容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川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弟勝在蜀武陵王紀建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代弘讓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弟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繹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

泉南陽宗懷平原劉綬沛國劉毅同掌書記王承制累遷昌州刺史王琳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峯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有云氣絕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欲以時服古人通制俎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巾燄香爐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美容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四十一

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所同由夫聲義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顏謝於宋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糞延之亦躓當年向所謂貴身翻成害矣宋書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倫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義成敗所因非繫乎此

士遜援筆數罪陵僂犯難餌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詰夫自忍其忠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

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濟矣自非嚴父之辭

此惟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為尤願捨

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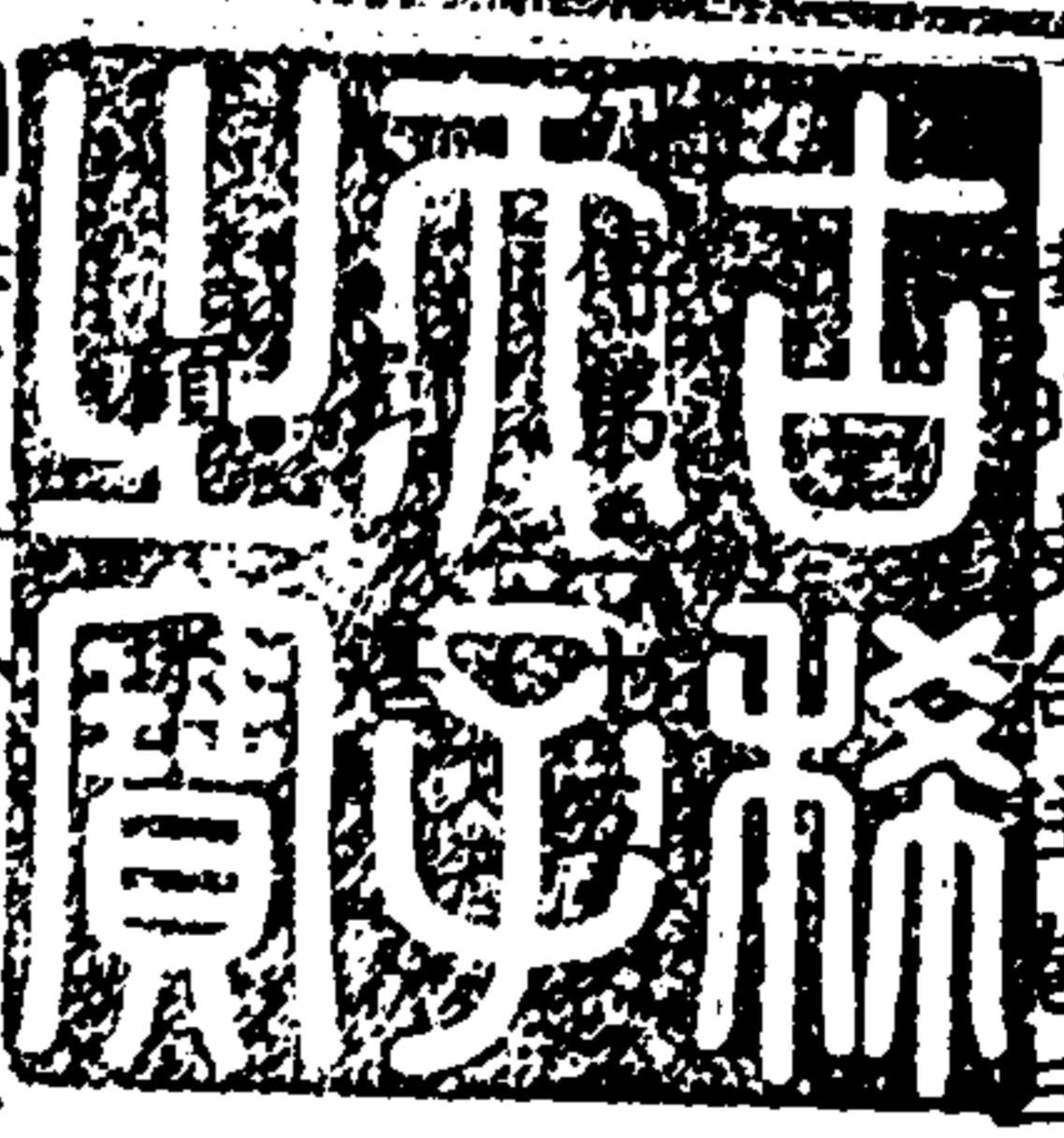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五

南北史合注 卷三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六



明李清撰

南史三十六

庾

悅族弟之仲文

顧孫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軌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一

涉史傳諸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

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

亡于江州府州送故甚多一無所受服闋為相國參軍

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宋武受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

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長為史梁都太守義

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

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賊

百錢以上者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時盧陵王義真出



五七一



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知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使左右買魚肉珍羞別立厨帳于齋內會湛入命騰酒炙車蓋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于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三

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瑛字季珪母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得湛啟事亦為酸懷不欲苟違所請

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理疇諮委仗不可不得人量美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啟權停彼葵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欲引令還直以西夏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然爵預得失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間嫌隙遂構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悲無居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文帝友于素篤欲加醇順乃詔之曰當今乏才委授

欽定四庫全書

前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三

已爾宜並相爾終取其可取棄其可棄

宋書又曰汝已年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瞞望不以細昧相期何猶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然兼或由此耶

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帝徵湛八年召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正可當我南陽羣漢代功

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港代為領軍十二年  
又領唐事港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微之甚相感悅  
及俱被時過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為聞已時彭  
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港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  
結欲因宰相力回主心傾出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  
之于帝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港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  
歷殷氏門者港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詰景仁求郡  
敬文俱往謝港曰老父恃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其奸諂如此義康擅  
權專朝威傾內外港愈推崇之無復人臣禮帝猶不能  
平港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  
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  
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帝意  
雖內離而接不改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  
視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視日早晚慮其不去港小  
字斑虎故云斑連丹陽尹唐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

帝與義康形迹既乖患難將結港亦知無復全地及至  
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  
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帝  
臨弔蘇又泄竟弗之幸  
愚謂若港果如此便當立地伏誅恐未可盡信  
十日詔付廷尉于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黠等從誅弟素  
黃門郎徙廣州港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  
我應亂殺我是自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港生女輒  
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鄆陵人晉太尉亮曾孫父淮西中郎  
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為中書  
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  
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  
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  
身並貧躋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不

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時衆人並避惟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咸不及殺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驚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以刺史移鎮豫章又用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府符相屢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至豫章少日卒登之字元龍悅族弟父廩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強濟自立初為宋武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六

安太守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為佐意甚不愜至廳筵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于晦席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

東下戰此三豎故登之為嘲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為吳郡太守以賊免官後拜豫章太守

宋書曰登之免官後弟炳之時為臨川內史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拜豫章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川接壤郡又華大儀迺光赤見者驚嘆微為中藏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七

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于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宋書作炳之

位廣平太守登之為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並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丹陽丞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

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為吏之道定于受教之日矣名器既正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與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為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彭城王義康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門獨仲文游二人間密盡忠朝廷景仁稱疾不朝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湛伏誅以仲文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昶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為人強息不耐煩碎賓客干訴非禮者忿罵形于辭色素無術學不為眾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淨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既不緝眾論又頗通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乃至鎮餉

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惧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停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待仲文素厚將起之名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縱而不紀何以為政若言仲文有誠于國未知何事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則劉湛亦復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疏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茂縱有微誠何足掩惡賈充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仲文之豈既過范曄所以賊一事耳願普訪之可顧問者然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加侵傷顧問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亦當不辨得失時仲文事理不諧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不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直是苟相留耳遠虧朝典不

謂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  
均時賢小失桓猶春菟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  
耶帝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  
思張遼之言闕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  
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臣與仲文  
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仲文有  
諸不可非惟一條遠近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  
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一

復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為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  
有所輸頌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  
中送甘蔗國吏運載蔗蘇不絕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  
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  
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太尉近與仲文疏欲  
用德願兒作西曹仲文乃啟用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  
太尉責思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  
宋書士庶念非直項羽楚歌而已

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閣無復一事  
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問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  
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復有尹言赫然之授恐恣  
心奉國之人于此而息貪狼滋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  
天下議論仲文慶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今曲阿在水  
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古人言無  
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  
凡人今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于聖世邪臣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二

啟范曄當時亦恨犯觸然愚懷所挹政不能不舒達雖  
九死不悔臣謂仲文且宜分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  
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酌四海之謂今愆積如山禁  
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彭大之罪誰敢以聞又曰臣見劉  
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曰吾雖  
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  
未得解手苟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  
好牛否言無問有好馬否又言無政有佳驥耳仲文便

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難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萬斗帳等物不可勝數在尚書中令奴酤市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否帝乃可有司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孫曜另見仲容仲文族人字子仲父濟齊卽陵王寶攸記室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三

專精篤學晝夜手不釋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官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秀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府佐並以強學為王禮接後為永康錢唐武康令多被推劾久之除為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

容博學少有成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籍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游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于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十三

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祖履之父恢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恣委去兵甲武庫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座帝問琛庫中仗楯有幾琛詭對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帝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士人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

事劉湛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斥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守誕起義同時有沈正宋書沈約自序曰沈正字元直父淵子以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戰役正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目為千里駒後參隨王誕安東軍事元凶弒立分江東為會州以湛為刺史誕將受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銳之東為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雪朝廷冤耻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逆凶使殿下受其偽寵琛曰江東亡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又異當須四方義舉者應之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苟其不尔寧可自安仇耻而責義餘方今正以弒逆仇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馮衍有言大漢責臣將不如荆齊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關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說誕誕從之加正寧朔

將軍孝建時累官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未拜卒

加冠軍將軍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闐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于東闕被劾之始一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放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給致書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琛及子弟官時帝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奏聞而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于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恚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糶振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琛仍為吳興太守歷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

還東日晚至商山時方旅數十舟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舟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于是諸舟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人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舟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舟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知為善微因誓之曰若得郡當于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起兵及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而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吳興烏程人卒于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待歷位尚書都官

官郎殷劉際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足疾免歸每夜常于床上行家人竊異之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為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疎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事理莫能尚也後為尚書吏部郎嘗于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秉叔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叔有愧色考建中為相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以政績稱大明元年轉吏部尚書時沛郡湘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盡血二十餘物臨終語妻張云死後剝腹視病後張手自碎視五臟皆靡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其子嗣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臟刑子不孝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謙賜妻痛往遺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妻子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嗣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時權傾



人主觀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宋書曰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叛觀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觀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觀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觀之心跡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後卒于湘州刺史謚曰簡觀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

宋書載觀之誘綽曰我曾不許汝出責然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我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安在綽大喜悉出文券一大厨與觀之

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二郎責不皆須還券書悉焚之矣

綽慎歎彌日觀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違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

宋書載其辭曰天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天榮枯之序皆理定萬古之前事微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夏坻宅生于帝宮豈錫殘傷之業漢臣衍貨于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羅沈疇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羅患于長飢席義枕仁微禍于促笑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乃叢迹流感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後利以揣利害策情以冀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身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為哉又曰聖人懷虛以誣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

往不通惟明也故無來不燭洞海流金弗染温涼之  
岨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命全遺神而  
神更暢此則其可採者也餘不盡錄

慮好學有才辭卒于太子舍人顛之孫憲之字士思性  
允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  
各稱已物二家詞證等前後令其能決憲之覆其狀乃  
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始伏罪時號神明  
權要請託長吏貪財據法直絕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五

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  
謂其清且美仕齊為衛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  
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裸以葦蓆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  
告屬縣求其親族悉令殮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  
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家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  
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曰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  
別風俗遂改時刺史王真初至衛陽獨無訟者乃歎曰  
顧衛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

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呂文度寵于齊武帝立邸餘姚  
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吊  
憲之不與相聞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  
元意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犂  
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  
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押一年可格外長四百許  
萬武帝以示會稽守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犂非  
苟通稅以納稅也當以風波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五

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而後之監領者各務已  
功或禁過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凡如此類不  
經疎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諠訟始得  
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飢棘  
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元意幸災權  
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  
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盈皆舊格有缺愚恐元意今啟  
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惧貽譴詰便百方便苦為公費

怨元意稟性苛刻譬以狼將羊欲其腹亦當虎而冠耳  
書云惟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益微  
為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于民  
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于公宜于民也竊見頃之言便  
宜者非能于民力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  
來未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山陰一縣課戶二萬  
民皆不滿三千者殆將民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之餘  
一凡有費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眾局檢校  
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備揖十人相追  
一緒甫萌千孽橫起委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  
責應公贖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  
矧仍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  
滋網辟徒峻猶不能俊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  
凡興後賦殷重不堪勸劇倚巧祈優積習生長遂迷忘  
返四海之大人民之眾心用參差難責澄一化宜以漸

不可疾卒誠存不擾藏疾納洿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  
又被簡符前後累遷符旨既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  
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  
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士人婦女難于屠喪  
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以此條宜委縣  
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  
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雁唐寓鬼攝公私殘虐  
弭復特甚倘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  
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帝並從之由是以方  
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昭秀長史南充南豫二州事  
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子  
房于宣城陵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  
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  
音即命罷屯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  
凱之嘗為吏部于庭列植嘉樹謂人曰此樹吾為憲之

植耳至是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嫁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平建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為制救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古

地魂氣則無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後勿違吾志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粗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可不節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

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疏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時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六

古

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華元以羊羹取禍庾悅亦鷲炙速尤乾餼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之常仲文賄而為災乃狗財之過顧琛吳郡徵兆初筮顛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蒞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有過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七

羊欣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勃

兄孫顛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曾孫敷

主孫蔣

蔣弟子智深 五世孫

江秉之

子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席改服方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欲欲自疎時洩密事玄覺其意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宋武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並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

羊玄保泰山南城人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為宋武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

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  
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  
為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立保  
戲勝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  
一人不擒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擒者賞位三階立保  
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  
殊制於事為苦

宋書又曰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今單身逃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三

便為盡戶一人不測坐者甚多牽挽逃竄必至煩滋  
又能擒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異能坐陵勞吏將階  
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

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應與天下為一若其  
非邪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  
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立保廉素寡慾故頻授名郡雖無  
殊績去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帝常曰人仕宦非  
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立保

元凶劬弑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  
朝士多南奔劬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衆並懼  
莫敢言立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劬乃解孝武即  
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  
侍特進立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  
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  
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  
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四

豈唯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立保碁嘗中使至立保  
曰今日上何召我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  
當得劇碁立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  
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戎死後孝武引見立保立  
保謝曰臣無日殫之明以此上負帝美其言戎二弟文  
帝並賜名曰咸曰整謂立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  
始餘風立保既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吳郡褚胤年七  
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

從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肩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準犯  
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  
術不絕不許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  
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嶽山封水保為家利自  
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深弊所宜去絕損益舊  
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嚴禁刻事既難遵  
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  
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  
恒煇煇養種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蟹場  
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  
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  
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民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資簿  
若先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

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賦依常盜  
律論律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宋書論曰江南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  
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  
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遠之郊并邑殘亡萬不餘  
一自元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元嘉末三十有  
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  
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  
太元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  
恩冠亂職亡事極自此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  
繁育將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檢  
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  
上地畝直一金鄆杜之間不能比荆城跨南楚之富  
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牧八方絲綿布  
帛之饒覆及天下田家作苦後難利薄更歲從務無

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咸出於此積歲糶賤糶則稼苦飢年糶貴糶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文帝省費減用開倉康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因而救非昔主并命此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或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軍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羊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列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

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舟致之父墓畢不勝哀卒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曾祖勁戍金塘為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父叔任少有幹節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宋書曰叔任以西夷校尉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強宗侯勳羅與乘眾作亂四面雲合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眾皆為用出擊大敗之逆黨皆平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篇以義理業尚知名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令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疾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素善景仁盡心朝廷與湛等不同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



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帝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帝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若廓清舊都鳴鑿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異言於帝曄尋伏誅歷吏部尚書領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子右衛率素有才氣寢病歷年帝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帝賜女伎不受暴卒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兄子坦之坦之子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勅即演之子也輕薄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勅就之顓送迎不越閭勅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

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顓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亂與家人并日而食以樵採自資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顓從後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其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梁書作吳興太守柳惲以顓從後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與此不同當從梁書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甚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掌頌冗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

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西陽王子明為南  
兖州憲為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  
道濟賊私百萬為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  
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為  
晉平郡清庶自立褚淵歎曰日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  
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位至廷尉卒孫浚見忠義

江表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父散騎騎諮議參軍夷少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士

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板為鎮軍行參軍累遷大司馬  
命大司馬府琅琊國事一以委焉及武帝受命歷吏部  
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  
疾去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  
稱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  
莫務存儉約子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  
鼓琴兼明筭術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  
為子求娶湛妹不許復因義康以請拒之愈力時人重

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  
以為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累遷侍中任以機密遷  
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  
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  
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文帝所召遇澣衣稱疾經  
日衣成然後起牛餼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  
職頗有刻覈之議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初帝大舉北  
侵舉朝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士

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  
宋書索鹵傳曰鹵主燾至氏步鑿山為盤道頂設氈  
屋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遣使餉止駱  
駝名馬求和請婚上亦遣使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  
柑即噉又大進卮酒以手指天出其孫示使曰我遠  
至此非為功名實貪結姻媿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  
犯又求以女妻武陵王 愚按魏孫即文成帝也時  
年少未必在軍求妻武陵亦宋人飾辭而魏太武本

紀內所記其浮夸亦同俱未可盡信

帝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謂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已厄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

宋書載劭言曰北伐敗辱數州淪沒獨斬江徐可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但江湛等不異耳

劭後宴集未嘗命湛帝乃為劭長子偉之聘湛女欲和之帝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湛直上省聞叫乃

欽定四庫全書

劭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主

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慈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血數斗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恚于敬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見召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敬數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敬

庶祖母王氏老疾敬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免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淵為衛軍重敬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高帝即位敬以祖母久疾

齊書曰且臺閣之職永廢溫青

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救敬出繼其叔恚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主

命未有既孤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敬一人傍無甚屬敬宜還本若不欲江恚絕後可以敬小兒繼恚為孫尚書參議謂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敬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賊利武帝遣使檢覆敬藏此客躬自引咎帝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帝曰江敬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帝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子良司

馬敬好文辭圖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歷東陽  
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宴  
啓武帝曰江敬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  
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闕單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  
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帝曰敬常啓吾為  
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  
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  
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陪榮至此為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五

昏得荀昭光女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  
由江敬謝瀟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  
登榻坐定敬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  
告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敬風格不為權  
幸降意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  
被召入宮敬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  
去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子懋師卒遺  
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教命不受

詔嘉美之從其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諡曰敬子蒨字  
彥標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家  
秘書郎累遷廬陵王寶源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  
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  
史梁武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為郡蒨拒之又建鄴  
平蒨坐禁錮俄被原歷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  
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為勉因蒨門  
客翟景為子繇求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六

此與勉忤又為子求蒨弟葦及王泰女二人並皆拒之  
葦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  
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惟  
樞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非華胄所悅故  
勉斥泰為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  
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目疾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  
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集十五卷蒨弟祿字彥選幼篤

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  
相東王繹錄事參軍以氣陵府主王深憾焉廬陵王續  
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答書乃致  
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逆銅  
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相東王恨  
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  
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絮阜木人賦敗船詠並以  
自喻子微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菑子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文

字含絮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菑患目紅侍疾將暮月衣  
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  
莫能解者紅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  
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壽真能度彼岸菑乃因智者  
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教答云純臣  
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  
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一號可以慧眼  
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

洗目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謂之孝感南康王  
績為徐州召為府主簿紅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  
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紅廬於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  
卒子摠字摠持七歲孤依於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  
吳平侯蕭勣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  
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

陳書曰家傳賜書數千卷摠晝夜尋讀未嘗輟手

任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六

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  
績度支尚書瑯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  
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績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  
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  
以摠權兼太常卿守祖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總於龍  
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勣先據廣州又自會稽  
往依之及孝元平侯景徵為始與內史會魏克江陵不  
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

累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  
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為女太子巫微行遊摠家孝宣怒免之後又歷侍  
中左民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  
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艷  
詩好事者相傳諷詼於今不絕

遺事曰後主嗣業雅尚文辭每臣下表疏及獻賦頌  
者躬自省覽詞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九

從風而靡

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人入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  
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者罪斥之狎臣昏亂以至於滅  
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冊府元龜曰摠與陳鄱陽王伯山子君範友善及範  
以國亡配隴右摠贈範五言詩叙他鄉離別詞甚酸  
切當時文士皆諷誦之

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識其言  
跡之乖

陳書又載摠自叙曰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時寄  
謬隆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曰以我為三公知天下  
無人矣時謂之寶錄

有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  
友不免詆欺歷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十

南史稱智深以淵字犯唐高祖諱故避之

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  
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惟僧安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  
智淵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隋王誕後軍  
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  
文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  
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沅官序  
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

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  
誕將為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  
郎智淵愛好文雅辭采清瞻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  
帝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淵常為其首同  
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眾為慙未嘗有喜  
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  
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  
郎帝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七

五

素方退漸不會旨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淵正  
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  
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帝寵姬宣貴妃殷  
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淵議曰懷帝以不盡嘉號甚銜之  
後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帝以馬鞭指  
墓石柱謂智淵曰此柱尚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以  
憂卒

宋畧曰帝既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詆之無度不堪其  
恥退而自殺

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后筠女及即位以后父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繁早孤  
智淵養之如子繁歷武陵王比中中郎長史

江東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父纂給事中東之少孤弟  
妹七人並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為永世烏  
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七

五

然後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陰積階庭常  
數百人東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  
省務著績餘雖刑政修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  
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  
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  
東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  
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東之宗人遂之字玄遠頗有文  
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東之子徽尚書都

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微以湛之黨與見誅子謚字  
令和父微遇禍謚繁尚方孝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于  
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兗州謚傾身奉事為明帝親  
待及即位累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  
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  
功左丞孫寶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年應許  
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  
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大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五

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寶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  
事例亦宜及答寶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  
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相州事政治苛刻僧道道人與  
謚情款隨謚蒞郡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三衣食之  
既盡死為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領南充  
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疏俗善  
趨勢利元微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  
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

竭誠歸事齊高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  
攸之事起議加齊高黃鉞謚所建也齊建元三年為左  
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悉以委謚尋敕選曰  
江謚寒士誠當不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  
才長刀筆所在幹職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  
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帝不豫謚  
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  
何計帝知之出謚為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甚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五

乃以奕基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帝使御史中丞  
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  
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民間榜死人鬪  
體為謚首介棄官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聽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  
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  
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臺真以業尚見知綱繆帷  
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



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溺於寵狎反以文  
雅欺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  
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取蹟險塗宜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八

沈慶之

孫昭畧 子文孝 弟子文秀  
從子攸之 另見 攸之從孫僧昭

宗 愨 從子六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  
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聞荒擾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墾畝勤苦自立年四十  
未知名兄欽之為趙倫之征鹵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  
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  
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  
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稱永初二年慶之  
隨伯符隸列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  
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

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  
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帝開門  
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屐縛袴入帝見而驚曰卿何意乃  
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  
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  
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  
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  
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上征蠻寇屢有功

宋書曰蠻寇大熾水陸梗碍世祖停大堤不得進分  
軍遣慶之掩擊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驛道  
蠻又反慶之又討之獲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强復剪  
定之擒三萬餘口

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  
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誕入  
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慈

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

宋書曰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迫之故蠻得據山下  
矢石師屢無功慶之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眾曰今  
若緣山列旆攻之則士馬必損去年蠻田大稔積穀  
重巖未有饑弊卒難據剪今命諸軍營於山上出其  
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獲也於是斬山開  
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先據險要諸蠻鎮懼因而圍  
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  
惡之號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懼曰蒼頭公復來矣慶  
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眾又討大羊諸山蠻蠻緣險築  
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  
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  
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焚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  
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  
並移都下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帝

將北侵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道濟再行無功  
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  
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帝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  
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國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  
河礪礪必走滑臺小成易可覆拔克此二成館穀弔民  
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攻守相接由馬過河即  
成擒也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  
湛並在坐帝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  
之事何由濟帝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  
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礪礪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  
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  
玄謨慶之曰

宋書載慶之言曰玄謨兵疲衆老國寇已逼各軍營  
萬人乃可進耳

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

止

宋書曰帝後問其故慶之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  
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

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礪礪慶之以為不可

宋書載慶之言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

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坐守窮城若由衆東過清東

非國家有也礪礪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

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之曰閭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  
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  
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  
謨自以退敗求成礪礪斌乃還歷城申坦垣獲之共據  
清口慶之奔驛馳歸

宋書曰由主至卯山江夏王義恭遣慶之率兵三千

往拒慶之以由衆強往必見擒不肯行

二十九年帝聞魏太武帝殂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

立議不同不使北出

宋書索綽傳曰時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斃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臣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寔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後果敗

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臣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懼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并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

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畧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劭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

宋書又曰東宮同惡不過三千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力

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書呈之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疑之深孝武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孝武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

整辦時皆謂神兵士民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  
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  
大位不許元凶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慶之解甲  
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  
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  
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  
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  
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八

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  
輒泣涕帝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  
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叛  
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兖州  
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  
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  
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  
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壘造攻道立行

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帝使御史中丞庾  
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  
者百餘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  
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汝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  
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  
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三十八

愚按誕於孝武有功激之反者孝武也慶之既為故  
吏當勸其束身歸罪以聽斧鉞不則如奮揚縱太子  
建任其北奔亦豪傑所為屠城斬誕并害其子酷忍  
乃爾宜其不免非命也

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  
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  
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甚惡其  
鄙時有善占夢者解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  
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厠中故謂後帝也知君富貴  
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登三事四年西陽

五水壅復為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獲生口數萬人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縷七筋及杆杓帝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帝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不識字帝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帝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曰微生過多幸得逢時遇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帝甚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前廢帝

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必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之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損抑老子八十之年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何為於是揮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褻裳從之乃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諸沈為刎首者數十人吏民患之慶之詭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眾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叛慶之從

帝渡江總統眾軍

宋書曰少子文耀年十餘善騎射帝愛之封永陽縣侯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  
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絕之慶之果往  
不得度而還帝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死時年  
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  
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  
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忠武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  
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  
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  
慶之之死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  
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  
奔亡觸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  
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元徽元年復先封

時改始興為廣興

宋書曰慶之從弟法系亦有將用世祖討逆劬以為  
寧朔將軍居東營東營據岡法系整外樹悉伐之令  
倒劬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間隙選善射手的發無  
不中死者交橫世祖遣鄧琬圍蕭簡於廣州惟治一  
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  
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  
道俱攻一日即拔斬簡廣州平封庫藏付琬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畧字  
茂隆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  
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  
曰汝是王約邪何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邪何瘦而狂  
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  
癡何昇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賞之及即位謂王儉  
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帝不  
欲遣可其奏累遷侍中王晏常戲昭畧曰賢叔可謂吳

興僕射昭畧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為初  
陰東昏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  
等進藥酒昭畧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

史糾曰徐孝嗣傳又不然孝嗣謂昭畧曰始安王事  
吾欲以門應之賢叔不同由此言之不容有擲甌事  
矣何二傳乖刺乃爾

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四

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  
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  
之邪昭畧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能捨  
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聞昭  
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歎  
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文季字  
仲達文叔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在宋位  
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

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

立為黃門郎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

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

徐州帝就褚淵求幹事人為上佐淵舉文季轉驃騎長

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喪禮僚佐多不敢至文

季獨往省墓展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

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視事

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五

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炊火君子以文  
季能報先恥

愚按是舉也誅其弟以復仇足矣并及宗族未免太

濫

齊國建為侍中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文

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時貴望頗以門戶

裁之文季不為屈武帝在東宮宴朝臣於玄圃文季數

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



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主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淵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疑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王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色終曲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六

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偁選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琊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帝以為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

備守魏軍尋退民無所損東昏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于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

觀此則廢昏立明孝嗣有心矣但文季故作不解耳昭畧何舍文季而反罵孝嗣史之舛錯乃爾

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十七

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得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欺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賜死華林省年五十八朝野究之中興中年贈司空謚忠憲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季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眾力圖之慶之不從宋書載文秀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土崩將至而一門

受其寵任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言輒流涕終不

回  
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殺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並同子勛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初遣劉彌之等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六

軍赴建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報文秀以四方齊舉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朝廷彌之青州強姓諸宗從相率奔北海據城拒文秀諸太守王玄默據琅琊王玄邈據盤陽劉乘民據臨濟並起義文秀攻陷北海乘民從弟伯宗率兵復之因率所領向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劊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耶弟可速去無為兩亡乃見殺太

宗遣軍伐文秀輒為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帝召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子勛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文秀已受朝命

宋書曰文秀乘鹵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鹵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為盡力每與鹵戰輒破之掩擊營皆往無不捷然鹵圍積久朝廷所遣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七

兵並不敢進乃命其弟文靜為輔國將軍由海道救青州保東萊不其城為鹵所逼不得進已城復破陷文靜見殺文秀勢益孤

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所克終於北從兄子攸之見忠義攸之從孫僧昭別名法郎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金衣褐黥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

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  
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  
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  
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選處分問何以知之曰  
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  
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  
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  
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口皆穢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叔父炳

南史作少文亦避唐祖諱

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  
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必娶妻始入門夜  
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  
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炳既高節諸子群從  
皆愛墳典而慤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

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  
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妻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  
泰潛至慤知之入殺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  
宋書義恭作綺不罪作不責當從本史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  
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  
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  
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分軍救道偃旗潛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  
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  
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象因潰亂遂克林邑狀其  
珍異皆未名之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  
被梳梳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考武伐逆以  
慤為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事平功次柳元景及即  
位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考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  
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侯服玉食與賓

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慙設粟飯菜並謂客曰宗軍人  
慣啖麤食慙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慙長史帶  
梁郡慙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  
據廣陵起兵慙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帝停車  
慰勉慙聳躍數十左右顧盼帝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  
軍沈慶之初誕誑其眾云宗慙助我及慙至躍馬繞城  
呼曰我宗慙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足  
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加牛堪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三三

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為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肅侯配食孝  
武廟庾子羅雲嗣慙從子共字明揚祖炳名列隱逸傳  
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共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驛騎  
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共亦  
預焉齊鬱林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共管書記以筆札貞  
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共與尚書殿中郎任昉  
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共仍

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共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  
書都官郎鬱林遇弒舊寵多被其災唯共與傅昭以清  
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因父老去官南康王寶  
融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梁武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  
西土位望唯共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推服故領軍  
蕭穎胄深相委仗梁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  
掌大選天監三年卒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八

三五

見推其戮難定功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  
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  
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宗慙氣  
槩風雲竟成其志共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  
士也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八

南史三十九

柳元景

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悅 悅弟惲 惲弟悅 悅弟惲 惲弟悅 悅弟惲

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曾祖卓自本郡遷襄陽祖恬父憑三世皆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視相屈今貴王相召有乖初意以為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又見而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教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卒群蠻大為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畧

宋書曰蠻斷驛道會來攻郡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中驚擾投鄣水死者千餘人

斬獲數百郡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資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

宋書曰年已七十三

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資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

宋書曰時元景猶未發龐法起率魯方平薛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復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

元景率軍繼進

宋書曰法起等入盧氏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與

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曰口

以前鋒深入懸車無繼馳進尹顯祖入盧氏為諸軍聲

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

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

農城五里

宋書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陵城季明趙

難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

戰弘農人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或射

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等先登遂克之生擒守丞百

姓安堵

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

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

宋書曰宜陽人劉寬糾義徒二千共攻金門鳩屠之

殺戍主李買得買得勇冠戎類為永昌拓拔仁王長

史仁聞其死若失左右手

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

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

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孤入宜急進軍

眾軍並造陝下列營逼之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

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

宋書曰鹵洛州刺史張是提率眾二萬度嶠來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待之

宋書曰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

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犄角

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

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鼓譟俱前魏

多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

著絳袖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敵陣猛氣咆勃所向

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魏夾射不能中如是者

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宋書曰元景命將魯元保守函谷關敵衆既盛元保率所部作函箱陣多列旌旗據險而還會安都諸軍與鹵交戰鹵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為元景大衆至於奔退

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為糧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至詰朝魏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五

又出列陣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志勤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安都曰卿言是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斬張是連提

魏青島夷傳作洛州刺史張提又內入諸姓有是連

氏二書所稱不知何據

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盡釋遣之皆稱萬歲而去

宋書曰鹵兵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其為鹵盡力故皆曰鹵法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親見非敢背華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北指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法起率衆次於潼關先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六

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拔關城力少不固頃之又集衆應王師至是亦至鹵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法起與槐據潼關鹵蒲城鎮將何難恐向長安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鹵退散關中諸義從並鋒起四山羗胡皆請奮時北畧將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令班師

魏書島夷傳曰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關鄉元景退走

此魏書諱辭 愚按宋為魏敗則碣磔難守應退魏為宋敗則長安可圖應進乃沈慶之能矯文帝詔以退而柳元景不能矯文帝詔以進何也夫當魏太武敗王玄謨軍進抵瓜步宋岌岌矣魏入宋腹宋銜魏脇惟元景攻陝一旅差強人意耳且斬將擒守潼關破而長安取如迎刃解奈何因魏師深入遽詔元景還師嗟乎彼岳忠武唾手燕雲以十二金字牌還師者豈千古孤恨哉此恨先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諸軍乃自孤關度白楊嶺出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

宋書曰除元景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龐季明定蠻長

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劾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慈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

宋書載元景與朝士書曰邇凶人肆逞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元景不武忝任行間勢乘上流眾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為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迫寇庭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廟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

時義軍舟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宋書曰時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倚我不可勝豈幸寇不攻哉元景營壘未立劬龍驤將軍唐叔兒勸劬出戰不從經日乃出陸軍劬自登朱雀門督戰遂薄元景壘劬以元景壘壘未立可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因令軍中去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



音

宋書曰劭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惟留數人宣傳

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奔之賊眾大潰劭更率餘眾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

宋書曰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死馬澗澗為之滿

帝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帝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舉義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為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帝

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為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復以為嶺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

宋書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以強弱不敵遣垣護之告元景協力元景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今當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城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

元景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屢進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

俱依晋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  
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諫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  
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  
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  
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  
劍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  
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  
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一

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  
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勲要  
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  
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供  
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利邪以錢乞守園人  
孝武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  
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帝崩  
義恭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

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  
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夕聚謀持  
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  
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  
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  
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長  
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  
道賜死次子嗣宗等八人並遇禍元景六弟及子侄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三

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蒼之並  
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  
一部謚忠烈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  
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  
宋書所載光世南奔始末已註崔浩傳不再註  
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  
慰謀反光世賜死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位  
建威參軍事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同雖門勢子

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子尚撫軍法曹參軍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兵起世隆於上庸起兵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眾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閻並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免後為太子沈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交累遷晉熙王昶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謹齊高之謀度廣陵也令齊武率眾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齊武將下都劉懷珍白齊高曰夏口是兵

衝要地宜得其人齊高納之與齊武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齊武乃舉自代轉為武陵王贊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兵動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穰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眾皆披却初齊武將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為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齊武遣軍主桓敬陳眉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攸之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沂流而進攸之素失民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

攸之大怒

南齊書曰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闕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軍

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穰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穰兵兄子天賜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五

塔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遇害徵為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踐祚起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為公帝手詔司徒褚淵甚傷美之

宋書載手詔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復可識使人惻然實國寶也

淵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勵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

拜性愛涉獵啟高帝借秘閣書帝給二千卷三年出為

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程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私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十六

邪答曰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先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為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

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謚忠孝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生處所著龜經秘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世隆次子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七

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悛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豫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悛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道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悛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悛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梁武起兵悛舉漢中以應及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初帝鎮襄陽

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敢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嘗因宴為詩貽悛曰爾寔冠群后惟余寔念功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悛曰罰不及嗣賞延於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悛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八

重其婦頗成畏悛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悛狎密而為悛妻所賞敬稷每詣悛必先問夫人悛每欲見伎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伎然後出悛因得留目悛若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襲弟悛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贖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即可為儀表初宋時有稽元崇羊蓋者並善琴謂傳戴安道法悛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之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嘆

曰陳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押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縱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都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選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至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曰先收國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梁武從之徙為相國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攏首秋雲飛琅琊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逸彤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秘書監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惲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

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掛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始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子良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臬不絕停鞞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好奕碁使惲品定碁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碁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卷惲為第二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十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皇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都陽內史卒惲弟愷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梁武舉兵至姑熟愷與兄惲及諸友芻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愷與諸人同憇逆旅食訖俱去行里餘愷曰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憇此客命左右焚送  
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給事黃門侍郎與琅  
邪王峻齊名俱為中庶子時號為方正後為鎮北始興  
王憺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憺帝曰抑憺風標才氣恐  
不能久為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  
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為政益部懷之憺弟忱字文若年  
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  
毀聞仕齊為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荆州襲梁武於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  
及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梁武  
梁書載忱言曰朝廷狂悖日恣莫不重足累息今幸  
在遠得假日自安獨不見蕭令君子以精兵數千破  
崔氏十萬竟為羣邪所陷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  
君不踵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  
可

穎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胄議  
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  
從俄巴東兵至峽口遷都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及梁  
受命歷給事中先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  
十五人多少已唯第二兄憺第三兄憺第四兄憺及忱  
三兩年間四人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慶遠字  
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為魏興  
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水退民皆服之後為襄陽令梁  
武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慶遠梁武曰  
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別駕慶遠謂所  
親曰天下方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者其吾君子因盡  
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梁武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  
又何憂建康平為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常  
夜火衆並驚懼梁武時居宮中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

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為從事中郎及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帝為雍州慶遠為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人謂踰於魏詠之累遷侍中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願屬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惠喪還都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三五

尉以得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得席與汝汝必先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侯景圍城帝急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子仲禮勇有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初簡文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官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

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令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嗾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首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搥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榮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榮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三五

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狠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怨歎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



樓與語遺以金鏐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  
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不守何  
面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

三國典畧載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  
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若為取之暉曰正當堅壁不  
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之既破景後復挾天  
子令諸侯仲禮從之恐亦疾甚之辭

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三五

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  
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  
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  
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  
萬石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沉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  
敬禮羊鴛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  
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  
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

見帝帝不與言

資治通鑑曰又見其父津津慟哭曰汝非吾子何勞  
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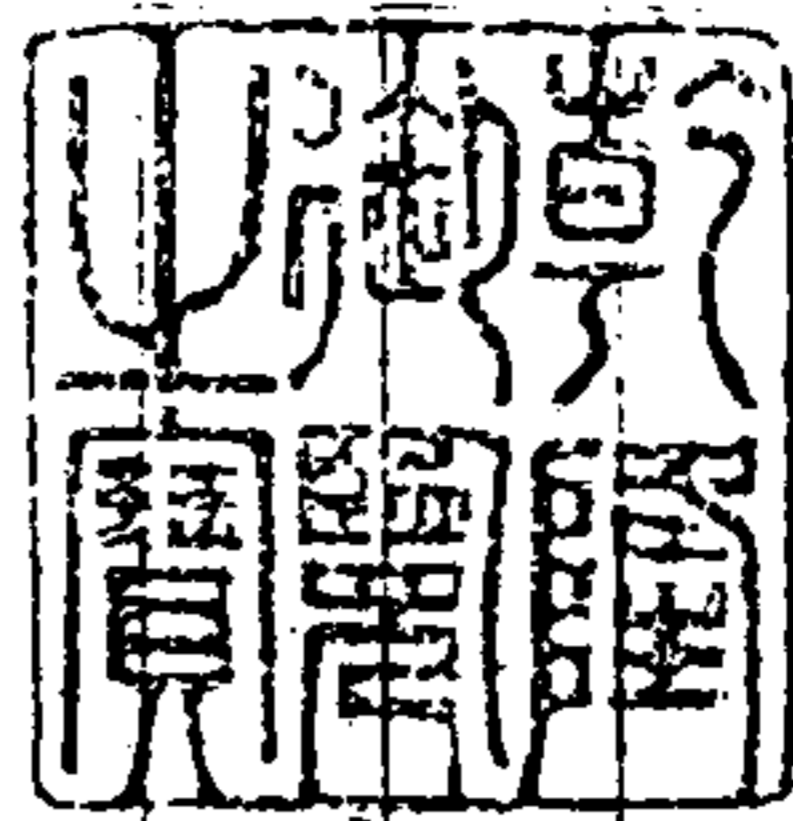
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鴛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  
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事在將軍耳鄧州巴  
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譽南逼湘東王繹以  
仲禮為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  
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為司州刺史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三五

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嵩嵩執  
魏戍人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竟陵太守副軍馬岫  
為安陸太守置弩安陸而以輕兵師於滌頭將侵襄陽  
警告急於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滌頭大  
敗并弟子禮沒於魏魏相宇文泰待仲禮以客禮西魏  
於是盡得漢東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  
卒至覆族遠遶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

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何哉豈  
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九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九

南北史合注 卷四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



孫孺覽 繪弟瑱 遵 懷弟子范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曾祖羨晉光祿勳孝祖少誕節好  
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任至積射將軍前廢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  
甥司徒參軍穎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帝遣  
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問  
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  
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奪凶剪暴國亂朝危宜立公主公  
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幸勇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  
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



六二二

宋書曰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警并陳兵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

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十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叛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眾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帝悉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轅諸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情乖離莫肯為用

時賊據楮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眾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故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孝祖族子琰字敬珉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為南

梁郡太守明帝泰始元年晉安王子勳兵起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柱叔寶等並勸琰同子勳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

宋書曰叔寶乃坦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又曰太宗知琰逼迫猶欲羈縻之以琰兄瑗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將軍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攻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塞壘

宋書曰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劭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山陽王休祐為諸軍總統三月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等馬步三軍助劭討琰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道生等馬步八千東據宛塘劭率眾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惟不使統督二軍劭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

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勦營壘漸立不可復攻  
因相持四月乃出軍攻勦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  
主段僧愛交稍僧整刺僧愛殺之僧愛勇冠三軍軍  
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閔率軍來會初叔寶  
本謂臺軍住歷陽不辦進順等惟齋一月糧既與勦  
相持久軍食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  
五千精兵防送之勦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  
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強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以自立所賴者彼糧將盡我食有餘若叔寶米至非  
惟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惟從問道襲其米車  
出其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勦然之乃以疲弱  
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  
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  
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  
必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廂  
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

安國回等相遇仲懷部曲皆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  
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即便前戰回所領並  
淮南楚子天下精兵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  
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  
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退軍三十里止宿  
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復夜往焚米  
車驅牛二千餘頭還順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  
常珍奇勦方軌而進叔寶嬰城自守勦與諸軍分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城外山陽王休祐與琰書曰今大軍長驅日造城下  
勢孤援絕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  
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妻息并盡老兄垂  
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之言如皎日上又遣王道隆  
齏手詔宥琰罪勦亦與琰書并以琰兄瓊子逸書與  
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  
六月勦築長圍始合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等率數  
百人送仗與琰叔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

領開門掩襲勦入其營勦逃免式寶得勦衣帽而去  
勦於是暨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  
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  
既傷將士又使人情阻壞不如先自毀之勦從其言  
又用草茅苞土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射之草未及  
燃復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法進復獻計以鐵珠  
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  
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勦乃作大緞墓車載土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六

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  
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  
一人開門出降勦因此又與琰書有云若命足下髮  
膚不全兒侄彫耗者皇天后土寔聞此言勦猶不決  
及尋陽已平叔寶閉絕子勦敗問傳者殺之時琰子  
邈擊建康太宗送邈與琰說南賊已平叔寶等猶疑  
守備方固時南賊降者並送琰城下與城內交言中  
是人情阻喪

十二月琰乃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  
勦並撫宥之無所誅戮

宋書曰晉熙太守袁湛之據郡同逆沈靈寵自廬江  
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  
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未敗棄軍而走湛之得書  
大駭其夜逃

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  
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七

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  
空褚淵並與友善

劉勦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懷義父頴之位並郡守  
南齊書曰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為三里以別宋氏  
帝族

勦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大明初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  
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勦隨道隆受沈慶之  
節度事平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沈

伐陳擅不克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勳  
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帝甚悅明  
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稱帝四方響應勳以本  
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  
琰同子勳召勳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  
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末冬勳內攻外禦戰無不捷  
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勳所自乘  
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勳以法裁之勳惟笑即解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與之及琰請降勳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生為立碑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  
宋書曰鹵汝陽司馬趙懷仁率步騎五百寇武津縣  
勳遣龍驤將軍曲元德進討鹵衆驚散又斬鹵於都  
公關於拔於汝陽臺東護車一千三百乘斬一百五  
十級鹵復寇義陽勳使司徒參軍孫臺璿擊破之淮  
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帝以其書示

勳言元友稱鹵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  
為鹵自去冬蹈藉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連  
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振鹵臣竊尋元嘉以來  
信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關皆勸討鹵從來信納  
皆貽後悔界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  
途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  
所繫上納之元友議遂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勳念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  
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  
者多往遊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  
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  
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  
任重災青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  
奄至建鄴加勳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  
休範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  
閣休範衆已至急信召勳勳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諡

曰昭子俊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為桂陽王休範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同直殿內並為宋明帝親侍由是與齊武款好俊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為臨讎改名俊齊武嘗至俊宅晝卧覺俊自捧金盃釀受四升水以沃盥因與齊武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俊脩未畢江水忽至民棄後奔走俊親率厲之堤乃立漢壽人邵崇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燕王義宣為荊州儻出謁至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救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萬人俊人人執手繼以涕泣士民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勸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勸屍勸屍頂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齊高代勸為領軍素與勸善書譬俊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起兵齊高總衆俊初免喪齊高呼俊及弟暄入省欲使領支軍

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齊武自尋陽還過俊驩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勸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昨正直而謂急在外至是帝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寔仰答遷太子中世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及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勸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勸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壘甑山銅壘躡銅豆鐘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駕數幸俊宅盛脩山池造甕牖帝著鹿皮冠披俊菟皮裘於牖中

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帝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猶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累遷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間與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十三

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無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十三

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帝從一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閭房供費奢廣罷廣司



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瓮餘金物稱是  
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藹林新立俊奉  
獻減少藹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戮明帝啓  
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  
以白衣再除左民尚書明帝位復故官駙馬都尉俊歷  
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綰納俊妹為妃明帝又為晉  
安王寶義納俊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  
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十四

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衛  
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卒贈太常侍都尉如  
故謚曰敬子孺字季雅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  
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携之官常  
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  
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  
與遊宴賦詩大為約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  
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

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  
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  
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累  
遷左民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  
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  
以毀卒諡曰孝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  
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顯貴有集二十卷弟覽字孝  
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春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十五

嘗益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  
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  
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  
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  
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賂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  
嘗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  
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弟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  
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慶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

為太子仍除中庶子遂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鷄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十一

梁書曰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書曰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痛惜不能自己

其見愛賞如此悛弟子苞字考嘗一字孟嘗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

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悲耳因獻款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篋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宏妃弟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

十二

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悛弟繪字士章

南齊書曰父勔門多賓客使與共語應接流暢勔喜爾後若束帶臨朝可與賓客言矣

初為齊高行參軍歎曰劉公為不忘矣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

然閣下自有二騏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  
居名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曰君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  
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無忤意歎其辯  
速後歷中書郎嘗詔誥救助國子祭酒何胤脩撰禮儀  
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凌竟陵王子良西  
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  
繪音采不瞻麈雅有風則時為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  
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十八

南齊書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與此稍異

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疑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  
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彌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  
携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救接使畢當  
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  
昌中兄俊坐事將誅繪伏闕請代兄明帝輔政救之乃  
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為湘州以  
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實暉妃俊女也寶

暉愛其侍婢繪奪取之具啓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  
遭母喪去官有至性

南齊書曰持喪墓下三年食粗糲

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來以朝廷  
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及東昏見殺  
城內遺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齋其首詣梁武於石頭  
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另見孝綽弟潛字孝儀  
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常云三筆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十九

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教  
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  
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太子仍補洗馬出為陽羨令  
甚有稱績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彈糾  
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疎闊民多  
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  
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豫州內史侯景寇  
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

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  
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  
禮時以此稱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弟孝威氣調與逸  
風儀俊舉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  
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  
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  
自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勰出征父撫所在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十一

譽行己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何以加此後至性  
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彫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  
殆難繼乎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

南史四十一

薛安都

從子湖

鄧琬

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杜驥

吉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二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為  
宗豪宋武定開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  
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  
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搆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  
陽板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  
年隨王誕板安都為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  
騎居前所向克捷

愚按安都破魏兵事已入柳元景傳故此傳翻覺寂

寥

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

宋書曰安都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忍事之

孝武踐祚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否至是歎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為大司馬參軍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二

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庾淑之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為朝廷勲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不容主上亦無辭相

宥因載俱歸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

宋書爽傳曰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

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威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皆云關羽斬顏良不過是也進爵為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為支軍義宣遣將劉謨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眾軍擊之使安都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三

騎出其陣右橫擊陷之

宋書曰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

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棒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為用師

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明帝即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為左軍將軍直閣安都將同子勛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同安都明帝遣齊高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四

為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劭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劭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眾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

宋書載啓曰臣庸隸荒萌過蒙孝武殊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有歸羣迷改屬輒率所部伏聽湯鑊

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淮北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安都從子淵本名道淵避齊高帝偏諱改馬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齊高鎮淮陰淵遁歸委身自結於齊高果幹有氣力宋元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末以軍功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

資治通鑑曰蕭道成聞袁粲欲圖已遣淵同軍主蘇則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淵固辭道成強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

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  
努力無多言

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洲洲驚起率軍赴難

資治通鑑曰王蘊向石頭期開南門時暗夜洲據門  
射走之

及齊高即位累轉太子左率卒於司州右將軍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父胤之宋孝武征幽長史光  
祿勳孝武起義初琬為南海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六

宋書曰率眾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

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停廣州

宋書曰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

久之得還歷丹楊丞大明七年孝武幸歷陽追思在藩  
之舊擢琬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勳鎮

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以

次居第三登極子勳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

遣使齋藥賜死使至子勳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

書褚靈嗣等馳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  
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

宋書又載琬言曰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  
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  
立明遂稱子勳教即日戒嚴

景和元年冬子勳戎服出廳事宣旨欲舉兵

宋書載旨曰少主昏悖顧命諸臣皆戮驅逼王公幽  
辱太后京師諸王並見囚逼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七

橫流今便舉九江之眾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諸君  
何如

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

宋書載亮言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鄙州士子世習

忠節况會屬千載請効死前驅

眾並奉旨

宋書曰初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張悅下至盆

口琬稱子勳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加

征鹵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眾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內得甲士五千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使記室參軍首道林作檄馳告遠近

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八

武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之

宋書曰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上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不欲先彰同異勅命進道信未報琬遣數百人劫迎子元於鵲頭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

宋書載檄曰陽六數艱二凶縱禍宗王俛首姑息逆朝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昊不惠棄離萬國嗣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九

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穢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效尤茂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覆移漢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軀况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衽金誓復宗祀



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餘各有差明  
 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表頭馳書  
 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即帝位琬乃稱說符瑞令  
 顧昭之撰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稱崇憲  
 太后璽令羣僚上尊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  
 皇帝位於尋陽改景和三年為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  
 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足為輦置殿西是  
 夕有鳩棲其中鴉集其憶又有禿鶯集城上拜安陸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七

子綏為司徒其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  
 有鴟棲其帳上琬性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身自量校至  
 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  
 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  
 三人羣小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  
 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攻吳興太守張永為繼尚書  
 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  
 侵犯若有逼損誅剪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

楮圻冲之於道與子勳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  
 遣陶亮眾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  
 仁自上啟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亡沈攸之  
 代為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  
 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帝遣員外散  
 騎侍郎王道隆至楮圻督戰眾軍奮擊大破之  
 宋書曰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  
 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十二

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  
 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六百斛同賜  
 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  
 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  
 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  
 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  
 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  
 之胡鄉人蔡那校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楮圻

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畧

宋書曰薛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援胡率步卒一萬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壑未能入沈攸之率眾軍攻之策馬陷陣回還為追騎所刺或救之得免殊死戰胡軍大敗捨糧棄甲緣山步走乘勝追之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懼開城突圍走攸之等拔赭圻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三

紹宗單舸奔鵲尾

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眾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民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

資治通鑑曰時以軍功除官者眾板不能供始用黃

紙

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休仁即使淵擬選帝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

朝典豈臣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帝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殺役數十人順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表顛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克

宋書曰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三

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關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計乃托疾住鵲頭

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奮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

宋書載胡謂顛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遏其上大軍

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顓  
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如之何胡曰彼尚得遡流  
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耶

顓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  
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  
移日大破之顓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  
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  
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四十一

五

宋書曰資實覆沒都盡焚米二十萬斛胡眾駭懼誑  
顓曰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命顓悉渡  
馬配之

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眾西奔至青林見殺  
宋書曰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詐報子勛曰顓  
降軍散惟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一戰當停據盆  
城誓死不二乃於江外夜走沔口

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

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  
府庫謝罪

宋書曰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急矣計安出  
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謝罪耳

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懾不  
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

宋書曰時中護軍劉順在坐驚起抱悅左右欲殺之  
悅顧曰無關護軍乃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四十一

五

悅因齋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  
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鑠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  
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  
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  
自度不免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畢引佩刀自刺  
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胡逢送胡首者殺  
懷直竊有其功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瑱奔益州就  
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任叔兒已斷白帝楊

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倫等勒兵入城執子頊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六

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提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

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居多

宋書曰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拒戰大破之斬三將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

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

愚按越逼略義宣子女此一事便足死不待黨於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七

暴也孝武宥之何故豈以同醜自慙耶

追論前功封始安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起兵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面者欣欣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為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

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越等武人羸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帝不能容帝接待雖厚內並懷懼帝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罹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六

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舍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眾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為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

公金等並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圖今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

宋書曰黠歙二邑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遣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再往皆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邑誘說羣賊賊即日降

明帝即位四方兵起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

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征民間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

宋書孔顛傳曰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主

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子勛寧朔將軍劉延熙遣楊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扼喜喜等兵力甚弱眾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陣斬玄矯之泰餘眾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即退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未幼舉司

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征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塘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陣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着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主

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渡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眾力尚少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首傳京邑喜軍至義鄉子勛輔國將軍

車騎司馬孔瑛屯吳興南岸太守王曇生詣瑛計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瑛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惟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左右聞之各散走瑛與曇生焚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倉廩遇雨不燃無所損失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瑛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還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即晉陵其月四日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表標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孚邀之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塘錢塘令顧昱及孔瑛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乃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喜遣鎮北將軍沈思仁強弩將軍任農夫南臺御史阮佃夫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陣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

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叡眾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魚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初子勛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塘詣喜歸誠及孔覲自會稽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

遷步兵校尉封東興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征泰始四年累除驍騎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子勛眾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

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鹵賊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帝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帝尤疑之及帝有疾為身後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

宋書曰喜既死上與劉劭等書歷數其罪有曰將之為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非忘喜功勢不獲已耳

初帝召喜入內殿與言譴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帝素多忌諱不欲食器停凶禍之室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為郡轉為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劭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於宣陽門與人相博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

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回奉事明寶竭其心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回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又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兵起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劭西征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聞喜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內逼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於新亭創詐降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斬休範事平進爵為侯四年建平王景素起兵回又率軍前攻城平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起義以回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眾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不從齊高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擊攻齊高於朝堂事既不果齊高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



回使十餘人以水交洒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為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

宋書曰由衆值宜與皆引避不敢當

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為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充遂率部曲輒遷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充州刺史加都督齊高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害回既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為常回同時為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預晉征南將軍兄坦頗涉史傳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初坦高祖耽避難河西秦王苻堅平涼州始還關中宋武平長安隨從南還

常以倉荒過之雖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帝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出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帝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倉荒賜隔况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帝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成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文帝所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鐘簾舊器南還一大鐘墜落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鐘於洛水驥遣使給之曰鹵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

人耳君率眾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無晚聳夫  
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引眾去驥亦  
委城南奔白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直走人  
情沮敗不可復禁帝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  
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  
史糾曰此一役也驥罪可斬已則委罪而中人以死  
如鬼如蜮不宜入循吏今改附於此

十七年驥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自義熙至宋末刺史惟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後  
徵為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坦長子琬  
為員外散騎侍郎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  
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帝遣主書詰責驥并  
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  
帝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  
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禧謀  
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

所蒞貪橫家累千金

宋書曰女妓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

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  
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墻間聽其絃管  
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  
叔文為長水校尉亦誅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征鹵  
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翰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五

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知賞元嘉中歷梁南  
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  
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  
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  
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  
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  
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  
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史糾曰典籤固有罪然罰之可殺之不可殺利法之  
吏以寬不赦之民不宜入循吏 宋書索由傳曰蓋  
吳北地瀘水人先是鹵地謠言滅鹵者吳至是吳年  
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叛鹵諸戎夷並響應有眾  
十餘萬鹵主拓拔燾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  
表歸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蒼元蹈犬噬之悲  
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仗義因機乘寇鹵天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手

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風  
一鼓率土響同師不崇朝羣枝震裂殄逆鱗於函關  
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斯者  
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按長安  
孤危河洛不戍闔境顛顛仰望皇澤伏望陛下給一  
旅之衆北陵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厭捍內  
寇覆其巢穴退可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  
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

攻之吳又表曰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  
天邑飛鸞鳴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剪  
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塗炭天未忘難禍患仍起猶  
猶侏張侵暴中國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  
不歎忿傾首東望仰希拯接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  
東西結連南北樹黨遙憑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  
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鹵主二月四日傾  
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圭

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  
姦鹵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  
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致克捷屢遣表疏  
遠効忠款志梟逆鹵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  
可以為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雖州刺  
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  
小數十戰不能克文帝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  
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

投屠各反叛吳自攻之中流矢死吳弟吾生率餘眾  
入木面山皆尋破散 北史陸侯傳吳因侯赦其二  
叔死罪遂斬吳自贖與此不同當從北史 愚按吳  
身雖居魏而心實係宋故予特從宋書索函傳錄出  
附宋傳末云

論曰凶人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安都自致奔亡亦為  
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蒙稔惡盈旋至夷  
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一

聖

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命矣夫

杜驥貪生嫁禍吉翰舞文立威削循吏而入雜傳詎  
云過乎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一

南史四十二

齊宗室

文皇帝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曲江公遙欣

安陸昭王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穎胃  
類達

文皇帝諱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武帝年未  
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遷晉  
熙王昶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  
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  
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  
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  
履行轉秘書丞以同宣帝諱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

明三年高帝將受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佗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軍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此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遣軍聲援京師而侯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啓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害之

南齊書曰栢年華陽人世為土豪知名州里宋世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晉壽太守討氏賊遂為梁州栢年強立善應對既誅

太祖猶曰栢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

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喪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

宮之主自應以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哀憤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倫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暮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暮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謂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孝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講孝經於崇正殿少傅王儉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

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

南齊書載太子問少傅王儉等曰曲禮云無不敬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與下之奉上摠同敬名將不為昧儉曰鄭玄有云禮主於敬尊卑所同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今乃移敬接下豈在三義儉曰奉君必同至極逮下不慢而已傳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四

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摠畧而礙

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王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

川王映詔孝為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答甚有條貫南齊書曰太子以長年臨學亦近代所未有

明年帝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帝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帝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中起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極山水慮帝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郭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郵蔽須臾成立若欲毀撤應手遷徙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帝許之永明中二官兵力全實太子使官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帝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帝幸豫章王嶷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大怒收監作主

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  
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帝  
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  
帝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  
帝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  
政當掃墓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  
遂不哭時謂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焜薨太子見帝友  
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有疾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六

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  
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士民  
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帝幸東宮臨哭盡哀  
詔斂以衾冕諡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暮朝臣齊  
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暮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  
不從服後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教有司  
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為文  
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

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  
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資治通鑑曰太子子孫無遺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始與帝俱受學於雷次宗  
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  
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  
封諡無子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  
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七

須侍媿差年七歲出繼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  
帝執其手曰伯叔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  
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幃車雉尾扇等事事  
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庭羸骨  
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民具以聞帝即幸  
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養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  
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  
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朔

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五經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八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情遊江海形入紫閣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歷秘書監延興元年明帝將圖篡逆忌高武諸王遂為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雲興武帝第二十子永

泰元年又見害復以武陵王暉子子坦奉元王後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鈞是為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為景皇妃江氏為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為神雀子遙光嗣改逆臣傳遙光弟曲江公遙欣字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九

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髻亂中便疑然明帝謂江柘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王鈞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鈞不及見耳言之慘然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翔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



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湊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勗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建武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七

年進號西中郎將封曲江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諡康公葬用王禮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

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為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樽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卒於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諡憲公

南齊書魏鹵傳曰遙昌字李暉解褐秘書郎建武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七

年封豐城縣公為征鹵將軍豫州刺史二年鹵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詣宏慶遠曰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師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為欲指斥其事慶遠曰未承來議無所舍瑕宏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主上與武帝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為鬱林上逼太后嚴令下迫羣臣稽顙踐登皇極未審聖旨何疑宏曰武帝

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二十餘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美而乖實又曰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豈不善哉宏曰卿為欲朕和親為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相之今近藩無成王之賢且霍光亦立宣帝宏曰霍光何不自立為君慶遠曰此非其類皇上可比宣帝豈得與霍光為匹若爾武王伐紂何以不立微子而輔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遠道登人進城賜慶遠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帝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佳則

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諡憲公 愚按信如所載魏孝文何以又遣使臨江數明帝罪惡釋則不數數則不釋其為南齊書飾詞無疑南史削而不錄有以夫資治通鑑又存其言誤也

安陸昭王綽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綽留心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士民畏愛及卒喪還士民緣汜水悲泣設祭峴山為立祠諡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綽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暄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

南齊書曰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事獨寶暄粗好文章

東昏廢寶眚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已城內送款梁武  
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有密謀及弟江陵公寶  
賢霄城公寶宏皆遇害

愚按是時蕭衍將篡故忌而殺之本史何得云反云  
伏誅若果反行則齊室忠臣也今改之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  
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携  
及鎮淮陽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四

帝為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  
自此常相隨遂建元元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  
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後改為景先以避帝  
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  
府西門車轆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吾兩人脫作領軍  
無忘今日艱辛也及帝踐祚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  
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瞻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  
軍今日故當無折轆事邪景先事帝盡心故恩寵特密

初西還帝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疑一人  
在席轉中領軍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  
尋進爵為侯始昇明中沈攸之舉兵荊州帝時鎮江州  
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小兒呼蕭丹楊未測何  
人聲聲不絕試問空中應云攸之尋當平何事嚴防語  
訖不復言窮之亦不見明帝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  
至焉知汝後不作丹楊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攸之首  
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楊尹謂曰此授欲驗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年盆城壘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

南齊書載景先遺言曰自省必無起理長違聖世悲  
哽不知所言可為作啓事上謝至尊以兒殺等素闕  
訓範未有所識仰累聖明自丁荼毒妓妾分張所餘  
醜猥數人皆不鮮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枝佛兒玉女  
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所賜宅曠大須喪服竟  
可輸還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分卹

謚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所

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黃門侍郎淮陵太守宋順帝遜位立宮於丹楊故治帝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及遇弒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遺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為衾帝聞之愈加惋惜賜錢布蠟有差謚懿伯子穎胃襲穎胃字雲長弘厚有父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胃輕朱被身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喪感足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子良司徒外兵參軍晉安王子懋文學穎胃好文義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胃詩合旨帝謂穎胃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帝以穎胃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後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胃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胃

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賜以常所乘白榆牛帝每存

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

稱盛德穎胃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

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胃曰陛下前

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帝甚慙後為廬陵王子卿後

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

江帝懼敕穎胃移居民入城士民驚恐席卷欲南度穎

胃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兗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穎胃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胃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胃兵襲梁武梁武時刺史雍州將起兵慮穎胃不同遣穎胃親人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胃勸同舉兵穎胃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

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追天虎齋書與顓胄設奇畧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顓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累不敢入城顓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枕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且眾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六

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  
史糾曰此傳大槩與南齊書同而微有異者齊書所云斬山陽則劉懷慶劉熙煜蕭文焯孫未陳秀南史則有席闡文一人齊書云山陽至州單衣白服將左右數十人南史則云將步騎數百人茲屬小節不足深論若闡文創辭首義一史屢載一書全削傳信傳疑後人何從 愚按南齊一書梁武詔付秘閣改其

紕繆當從之南史皆附會也

忱亦勸焉顓胄乃斬天虎示山陽山陽大喜輒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顓胄有器局既唱大事眾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顓胄取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以顓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六

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顓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顓胄為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顓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顓達會軍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

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瑱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嗽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瑱等憂愧發疾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秘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瑱亦衆懼而潰乃詔發喪詔贈穎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  
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

梁武帝集載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穎胄締構義始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改物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追封云云

喪還武帝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嶷故事諡獻武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

安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為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以穎達為前將軍丹楊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

梁書曰穎達啓乞留一軍稅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彈有曰陛下弘惜勲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請免所居官以俟還第詔原之

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五

林宴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遣江州刺史少時懸瓢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衆頗疑穎達知朝廷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畝後張弩損腰卒第七

子敷太清初為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為府  
長史梁州有古墓名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  
鼓角與外相拒推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自監督  
及開惟有銀鏤銅鏡方尺敷時居母服為清談所敗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後克昌明帝取以非道遙光濟  
以殘酷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也顓冑荊州之任蓋  
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所致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二

三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二